

黑珍珠 (一條龍故事之六) 歐陽雲飛·著

波斯老王駕崩,新王即將登基,突然發現王冕之上 的兩顆黑珍珠竟不翼而飛,郡主卿命東來,斷劍手寶劍 無數, 毁寺廟菩薩雙目, 掀起一塲空前大風暴。奸雄詭 詐百出,郡主險入彀中,至於父女相識不相認,元兇大 出意表,更是令人叫絕……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刊出是一條龍故事之六 容清新脫穎,充滿陰謀詭秘氣氛。描述某年代波斯 古國老王駕崩,新王即將登基之際,突然發現王冠 之上的兩顆黑珍珠不翼而飛·事後,郡主啣命東來 ,斷劍手寶劍無數,毀寺廟菩薩雙目,掀起一塲空 前大風暴、刀光劍影,殺聲震天——過程相當曲折 ,刺激緊張。故事終結,更令人大出意表。

西門丁在結束齊雲飛故事後,再接再厲,又嘗

試撰寫新風格之作,今期開始刊出之し女媧古琴 不但是一部緊張恐怖武俠中篇,而且也是一個神奇 詭秘的故事,內容情節圍繞一張女媧時代遺留下來 的古琴,既有正與邪的鬥法、人與鬼的鬥法,也有 人與人的鬥法,光怪陸離,兼而有之,愛好西門君 作品讀者幸勿錯過。請參閱今期本刊第九十五頁。

下期刊出一部巨型小說是「劍魂」,內容叙述 一個劍客涉嫌殺死一名正派高手,引起公憤,幸得 一位深明大俠主持正義,揭發眞相,除魔衞道。

珍 珠 (一條龍的故事之六)

相傳波斯老王駕崩,新王準備登基,突然發 現王冕之上的兩顆黑珍珠不翼而飛,事後,郡

主唧命東來,掀起一段軒然風波…………歐陽雲飛 3

黑 白 雙 雄 (一期完俠情短篇小說)

黑白雙雄 生死與共 怒打不平 九死一生………海 山西人與江西人(幽默諷刺趣聞)……姚世齊49

飛 天 神 鼠 (兩期完俠義小說) ◀上▶ 特財買殺手 仗勢施詭謀………南 宮 修 5 1

七 色 劍(俠義傳奇故事)

插花廟中計 服解葯昏迷 …… 東方玉 61

飛花逐月(俠情中篇故事)

横眉俯首意盎然…… 臥龍生69

雲飛揚外傳(俠情中篇故事)

野猪林救女 安樂侯抄家 …… 黃

劍 中 劍(俠情中篇故事)

虬龍倚馬錄 (俠情中篇故事)

不恭老怪物 商議關花宮 …… 龍 乘 風 87

女媧 古 琴(恐怖神奇武俠中篇) ◀一▶

設壇求甘露 澤國頓成災 …… 西門丁 95

無 情 國(奇俠司馬洛故事)

崖頂激鬥 啞吧摔死………馮

鬼魅江湖(新派武俠長篇)

叮囑贈慧劍 扶危覓仇踪 …… 武陵客

十 君 子 (新派武俠長篇)

駝鈴又被盗 羣俠追敵踪 …… 白 羽 121 点

武侠世界

第26年

(總號1305 1959年 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係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 怡 出 版 社 •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 5110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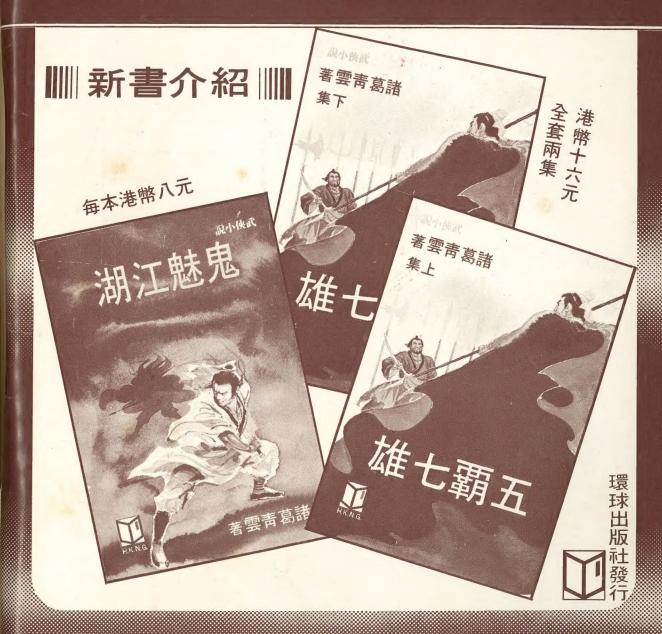
門市部:中華商塲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400半年26期NT.\$71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 H八一六〇二六一

・毎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震壓別心驗量名家 **氫週新昌多變**祭



各大書店超級市塲均有售

外的河西走廊。 形成一條險峻的狹長地帶,這就是名聞中 ,北有馬鬃、合黎、龍首諸山縱橫交錯,

旅成羣結隊,絡繹於途,我國的絲綢,波 斯的地毯等,皆由此出入,故亦有絲路之 河西走廊自古即爲通西域之孔道,商 ,目前幾乎已

鏢,一般行脚單帮客莫不視爲畏途,裹足 搶,除非是富商巨賈,請得起大批護衞保 段險要之地,極不平靜,時有宵小翦徑行 ,因爲從凉州至肅州這一

海,俱皆屍骨無存,沒有留下半個活口。少年來,遭刦的人不知凡幾,却如泥牛入

商雲集的河西走廊已不復往日盛况。 門搬遷,甚至一些原本就住戶不多的村落 迫使不少賴商旅營生的客棧,飯莊紛紛關 爲了安全起見,亦時有舉村遷移者,萬 偏偏,就在這個多事的時刻,從嘉峪 正因爲如此,盜匪的氣焰更加猖獗

關又闖進來一位波斯姑娘。

擊者却僅聞其聲,未見其人 波斯國王的嫡親外孫女,貴爲郡主,但目 據說,這位波斯姑娘的來頭不小,是 ,因爲這位波

> 以眞面目示人 斯郡主一直坐在一頂豪華的暖轎內,迄未

武士,兩名女婢,甚至四名轎伕,皆說得 一口流利的漢語,聞者無不嘖嘖稱奇。

釁,單挑佩劍之人比鬥,揚言要斷盡所有 打從一踏進中原起,便鋒芒畢露,處處尋 中原武林的寶劍,要擊敗所有中原武林的

下佩劍,作了縮頭烏龜。 個人,害得不少學藝不精的劍手, 至凉州,巳連續毀掉十三支劍,擊敗十三才實學,而且,說得出,做得到,從肅州

過之處,菩薩的眼睛全部被他們刺穿、戳 ,對於沿途寺廟的菩薩更加垂靑,芳踪所 波斯郡主不僅對中原的劍手另眼相看

不過,郡主、以及她身邊的兩名波斯

察查,巨細靡遺。

色寶石、珠子,皆經武士、婢女一一檢視

抑有進者,珠寶、古玩店內所有的黑

一片空白 人?首腦是誰?巢穴在那裏?至今仍然是 因而,歹徒都是些什麼人物?有多少

劍手

武士及婢女俱屬一等一的武林高手,

爲。

雙目,檢查寶珠,旣未傷人,亦無搶刦行

所幸,他們僅止於斷人寶劍,毀菩薩

他們可不是吹牛皮,說大話,確有眞 被迫摘

開的謎。

說,被害人不敢問,至今仍然是一個解不 他人的實珠?毀掉菩薩的眼睛?他們沒有

問題是,他們爲何要斷人寶劍?檢查

波斯姑娘主僕堵住。

碧綠,係以碧綠色的寶珠連綴而成,四角

轎子的確氣派華麗,三面流蘇,一色

各懸明珠一顆,光華四射,耀眼生輝。

正面的流蘇長而密,狀如轎帘,珠子

的人却僅能看到一個美麗的輪廓而已 的姑娘可以清楚的看到外面的一切,外面 略大,五彩奪目,編織成一對孔雀,轎內

兩名武士俱極魁梧粗壯,藍眼睛,高

鼻樑,滿臉于思,長相十分相似,

可能是

一對同胞兄弟,年約二十五六。

眞相,特意與大哥臥龍莊主開碑手雷震天

循綫北上,在湖北棗陽的一條官道上,將

五俠苗人俊乃劍中佼佼者,爲了追查事實上掀起一陣軒然大波,江南五俠之一的苗上掀起一陣軒然大波,江南五俠之一的苗

這件事已不脛而走,轟傳武林,

强盗似乎有極周密的組織與計劃,多

使刀外,其餘三個人全部佩劍。

四個人除年歲略長,身材略高的武士

紅裳,一穿綠衣,年約二十上下。

兩名婢女婀娜多姿,貌美如花,一著

雷震天方待招手攔路,個子略矮的武士一

彼此相向而行,已近在咫尺,開碑手

手按劍柄,蠢蠢欲動。 眼瞧見苗人俊用的是劍,巳主動停下來,

語說道:「好說好說,我們要是不懂得漢 • 「諸位遠涉中土,可懂得我朝漢語? 身材略高的武士拱拱手,以流利的漢

• 「老夫雷震天,這位是我的五弟苗人俊 雷震天朝轎子裏瞄了一眼,朗聲說道

,請教各位如何稱呼?」 身材略高的武士略一遲疑,道:「本

穆里娜,綠衣女郎是穆里娃。 名,笑道: 人哈力克,這是舍弟哈力巴,紅裳姑娘叫 雷震天默唸一遍穆里娜、穆里娃的芳 「想必這兩位姑娘也是同胞姐

實並無血緣關係。」

雷震天指着轎子,進一步查問道:

湖,波斯女子失敬了。 劍眉雙挑,正要發作,轎子裏突然傳出 穆里娃悶不吭聲,空氣登時一窒,苗人俊 個嬌滴滴的聲音來,道:「久聞一莊二堡 ,領袖武林,雷莊主與苗五俠更是望重江 哈力克、哈力巴欲言又止,穆里娜、

頭一震,苗人俊正容說道:「苗某想知道 對中原武林大勢瞭若指掌,二人不由皆心 ,近月來有無數劍手受辱,寶劍被毁,可 做夢也想不到,一個波斯郡主,居然

巴代爲答道:「不錯!」

K 4

一條龍故事

語,就不敢遠來中原了。」 雷震天在相距丈許處停住,抱拳說道

哈力克笑呵呵的道:「只是巧合,其

不知轎裏坐着的是那一位貴人?」

是你們主僕的傑作?

轎內寂然,波斯郡主不再言語,哈力

是誰?」 苗人俊又道:「毁掉菩薩雙目的人又

哈力巴昂首言道:「是我們。 「這麼說來,搜查古玩店的人也是你

「我們並不想否認曾經做過的每一件

查他人珠寶,不會沒有原由吧?」 「斷人寶劍,辱人名聲,殷神像眼睛

「苗某願聞其詳。」 「抱歉,現在還不是該說的時候。」 「當然有極充足的理由。」

武林一個明白交代。 「該說的時候,我們郡主自會給中原 「什麼時候才算時機成熟?」

們再繼續橫行霸道。」 哈力克臉色一沉,道:「那苗五俠的 「這恐怕不行,中原武林不能容忍你

刻起程回國。」 歉,除非你們肯說明一切,否則,必須立 苗人俊目注華轎,語冷如冰:「很抱

主不答應呢?」 哈力克雙目一亮,道:「假如我們郡

林的尊嚴,苗某兄弟只好不惜一戰!」 苗人俊義正詞嚴的道:「爲了中原武 哈力巴撫掌大笑道:「好極了,本武

士正在等你說這句話。」 雷震天一怔,苗人俊同樣滿頭霧水

道:「閣下這話是什麼意思?」

體雪亮,金光閃閃的寶劍,左手輕按劍尖 右手作拉弓式,蓄勢待發,威風凜凜的 哈力巴拔出一支三指寬,三尺長,通

> 說道:「想向苗五俠討教劍招。」 苗人俊道:「我們遠日無仇,近日無

劍手挑戰,是我們此行的目的之一。」 怨,苗某實在不希望刀劍相加。」 「苗五俠,請別忘記,向中原武林的

大的事,也不一定非要訴諸武力不可。 「少廢話,拔劍!看招!」 「朋友,希望能說明原因,即便是天

的確不同凡響。 ,身法奇快,劍術精湛,波斯宮廷勇士, 人俊咽喉三寸之處,劍光閃閃,寒芒透骨 拖泥帶水,招字尚未落地,劍尖巳近在苗 此人好俐落的身手,說幹就幹,毫不

**尋蛇」,破了來招,再一招「劍底遊龍」** 苗人俊脚踩七星,横跨半步,一招「撥草 ,便反客爲主,變守爲攻。 事到如今,一場惡戰已是無可避免,

俊施出了混身解數,却僅能勉强保持不敗 處,霎時氣氛大緊, 着着搶攻,劍劍皆不離苗人俊致命要害之 人俊的重重劍幕衝散,接着,步步緊迫,反進,硬往上撞,接連三招快攻,便將苗 ,獲勝的機會幾乎等於零。 詎料,波斯武士確非省油的燈,不退 險象環生,迫得苗人

劍短,彼此相差幾達三寸。 關鍵在於,哈力巴的劍長,苗人俊的

距離,避免近身肉搏。 距 之一,兩個功力相當的人,往往一寸的差 ,便可制人死命,唯一的機會就是拉長 高手過招,兵器的長短,乃勝敗因素

根本不給他任何機會,人隨劍進,劍隨人 能保持安全空間,哈力巴却比猴子還精 苗人俊深明此理,一再騰挪退避,期

走,壓迫得苗人俊連一口氣都喘不過來

不知他們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却無傷人之心,分寸拿捏的恰到好處,真

朋友,你也別閑着,容老夫討教高明。」一皺,提足兩掌真力,對哈力克說道:「 己碍於身份,又不便出手助拳,當下眉頭 雷震天眼見五弟不是人家的對手,自

以外的人動手。」 道·「請雷莊主暫息雷霆,我們不與劍手 哈力克彈身避開,並未還手,沉聲說

哈力克冷然一笑,道·「當然是有原

之師,轎內適時傳出波斯郡主命令似的聲情,恨得雷震天牙癢癢的,正想大興問罪 音:「哈力巴,可以住手了,他不是我們 波斯武士一再故示神秘,不肯吐露實

,當即撤劍退後,恭立一旁。 「是,郡主!」哈力巴如聞聖旨綸音

哈力克恭身應命,來至轎前。

遞出一把半月形的,通體銀白,寒氣 陡覺眼前一亮,金光四射,於轎子裏

所幸,哈力巴的攻勢雖然凌厲猛銳,

自洶湧而出。 言罷,雙掌一錯,兩股强猛的掌風已

雷震天愕然一楞,說道:「這是爲何

「對不起,現在時辰未到。」 「老夫要你把話說清楚。

郡主又叫道:「哈力克!」

的聲音說道·「去試試他的劍!」 森森,有如彎月一樣的彎刀來,郡主嬌冷

「是!是!」哈力克連聲應是,雙手

轎前來,哈力克揚眉一哂,口說:「得罪 接刀,驀覺身後寒氣襲人,金風透骨,苗 挑,硬生生的撞上苗人俊的劍。 了!」招出「回頭望月」,彎刀由背後上 人俊平白受辱,怒火中燒,早已挺劍攻至

苗人俊的劍却已一斷爲一。 彎刀,就這麼一撞之下,彎刀分毫未損 噹!金鐵交鳴,火星四濺,好厲害的

「承讓,承讓!」

說道:「這也不是本郡主要找的劍,咱們 波斯郡主在轎內看得眞切,冷笑一 哈力克收刀轉身,連連抱拳致歉。 聲

女婢扶轎而行。 說走就走,轎伕巳將暖轎抬起,兩名

非妳說個清楚明白,不然,我雷震天即使當道而立,直着嗓門怒吼道:「姑娘,除 眼色, 拚了這條命不要,也不允許你們在此張牙 憑哈力克的幾句場面話,說什麼也平息不 響叮噹的人物,幾時受過這種窩囊氣,單 這簡直欺人太甚,江南五俠算得上是 人俊、雷震天的滿腹怒火,互換一個 雙雙電縱而出,雷震天功行雙臂

**愈,至於我們此行的目的,說了恐怕也是** 雷莊主,請恕敝屬冒犯,本郡主願再致歉 波斯姑娘在轎內不疾不徐的說道:

怎麼知道是白說?」 雷震天疑雲滿面的道:「妳沒有說,

,一把劍。 「坦白的說,本郡主是在尋找一個人

「是那一位?」

「徐一劍?」 「徐一劍,人稱西湖劍俠。」

「是的,雷莊主認得?」

但不知郡主與西湖劍俠是什麼關係?」 人物,却從來不曉得江南有一個徐一劍 「不認識,老夫自信識遍中原的武林 「受人之託,如此而已。」

剣? 「那麼,郡主是在尋找一把什麼樣的

寺。

,皆亘古名劍,沒聽說過天龍之名。一 「天龍劍?莫邪、干將、巨闕、魚腸

物。 「嗯,天龍乃波斯名劍,並非中原故 「既是波斯神刃,怎會流入中土?」

開路,穆里娜、穆里娃護衞左右,繞過雷 話一出口,哈力克、哈力巴兄弟在前 「此事說來話長,本郡主無暇贅言,

頭氣憤難平, 震天、苗人俊,立如一陣風似的向東疾馳 雖說苗人俊平白受辱,寶劍被毀, 但人家一再表示歉意,且始

終待之以禮,復將來意表明,却實在找不 個强行攔阻的充足理由。 就在二人面面相覷,委决不下的當口

,轎子巳爬上一道長坡,消失不見。 郡主主僕曉行夜宿,一路東進,他們

出手挑戰,也莫不一個個以斷劍收場。 沒有忘記,凡是和他們相遇的劍手,莫不 可是,始終沒有找到他們要找的人。 也不曾發現他們所要找的那一把天龍

> 他們的察查、檢視。 寶店內的珠寶,更不知道有多少顆曾經被 多少尊又雙目失明,通衢大邑的古玩,珠 當然,沿途寺廟的泥菩薩,數不清有

只是,他們似乎並沒有找到要找的

請你們的方丈出來一見?

,笑盈盈的說道··「這是多少年以前的 ,其時這位師父說不定尚未剃度,

郡主在轎內見這知客僧不過三十上下

來到浙東杭州,將轎子直接抬進西湖靈隱 以及原因何在? 西,也無人知曉他們要找的是什麼東西 這日,波斯郡主主僕一行九人,終於

力巴、穆里娜、穆里娃,皆瞪大了眼,展 靈隱寺並非箇中翹楚,只因爲曾經出了一 口 目四顧,爲靈隱寺的雄偉氣勢暗暗讚不絕 位高僧濟公活佛而名聞中外,哈力克、哈 ,高僧異士寄跡之所,論規模,講氣派, 西湖周遭,寺廟林立,夙爲騷人墨客

?參禪?還是遊寺?」 謙恭有禮的說道:「敢問施主是要上香 早有一位知客僧迎了上來,雙掌合十

僧巳走出去五六丈,仍自不時回頭張望,

靜如止水的出家人亦爲之怦然心動,知客

實在太美了,簡直是造物者的恩賜,

美的杭州姑娘恐怕都要遜色三分

着幽幽清香,別有一番撩人的韻味,連最 修長的玉腿,滿頭黑髮,迎風舞動,散發 黑而又充滿魅力的大眼睛,高聳的酥胸,

意猶未盡。

「都不是,我們是來找人的。」 哈力克這才將目光收回來,正色說道

匆匆而出,在郡主面前數尺之處停住,打

觀賞。

一位身披大紅袈裟,手執禪杖的老和尚便

知客僧消失在大雄寶殿的門內不久,

了一個問訊,笑容滿面的說道:「貧僧佛

靈隱寺住持,聽說這位女施主要打聽

一劍 利 哈力巴直接了當的說:「西湖劍俠徐 一怔之後,繼續追問道:「找誰?」 知客僧沒料到這位番人的漢語如此流

之人。」 住在靈隱寺的,都是修道和尚,沒有俗家 知客僧不假思索,馬上搖頭說道:

家弟子。」 哈力克道:「徐一劍據說是貴寺的俗

,不可能,敝寺已經有很久不收俗家弟子 知客僧仍自搖頭,否認道:「不可能

> 可否 事 藝成離寺後,在杭州一帶頗負俠名,不久 師應該有個耳聞吧?」 可是,早在二十年前便巳重返中原,老禪 波斯郡主道:「徐一劍是到過波斯,便傳聞他隨着一位絲商到波斯去了。」

貧僧一無所知。」

「難道他不曾再踏進師門?」

「從他離寺之後,老衲就沒有再見過

也不恰當,實際上這位波斯郡主比花更嬌

用如花似玉來形容她,實在太籠統,

一張粉團般地臉蛋上,配着一雙明亮、烏 ,比玉更潤,玉琢似的鼻樑,櫻桃小口, 現,走出一位如花似玉的大美人來。

隨着這一陣語聲,珠簾輕啓,麗影乍

連一點消息也沒有?

陀佛,善哉,善哉,女施主有話但請吩咐 ,只要貧僧能力所及,自當略盡棉薄。 女子有個不情之請,尚祈老禪師成全。 佛海和尚誦了一聲佛號,道:「阿彌 波斯郡主正經八百的道:「本郡主想 郡主的眉尖微微向上一挑,道:「小 「如石沉大海,音訊全無。

瞻仰一下貴寺的菩薩。」 ,沒想到原來是芝蔴小事,連忙作勢說道 「請!請!本寺所有的佛像,任憑施主 佛海原以爲定然是一件十分爲難之事

進大雄寶殿內。 立與哈力克、哈力巴、穆里娜、穆里娃踏 波斯郡主微一頷首,別過佛海住持

了神龕,五人十目,直盯着佛像的眼珠子 ,一踏進門,便彈身上了供桌,打開 他們旣不是「觀賞」,更談不上「膽

瞧瞧倒也無妨,穆里娜、穆里娃各執

徐一劍確曾是本寺的俗家弟子,論輩份他

佛海老和尚沉思一下,道:

還是老衲的師弟呢。

郡主聞言大喜,迫不及待的追問道:

「他現在何處?」

佛海禪師有條不紊的說道:「徐師弟

年似曾學藝靈隱。」

郡主神色一緊,道:「正是,他想當

起兩位武林高手的一戳,立時土塊塌陷, 一支銀簪,還不停的往佛眼裏戳。 佛像本是泥塑的,原就脆弱,怎禁得

薩巳變成睜眼的瞎子,僅僅還剩下一尊高不過才一會兒的工夫,殿內所有的菩 落塵紛紛,變成一尊有眼無珠的賭菩薩。 高在上的觀音菩薩,仍完整無損。

果然烏黑亮麗,閃閃發光,姑娘心頭一陣 子好亮,我們可能已經找到了。」 仔細端詳一下,道:「郡主,這兩隻眼珠 嗡嗡之聲,顯非泥土所塑,再看看佛眼, 首先伸手彈一彈佛像的手臂,發出一陣 郡主突然臉色大變,也擰身上了蓮座 穆里娜柳腰一擰,巳上了蓮花寶座,

狂跳,玉指微屈,連彈二指。 砰! ,原來是兩只大如眼珠的玻璃球。 砰!郡主好俊的功夫,佛眼應聲

觀音菩薩一隻高學的右臂被齊肘削斷。 猛地拔出彎刀,金光暴閃,聲如雷電 波斯郡主大失所望,但仍作萬一之想

鑄的菩薩。 斷處齊整,色呈紫褐,原來是一尊銅

過!神明何辜,怎可如此褻瀆?」 一聲,甫落回地面,佛海和尚巳聞訊趕至 怒容滿面的道:「阿彌陀佛,罪過!罪 波斯姑娘顯然又失望了,沉重的喟嘆

我們是在找東西。」 哈力克歉然一笑,道:「眞對不起,

佛海禪師怒冲冲的喝道:「找什麼東 穆里娜上前一步,說道:「兩顆黑珍

什麼關係? 佛海困惑不解的道:「珍珠與佛眼有

珍珠大如眼球,佛像乃最佳隱匿處所。」 穆里娃振振有詞道:「當然有關係,

佛海强忍住滿腹的怒火,道:「找到

藏匿本寺,佛像又是千百年的開山古蹟了一掌眞力,聲洪氣壯的道:「寶珠旣 個公道回來。」 老衲忝爲靈隱住持, 一掌眞力,聲洪氣壯的道:「寶珠旣非 佛海白眉一揚,踏上兩步, 哈力巴望了郡主一眼道:「沒有。 今天無論如何要討 暗中提足

副欲放手一搏的架式。 杖重重的在地上一頓, 拉開門戶, 作出一 張肅穆的面孔巳盡爲怒火所淹沒,青銅禪 事關本門榮辱,却說什麼也無法容忍,一 誰說老和尚寶相莊嚴,修爲有素,

出路圍了個水洩不通。 僧衆數十 數十人,已齊集在大雄寶殿外面,將與此同時,殿外人頭鑽動,靈隱寺的

寸心,請代爲重修佛像,再塑金身。告辭之上,笑容可掬的道:「些微薄禮,聊表力克取出一錠百両重的金元寶,放置神案 郡主看在眼中,微皺一下眉頭,命哈

,便率衆揚長而去。 也不管佛海和尚是否接受,話一出口

的突圍而出。 杖影中,輕移蓮步,欵擺柳腰,曼妙無比 ,波斯郡主好妙的身法,就在佛海的重重 「橫掃千軍」,洒下一片杖影,阻住去路 佛海禪師大喝一聲:「慢走!」銅杖

住 都是一等一的好手,或架或格,或閃或避 ,佛海連攻三杖,居然連一個也沒能攔得 哈力克、哈力巴、穆里娜,穆里娃也

佛海攔不住,門外的僧衆更無能爲力

眼的工夫,便殺出重圍,登上轎子,如風 不停的嚷嚷着:「攔住他們,攔住他們! 速滾動的雪球,佛海和尚剛至殿外,口中 、穆里娃揮劍斷後,主僕五人彷彿一個快 却沒有一個人眞能攔得住,也不過一眨 哈力克、哈力巴兄弟在前開路,穆里娜

隱寺的和尚咬着尾巴追不到百丈,便被遠轎伕的脚程更是驚人,快如奔馬,靈 遠的抛在後頭,眼睜睜的看着人家離開山

視祖宗的顏面蒙羞。」 個番人追回來,靈隱寺的弟子,絕不能坐 「追!不論付出多少代價,務必要將這幾 氣得佛海住持直跺脚,大聲吼叫道:

寺外,波斯姑娘的轎子早巳走得無影 羣僧齊聲應是,紛紛追出寺外去。

### 靈隐寺菩薩瞎眼

峯寶塔,西湖的景色實在美不勝收。 三潭映月,斷橋烟雲,岳王古墓,雷

連忘返。 成的座,因爲遊客悉被湖光山色所醉,流 ,雷峯塔下,「覽勝樓」却僅僅上了五六 日正當中,正當午膳時分,淸波門外

**伕大快杂頣,猛啖着西湖名菜—** 雅座裏,哈力克、哈力巴,正在與四名轎 「覽勝樓」的樓上,臨湖一邊的一個 一鯉魚三

,一邊觀賞旖旎風光,一邊小酌淺嚐,顯 另一桌,只有三個人,郡主面湖而坐

得漫不經心的樣子,似有無窮惱人的心事 大氣也不敢吭一聲。 穆里娜、穆里娃在一旁小心陪伴着,連 哈力克目注窗外,手舞足蹈的說道:

爲最,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老早就聽說中原景物秀麗,尤以蘇、杭 哈力巴接口說道:「當然囉,上有天

求求郡主,咱們再去遊一趟蘇州,也不枉 ?從此地去的絲商莫不以此爲榮。 堂,下有蘇杭,公主不是常常掛在嘴邊嗎 說道:「兩位爺,待此間事了之後,可否 一名轎夫聽得入神,爲之心响往之,

鐵定會被送上斷頭台,我們也休想活命, 此行。」 虧你們還有遊山玩水的興緻,哼!」 ,新王就無法登基,新王登不了基,公主 ,冷冰冰的道:「找不到天龍劍、黑珍珠 哈力巴兄弟欲語未語,郡主輕咳一聲

閉上嘴,無人敢再出言答話。 這一哼,哈力克等人齊皆臉色大變,

我們呢。」 主,這些人八成是靈隱寺的和尚,正在找 右盼,行色匆匆,穆里娜小聲說道: 忽見濱湖大道上奔來一羣和尚,左顧 「郡

們梢來的。一 郡主,依奴婢看,這兩個傢伙一定是釘咱 開碑手雷震天,與苗五俠苗人俊,道: 看得清楚,坐在船上的兩位武林人物正是 一語甫畢,湖面上一葉扁舟,穆里娃

尚,或者是雷震天、苗人俊,甚至其他任 ,突然掠過一抹煞氣, 「你們都給我聽清楚,不論是靈隱寺的和 郡主朝窻外瞅了一眼,嬌妍的臉龐上 聲沉語重的說道:

凡與此事無關的事一概避免,凡阻碍此事 的人必須排除。」 們此行的目的,是尋回天龍劍與黑珍珠, 顏色看看,必要時不惜殺人!別忘記,我 實在躱無可躱,避無可避時,就給他們點 何中原武林人物,能躱就躱,能避就避,

郡主!」

大家齊聲應諾,無人敢持異議。

樓下經過,揚聲說道:「夥計,你上來一 郡主回過頭來,見有一名夥計正巧從

「來了,來了。」

夥計輕快的應着,快步登上樓來,躬

身問道:「諸位還要些什麼?」 ,是想向你打聽一個地方。」 郡主面無表情的道:「什麼也不要了

「碧蘿山莊。」 一什麼地方?」

我沒有聽說過。」

吧? 「有一位絲商叫駱大富,你不會陌生 「聽說過,但生疏得很。

塲大亨,杭州城的首富,你會生疏?」 「這就奇了, 駱大富乃來往西域的商

出一個頭緒來。」 勝樓』宴客,小的去問問看,或許可以理 武威山莊』的老管家趙二爺正在我們『覽 山莊』其地,也不識駱大富其人,好在 是『武威山莊』的主人,小的不知『碧蘿 有面子,悻悻然道:「杭州城的首富應該 夥計顯然因爲不識駱大富,覺得很沒

塞給他十両銀子,道:「那就麻煩小二哥 穆里娜很懂得這些跑腿的人的弱點,

K 8

7 ,請速去速回。」

樓而去。 財能通神,夥計滿臉堆笑,飛快的下

想和你們當面談一談。」 就是趙二爺,『武威山莊』的總管大人 十分體面的老頭子返回樓上,道:「這位 不一時,又領着一個六十不到,衣着

下樓去了。 言畢,聽到樓下又有人召喚,便匆匆

道:「你們想必是從波斯來的吧?」 波斯郡主花容一緊,請趙二爺落坐, 趙二爺扶正眼眶,橫掃在塲諸人一眼

總管認識駱大富駱老先生?」 表明自己的身份,一本正經的說道:「趙

,當然認識,他老人家就是我趙二的老主 趙二爺以肯定的語氣回答道:「認識

主人?」 「你是說駱員外就是『武威山莊』的

『碧蘿山莊』。 「現在的『武威山莊』,就是以前的

道。 「哦,原來如此,難怪那位小二不知 「改名已經很久了,年輕一輩的人只

老先生,本郡主有急事欲當面請教。」 知武威,不識碧蘿。正因爲郡主提及碧蘿 ,故而特來一問。」 「可否煩勞趙二爺,代爲引見一下駱

以驚疑的口吻說道:「什麼?駱員外已經條綫索,聞言如遭雷殛,渾身爲之一顫, 來遲了,我家老主人早巳作古。」 這是波斯郡主最重要,也是最後的一 趙二爺長歎一聲,悲聲說道:「郡主

二十年了。 趙二爺沉重的點點頭,道:「已經快

惴惴不安,原來已不在人世,但不知老員 外是怎麼死的?

「噢,是遇上刦匪了,在那兒?」 「河西走廊一帶。」 「被人殺人越貨害死的。

的? 骨無存,駱員外的不幸,你們是如何得知 近年來很不平靜,遇害的人差不多全部屍 「本郡主也聽說過了,河西走廊一帶

「這主要是得力於一位勇士的冒死相

「是誰?」

王桐,人稱西湖鐵掌,又稱鐵掌震

是怎麼遇上的?」 也都會跟隨駱員外去過波斯,當時,他們 西湖雙傑,都是出身靈隱寺的俗家弟子, 「王桐之名本郡主聽說過, 郡主驚「哦」一聲,面露喜色,道 與徐一劍併稱

手隨行護衛。」 外的生意做得很大,每次都有不少武林高 「其實他們本來就是結伴而行,老員

隊長,王桐是副隊長。」 「這本郡主知道,當年徐一劍是護衞

,才竄紅起來。」 徐一劍去職後,尤其是老太爺發生意外後的名頭,比在中原要響亮得多。王桐是在 「郡主所言不差,據說徐一劍在波斯

「老員外就死在河西走廊?

主,殺出重圍,還將大部份財物帶回杭州 單就金錢而言,幾乎沒有什麼損失。」 「其他的人呢? 「不,是死在碧蘿山莊,王桐義勇救

「可知刦匪的身份來歷?」 「很不幸,已全部遇難。」

是什麼路數。」 「據王桐說,刦匪黑巾蒙面,弄不清

受傷? 「王大俠的功夫這麼好,他自己沒有

「不但受傷了,而且還不輕,足足調

養了三個月才復元如初。」 「老員外的情形又怎樣?」

「很糟,返莊後第三天便告撒手西歸

又開口說道:「趙二爺,本郡主想見見王波斯郡主亦面露戚容,默然片刻後才 大俠,不知可清楚他的行踪?能否代爲安 言罷一聲長歎,不勝唏嘘悵惘之至

我家主人一定會歡迎妳這位遠道而來的貴 楚,王大俠就是現在的武威莊主,只要郡 主不嫌棄,小老兒隨時可以領妳去,相信 趙二爺興冲冲的道:「清楚,當然清

老員外的家當,似乎全給了王桐了?」 郡主笑笑道:「聽趙二爺的口氣,駱

桐爲妻。」 不算,臨終乙前,還將唯一的女兒許配王 命之恩,所有的絲坊、綢緞莊全部賞給 當然,老爺子爲了感謝王桐護主救

是人財兩得了。」 「好心有好報,這一下王大俠眞可謂

不羨慕我家新主人的。」 「可不是嗎,全杭州的人沒有一個人

「武威山莊現在的情形如何?

首富,就威望言,更是武林的重鎭。」 比以前更發達,就財富言,無疑是杭州的 「近年來,王大俠好像不曾再去過波 「由於新主人文武雙全,經營得法

斯? 模比以前要大得多。」 商隊却始終絡繹於途,從未間斷,而且規 「我家主人本人沒去,不過,我們的

「王莊主的運氣這麼好,沒有發生意

避三舍,未生事端。」 一般江湖宵小不敢輕捋虎鬚,故而退 「可能是我家主人在武林中的名頭太

非凡,趙二爺可知此人的行踪下落?」 遠在王桐之上,如若棄武從商,成就定亦 「原來是這樣的,想那徐一劍的功力 「小老兒不清楚,我家主人也許略知

這就前去武威山莊?」 「如此,趙總管如果方便的話,我們

「好,郡主請!請!」

來,哈着腰立在門口,恭請郡主下樓。 主來頭不小,是以曲意奉承,當先站起身 趙二爺久歷湖海,經驗老到,深知郡 就在這個時候,門外突然闖進來兩個

怪

中一人居然披着一張虎皮,滿臉絡腮鬍子 ,蒜頭鼻,又大又紅,一眼便看得出來絕 連嘴巴都找不到,獨眼,吊着一塊黑布 說來人怪,一點不假,大熱的天,其

> 非善類。 人更特別,身高不足三尺,雪白

連鞘算起來,比人還高。的鬍子倒有二尺三四,手裏提着一支劍

的像伙。」 爺我的胃口有重賞,不對味小心你們吃飯 獨眼之人猛一拍桌子,扯直喉嚨吆喝道: 啪啦就將附近一副座頭上的客人趕跑了 「有什麼好酒好菜,直管端上來,對了爺 二人一入門,不管三七二十一,劈哩

位爺想吃點什麼?」 走,陪着一臉笑容,彎腰哈背的道:「兩 夥計知道是來找確的,三步併作兩步

是。 道: 下話來,有什麼好酒好菜,儘快端上來就 矮個子的老頭發火了,牛眼一瞪, 「他媽的,你聾了?我老哥哥早已撂 喝

知道兩位爺想吃什麼?」 夥計畏畏縮縮的道:「可是,小的不

將酒菜送來,老子就要吃人了!」 獨眼老者橫眉豎目的怒吼道:「再不

不假。」 主主僕正巧從一旁經過,二人馬上瞪直了 又是一頓排頭,正自進退兩難間,波斯郡 却不指明要什麼菜,隨便配幾樣,免不了 眼,話題也變了,獨眼老者舔着嘴唇說: 「好漂亮的妞兒,人謂杭州出美人,果然 夥計這下可頭大了,來人脾氣芯大,

番妞,不是杭州姑娘。」 你看清楚,人家高頭大馬,高鼻樑,是個 矮老頭却大不以爲然,道:「老怪,

怎麼會是番妞? 獨眼老者不服道:「黑眼睛,黑頭髮

九是個雜種。

色瞧瞧不可。」 氣,他日再讓我堵上,非要給他們一點顏 :「郡主好涵養,我哈力巴却嚥不下這口 道:「哈力巴,咱們走,別去惹事。」 ,手按劍柄就要動傢伙,却被郡主阻止

少一事,辦正事要緊。」 郡主邊走邊說道:「此時多一事不如

「看他那副德性,絕對不可能是徐一

「誰也不敢保證,他那把劍不是天龍

只要找到徐一劍,所有的難題便可全部迎的交情而言,應該會知道徐一劍的下落, 双而解。」 「一切等見到王桐以後再說,就他們

未再言語。 哈力巴聽郡主言之有理,低頭疾行,

家主人後再作計較,這兩個老魔頭都不是 頭來說道:「郡主說得是,一切等見到我 省油的燈,少惹爲妙。一 趙二爺一直走在前面領路,這時回過

們?

獨眼怪客,言行古怪,心狠手辣,偏又武 「那個高個子的,江湖中人都管他叫

矮老頭仔細端詳一下,道:「我看十

步出「覽勝樓」,哈力巴忍不住說道 一句雜種,惹惱了哈力巴,乍然一閃

那個矮脚狗就是一個劍手。 哈力巴辯道:「我們是在辦正事呀

劍。

郡主愕然一楞,道:「趙二爺認得他

一是那條道上的?

功高絕,是南七省有名的煞星,人人敢怒

住他? 「哦?難不成鐵掌震西湖王桐也洽不

恐將力有未逮,况且這二人行踪一向飄忽 然略勝一籌,但若與那矮子聯合起來, 不定,想圍捕他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對了,那矮子又是誰?可是惡名滿 「那倒未見得,論功力,我家主人自

怪物, 熟知江南武林大勢,實在令人佩服。不錯 天下的天殘叟,又稱天殘老怪?」 杭州城恐怕將會掀起一塲大風波。」 他就是天殘老怪,一個殺人不眨眼的老 「郡主好廣博的見聞,遠在波斯,竟 他們這一次聯袂而來,必然有所爲

### 王桐鐵掌震西湖

錦繡,富豪之家的氣派的確與衆不同。 莊」四個斗大的金字傲視蒼穹,銅獅石虎 宏偉壯麗的大宅院前。莊門之上「武威山 時已來到一座依山而建,面向西湖,極爲 ,蛟龍盤柱,幾名守衞,威武昂藏,一身 郡主捨轎步行,大家邊說邊走,不一

主人來。 的大客廳裏,肅客入座,獻上香茗後說道 「請郡主在此少待,小老兒這就請我家 趙二爺將郡主主僕直接引至一間寬敞

是恭謹。 言畢,弓着身子,倒退出去,執禮甚

器,名人字畫,觸目皆是,再一次顯示出 ,一架檀木壁橱裏,擺滿了各式古玩、瓷 郡主游目四顧,波斯地毯,鏤空椅子

趙二 敍舊,也一定會去靈隱寺的。

無。 「靈隱寺本郡主去過了,却是音訊全

爺領着一位年約四十餘歲,身穿織錦緞黑

門外響起一陣有節奏的脚步聲,

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氣質的人走進客廳來。 色長袍,劍眉星目,貌相堂堂,全身散發 杭州首富的派頭。

俠石鎮的人根本不認識他。 「徐一劍是個孤兒,又從小飄泊在外 「可曾到他的老家硤石鎭查問過?」

「這就難了,茫茫人海,找一個人何

震天,與苗五俠苗人俊求見。一 面就說:「啓稟老爺,臥龍莊主開碑手雷 門外神色匆忙的衝進一名守衞來,劈

說道:「看姑娘相

貌,與波斯安樂公主頗

有幾分神似,不知道你們是什麼關係?」

波斯郡主毫不循豫,馬上正容答道:

「是家母。

王桐不由的盯着她多看了幾眼,神情

這位波斯姑娘,臉色連接數變,笑哈哈的

人正是鐵掌鎭西湖王桐,仔細的打量一下

郡主起身相迎,趙總管居間引介,來

的道:「快去傳話,說老夫親自出迎。」 離開大廳。 郡主告個罪,與那守衞前後脚之差,匆匆 鐵掌震西湖王桐聞言一怔,眉飛色舞 交代趙總管,小心侍候這位嬌客,向

笑道:「哦,原來是安樂公主的掌上明珠 變得十分複雜,半晌才落坐在郡主一旁,

,郡主此來杭州,想必是與徐一劍同行的 ,怪不得老夫一見妳就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五俠,是什麼風把兩位大忙人吹到西湖來 臉的笑容,抱拳說道:「雷莊主, 人尚在十丈以外,王桐老遠就已經堆 苗

吧?

是來找他的。

郡主輕輕一歎,道:「恰恰相反,我

無事不登三寶殿,聽說波斯郡主作客貴莊 可有其事?一 雷震天跨步而入,開門見山的道:

在舍下待茶。」 王桐據實說道:「確有其事,目前正

威山莊,是想請教王前輩,可知徐一劍的

郡主答非所問的道:「本郡主此來武

貴不享,他回中原來做什麼?

王桐一楞,道:「放着一身的榮華富

?還是舊識?」 苗人俊驚疑不迭的道:「你們是新交 王桐笑道:「是新交,也是舊識。

是怎麼說? 這下可把苗人俊弄糊塗了,道:「這

斯故人的女兒。」 王桐笑嘻嘻的道:「她是王某一位波

K10

也沒聽到?」

「只要他人到杭州,就算不來找王某

也就是那個時候,王大俠莫非連一點消息

郡主皺眉說道:「算算時間,差不多

劍,他是何時回國的?」

起,老夫隨駱員外離開波斯,也就是老主

王桐略一尋思,道:「打從十幾年前

人遇害的那一年起,就再也沒有見過徐一

雷震天「哦」了一聲道:「王兄這位

故人的千金未免太跋扈了,一踏入中原,

兄弟此來,是想爲江湖同道討一個公道回 就掀起大風大浪,辱人聲名,斷人寶劍 來,王莊主的胳臂肘該不會向外彎吧? 各地寺廟的菩薩不知被她毁了多少,老夫 這話說來很不客氣,王桐面孔一紅,

理,不過-是非黑白小弟還分得清,絕無吃裏扒外之 莊主言重了,這位姑娘雖爲故人之後,但 訕訕然有點掛不住,鄭重其事的道:「雷

賢昆仲? 否給王某一點時間,待查明眞相後再上覆 王桐道: 苗人俊緊釘一句:「不過怎麼樣? 「郡主此擧,必有原因

三頭六面,現在就把話說清楚,也免得有

來? 「王兄的意思是不肯將他們主僕交出

在眼内。一 此胡作非爲,簡直沒將我中原武林同道放 「就算她有天大的理由,也不應該如 「如果錯在郡主,小弟絕不袒護。」

僧,戒刀俱巳出竅,一個個殺氣騰騰的樣 師也應聲而現,身後還跟着一大羣寺內 一聲宏亮的佛號聲,靈隱寺的住持佛海大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隨着這 高

追趕一個人,而且這個人就在師弟你的府 的道:「掌門師兄好像在追趕什麼人?」 鐵掌震西湖王桐拱手爲禮,恭恭敬敬 佛海大師氣虎虎的說道:「老衲是在

王桐道:「莫非又是波斯安樂公主的

佛海住持沒好氣的說道:「大概錯不

什麼禍?」 王桐道:「不知郡主在靈隱寺又闖了

還砍斷觀音菩薩的一條臂,是可忍孰不 「所有佛像的眼睛,都被他們弄瞎了

的交代 查問清楚,三天之內必定給大家一個滿意 「師兄,這樣吧,這件事小弟一定會

的道:「小事一件,何須三天,最好大家一再設詞袒護,實在忍俊不住,怒容滿面 苗人俊的性子最是火爆不過,見王桐

人玩花巧。 臉不悅的說道:「苗兄此言未免逼人太甚 王桐的公正性,鐵掌震西湖神色陡變,滿 一照面就尋根究底,把人家當作罪犯來看 ,郡主遠來是客,又是故人之後,總不能 最後這一句話太不客氣,分明是懷疑

以堪?老夫今天非要會一會這位波斯郡主 待。」 開武威山莊。 砍斷五弟寶劍的時候,可曾想到人俊情何 要她將話說清楚不可,否則,絕不能離 開碑手雷震天上前一步,道:「她在

决心追究到底。」 法,道:「靈隱寺的菩薩,多爲開山古蹟 ,彌足珍貴,除非她有十足的理由,老衲 英雄所見略同,佛海大師亦持相同看

的要嚴重得多,若再堅持己見,說不定就 會反目成仇,一時間場面尷尬,氣氛大爲 這件事壓下來再說,不料事實遠比他想像 王桐原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先將

惡狠狠的說道:「不行,這個波斯番女欺 明日此時,一定給大家一個交代就是。」 家旣然執意如此,小弟亦不便再作堅持 緊張起來了,王桐字斟句酌的說道: 苗人俊冷哼一聲,巳將斷劍亮出來,

而飛。」 常,賢昆仲如若信不過老夫,就守在門口 此認真,王某昔日經商波斯,曾受故人眷 顧良多,今日略盡地主之誼,亦乃人情之 ,道:「只不過一夜之隔,苗兄又何必如 王桐臉色一沉,語氣也變得强硬起來 ,郡主即使本事再大,也不可能插翅

苗某人要硬闖了。」 桐,如果不馬上將那波斯番女交出來,恕 這可是你王大俠待客之道?我告訴你,王 「苗某遠道而來,居然叫我們澈夜守候, 苗人俊一振手中斷劍,勃然大怒道:

準備硬闖 言畢,欺身而進,拉開架式,真的要

,欲强行攔阻。 王桐也不甘示弱,暗中提足一掌眞力

鬥已迫在眉 登時,山雨欲來,戰雲密佈,一塲惡 睫。

本郡主一人承担。」 叱,波斯郡主嬌冷的聲音說道:「王大叔 請不必爲姪女爲難,天大的麻煩,自有 就在這個節骨 眼上, 院內傳來一聲清

眨,便巳來到面前。 五人像一陣旋風一樣,大家的眼皮子才一 哈力巴、穆里娜、穆里娃隨侍左右,主僕 循聲望去,波斯郡主在前,哈力克、

> 是應該由我來親自解决。」 母必將感同身受,事情旣是由我而起, 主打斷了,道:「王大叔的高誼雲情,家這兒的一切王某自會代爲料理。」便被郡 王桐剛說了一句:「郡主快請回轉,

這還像句人話。」 苗人俊雙眉一揚,語冷如冰:「哼,

她的下落來,絕不空手而回。」

人太甚,我們千里追踪,好不容易才查出

有人敢對我家郡主如此說話!」 哈力巴聞言大怒道:「放肆,從來沒

道: 此劍作賠,並再致歉意。」 的佩劍,抖手擲給苗人俊,不亢不卑的說 被郡主奇巧無比的化解開去,取過哈力巴 開碑手雷震天先發制入,拍來一掌,却 刷!的一聲,拔劍在手,就要動像伙 「斷了苗大俠的劍,錯在我們,願以

我武林同道?」 清楚,這位波斯番女爲何要一而再的羞辱 ,苗某此來絕不是爲了我個人,而是想查去,氣忿忿的道:「斷劍事小,受辱事大 苗人俊可不領這份情,又將寶劍擲回

巳說過,是爲了尋找一把波斯名劍-波斯郡主心平氣和的道:「本郡主早

妳千里跋涉,處處尋釁?」 苗人俊道:「天龍劍這麼重要,值得

劍,其重要性猶如天朝玉璽,掌門人的權力的象徵,每逢新王登基,就必須手執此,吹毛斷髮,削鐵如泥,尤其它是敝國權 郡主以無比鄭重的語氣說道: 「當然

重,可以說是波斯國寶,爲何會流落中原 開碑手雷震天間道:「天龍劍如此貴

> 急的趕來中原。」 本郡主就是在這樣急迫的情形下,十萬火 天龍劍失踪了,滿朝文武自然焦急萬分 斯老王駕崩,新主即將登基, 簡而言之,是被徐一劍帶回中原的,而波 郡主幽幽然答道:「此事說來話長, 却突然發現

原劍手挑戰? 旣是被徐一劍携回中原的,妳直接去找徐 話到口邊, 是何關係?天龍劍怎會落入徐一劍之手? 一劍不就結了,何必興風作浪,到處向中 佛海和尚正想追問一下,她與徐一劍 被苗人俊搶先說道:「天龍劍

郡主壓根兒就不認識徐一劍。」 「這當然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爲本

「徐一劍離開波斯多久了?」苗人俊

「早在我出生之前。 哦,差不多二十年了?

間

,只好從劍術招式上辨認。」 「徐一劍的劍術有特別之處?」 「二十年的變化很大,我們又素不相

識

郡主一看就知道。」 亦名 『天龍』,招式詭異,與衆不同,本 「他乃劍術名家,自創了一套劍法

向人挑戰,藉此尋找徐一劍?」 惱 語氣平和的道:「郡主就命手下高手 「所以,」苗人俊巳不若先前那樣氣

海涵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請苗五俠

「如果我苗人俊沒有看走眼,這應該也 苗人俊瞄着她手中的那一把彎刀,

是一把名刀?」 波斯郡主笑道:「波斯有三寶:『天

又是甚麼東西? 刀絕不在天龍之下。 龍、明月、黑珍珠』,論鋒芒,這把明月 佛海和尚這時插嘴說道:「那黑珍珠

,大如人眼,晶瑩剔透的珍珠,也是王 哈力克代郡主答道:「是兩顆通體鳥

冕上不可或缺的兩顆寶珠。 佛海大師道:「是否也流落到中原來

哈力克道: 「事實確是如此。」

會失竊?」 哈力克望着郡主,未敢再隨便答話 雷震天道:「這麼重要的東西,怎麼

是安樂公主偷送給徐一劍的。同時也是新 王登基時必須之物。」 郡主沉默俄頃後說道: 「不是被竊,

苗人俊冷哼一聲,說道:「又是徐一

麼相干? 室丢了冕上寶珠,與中原各地的佛像有甚 佛海和尚道:「老衲想不通,波斯王

中。」 得金像太大太重了,搬運熔化,也非易事 等高,用純金打造的金像的眼部,我們覺 原因的,因爲黑珍珠是鑲嵌在一尊與人身 ,很可能是被人塗以泥土,存放於寺廟之 郡主不疾不徐的說道:「這當然是有

眼,毁佛身?」 佛海大師道:「所以你們就到處損佛

大師見諒。 郡主歉然一笑道:「情非得巳,尚祈

連城,因而懷璧招災,亦未可知,多年來 苗人俊道:「金像與人身等高,價值

意外,根本未曾回到江南,建議郡主不妨 在河西走廊附近好好查訪一下。」 河西走廊一帶禍事頻仍,說不定早巳發生

問一問王兄,或可略知梗概。」 更成就了商塲上的霸業,何必捨近求遠, 救僱主的往事,一直爲江南父老津津樂道 當年就曾在河西走廊遭刦,捨生取義,勇 ,也因而肯定了王大俠在江湖上的地位, 雷震天忽然靈機一動,道:「王莊主

人可知是甚麼路數?」 對王桐說道:「王大叔,刦掠駱員外的 一語提醒夢中人,波斯郡主轉過頭來

全部黑巾蒙面,根本弄不清他們的身份來 鐵掌震西湖王桐肅容滿面的說道:

「人數多不多?

「三四十個, 似是一個有組織的强盜

像的消息?」 「在這前後,可曾聽說過有人刦奪金

「沒有。」

「有沒有人出售過金像身上的任何部

「天龍劍呢?」 「好像沒聽說過。」

海? 「江南從未聞有『天龍』之名。」 「這樣說來,黑珍珠也同樣如石沉大

微。 藏匿甚至支解,尋獲的機會幾乎是微乎其 凶多吉少,金像、天龍、黑珍珠早已被人 的情形看來,如無奇蹟出現,徐師兄可能 王桐沉重的歎息一聲,道 :「照目前

K12

性命難保,王大叔可有甚麼奇策妙計?」 珍珠,我們固然必死無疑,公主恐怕也將 基在即,事情急如星火,找不到天龍、黑 郡主更加失望,戚然言道:「新王登

同小可,一時間老夫也想不出一個盡善盡 坐,共商良策?」 苗五俠都是有名的智多星,大家集思廣益 美的好法子來,好在佛海師兄、雷莊主、 ,或可另有途徑可循,可否請即刻入莊小 、苗人俊的臉上一掃而過,道:「此事非 王桐沉吟有頃,目光從佛海、雷震天

,她人生地不熟的,實在無法可想,拔刀之師,聽完郡主的敍述後,反而大表同情 呼下,一齊走進武威山莊的大客廳。 相助之心油然而生,當即在王桐的慇懃招 的大好人,先時不明眞相,故而大興問罪 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何况還不 佛海、雷震天、苗人俊都是古道熱腸

烏黑,晶瑩光亮,而且不能太小,被王莊 大會」,與賽的寶珠限制極嚴,務須通體 主選中的,願不惜巨資價購。 貼,半月之後,要在武威山莊舉行「品珠 止三個,終於想出一個絕妙的好辦法來。 决定由鐵掌震西湖王桐具名,廣撒招

願意讓售,王莊主願以高價收買,價格面 而且可以得到一千両黃金的賞賜,如果 不僅可以獲得「天下第一名劍」的封號 經過嚴格評選後,獨占鰲頭的那一把劍 接着,第二天又要擧行「品劍大會」

皆知,招貼一貼出,消息便不脛而走,一 王桐乃是杭州首富,家財億萬,遠近 十傳百,五天之後便轟動整個大江

林人物,便從四面八方朝杭州湧來 從第十天起,凡是自認持有名劍的武

杭州城。 常百姓,更是車水馬龍,陸續不斷的來到 而家有黑色珍珠的商賈富豪,甚或平

暫宿寺廟,或借住民家。 城內外所有的客棧便告爆滿,遲到者只好 一時,途馬之塞,到第十三天,杭州

翼而飛,爲「品珠大會」及「品劍大會」十條命案,死者所有的寶劍與寶珠均告不 蒙上一層血淋淋的陰影 到,第十四天的晚上,一夜之間便鬧出數 手雷震天,以及波斯郡主,大家都沒有想 不論是鐵掌震西湖王桐,或者是開碑

### 珠大會現魔踪

寶珠全部淘汰出局,最後僅僅剩下十顆 井然有序的放置在一座大樓內的長桌上。 得以參予複選,以檀木盒子,襯以白綾, 進行初選,將學凡不可能是波斯黑珍珠的 寬闊的廣場上人山人海,王桐臨時决定, 「品珠大會」終於開始了,武威山莊

掠過,正容說道:「佛海師兄、雷莊主、 主親自來鑑定吧?」 的波斯黑珍珠,根本無從辨認,還是請郡 苗五俠,咱們都是局外人,那兩顆是眞正 王桐的眸光從佛海、雷震天等人臉上

齊聲應道:「那當然,那當然!」 樣的大小,一樣的色澤,實在無從分辨, 三人展目細看,十顆寶珠,幾乎是

王桐正欲命趙二爺去請郡主來,波斯

會場來。 郡主已在衆人的簇擁下,迫不及待的走進

置於面前。 選出兩顆大小、色澤完全相同的珠子 郡主眼神如電,經過一陣精挑細選後

澤與大小,皆極爲相似,但是否確爲本郡 主要找的東西,現在還言之過早。 郡主道:「根據家母的口述,無論色 苗人俊神色一緊,道:「找到了?

誤? 王桐間道: 「要怎麼樣才能够確認無

說道:「這一顆珠子,請問是那一位貴客 郡主先不答話,拿起其中一顆,朗聲

人羣之中有一個粗獷的聲音應道:

是老子我的。」

,原來是「覽勝樓」遇見的那獨眼怪客 隨聲走出一個披着半張虎皮的老頭來

是那一位的?」 拿起另一顆寶珠說道:「這一顆珠子又 趙二爺臉色大變,郡主依舊面不改色

我老子的。」 人羣中又有人粗聲大氣的說道:「是

不注意根本看不見。 得是天殘叟,因爲他的身材比桌子還矮, 聞其聲, 未見其人,找了半天,才曉

位漂亮的妞兒? 色,正要挺身而出,獨眼怪客搶先說道:不禁惹惱了哈力克兄弟,雙雙互換一個眼 「喂,王莊主,這實珠是你要買?還是這 一個「老子我」,一個「我老子」

的,銀子由王某支付。 王桐不假思索的道:「東西是郡主要

好辦。」 獨眼怪客對郡主道:「怎麼樣?如果 天殘叟跳起來說道:「拿得到銀子就

緊要,假若二位眞有誠意,是否可以讓本 中意的話,咱們該談談價錢了。」 郡主道:「價錢不是問題,貨眞最爲

潔白雪亮的明珠,笑道:「這是波斯特有 錦囊,波斯姑娘探手取出一粒大如核桃, 眼說:「如果是真的,妳出多少銀子?」 郡主一試眞假?」 郡主招招手,穆里娜從身上解下一個 天殘老怪將下巴掛在桌面上,瞪着牛

的寒潭夜明珠,每粒價值白銀一萬両以上 ,本郡主願以十粒交換。」 獨眼怪客扳着手指頭計算道:「換句

白花花的銀子,不要明珠。」 話說,妳願意出十萬両銀子價購?」 天殘老怪插嘴道:「我老人家寧願要

両白銀也付得出。」 子,要明珠,悉聽尊便,我武威山莊百萬 王桐提高嗓門,沒好氣的道:「要銀

二人互望一眼,獨眼怪客怪腔怪調的不賠償,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假貨,不但不給一文錢,如有損毁,也槪 不過,首要條件黑珍珠必須是眞品,若是 脸色一整,語調突然轉冷,又道:

**設道:「真金不怕火煉,你們儘管試驗就** 

有說,倘爲贋品,損毀以後怎麼辦?」 王桐亳不放鬆,沉聲說道:「你還沒

品,自無價值可言,賠咱們二萬八千両就 天殘老怪嘿嘿一聲冷笑道:「旣爲贋

> 答應隨你 沒有這麼便宜的事,損毀概不賠償,答不 王桐當然不同意,道:「胡說,天下 的便!

**嚕說了** 便你王大財主處斷就是。 好吧,反正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獨眼怪客彎下腰來,跟天殘叟咕嚕咕 幾句悄悄話,老大不高興的道:

夫損毁槪不賠償的條件?」 不敢掉以輕心,道:「你是說已經接受老 二人都是惡名昭彰的大惡棍,王桐

,損毁後保證不要你的一文錢。」 獨眼怪客冷聲說道:「就是這個意思

王桐這才大放寬心的應了一聲:「如

抵住寶珠,暗運內力,猛地眞力暴吐,砰 一下寶珠,發出一連串清脆的聲響,然後 郡主從頭上拔下一支銀簪,輕輕敲打

!一聲,寶珠立時應聲而碎。 有人歎服郡主內力精純。 場中立刻爆出一片驚呼

「壞了老子的寶貝,要賠!要賠!」 天殘老怪却大發雷霆,怒冲冲的道: 有人爲寶珠碎裂而惋惜。

手就抓夜明珠。 矮小的身子猛一彈,巳上了桌子,探

算數? 天殘老怪道:「大丈夫一言九鼎,當 王桐大爲光火,道:「你們說話算不

然算數。 苗人俊說道:「算數爲甚麼還要人家

赔? 天殘老怪道:「不要賠償的是獨眼

我老人家可沒有說。

出一掌。 王桐怒道:「你這是訛詐。」反手劈

摸到夜明珠。 手接下王桐一掌,另一隻手已迅捷無倫的 天殘老怪口裏說話,手可沒閑着,單

之差將夜明珠取回去。 處,照準天殘叟的手腕砍下去。 與此同時,穆里娜動作飛快,以毫釐 暴喝聲中,哈力克聲到刀到,金光閃

去,身法奇快,令人歎爲觀止。 迅即縮手回縱,順勢將另一顆寶珠帶回 天殘老怪偷鷄不成,差點失去一隻手

天殘叟的劍巳抵住他的咽喉,怒喝一聲: 木三寸,正全力拔刀間,驀覺寒芒透骨 「不要動!」 一聲巨響,震駭全場,哈力克的刀入

噹!的一聲響,金鐵交鳴,火星四射,正得色才自臉上升起,劍已被哈力巴震歪, 削斷五寸多長的一大截。 巧撞上郡主從另一面攻來的明月刀,當場 哈力巴又豈是省油的燈,天殘叟一絲

不怕死,接老夫的三掌試試。 怪客,殺氣騰騰的道:「看不透你們這 **羣波斯蠻子還有點眞才實學,女娃兒如果** 這一來,不禁激怒了一旁觀戰的獨眼

克願敬陪末座。」 付你這個老怪物,用不到我家郡主,哈力 此刻,哈力克已拔刀而出,道:「對

老人家畢生就是喜歡與漂亮的女娃兒打打 波斯姑娘,說道:「呸!你算那棵葱,我 獨眼怪客根本不理他,色瞇瞇的盯着

> 來。 說話中, 巳伸手朝郡主的酥胸抓了過

斜擧而起,金光燦爛,方待出手進招,王 桐早巳按耐不住,倏忽間進攻三掌。 郡主睹狀大怒,火冒三千丈,明月刀

一個下馬威,詎料,半路殺出一爲拍,急切間又加了三分力道, 子上,雙掌齊出,劈頭蓋面攻過去 來,天殘老怪扔掉斷劍,跳到獨眼怪客脖 出手之初就未敢輕敵大意,眼見對手變抓 個程咬金 决心給他

盡全力劈出三掌,强風激盪,力猛如

與掌力足可開碑的雷震天,居然瞪!蹬!撞,桌椅橫飛,以鐵掌威震西湖的王桐, ,爲武林除此禍患,萬不料,四人八掌相殺不了獨眼客、天殘叟,至少也可以重創 聯手出擊,苗人俊原以爲必然穩操勝券, , 王桐、雷震天又都是以掌法見長, 這 二怪作惡多端,人人必欲誅之而後快

之局甚明,二怪功力奇高,苗人俊爲之瞠 六步,但學步沉穩,面不改色,雙方勝負 反觀二怪,却輕鬆得多,雖也退了五

重江湖,今日一見,也不過爾爾,看來江 久聞開碑手雷震天、鐵掌震西湖王桐,望 天殘老怪跳下地來, 桀桀怪笑道:

不要再較量幾招?」

的道: 拔掉你們這兩株毒草不可。」 受過這種奚落,乍然電縱而出,怒不可當 這簡直是狗眼看底人嘛,雷震天幾時 「好啊,老夫正有此意,今天非要

**畢生的功力,决心决一死戰。** 卡巴!卡巴!」響個不停,顯見已運足了 氣提丹田, 功行雙臂,十隻手指頭「

號,禪杖橫置胸前,朗聲說道:「老衲不 「阿彌陀佛」,佛海和尚宣了一聲佛

皆一齊跨步而上,將二怪團團圍起來,一 自量力,亦願敬領高招。」 接着,王桐、苗人俊、哈力克等人

,道:「且慢,我還有幾句話想請教一下 舒展開來、越衆走上前去,阻止大家出手 個令她困惑的難題,這時緊皺的眉頭霍然 塲羣毆似乎巳無可避免。 郡主的眼珠轉來轉去,一直在思索一

主再鑑定一下? 外面塗以釉彩,但是手法精細,幾可亂真 珠,繼道:「這只是一粒普通的水晶球 這兩位朋友。」面向二怪,指着手上的碎 未知另一粒珠子是否眞品,可否容本郡

地,立告四分五裂。 都是相同的貨色。一將另一粒珠子投擲於 天殘老怪冷然一笑,道:「不必了

想知道,這兩顆珠子可是你們自己的?」 波斯郡主又皺起眉頭,道:「本郡主 獨眼怪客瞅了天殘叟一眼,道: \_

半是,一半不是。」 郡主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K14

品珠大會』,希望賣個好價錢,事成之後獨眼怪客道:「受人之託,來參加『

可 以賣個高價。」 「不明眞僞的人就價值連城,說不定 「兩顆水晶球,能值幾何?

有眞品?」 「聽你的口氣,你們的合夥人似乎確 「在商言商,老夫不能自斷財路。」 可否代爲引見你們的合夥人?」

相同的黑珍珠?」 「是否兩顆與水晶珠大小、色澤完全 「可能。」

珠,本郡主不惜任何代價。」 「請別吞吞吐吐,假如確有真品黑珍 「大概是吧。」

意 「這得先問問我們的合夥人願意不願 「請即刻取來,本郡主在此恭候。 「聽說有,沒見過。」

「此人現在何處?遠不遠?」 事關機密,無可奉告。」 你們的合夥人究竟是那一位?」

說近也不近。一 天殘老怪神秘兮兮的道:「說遠不遠

賣關子,說,來回一趟要多少時間?」 獨眼怪客一想,道:「不久,慢則一 王桐越來越惱火,大聲吼叫道:「別

間 天,快則半日。 雷震天道:「那就快去吧,別躭誤時

二怪互換一個眼色,聳聳雙肩,當即

放步而去。

主還有幾句話要說。 波斯郡主急聲說道:「請留步,本郡

> 娃兒還有什麼事? 天殘老怪停在門口,轉身說道:「女

忘記帶着眞正的黑珍珠。 郡主一本正經的道:「回來的時候別

反對,自當照辦。 獨眼怪客道:「如果我們的合夥人不

郡主願付二位一成佣金。」 塊兒來,這樣更方便,倘若順利成交,本 郡主道:「最好請你們的合夥人也

合夥人的意思而定,我老人家不作任何承 獨眼老怪笑道:「謝了,這得看我們

諾字出口,不再多言,大搖大擺的揚

眞的黑珍珠確實在他們幕後之人手 沒有眞品,贋品不可能做的如何唯妙 郡主胸有成竹的道: 苗人像疑雲滿面的道:「郡主認爲 「大概八九不離

封得金像的正主兒? 佛海和尚道:「如此說來,此人就是

的下落之謎說不定也可以迎刄而解。」 派人追下去?找到此人,徐一劍、天龍劍 雷震天急忙說道:「王莊主,有沒有 郡主道:「本郡主也是這樣想。」

經派人追下去了,不久就應該有消息傳回 鐵掌震西湖王桐目注門外,道:「巳

告莊主,他們-匆匆的衝進來,上氣不接下氣的道: ,還是沒有說出一個所以然來。 果然,片刻之後,有一名彪形大漢急 王桐臉色一沉,道:「有話慢慢說, 他們 」他們了半天

獨眼怪客功力深厚,王桐聞名已久

桐處境大險,雷震天斷喝一聲: 多爲勝! 天殘叟居高臨下,又是以二對一,王 「不得以

山,名家高招,自然不同凡俗。

白,氣喘如牛。 蹬!連退七八步,撞上後面的牆,臉色蒼

目結舌。

湖上的朋友是白抬舉你們了,怎麼樣?要

天殘老怪進杭州城裏去了。 你急什麼,那兩個怪物到那裏去了? 大漢喘了一口氣,道:「獨眼怪客與

「到杭州城裏的什麼地方?

「不知道。」

然追丢了? 什麼?叫你帶領着一大羣人去,居

的地方鑽,三鑽二鑽便失去踪跡。」 「兩個老怪物精得像猴子,單挑人多

其他的人呢?

正在四處追尋。

一高一矮目標顯明,找起來並不困難。」 「還不快入城去四處搜查,兩個老怪 「是,莊主,小的這就去。

舗蓋,你也不必回來了。 「慢着,多帶幾個人去,找不到就捲

「是!是!」大漢誠恐誠惶,抹了一

把汗,轉身就走。 品珠大會,就此結束,雖然沒有找到

手刦掠金像的人。 怪客與天殘老怪無疑是一條極重要的綫索 真正的黑珍珠,總算有了一個眉目,獨眼 以他們二人的爲人來說,說不定就是下

呼之欲出,不解自破。 之謎就不難破解,而天龍劍的下落自然就 找到刼掠金像的主兇,徐一劍的生死

幾撥子人馬,却始終查不出他們的行踪。 如泥牛入海,沒了消息,王桐接連派出好 可是,兩個老怪物一進入杭州

下之人辦事不力。 開手碑雷震天、苗五俠苗人俊,以及 鐵掌震西湖王桐氣得直跺脚,直罵屬

佛海住持,慷慨臂助,熱心到底,至今仍

螞蟻,食不知味,寢不安枕。 留在武威山莊,同樣惴惴不安。 郡主主僕更不用說,簡直像熱鍋上的 好不容易熬過了漫長的一夜,第二天

在「品珠大會」的同一棟大樓內 大樓內擺了很多椅子,黑忽忽的坐滿 「品劍大會」已如期開始,地點就 ,仍然沒有老怪物的半點訊息。

棄撤回

天亮之後,武威山莊派出去的人多數已放

皆帶着一把劍。 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的手中,至少 英雄好漢,或是微不足道的販夫走卒,都 各式各樣的人物,但不論是三山五岳的

桌子的中央。 置在一個特製的架框裏,刀刄向上,擺在 正對面,有一張八仙桌,明月刀被放

二百両重的金元寶。 明月刀的後面,金光閃閃,有五錠各

桐等人就端坐八仙桌兩側。 佛海大師、雷震天、郡主主僕、與王

得到這一千両黃金的獎賞。謝謝各位光臨 朗聲說道:「各位,老夫鄭重宣佈, 不僅能獲得天下第一名劍的榮耀,還可以 大會現在就開始,有幸能獨占鰲頭的劍, ,更希望與賽的都是一流名劍。」 王桐望望天色,約當辰牌時分,起身 品劍

兒,免得落選的人事後不服。」 你倒是先說個清楚,大家心裏好有一個譜 :「王莊主,如何品評?如何分辨優劣? 一位面如鍋底的黑臉大漢爽直的說道

簡單,優劣的分辨全憑大家公斷,但有一 這位兄台所言極是,品評的方式其實也很 王桐向那黑臉大漢打個招呼,道:「

> 劍榮耀的劍,必須先經過試劍。」 點王某願事先聲明,凡欲獲得天下第一名

法? 黑臉大漢傻呼呼的問道:「怎麼個試

單,只要與這一把明月刀相撞,而能毫髮 王桐指着面前的明月刀,道:「很簡

未損,就算取得與賽的資格。」 黑臉大漢道:「這好辦,俺這把劍連

某想先說清楚。」 伸手一攔,道:「兄台且慢,有幾句話王 明幌幌的青鋼劍,振腕就要往下砍,王桐 殺十頭牛都不用磨的,我先來試試看。 語聲中 ,人巳衝至桌前來,拔出一支

快說,俺是個急性子,不耐久等。」 黑臉大漢不耐煩的道:「有什麼話請

險嘗試。」 般的劍皆不堪一擊,數月來斷劍之事四起 刀乃波斯名刀,吹毛断髮,削鐵如泥,一 ,就是明月刀的傑作,如非名劍,望勿冒 王桐慢條斯理的說道:「這一把明月

純屬自願,若有損失,本莊不負賠償之責 又道:「換句話說,各位如欲一試鋒芒, ,王某絕不相强。」 。不願冒斷劍之險的朋友,盡可自行離去 目光移向場中,橫掃滿座賓客一眼,

人離去。 大家的目光全部投注在明月刀上,並無一 話一落地,塲中立刻掀起一塲議論,

鋼寶劍,刷的一聲斬下去。 黑臉大漢已經等得不耐煩了,擧起靑

青鋼劍斷了一大截。 咔唰!好厲害的明月刀,火花迸裂

黑臉大漢看得呆住了, 喃喃自語道:

麼厲害的刀! 運足蠻力,連斬四劍,青鋼劍又斷成

五截。

的皮球一樣,扔掉劍柄,氣虎虎的掉頭就 這一次黑臉大漢總算服了,像洩了氣

走。 接着,有好幾個人搖搖頭也跟着離開

連三的上去一大羣。 不服氣的人當然也大有人在,又接二

爛鐵,輕則受損,重則削斷,沒有一支取 可惜,在明月刀的刀鋒上,俱屬破銅

當然,更未見郡主心目中的天龍劍。 人巳經散去一大半,驀然,人羣之中

皆瞪大了眼。 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

幾個人,破口罵道:「讓開!讓開!你們前,獨眼怪客虎吼一聲,伸手就推倒了好衆而前,嘩啦啦!一聲,將劍堆在八仙桌 這幾支爛劍不試也吧。」

的?

爬出去。

「眞他媽的邪門,我就不信天底下會有這 瘟神惡煞般紛紛走避,急急如喪家之犬。 其餘的再也沒有人敢放半個屁,如遇

得與賽資格的劍。

冒出兩個很特別的人來,一個是獨眼怪客 ,一個是天殘老怪。

工夫,郡主主僕、雷震天、王桐等人不由

二怪各抱着一大把劍,狼行 虎步,

有個先來後到,你這個人怎麼這樣不講理 有人不服,爬起來理論道:「凡事皆

將那人震了個元寶翻身,當場屎滾尿流的 獨眼怪客好大的脾氣,一記劈空掌, 「不講理又怎麼樣,滾!

滿座佳賓,業巳走了一大半

### 品劍大會得天龍

正打算砍向明月刀,鐵掌震西湖王桐說道 「兩位昨天晚上窩到那裏去了? 獨眼怪客的賊眼盯着五個金元寶不放 天殘老怪拿起一把劍來,墊高脚跟,

下的合夥人也住在此地啦? 王桐道: 「那兒也沒去,就在杭州城。」 一沒離開杭州城?這麼說閣

老夫手下之人怎麼到處找不到? 天殘老怪神氣活現的道:「那只能怪 王桐臉上一熱,道:「在什麼地方? 天殘老怪毫不客氣:「廢話

說道:「東西帶來沒有? 王桐聞言大怒,方待發作,郡主搶先

你養了一羣酒囊飯袋!」

獨眼怪客雙手一攤,道:「我們的合 哈力巴火道: 獲眼怪客道: 「當然是黑珍珠。 一什麼東西?

幕後的主子來,本郡主願意當面談 夥 入說要先談條件。」 郡主臉色立變,上前說道:「請你們

「那就說吧,什麼條件? 「不必,我們兩個就可全權代理。

「郡主先設,最高願意出多少?」 「本郡主說過,明珠十粒。」

太少,再加白銀十萬両。

「如果確係本郡主需要的東西,我可

以考慮。」

有附加條件 「妳先別高興太早,我們的合夥人還

附加條件,你們也未免太嚕嗦了。」巳拔 刀在手,準備動硬的 哈力克怒不可當的道:「什麼?還有

躁, 聽他說下去。」 郡主攔住他,道:「哈力克,稍安勿

了的,是現成的東西。」 天殘老怪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

郡主道:「什麼現成東西?」

的合夥人對這把明月刀很感興趣,希望附 天殘老怪指着明月刀,說道:「我們

今日之前,知道明月刀的人寥寥可數

郡主有把明月刀? 之名,郡主大感詫異,道:「此人怎知本 連獨眼怪客,天殘老怪亦未聞「明月

命之憂。 珠,波斯新王登不了基,安樂公主將有性 獨眼怪客道:「他還知道,沒有黑珍

說不上話來。 波斯郡主更感驚異,霎時楞在當場

應了? 獨眼怪客翻了一個白眼,道:「妳答

答應。 「除非親眼見到黑珍珠,本郡主無法

「等見到寶珠以後再說。 是否可以考慮?」

「可以,我們並不急,反正有的是時

K16

寶珠帶來?」 「可是,本郡主却很急,你何時可將

「先得看我們的合夥人願不願意。」

二怪一齊動手,沒多久,所有的劍全

又斷了一支劍。

「假如願意? 能要十天半個月

「那麼,在那裏? 「只是路過,寶珠並不在此。 這個人不是住在杭州嗎

「我老人家也不知道。

金元寶最緊要。 ,別再跟她嚕七八嗦窮磨牙,現賺這五個 天殘老怪口沫四濺的插嘴說道:「喂

去,咔唰!立告一断爲二。 也不管獨眼怪客意下如何,一劍砍下

這麼多劍?」 鐵掌震西湖王桐及時說道:「閣下那來的 俯下身去,在劍堆中又取出一把來,

行 品劍大會。 天殘老怪眼一瞪,道:「嫌多何必學

樣, 間出不少命案,這幾把劍來路可疑。」 就憑你們這幾塊料,還奈何不了我老 苗人俊眉頭一皺,道:「最近杭州城 天殘老怪惡狠狠的道: 「可疑又怎麼

人家。」 經惱了,挺劍分心就刺,還是那郡主出來 打圓塲,道:「算了,劍的來路咱們管不 苗人俊還沒有來得及發火,哈力巴已

着, 她真正的意思是,希望品劍大會快快進行 ,早早找到天龍劍。 一千両的賞格誰拿去都一樣。」 郡主蘭心蕙質,說來不露痕跡,其實

劍 天殘老怪話落招出,馬上砍下了第一 「哼,這還像句人話

部斷光了

望而不可及 天龍劍依然杳如黃鶴,下落不明 二怪大失所望,黃澄澄的五個金元寶 沒有一支劍取得與賽資格

劍。 後人海茫茫,眞不知應該如何去找尋天龍 人已經所剩無幾,品劍大會接近尾聲,今 更失望的是波斯郡主,眼看滿屋子的

掌櫃,不由一怔,道:「孫掌櫃今天怎麼 來,趙二爺一眼就認得是「覽勝樓」的孫 有空到武威山莊來?」 身著長袍,手提一個長形藍布包袱的老者 正當此刻,門外走進一個兩鬢飛霜,

召開『品劍大會』,想來開開眼界。」 來拜候王莊主、趙二爺,再來聽說貴莊 先向大夥問好請安,然後正容說道: 孫掌櫃的臉上堆滿生意人慣有的笑容 趙二爺以開玩笑的語氣說道:「該不

「是有這個意思,但怕方家見笑。」 豈知,歪打正着,孫掌櫃謙虛的說:

劍。

會是也想參加吧?」

還是一位劍術名家。」 趙二爺道:「真想不到,原來孫掌櫃

噪,所以跑了來想見識見識。 說是很珍貴的寶劍,禁不起店裏伙計的鼓 好半天才羞澀的說道:「二爺說那兒的話 人,那裏懂得劍術,手裏邊倒是有一把據 小老兒不過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生意 孫掌櫃臉都紅了,咧着嘴合不攏來,

起退堂鼓,囁囁嚅嚅的道:「這一把刀好 一支劍能逃過明月刀銳利的鋒芒,立又打 眼見八仙桌的四週堆滿了斷劍,沒有

> 厲害,我看還是算了 趙二爺笑道:「既然大老遠的跑來了

孫掌櫃遲疑不决的道:「可是,萬一

, 試試又何妨?

將珍貴的寶劍弄斷了怎麼辦?

呢! 可以獲得一千両黃金的賞格,何樂而不爲 麼珍貴,要是碰巧未在明月刀下受損,就 趙總管道:「斷了就不是名劍,談甚

說」是很珍貴的寶劍拔了出來。 ,孫掌櫃猶豫再三,最後還是將那把「據 一千両金子,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誘惑

汪的懾人寒氣。 式古樸,不長不短,通體散發着一 寶劍出鞘,大夥兒陡覺眼前一亮 股藍汪 ,形

好劍!

是一把好劍,但他們却無從分辨是否天龍 ,並未曾目睹波斯之寶,僅直覺的覺得這 可惜,郡主、哈力克等人,其生也晚 大家有目共睹,齊聲讚不絕口。

月刀 孫掌櫃握劍在手 ,小心翼翼的撞向明

隨着他這個動作,大家皆不由自主的

緊張起來。

刀劍相撞,發出一聲極爲清脆悅耳

**婚如龍吟似的鳴聲。** 寶劍也毫髮未損。 明月刀毫髮未損

的劍。 聲,大家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孫掌櫃手中 場中空氣一窒,靜得可聞銀針落地之

近乎發抖的聲音說道:「請再試一次,力 道加重一點。」 最緊張的自然是幾名波斯人,郡主以

舉劍砍下去。 孫掌櫃也顯得十分緊張、興奮,雙手

噏」,歷久不散。 更加悠揚嘹亮,彷若古寺老鐘,入耳「噏 這一次的勁道比前次大得多,撞擊聲

明月刀依然完好如初 還爆出一片閃閃發光的金星

趙二爺高興的鼓起掌來,連說:「恭 寶劍也依然完好如初

喜孫掌櫃, 恭喜孫掌櫃。」 孫掌櫃傻呼呼的說道:「這樣就可以

劍鞘也拿出來,一併讓本郡主瞧一瞧?」 波斯郡主很激動的說:「可否將你的 「可以,可以。」

連劍帶鞘遞過來。 孫掌櫃爲人甚是隨和,口中說着,已

上有幾個波斯字,苗人俊等人一個也不認,足證是一把時代久遠的古劍,白金護手 絲穗已破損不全,溝渠之中亦有少許銅銹 劍鞘呈古銅色,鏤以龍紋,朱紅色的

王桐道:「此事非同小可,希望郡主 波斯郡主道:「應該是的。」 鐵掌震西湖王桐道:「是嗎?」

不要認錯。」

了,這幾個波斯字是天龍劍的意思。」 郡主指着護手上的波斯文道:「錯不 趙二爺對舉行品劍大會的眞正目的,

並不十分瞭解,這時說道:「孫掌櫃的劍

是否可穩得第一?」

願與此劍一較短長? 道 郡主並未答話,高擧天龍劍,朗聲說 「各位,爲了公平起見,那一位的劍

但旣是公開舉行,就不得不取信於人, 雖然,品劍大會的目的在找天龍劍

宣佈,孫掌櫃的這一把劍榮獲第一,獨得 朗的聲音說道:「如此,老夫現在就鄭重 以有此一說,以示公允。 郡主與王桐低語幾句,鐵掌震西湖爽 座上巳餘人無多,鴉雀無聲。

口。 至孫掌櫃的手中。 孫掌櫃小心的收進藍布包裏,謝不絕

賞金一千両。」立將五個金元寶,親自送

然而,郡主的心情却一點也不輕鬆。 波斯名劍天龍? 天龍巳現,自然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一個平凡無奇的生意人,怎麼會保有

西湖劍俠徐一劍生死下落如何?

黑珍珠與孫掌櫃有無關聯? 金像落在何處?

吩咐就是,別客氣。」 掌櫃,本郡主是否可以跟你打個商量?」 抖動着天龍劍,一字一句的說道:「孫 孫掌櫃爽快的說道:「姑娘有話但請 一連串的謎團在郡主腦海裏轉個不停

,不知孫掌櫃可否割愛?」 郡主謹慎的說:「本郡主想買這把劍

行 孫掌櫃面露難色,說道:「這恐怕不

因爲不是我的。」

的

些銀両也不該拿人家的劍作抵押。\_ 門在外,難免有個不方便的時候,欠你一 費用甚多,貧病交迫之下,不得巳將這把 敝店,一躺數月,積欠房租、膳食、醫藥 劍抵押給老漢,好換些銀子延醫治病。一

劍去外面典當,言明此劍十分名貴,千萬 去,老漢爲了愼重起見,才勉爲其難的留 不可有任何閃失損毁,他將來一定要贖回 不知,這位客人的原意是想叫小老兒拿這

某錯怪你了,抱歉!抱歉!」

老兒來此一試的念頭,想不到一 正因爲這位客爺太珍惜這支劍,才興起小 孫掌櫃笑道:「那裏,二爺言重了

好報,平日賺進一千両黃金。」

,這筆錢老漢不敢藏私,還是要歸還這位

沒有說這位貴客高名上姓?可是姓徐? 孫掌櫃搖頭道:「不,是姓夏,夏天

「是住在我們『覽勝樓』的一位客人

孫掌櫃尷尬的笑笑,道:「二爺有所

趙二爺接口說道:「想不到你好心有

客官的

波斯郡主道:「說了半天,掌櫃的還

「這把劍不是你的?」

「夏雨人。」

夏什麼?

趙二爺道:「這就是你的不對了,出 「這位客人來杭州訪友不遇,病倒在

趙二爺自覺失言,忙道:「原來是趙

孫掌櫃笑口大開的道:「托福,托福

「是誰的?

「客人的劍怎會到掌櫃的手裏? 人俊、佛海大師、王桐皆儍眼了,四人都 「夏雨人」三字一出口,雷震天、苗

個認識夏雨人的。 是望重一方的人物,識人無數,却沒有 郡主繼續說道:「這位夏先生多大年

紀?

不到。 孫掌櫃想一想,道:一四十多,五十

「可是武林人物? 見他使過劍嗎? 是武林人物。」

人。 「他的劍一直都用藍布包着,從未示

「近來病情可有起色?」 「有沒有提過他自己的出身經歷? 一起色是有,但進展很慢。 絕口不提。 可曾提及此劍的來歷出處?

郡主和他當面談。 跟夏大俠說一聲,若是他不反對,條件本 「本郡主想買這一把劍,麻煩你回去

不賣可沒有一點把握。」 「小事一件,話小老兒一定傳到,賣

本郡主還有一個不情之請,萬望玉成。一作主,掌櫃的只要把話傳到就行了,另外 一那當然,賣與不賣全憑夏大俠自己 「郡主的意思是一

進一步觀賞。」 一我想將這把劍暫時留在身邊,以便

孫掌櫃循豫了,未敢一口

的夏。」

答應下來。

怎麼樣?要不要王某人給你開個借據?」 管放心,如有半點差錯本莊主願負全責, 王桐乃杭州首富,拔一根汗毛他的比 鐵掌震西湖王桐正容道:「孫掌櫃儘

倒不必,有王莊主這一句話就夠了。」 胳膊還粗,有什麼不放心的,笑道:「那 鐵掌震西湖道:「那就請回吧,我們

孫掌櫃頷首一諾,當即告別衆人,

開碑手雷震天忽然驚呼一聲:道

時候溜了,恐怕對孫掌櫃大大不利。」 雷震天道:「那兩個老怪物不知什麼 苗人俊一楞道:「大哥,什麼事?

,天殘老怪早巳走得無影無踪。 王桐不由大爲慌張起來,道:「快, 大家游目四顧,可不是嗎,獨眼怪客

重要的秘聞。 懷疑他很可能就是徐一劍,起碼知道很多 怪興起殺人的歹念,尤其是夏雨人,老夫 咱們立刻隨後追下去,千両黃金足可使老

威山莊,直撲西湖邊上的「覽勝樓」 宣告草草收塲,一行十餘人,馬上離開武大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品劍大會

覽勝樓魅影初現

發生意外。 聽八方,留意着路邊的一切,生怕孫掌櫃 ,一離開武威山莊,大家便眼觀四路,耳 「覽勝樓」距離並不遠,僅數里之遙

K18

天殘老怪。 見到孫掌櫃的影子,亦未發現獨眼怪客與 繹於途,就這麼一會兒的工夫,却再也沒 路上,参加「品劍大會」折返的人絡

聞有任何禍事發生。 所幸,並未見到孫掌櫃的屍體,亦未

猛虎。

間,道:「回房去了。」

王桐二話不說,拔腿就走,快如脫冤

夥計指着甬道盡頭,拐角上的一個房

道:「人呢?」

矮子 「請問可會見到『覽勝樓』的孫掌櫃?」 及一個獨眼的人經過?」 王桐又道:「那麼,有沒有見到一個 那人搖搖頭道:「我不認識。」 王桐還是不放心,向一名路人問道:

混出這個氣候來。

莊主做事倒挺機靈俐落的,難怪在杭州

能

苗人俊感慨地說道:「大哥,這位王

邊經過,行色甚是匆忙。」 那人點點頭道:「有,剛剛才從我身

爭先撲衝。

大家連想一下的工夫都沒有,人影閃幌

,一聲慘絕人寰的哀鳴便告破空傳來

一語甫畢,異事陡生,王桐才踏進房

的? 那人指着「覽勝樓」的方向,道: 王桐神色一緊,又問道:「往那邊去

泊中。

那邊。」 「好,謝了。」王桐放步直往前行

兇。」 上的行人又多,老怪再大胆也不敢白晝行 雷震天追上來說道:「朗朗乾坤,路

從背後謀財害命。

哈力克俯下身去,見孫掌櫃一息尚存

「孫掌櫃,是誰下的毒手?」

銀子,包金子的藍布包袱巳不翼而飛。 裏面空空如也,倒是地上有幾塊散落的碎

無疑,孫掌櫃是在放置金子時,被人

使他們幹出喪心病狂的勾當來。」 無法無天 王桐道:「老怪作惡多端,行事一向 ,一千両黃金,數不在少,足夠

孫掌櫃有氣無力的道:「沒」

有

的回來沒有?」 對早先見過的那名夥計說道:「你們掌櫃 夫,便趕到「覽勝樓」。郡主一進門,就 底抹油,速度又加快了三分。何消片刻工 經他這麼一說,大夥兒皆有同感,脚

下一大半。 夥計錯愕一下,道:「剛回來。 大家相視一笑,懸着的一顆心總算放

亡

後窻,還沒有來得及說話,便已告氣絕身

孫掌櫃勉强的抬起手來,指着打開的

哈力巴再追問一句:「兇手到那裏去

王桐上前一步,沒見孫掌櫃的人影

道:「郡主,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變生肘腋,大家都亂了方寸,穆里娜

道: 横禍,這一條綫索就全斷了。」 看看那位夏大俠要緊,如果夏雨人也慘遭 ,很快就會有結果,爲今之計,還是先去 薑是老的辣,還是雷震天沉得住氣, 「不要緊,想必王莊主已經追下 去了

房客?」 翻下牆頭,直撲櫃枱,劈面就問夥計道 「你們這裏是不是住着一個叫夏雨人的 一語提醒夢中人,郡主驚「哦」一聲

夥計道:「有啊,已經住了好幾個月

「住在那兒?」

堂屋,並無異狀,暗間乃是臥室,孫掌櫃

房間不大,共是一明一暗,明間權充

背脊上插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已倒臥血

孫掌櫃的手邊有一個打開的珠寶盒

「就在後進的客棧裏。 「麻煩你,帶我們去。」

「好,請!」

郡主那還有心情和他客套,哈力克更

急,幾乎是拉着那夥計向後面衝。

破舊的耳房裏。 清靜上房,夏雨人則住在東北角上,一間 後進是一個寬敞的四合院,各有五間

房間很小,只有一床一椅, 四壁被烟

夏雨人的臉色,蒼白中又泛着幾許蠟薰成黃褐色,滿屋子充塞着濃濃的藥味。 黃,正躺在厚重的被窩裏小睡。

來一個黑巾蒙面人,手裏面還拿着一支明 霍然,後面的窻子被人撬開了,闖進

晃晃的匕首,一現身便抵住夏雨人的咽喉 ,道:「你是不是叫夏雨人?」

你是誰?」 夏雨人從朦朧中驚醒過來,顫聲說道

攘,連半個可疑的人也沒見到。是一條繁華大街,街上人來人往,熙熙攘

後窗外是一道長牆,登上牆頭,下面

說,你是不是夏雨人?」的皮,兇巴巴的道:「你不必管我是誰,的皮,兇巴巴的道:「你不必管我是誰,

是姓夏,閣下有事?」 夏雨人遲疑了一下,道:「不錯,我 「是有一件事想請教,你的天龍劍是

從那裏弄來的?一 「老夫沒有天龍劍。」

一孫掌櫃的劍莫非不是你的?

「那就是天龍劍。」 是老夫的。」

如此看來,天龍劍根本就不是你的

因爲你連它的名字都不知道。

想請教你幾個問題。」 閣下此來的目的是 在這種情形下,老夫不回答任何問

題。

雨人的喉間已冒出血來,一字一咬牙的說 「你的劍是怎麼得來的? 蒙面人好狠毒的心腸,腕上加力,夏 「哼,這可由不得你,非說不可。」

硬是一言不發。 夏雨人痛得臉都漲紅了,緊咬着牙

蒙面人的眸中掠過一抹濃濃的殺機, 「毫無疑問,劍是從徐一劍手中得到

夏雨人沒有說話。

夏雨人還是沒有說話。 「你是在那裏遇見徐一劍的?」

「難道徐一劍還沒有死?」

徐一劍現在何處?

夏雨人索性連眼睛都閉上了

限的,再不實話實說,老子就送你去見閻 「夏雨人,告訴你,老夫的耐性是有

某病魔纒身,生不如死,如果閣下願意成 夏雨人終於開口了,睜眼說道:

能。 出實情才行,不然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 回來,聲色俱厲的說道:「你想死也得招 蒙面人氣得直跳脚,反而將匕首抽了

一想要夏某說實話,你必須先除去蒙面巾 道出眞名實姓。」 夏雨人劇烈的咳嗽一陣,喘着氣說:

攪清楚,是老子在問你,快說,徐一劍是 否還活在世上? 蒙面人惡狠狠的道:「夏雨人,你要

你大概就是殺害徐一劍的人 夏雨人答非所問的道:「我明白了

可以殺掉你! 劍是否我殺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隨時 蒙面人眸中的殺機更濃,道:「徐一

手。」 你未查清楚想要知道的事以前,未必敢下 「死,對我來說是一種解脫,但是在

的時候老子現在就幹掉你。說,天龍劍你 無關緊要,對波斯郡主却關係重大,必要 「夏雨人,別逼我,這些事對我來說

不知道!

是怎麼得到的?! 「不知道!」 「徐一劍死了沒有?」

起刀落,刺向夏雨人的咽喉要害。

法,一式「鯉魚翻身」,破窻而逃。 主越過病床,揚刀追殺,蒙面人好妙的身 上身來,蒙面人心頭一慌,抽刀暴退,郡 有看清楚來人的面貌,透骨的刀風已自襲 一亮,明月刀快如瀉電奔馬,蒙面人還沒 一條倩影,一縷刀光,斗室之內乍然

郡主毫不放鬆,咬着尾巴追下去。

房。 雷震天,苗人俊反應敏捷,已經上了

屋後是一條窄巷,蒙面人飛快前奔

足猛追。 雷震天,苗人俊縱過窄巷,落在對面

悉,追不到百十丈,便被他冤脫。三個人 是錯綜複雜,而蒙面人又似乎地形極爲熟 十拿九穩的事,詎料,巷道縱橫交錯,甚

俊由東面奔來,忙道:「苗大俠,追到沒

郡主朝他身後一望,問道:「雷莊主 苗人俊洩氣的說:「被他溜了

「不知道ー

驀然聽得一聲嬌叱,來自門外:「住 接連三句不知道,激怒了蒙面人,手

不要跑!

佛海、哈力克等人則接踵衝進耳房裏

郡主交代哈力克兄弟小心守護夏雨人,發

屋頂,就在屋面上緊追不捨。

也各奔西東,失去連絡。 三人二上一下,快速飛馳,原以爲是

郡主正在一個丁字巷口發楞,見苗人

們快回去。」 有驚無險。」

當先大步而行

是被誰殺死的?

逃, 孫掌櫃,蒙面人見我已闖進暗間,穿窻就 時,他正好行兇,一步之差,未能救得下 • 便尾隨追出去。 老夫連跟你們打個招呼的時間都沒有 王桐道:「一個蒙面人,王某踏進門

「追到沒有?

後來又溜進一座破廟去。」 「此人十分機伶,被他混入人羣中

甕中捉鼈,不是很好嗎?

慎緩慢,那知搜遍整座破廟,連半個鬼影 子也沒有 「老夫也是這樣想, 所以行動特別謹

是不是看錯了?

然後又折返『覽勝樓』,對付夏雨人。」 破廟裏找到的,想來蒙面人是去藏臟的, 金子,及孫掌櫃的一些首飾珠寶,就是在 有看錯,是被他從後門逃走了,這一千両 王桐提起手裏的藍布包袱,道:「沒

末告訴他。 來,佛海大師並將郡主的來意,事情的始 雨人在哈力克,哈力巴的扶持下已坐起身 說到這裏,四人巳回到客棧耳房,夏

謝謝郡主相救,否則,老夫此刻已在地獄 不堪,望着波斯郡主,强自振作的道: 弱,再經過蒙面人的一陣折騰,更加疲憊 夏雨人久病不癒,身子骨本來就很虛

快說可知行兇之人是誰? 郡主笑道:「那裏,夏大俠別客氣

不認識他,他也不肯說。夏雨人望了滿屋子一眼,道:「老夫

雷震天又問道:「是不是只有一隻眼

睛?

眼 夏雨人想了想,說道:「不,是兩隻

不知道他是何許人

「說來慚愧,當時我不知道他是誰,也

夏雨人閉上眼睛,養了一會精神,道

中。 其人,大家不由皆面面相觑,墜入五里霧 是獨眼怪客,現在證實不是,顯然是另有 原先,大家一致認爲,兇手十之八九

來的。

「看情形,他是殺人追殺,逃到山上

「夏大俠不在刦殺的現場?

仇家? 苗人俊道:「請教夏兄,在此地可有 夏雨人道:一兄弟乃甘肅人氏,世居

車?

「可曾看到一輛載着一個大木箱的馬

「那個地方遠離官道,馬車是無法通

徐一劍沒有說殺他的人是誰?

「可能是追錯地方了,沒看見。

「有沒有人追來?」

不遇而病倒旅途,那裏會有仇人。 河西走廊一帶,這次是初來江南,因訪友

手中 道: 郡主指着握在哈力巴手中的天龍劍 「我想知道,這把劍是如何到夏大俠

死者的遺物 夏雨人沉思有頃,道: 其實是一位

楚?

「先說你聽清楚的。

郡主聽得心頭一震,忙問道:「死者

是誰?

那時候老夫也不明白是什麼意思,現在

「只有七個字:公主,天龍,黑珍珠

夏某也不認識。

這是多久之前的事?」

「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在什麼地方?

「河西走廊北古城附近的山上

話?

在還弄不懂。

「請想想看,聽不清的可能是那幾句

徐一劍。 「以前不知道,現在覺得他可能就是 死者是否叫徐一劍?

夏雨人搖頭不語。

「事後有無傳出殺人越貨的

尼姑?莫非搶案與尼姑有關?

一可能提到金像,强盗,尼姑。

「這話是怎麼講?

是徐一劍的 因爲蒙面人剛才說,此劍名天龍

我的意思是說兇手是什麼人? 沙啞,戚然言道:「徐一劍是怎麼死的? 郡主的臉色接連數變,聲音顯得有點

嗎?

品,永埋黃土,實在可惜,故而留在身邊 劍殉葬,後來發現形式古樸,心知必非凡 ,想不到少時一念之貪,險些惹來殺身之 「唉!說來慚愧,老夫當時本想以此

葬徐一劍的地方,不知道夏大俠還記不記

個地方記憶深刻,夏某一輩子也不會忘掉

幾句話便魂歸道山,有的話老夫也聽不清 「他傷勢太重了,斷斷續續的說不了 趟,未知意下如何?

大有問題。 某的故鄉,帶郡主去等於回家,當然願意 只是老夫這把病骨頭能否熬得住,恐怕 夏雨人悽悽然一嘆,道:一河西是夏

病,郡主聞言連聲道歉,轉對王桐道: 只顧着詢長問短,竟疏忽了夏雨人的

是名醫,賽華陀是其中拔尖的,着手回春 王桐不假思索的道:「有, 杭州多得

你的駕,去請賽華陀來。」 郡主回頭過來,對夥計道:「那就勞

呀,賽華陀的藥費貴得嚇死人,怎麼請得 夥計伸長舌頭,說道: 哎呀我的媽

交給夏雨人,將其餘的兩個金元寶及首節 珠寶交給小二,道:「孫掌櫃拿夏大俠的 王桐打開包袱,取出三個金元寶來

爲死者盡一點心力,可惱方圓數十里之內

將徐一劍草草埋葬後,老夫亦曾想

,並無任何搶刦殺人的案子發生,沒有半

絲痕跡可尋,只好作罷。...

K20

「不知道你就死吧!」

來,道:「此人輕功絕佳,地形又熟,已 被他逃之夭夭。 苗人俊張口欲言,雷震天已自西邊奔

郡主悽然一歎,沒再說什麼。

雷震天道:「這人是個什麼樣子,郡

郡主道:「沒有,印象中只覺得此人

苗人俊道:一身材高大就不可能是天

殘老怪,但不知是否獨眼? 郡主道:「此人黑巾蒙面,一照面就

溜之大吉,根本沒機會看仔細。

但絕不是天殘老怪。 不錯,黑巾蒙面,看不清楚他的眞面目 牆頭之上,王桐的聲音接口說道:

手裏還拎着一個沉甸甸的藍布包袱。 話落,鐵掌慶西湖也跟着一躍而下 苗人俊道:「王莊主是說殺孫掌櫃的

王桐道: 「是呀,三位不也是出來追

趕兇手的嗎?

人也差點發生意外,我們是出來追趕殺夏 王桐吃了一驚,道:一有沒有被他得 郡主道:「王大叔,禍不單行,夏雨

雷震天道: 還好,郡主及時援手

王桐道:「這眞是不幸中的大幸,咱

郡主追上來說道:一王大叔,孫掌櫃

「天龍劍就是那時候到夏大俠手中的

郡主美麗的眸子一陣轉動,道:

夏雨人說道: 「記得,當然記得,那

郡主道:「想請夏大俠陪本郡主去

回想起來,想必他是懷念一位公主,他手 裏的劍並叫天龍,至於黑珍珠,夏某到現 王大叔,在杭州可有名醫?

,譽滿杏林

事,並請代莊主致哀悼之意。」 藥費不成問題,不足之數,本莊主願負全 天龍劍,在『品劍大會』上獨佔鰲頭,得 責。剩餘的全是孫掌櫃的,正好替他辦後 了千両黄金的賞格,答應要分給夏大俠,

K21

命而去。 麼多金子,再也不敢吭氣,諾諾連聲的領 雷震天與苗五俠商量了幾句,道: 夥計見夏雨人一下子從天上掉下來這

五內,尚祈他日能一遊波斯,我們主僕也 頭緒,我們兄弟尚有他事待理,不便久留 郡主,現在天龍已現,黑珍珠也似乎有了 ,請就此辭。 近半月多來,承賢昆仲大力臂助,銘感 郡主連忙起身說道:「大恩不敢言謝

注意,與老怪物交易時尤宜特別小心。」 好圖報於萬一。 區小事何足掛齒,倒是夏大俠的安全應多 苗人俊哈哈笑道:「郡主客氣了,區

還應付得了。」 憑獨眼怪客與天殘老怪兩個老怪物,自信 ,道:「多承關注,我們會處處小心的, 郡主望望身邊的哈力克,穆里娜等人

天人神技,又有王莊主鼎力相助,相信不 隨後佛海大師也跟着走了 會有若何閃失,再見。」二人起身辭出 雷震天抱拳向大家告別,道: 「郡主

帖名貴好藥,並派哈力巴,跟着賽華陀 病不起。在郡主要求下,一口氣開了十二 非什麽大不了不治沉疴,只因旅途勞頓, 經過一番細心的望、聞、問、切,原來並 心情鬱悶,感受風寒後逾時失治,以致一 沒多久,杭州名醫賽華陀也請來了

親自將藥抓回來

巳大暗。 待藥汁煎好,服待夏雨人服下後,天色業穆里娜、穆里娃立即動手煎了一帖。

子,回到自己的客房。 爲了就近照顧病人,决定住在「覽勝樓 主鑑於夏雨人重病在身,未予贊同,而且 王桐只好獨自離去。一切就緒,胡亂用 頓晚膳,波斯郡主這才拖着疲累的身 王桐本欲邀夏雨人同往武威山莊,郡

客與天殘老怪 房中已有貴客候駕,是獨眼怪

櫃屍骨未寒,居然敢重返『覽勝樓』? 不疾不徐的道:「你們好大的胆子, 獨眼怪客賊眼一翻,道:「郡主請勿 主好鎮靜的工夫,毫無驚詫之色 孫掌

上關係。 郡主以懷疑的口吻道:「真的不是你

含血噴人,孫掌櫃的那一條命跟我們扯不

天殘老怪怪聲怪氣的道:「見眞人不

同夥代勞? 說假話,說不是就不是。 郡主仍不放鬆,道:「也許是你們的

我們絕對無關。 獨眼怪客道:一天地良心,這件事與

的? 二怪所知有限,故而出言試採,看是否他 咱們該談正事了,你們的合夥人怎麼說 一夥的,聞言淡淡一笑道:「不是就好 郡主何嘗知道不是他們幹的,只是對

見。一 天殘老怪道:「我們想先聽聽妳的高

作任何承諾。

主看看貨色。

萬両。

西來? 考慮不夠,一定要肯定答應。 「好吧,本郡主答應,什麼時候拿東

恐怕要十天半月

我决定等你們半個月,半月之後本

在時間上可能更節省,不必等 好極了,正巧與我們的合夥人同一方向,

方?

邊去幹嘛?」 獨眼怪客冷冷森森的道:「不然到西

與本郡主結伴同行

題想請教他,這樣豈不兩便? 一當生意成交時,我們的合夥人自會

中,時機一旦成熟,會有人找你的 放心,你們的行踪自在我們掌握之

本郡主說過,未見真的黑珍珠,不

「我們的合夥人已同意,答應先給郡

一我願付明珠十颗,另外再加白銀十

不行,還得附贈一把明月刀。

本郡主可以考慮。

郡主可能要西行

獨眼怪客道:「郡主要往西邊去?那

郡主聽得一楞,道:「黑珍珠藏在西

「旣然如此,何不請你們的合夥人

獨往。 「抱歉,我們的合夥人向來喜歡獨來

一彼此結伴同行,本郡主還有許多問

與郡主對面相見,何必急在一時。」 「可是,此番四去,迢迢干里,我們

如何連絡?

就請便吧,咱們後會有期。 波斯郡主玉面一寒,道: 如此兩位

了一聲: 獨眼怪客,天殘老怪雙雙一拱手,道 後會有期。當即跨步而出。

### 山神廟十面埋伏

西湖王桐鄭重致謝告別,一行十人便即望 別爲他買了一匹坐騎,郡主主僕向鐵掌震 帖滋補藥品 判若兩人。 病情果然大有起色,已可起身行走,與前顧下,三天之內連服十二帖藥,夏雨人的子也一點沒有白花,在郡主主僕的悉心照 再經過二日的養息調理,抓了二十四 賽華陀的醫術的確高明, 於徵得夏雨人的同意後, 白花花的銀

西而去。 一路無話,這日落暮時分,日過了潼

光巳逝,風韻猶存,顧盼間甚爲嬌橫狐媚被一位身穿大紅衣裳,年約五十餘歲,春趕路,準備落日前好住店投宿,前路忽然 的老太婆堵住去路。 眼見數里之外就是一個鎭集,正加緊

的十惡婆,却知之甚詳,爲人無惡不作 轎前小聲說道:「郡主,內地的武林人物 武功高不可測,是有名的女强盗,女霸主 ,要小心應付,切勿掉以輕心。 ,夏某不甚了了,這一位是橫行甘寧一帶 夏雨人睹狀臉色立變,翻身下馬,至

心字尚未出口時,十惡婆巳自開口了 哈力克道:「不錯,除了這位夏大俠

一喂,你們可是從波斯來的?

外 ,我們都是波斯人。」

波斯郡主? 轎,語冷如冰:「轎子裏的那位姑娘可是 十惡婆連正眼都沒瞧他一眼,目注暖

「妳我素不相識,攔住本郡主的路是何 郡主緩步出轎,立在哈力克前面,道

找妳,老娘是來跟妳連絡的。 惡婆大模大樣的道:「當然是有事

,道:「妳就是老怪口中的合夥人? 郡主大吃一驚,仔細打量一下十惡婆

女娃兒高抬老娘了,我也是夥計,不是老 十惡婆笑的聲音比哭還難聽,道:「

怪物怎麼沒來? 切的人物?當下略一尋思,道:「兩個老 獨眼怪客、天殘老怪、十惡婆這等目空一 幕後的主謀者絕非等閒,不然何以駕馭像 郡主更加驚異,隱約中巳意識到這位

二怪另有公幹,天大的事老娘都可

對不起,黑珍珠不在老娘身上。 那就請將東西拿出來吧。

「不,老娘是奉命來帶妳去看黑珍珠 旣無黑珍珠,就不必多此一擧。」

「在那兒?

的 一個山神廟裏。

快如電。

叫他來,我們當面談。

一哦,我明白,在什麼地方?我們馬 「東西很重,搬不動。

K22

正打算轉身入轎,十惡婆伸手一攔

頭兒還另有交代。 「山路崎嶇,轎子上不去,同時我們

郡主道:「什麼交代? 十惡婆道:「希望郡主能單槍匹馬前

的劍尖已被十惡婆以三指夾住。

除非是一等一的好手,很難有此胆識

十惡婆技驚四座,大家看得目

婆叱聲甫落,哈力巴驚呼聲起,三尺青鋒 八卦轉,只見紅雲翻滾,劍氣乍斂,十惡

哈力克道:「那怎麼成?我們郡主何

口呆。

應妳只帶一個人就是。

郡主揮揮手,道:

放手,本郡主答

穆里娃道:「郡主,十惡婆頗不易與

,這樣實在太危險。

夏雨人也接口說道:

一如果這是一個

多只能帶一個人去。 尊貴,豈可涉身險地。 十惡婆道:「我老婆子自作主張,頂

向都是同進退,少一個也不行。 穆里娃跨前一步,道:「我們主僕一

這條重要的綫索,道:「且慢,我們可以 不行就拉倒,再見。」轉身就走。 黑珍珠事關重大,郡主怎肯輕易斷了 十惡婆可不吃這一套,怒冲冲的道:

有什麼好商量的。 再商量。 哈力克滿面怒容的道:「跟她這種人

回夜來,可先護送天龍劍遄切忌輕擧妄動,起更之前,

如果我還沒有

不必

夜來,可先護送天龍劍遄返波斯

跟隨郡主去,你們應即往前面鎭集投宿,

雖說習藝不精,但自信尚可自保。穆里娃

陷阱,後果就不堪設想,盼郡主三思。

郡主笑着說道:「謝謝夏大俠垂注,

身形一閃,刀光如虹,巳迅捷無倫的

郡主秀眉一皺,道:「你們可有更好擋住十惡婆的去路,準備動手。

夏雨人道:「先把她拿下,押着她去

條吃裏扒外的狗,老娘先宰了你! 不就成了。」 十惡婆破口大罵道:「夏雨人,你這

起更之前足可以打來回。

你主走上前去,道: 那咱們就上路

得着,但不知你的合夥人現在何處?

十惡婆道:「不遠,一切順利的話,

關的道:

「在這兒,必要的時候也許還用

望沒有忘帶明月刀。

十惡婆鬆手說道:「郡主好胆識,希

郡主舉起拿在手中的明月刀,語意雙

紅影閃處,飛來一掌,其勢如濤,其

吧,以便早去早回。

及反手還擊,他已挺劍分心刺到,硬將她 哈力巴動作更快,夏雨人還沒有來得

別作跟屁蟲,不然小心老娘打斷你們的腿

你們最好是老老實實的窩在客棧裏

十惡婆頷首一諾,對哈力克等人吼道

從半途中截下來。

好厲害的十惡婆,脚踩七星步,身如

邊山區奔去。

話畢,領着波斯郡主、穆里娜,朝東

綠瓦,三人沿着零亂的石階,拾級而上。路轉,在半山腰上,看到一片飛簷,幾許路轉,在半山腰上,看到一片飛簷,幾許 搖曳,忽明忽滅,益增三分神秘的氣氛。 廟,廟內神案前居然還點着一盞燈,迎風 石階的盡頭,原來是一個廢棄的山神 穆里娜四下裏一掃,道:「怎麼沒有

說道: 十惡婆未予置答,行至神案前,躬身 「主人,波斯郡主帶到。

「怎麼是兩個女姓兒? 神像的後面,傳出一個陰沉的聲音:

應她多帶一個人來。」郡主不肯單刀赴會,是屬下自作主張,答 十惡婆後退一步, 懍然說道: 一波斯

有重賞。 「好,妳辦得很好,事成之後老夫自

身材高大的蒙面人來。 步履聲起,從神像的後面,走出一個

說道:「山不轉路轉,我們這麼快又重逢 死孫掌櫃,脅迫夏雨人的人,怒眉雙挑的 在郡主的模糊印象裏,此人像極了殺

?郡主弄錯了吧,我們還是首次碰面。 蒙面人嘿嘿冷笑一聲,道: 一又重逢

孫掌櫃不是你殺的? 郡主愕然一楞,穆里娜沒好氣的道:

蒙面人冷冷笑道: 老夫一向不做偷

羞布扯下來。 ,也談不上光明正大,是君子就將你的遮 穆里娜更加惱火,道:「你黑布蒙面

蒙面人怒道:「丫頭,好利的一張嘴

吧? ,郡主此來,該不會是只爲了逞口舌之利

郡主道:「是啊,閣下是該把東西拿

我的條件妳是否全部接受!」 蒙面人道:「別忙,老夫想先知道,

萬両白銀,外加一把明月刀,一樣也少不 郡主毫不考慮的說:「十粒明珠,十

「快馬一鞭!

吧。 兜圈子了,黑珍珠就在上面,請自己去看 「難得郡主如此爽快,老夫也不跟妳

「在神像身上?」 順着蒙面人手指之處一看,郡主道:

本來就是金像的雙目。」 蒙面人笑道:「妳不要忘記,黑珍珠 對,對,這本郡主知道,可是金像

呢? 那不就是金像嘛?

這明明是一尊泥塑的菩薩。

放在破廟裏。 「你是說金像外面再塑以泥身? 「傻瓜才會將純金的金像原封不動的

「你很高明,荒山野廟,蛛封塵積, 「郡主果然冰雪聰明。」

間寶貴,想在起更前趕回客棧,就快點看 正是藏寶的好地方。」 十惡婆在一旁插嘴道:「女娃兒,時

雙目烱烱有神,當即邁步向前走去。 郡主也是這個意思,仰首上望,神像

> ,讓我來。」 穆里娜道:「這個地方好髒啊,那主

巳上了神案。 也不管郡主意下如何,嬌軀一閃,

穆里娜拔下銀簪,凝目細觀,先敲一

色瞇瞇的眸子,不停的在郡主身上打轉。 罕,波斯的妞兒更艷麗。」說話中,一雙

穆里娜咬着牙斥責道: 哼!閉上你

刺神像右目。 敲,聽到一陣金響玉振之聲,然後開始戳 猛可間,一聲異響來自神像腹內,郡

腹之內射出,穆里娜好妙的身手,一個觔 主一聲驚呼才喊出一聲,三支利箭已自神 饒她反應敏捷,應變及時,躱過了二

答應。

是敢對我家郡主不敬,姑奶奶第一個就不 的狗嘴,你這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誰要

而過。 支利箭,却被第三支射中左臂,穿肌透骨 一時,急痛攻心,痛得她豆大的汗珠

滾滾而下 郡主怒氣冲天的道:「哼!你們好卑

圖! 來不知黑珍珠是否眞假,二來又怕

削掉半個腦殼。 明月刀光輝燦爛,刀鋒過處,已由上而下 佛像內另有機關,話一出口,人已縱起

,瞬間便夷爲平地,那裏有什麼純金的金塵飛揚,泥土四散,一尊七八尺高的菩薩主一不做,二不休,霎時十二個來回,積 雙目已碎,只是兩顆普通黑寶石 那

心? 的道:「你們設計騙人,究竟安的是什麼 直氣得波斯郡主杏眼圓睜,柳眉倒豎

取出一個白色磁瓶一晃,又揣入懷中 蒙面人鎭定如恆的道:一穆里娜,妳 很難再活三個時辰。

淬以劇毒, 是泥菩薩過江了 - 自身難保,箭尖之上

老夫就將解藥給她。一 繼道: 「怎麼樣?郡主,只要妳點個

你作夢!

斬断,郡主想阻止都來不及,戚然言道: 血脈,「咔唰」一聲,已將一條左臂齊肘 一程里娜,妳這是何苦? 穆里娜好烈的性子,話落劍起,自閉

性命來要脅妳,咱們走。」 一斬掉這條毒臂,免得老賊拿奴婢的

的說道:「此處十面埋伏,就算長了翅膀 也休想逃出我們上人的手掌心。 已被數名彪形大漢堵住,十惡婆陰陽怪氣 轉過身來,行沒三步,赫然發現廟門

三両三,不敢上梁山,十惡婆,有胆子妳 一句話激怒了波斯郡主,道:「沒有

十惡婆藝高人胆大,橫身强阻,郡主 人隨刀進,跨步直往前闊。

笑,原式不變遞過去,十惡婆手法奇準, 劃出一刀,十惡婆伸手就抓,郡主一聲冷

道:「明月刀乃是波斯之寶,並非中原之 蒙面人露骨的說: 外來的東西更稀

可是,刀還不曾抓緊,一絲喜悅方自

的三個手指頭已斷在明月刀下 心田升起,刀鋒倐轉,血雨如注,十惡婆

眞才實學。」 ,難怪波斯王肯授以重任,原來確實有點 蒙面人看得一呆,道:「郡主好功夫

老夫是徐一劍?」 劍已送到她面前三寸之處,急切間,橫身 快奇準,郡主的眼皮子才一眨,蒙面人的 一躍,大驚失色的道:「你是徐一劍?」 學字出口,招巳出手,招式詭異,奇 蒙面人連攻三劍,道:「妳怎會想到

爲你用的是『天龍劍法』 郡主連連閃避,並未還手,道:「因

博學多聞,一出手就被人家職破了,攻蒙面人似乎沒料到她如此精明心細 兒別看走了眼。 爲之一頓,道:「天下劍法一大抄, 攻勢

徐一劍的劍法與衆不同,一看就知。」 接着又道:「當然你不可能是徐一劍 郡主斬釘截鐵的道・「絕對錯不了・

他的反應再作計較。 全否定他不是徐一劍,此言意在試探,看 ,徐一劍想必不會殺安樂公主的女兒。」 話是這麼說,其實她心眼裏並不敢完

之,他沒有反應。 ,還是一時間無法决定該如何表態,總 不知道蒙面人是不明白郡主此話的含

,就是一種反應。 然而,在郡主來說,沒有反應的本身

一劍,但是我相信你認識徐一劍,你的 郡主一本正經的道:「你雖然不是徐

看上了妳的明月刀,也看上了妳的人。」 郡主振刀劃出一個半弧,護在胸前 蒙面人陰惻惻的冷笑道:「因爲老夫

天龍劍法』無疑是從他那裏學來的,我問 她受傷的手猛砍

蒙面人猛地虎吼一聲:「去問閻王吧你,徐一劍的生死下落如何?」

劍,分襲郡主全身三十六處要害,劍劍强 !」長劍挽起一片寒芒,一口氣連攻十二

攻,招招殺手,刹那間整座山神廟悉在他

劍氣籠罩之下,聲勢的確嚇人。

郡主見此情狀,心知不拚出個你死我

# 蓬頭怪客竹劍俠

地暗,難分難解,夏雨人、哈力克這一夥 人同樣危疑震怖,高潮迭起。 郡主主僕與蒙面人,十惡婆打得天昏

去,以防不測。」 可能更扎手,依老夫之見,我們應該跟下 的道:「十惡婆詭計多端,她幕後的主子 鎮集投宿,夏雨人却力排衆議,鄭重其事 後,哈力克本欲照郡主的指示,逕往前面 原來,當郡主與穆里娜隨十惡婆離去

上撞,明月刀光芒四射,立與蒙面人大打 活,絕難善罷甘休,當下不再多言,硬往

安全,可如何是好?」 家郡主如此交代,萬一因而影响了郡主的 哈力克道:「夏大俠所言固是,但我

妳也別閒着,老娘送妳上西天。

十惡婆也不甘寂寞,對穆里娜道:

紅影晃動,屈指如鈎,照準穆里娜的

穆里娜豈是好惹的,破口罵一句: 「

夏雨人振振有詞的說道:「當着十惡

他們沒有不軌的意圖,咱們大可以不必現 通,况且我們只是志在預防,只要十惡婆 婆的面,郡主能怎麼說,遇事當知權宜變

吧? 神鬼莫測,大哥,就照着夏大俠的話去做 哈力克擊掌說道:「此計甚善,可謂

**蕎在此刻,從山區叢樹之中,突如其來,步入東邊山區。** 哈力克不再堅持,大夥兒隨即掉轉頭

黑色勁裝的大漢來,擋住去路。 來的冒出一羣橫眉豎目,携刀帶劍,身着

動,已被人團團包圍起來。 雨人正自驚詫問,面前人如風車,一陣走 來者人數甚多,約莫有三四十

們要幹什麼? 哈力克拔刀在手,當先喝問道:「你

借一樣東西。 鐘,兇巴巴的道··「不幹什麼,想向各位 ,看不清他的廬山眞面目,聲音却亮如洪 「就是你手中的天龍劍。」 戴斗笠的人一指哈力克的天龍劍,道 哈力克道:「借什麼東西?」 夏雨人横掃全場一眼,道:「你們人 爲首者是一個戴斗笠的人,帽沿低重

概是與十惡婆同夥的吧? 戴斗笠的人連正眼都沒瞧他一下

自對哈力克道:「聰明人不應該做糊塗事 一條生路。」 ,留下天龍劍,老夫願網開一面,給你們

哈力克臉一沉,喝問道:「假如不借

絕,血染黃沙!」 戴斗笠的人殺氣騰騰的道:「趕盡殺

緊。」 們磨牙,咱們快殺出重圍,去馳援郡主要 穆里娃扯直噪門大聲嚷道·「別跟他

說幹眞幹,拔劍直往前衝

得倒退回來,落地之後仍自搖搖晃晃站不 塵土飛揚,戴斗笠的人一掌就將穆里娃震 電然,蓬!的一聲巨震,落葉繽紛

上處境危急,咱們再不能躭擱,衝啊!」 家不由皆爲之心頭一沉,哈力巴道:•「郡 戴斗笠的人掌力渾厚,一鳴驚人,大

有如山崩海嘯,銳不可當。 同樣的心意,集中一點,奮力猛衝,其勢 、夏雨人、穆里娃,及至四名轎伕, 身劍合一,一馬當先殺出去。哈力克

可是,對手更厲害,戴斗笠的人一聲



郡主手持彎刀,飛撲樓面人。

如山,劍如林,羣起而攻,密不透風。喊殺,各種暗器立如飛蝗一般打過來,刀

匹死了,轎子四分五裂,四名轎伕二死二 沒有想到,這一羣强盗不僅人多勢衆,尤不論是夏雨人,或是哈力克,都萬萬 其個個身懷絕技,一陣狂風暴雨過後,馬

而他們依舊停留在原地,難越雷池半

的重重掌影。 克、哈力巴兄弟,在波斯是第一等的好手 令 在中原亦曾傲視武林,却始終突不破他 ,舞動起來樹倒草偃,威力十足,哈力 戴斗笠的人更是威風八面,功力之深 人咋舌,一雙蒲團大手好似二隻大鐵

首異處,死於非命。 一聲慘叫,一蓬鮮血,又一名轎伕身

我萍水相逢,爲何要下此毒手?」 齒的說道: 「老賊,你好狠毒的心腸,你 哈力克青筋暴現,目眥欲裂,咬牙切

天龍劍,厲色說道:「天龍在此,有本事 們肯交出天龍劍,老夫立刻放你們走!」 「不爲什麼,只爲了這把天龍劍,只要你 戴斗笠的人收住掌勢,陰惻惻的道: 一閃,光彩奪目,哈力巴巳亮出

「搶就搶,你以爲老夫不敢?

攻出三掌。 的的人毫不退縮,一瞬間換了三個方位 變「赤胆屠龍」,往他脖子上抹,戴斗笠 ,哈力巴「袖裏乾坤」 這人好大的胆子,狼行虎步,探手就 ,斬他右腕,再

說時遲,那時快,哈力巴的劍明明砍

一片斗笠,猛覺左背部一陣奇痛,已被對中了對方的腦袋,到最後落地的却僅僅是 方掌風掃中,一個踉蹌仆下去。

天龍劍巳在擧手可及之處。 戴斗笠的人得理不饒人,跨步欺身

顧不暇,抽不出身來。 **羣盗以一重重的肉屛風擋住,彼此大打出** ,縱有一千一萬個出手馳救之心,却自 此刻,夏雨人、哈力克,穆里娃正被

漿四溢而亡 臉蛋,被對方一巴掌劈成爛柿子一樣,腦 功力不足,頓成撲火的燈蛾,一張英俊的 撲過來,企圖强行攔阻,可惜忠義有餘, 在附近的只有一名轎伕,不顧一切的

斗笠者的蒲團大手巳壓在他的肩頭,另一 更老實不客氣的抓住天龍劍 哈力巴甫自地上爬起半個身子來,戴

「住手!」

胸前,致使耳目難辨,手執竹劍的怪人。 般,從半空中瀉落一個髮長盈尺,飄散 一聲暴喝,一條人影,好似神龍天馬

削落一片,心胸間血跡殷紅。 儘管他應變够快,依然吃了苦頭,衣襟被 大漢後,劍尖直指戴斗笠者的心窩要害, 後者不由大吃一驚,倒地翻滾出一丈多, 蓬頭之人動作飛快,功力更是駭人聽 一支竹劍,猛銳絕倫,連殺三名勁裝

有一名勁裝大漢失聲驚呼道:「是蓬

一齊投射在蓬頭俠身上,哈力巴死裏逃生 這才從容站起身來。 惡鬥登時全部靜止下來,無數道目光

惡形惡狀的說道:「這筆帳你家老爺爺會 給你記上,總有一天會加倍討回來,失陪 戴斗笠之人對蓬頭俠似是十分忌憚

一招手:「咱們走!」立即率衆隱入

老狗,不必等待他日,老夫今天就要爲河 蓬頭俠拔腿就追,聲音森冷凌厲:

手。 西走廊的商民討債索仇。」 追,波斯郡主被十惡婆騙走了,請速施援 夏雨人快步追上去,說道:「窮寇勿

去了? 俠急急追問道·「郡主被十惡婆騙到那裏 從重重亂髮之中射出兩道精芒,蓬頭

後面可能還有一個更厲害的像伙。」 哈力克道:「到山上去了,十惡婆的 蓬頭俠喃喃自語道:「糟了

聞 個起落,便將哈力克等人遠遠拋在後頭 速度之快,身法之美,見所未見,聞所未 語聲一落,人巳拔空而起,接連二三

不漏。 段,廟門口倒着三名彪形大漢,兩死一傷 ,更多的人仍堵在門口,飛鳥不入,滴水 山神廟內之戰已進入决定性的最後階

里娜的安全,屢涉奇險,若非她修爲有素 主的忙,反而成為她的累贅,往往爲了穆 全身傷痕累累,氣喘如牛,非但帮不上郡 早巳是强弩之末,瀕臨油盡燈乾的邊緣, ,又有一把削金碎玉的明月刀,可能早已 穆里娜斷臂之後,拚死奮戰,這時候

> 疲於奔命,敗亡似已是指顧問事 進退井然,比波斯郡主要從容得 父有屬下數名高手助戰,郡主四面受敵 反觀幪面人與十惡婆,則攻守有序 多,

吧。 道:「郡主,不要管我,妳一個人殺出去這種情形,穆里娜自然瞭然於胸,說 這種情形,穆里娜自然瞭然於胸,

裏的。」 喪氣話,哈力克他們可能很快就會趕到這 郡主掃出一刀,道:「穆里娜,別說

一切順利,天龍劍可能已經換了主人。」字,道:「他們永遠到不了山神廟,假如 劍,不顧一切的撞上去。 直衝髮尖,道:「我跟你拚了!」連人帶 ,道:「他們永遠到不了山神廟,假如 穆里娜聞言大駭,憤怒的火焰從脚底 幪面人笑了,笑得黑巾顫抖,聲 震屋

里娜掉轉劍尖,對準自己的心口,道: 失將明月刀弄到手後自會成全妳!」 外,道··「妳想死現在還不是時候,等老 悉一切,輕輕拍出一掌,將她阻在五尺以 無奈幪面人是隻成了精的老狐狸,早巳洞 憂,趁機脫身,穆里娜的算盤不謂不精, 這是什麼話,連死的自由也沒有,穆 勝則可喜,敗則也可冤去郡主後顧之

你不殺我姑奶奶自己動手,但請郡主火速 腕上加力,用勁猛刺,郡主喝阻無效

殺的自由也沒有,這一劍居然沒有刺下 ,因爲劍尖被一支竹劍擋住了。 這眞是天下奇聞, 穆里娜當眞是連自

,想强行攔阻巳經來不及。

是從屋樑之上飄然而下,現場高手如雲, 持竹劍的是一個披頭散髮的怪人,他

驚。 竟無一人事先警覺到。 單憑這一點,已足够使幪面人胆戰心

「你是誰?」

的都是 俠以竹劍相迎,郡主看得眞切,兩個人用 個火爆場面。幪面人攻來一劍,蓬頭 二人爭先發問,各不相讓,一開始就 「天龍劍法」

俠,專門跟咱們過不去,已有不少弟兄死 「主人,這個老傢伙無名無姓,神出鬼 河西一帶的人稱他蓬頭俠,又叫竹劍 十惡婆擺着屁股,來到幪面人身邊道

輩援手,閣下可是徐一劍?」 郡主打量一下蓬頭俠,道:「多謝前

徐一劍早已魂飛九天,骨化飛灰,姑娘說 「哈哈哈,」竹劍俠哈哈大笑道:「

笑話了 貌遮死,又道:「此非善地,請姑娘主僕 甩一甩滿頭的亂髮,故意將自己的面

斷命才是真的,老娘今天要爲死難的弟兄 十惡婆粗聲大氣的道:「斷後?

速去,老夫願在此斷後。」

形宛若陀螺一樣,滴溜溜的轉了一個圓圈 ,飄出無數劍花。 竹劍俠卓立原地未動,待羣賊攻至切 仗着人多勢衆,立即率衆蜂擁而上 ,突發長嘯,劍如狂風,只見他的身

傷口均在胸腹之間,長短一致,深可見骨 泉湧,所有圍攻的四個人全部一劍畢命, 這事簡直匪夷所思,劍花過處,血如

K26

難。 ,連十惡婆這等一流好手,亦未能倖免於

幾名屬下悄然退走。 戀戰,連幾句場面話都不曾留下,便領着 正因爲蓬頭俠武功太高,幪面人不敢

案來

家討論了半天,還是找不出一個確切的答

問題紛至杳來,剪不斷, 黑珍珠究竟下落何方? 蓬頭俠又是何許人?

理還亂,大

穆里娃正在爲穆里娜裹傷,正經八百

去。 蓬頭俠却不肯放手,立即躡踪追了下

暮色蒼茫中 娜追至山神廟外時,兩撥子人早已消失在 這些人動作好快,當波斯郡主, 穆里

力巴、穆里娃已繞過山脚,正往山上狂奔 ,郡主向大家招招手,邁步奔下山去。 倒是另一批人,夏雨人、哈力克、哈

個轎夫才是。」

郡主欠身笑道:「不必了

,黑珍珠飛

煩人的事,郡主的暖轎巳毀,四名轎夫也 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別再討論這些 的說道。「船到橋頭自然直,歸根結底,

一命歸陰,應該趕快再買一頂轎子,請四

草草掩埋後,便即投宿鎭集客棧中。 大家召集在她的客房內,對夏雨人說道: 「夏大俠,我想再鄭重請教,徐一劍是否 郡主一直心事重重,用過晚飯後,將 四名轎夫之死,頗令郡主傷心,就地

夏雨人回答道:「沒錯,是我親手埋

你親手埋的?」

的

得天龍劍法,而且還不止一個?」一劍旣然早已死亡,中原怎麽還會有人懂 郡主疑雲滿面的道・ 「這就奇了 ,徐

還是不相干的兩個人?由於當時匆匆一瞥 與出現在山神廟的幪面人,是同一個人? ,郡主也無法肯定。 另一個謎是,殺死孫掌櫃的幪面人, 這是一個謎,一個無法解開的謎。

是如何得知有關黑珍珠的一切? 人是同一個人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 鄭斗笠的人是誰? 山神廟的幪面人,與天殘老怪的合夥

馬。

克快去交代店家,麻煩他替我們買一匹好 鴻冥冥,我那還有心情再坐轎代步,哈力

的路程,很快就到了 筋骨,覺得差不多已經全好了,用不到再 郡主盛情,適才與那羣魔崽子活動了一 夏雨天伸手一拉哈力克,道:「多謝 步,反正此去河西,僅餘二三天

門側,道: 房門外突然傳來一陣叩門聲,哈力巴欺至 門外有一個熟悉的聲音答道:「我 他這兒餘音未落,「篤!篤!篤!

獨眼怪客。 另一個聲音接口道。 「還有我老人家

天殘叟。

又將門關好,還下了門 哈力克打開房門,二怪跨步而入,隨

壓? 哈力巴雙眼一瞪,道:「你們想幹什

的道:•「事關機密,關起門來好說話 獨眼怪客找了張椅子坐在窗下,神秘

> 山神廟,你還有胆子再來談生意?」們的合夥人設下陷阱,我們郡主差點命喪 天殘老怪就站在房門口 穆里娜刷的拔劍在手,指着他的鼻子 「我們還有什麼好說的,十惡婆與你

們 與十惡婆八桿子也打不着。 道:「此事我老人家也有一個耳聞, 哈力克道:「你們不是一夥的?」 背貼着門板 我

水不犯井水。」 獨眼老怪推開穆里娜的劍,道:

客不是你們的合夥人?」 穆里娜道:「莫非出現山神廟的幪面

那個老騷婆打交道的都是下三濫,怎能與 我們的合夥人相提並論。 天殘老怪道:「龍交龍,鳳交鳳,和

,他們怎麼知道的那樣清楚? 郡主道:「奇怪,我們之間談論的事

獨眼怪客道:「江湖上的事,隔牆有

聽之,此事暫且擱下不提,談談你們的來 耳,一日千里,這不足爲奇。」 郡主道:「你姑妄言之,本郡主姑妄

意吧。 天残老怪說道・「我們是來履行承諾

的。

郡主去荒山野地去看黑珍珠吧?」 郡主鳳目一翻,道:「該不是又叫本

我老人家已經帶來了。 來衡量我們的合夥人,呶!真正的黑珍珠 獨眼怪客道:「請別拿十惡婆的標準

掌一展,一顆通體烏黑,閃閃發光,大如 人目的黑色珍珠巳托在他的掌心之上。 儘管,這一顆珠子與衆不同,但她受 大家眼前一亮, 獨眼怪客的手

K27 若的道:「一顆還是兩顆?」 騙的次數太多,却不敢輕易置信,神態自 生意成交,自然是一對。」 獨眼怪客道:「目前只有一顆,假如

「當然可以,但不能白看。 「我可以看看嗎?」

「看一看也要代價?」

「不是代價,是希望郡主拿一樣東西

麼東西?」

將黑珍珠交給波斯郡主。 獨眼怪客還眞規矩,一手接刀,一手 郡主略作考慮,解下明月刀遞過去。 「明月刀?」

他並未拔刀,手一揚,將明月刀擲出

麼意思?」拔腿就往外衝。 哈力克大吃一驚,道:「你們這是什

躁,郡主要鑑定眞偽,我們的合夥人同樣 天殘老怪堵在門口不讓,道:「別毛 明月刀,発得吃虧上當。」

駕既然來了,何不現身一見?」 主臉色數變,目注窻外,道:「傳

相厮守,不必急在一時。」 音說道:「生意談成之後,我們也許會長 郡主並沒有聽出他這一句話的含意, **窻外有一個顯然是經過變音的蒼老聲** 

玉震之聲,蒼老的聲音說道:「很好,果 說道:「明月刀乃波斯名刀,閣下還滿意 **窗外閃起一縷刀光,接着是一陣金振** 

然是一把難得一見的好刀。不知郡主鑑定

要

老怪的合夥人?

慌張張的跳下來,難道不是?」 哈力巴道:「我親眼見妳從屋頂上慌

道。 是中原武林的第一等好漢,第一等俠女一 一一條龍石恨天,與金鳳鳳冷小鳳。」 一尊, ,哈力巴說道:「真對不起,是小可誤會 郡主已來到巷子一側屋面上,接口說 冷小鳳彈身上屋,石恨天爲雙方引見 「當然不是,『武林稱雌雄,江湖定 女的冷小鳳,男的石恨天』,他們

到你們也在追趕同一個人,自然會疑竇叢 去,覺得形跡可疑,故而隨後追趕,沒想 ,我們發現從跨院衝出一個人來,越屋而 冷小鳳笑道:「其實這也不能全怪你

是讚譽有加

冷小鳳笑道:「郡主遠在波斯,對中

恨天,冷小鳳之名如雷貫耳,夏雨人等更哈力巴、穆里娜、穆里娃給二人認識,石

穆里娃給二人認識,石

, 又一一引見夏雨人、

哈力克

維禮敬之能事

紹給大家,態度虔誠,語多褒獎,極盡恭

立將一條龍石恨天,金鳳鳳冷小鳳介

給大家介紹兩位中原武林第一流的英雄人

與之輩,

本郡主不怪你們就是了,來,我

說道:「算了,這兩個老東西的確不是易

郡主環視衆人一眼,面上表情全無的

天也追不到,請郡主恕罪。」

厚,難惹難纏,被他們奪門而逃,追了半

郡主道:「此人是何模樣,看淸楚沒

子,其他的就一概不知了。」 忙,印象中只能判斷是一個四五十歲的男 石恨天道··「夜色昏黯,那人又極匆

理出一個頭緒來。」 在本郡主客房之內,問一問他們也許可以 個地方再作長談,獨眼怪客與天殘老怪尚 郡主道:「此非談話之所, 可否換一

非得巳,尚祈海量包涵。

石恨天道:「此事石某已有個耳聞

詳,至於挑戰劍手,斷人寶劍等情,實情

,江湖道上有頭有臉的人物,幾乎耳熟能

往波斯的商旅,武師保持接觸,久而久之

裏,小妹雖名爲波斯郡主,其實是半個漢

郡主肅客入座,謙恭有禮的道:「那

人,故而從小就關心中原之事,經常與前

嘉峪關便轟動武林,幾乎打遍天下無敵手 原武林的大勢竟瞭如指掌,這就難怪一入

,實在令人佩服。」

四個人立即翻身下屋,回到跨院客房

眼前桌倒椅翻,一片零亂,所有的人

麼事了?怎麼未見兩個老怪物。」 人巳相繼折返,郡主劈頭就說:「發生什 郡主正自驚愕間,夏雨人、哈力克等 哈力克誠恐誠惶的道:「二怪功力深

K28

的如何?

劍可是你下的毒手?金像現在何處?」 寶黑珍珠。是如何落到閣下手中的?徐一 激動的說:「的確是本郡主所要的波斯瑰 郡主經過目視、指彈。簪刺、劍戳後

不要將話扯得太遠。」 「郡主,我們現在是在談生意,希望

珠本來就是我們波斯的東西。」 「並不遠,本郡主是要你明白,黑珍

「現在則是老夫的,這一點是非常重

太苛刻。本郡主願意付出相當代價。」 「好吧,你說,要什麼條件?只要不

明月刀,這是郡主答應的,對不對?」 「明珠十粒,白銀十萬両,外加一把

個 小小的要求。」 「可是,老夫却覺得太便宜,想附加 「本郡主說話算話,絕不反悔。」

「小事,小事……希望郡主能嫁給老 「你的胃口眞大,還有要求?」

的幪面客想吃天鵝肉,現在你這個老小子 乃是金枝玉葉,豈會下嫁於你,山神廟裏 娘我活劈了你!」 又打歪主意,我看你們都不是好東西,姑 、穆里娜、 ,穆里娜搶先說道:「放屁,我家郡主 穆里娃皆怒火冲天,亮出了傢 ,夏雨人、哈力克、哈力巴

劍花,撲向前窻。 怒火中燒,越說越氣,長劍抖出一團

猛銳的掌浪截住了。 還沒來得及到達飽前,就被獨眼怪客

> 不急於尋求肯定答案,妳盡可以好好考慮放仁義在,老夫絕無半點弱求的意思,也 珍珠亦請璧還。」 ,老夫願隨時敬候佳音,明月刀拿去,黑 他的合夥人以在窗外說道: 「生意不

洞伸進來。 言畢,明月刀刀柄向內,從原來的破

珠擲還獨眼怪客的同時,另一隻手已抓住 郡主遲疑一下, 雙手齊出,在將黑珍

語聲未落,郡主巳破窻而出,獨眼怪 「給我看牢這兩個老東西!

往前院,只見一條黑色人影一閃而沒,而 兼而有之。 客想攔都攔不住,動作迅急,身法曼妙 身後的屋內已傳來激烈的打鬥聲,郡主連 眼前正是跨院的院子,有一道月門通

回頭看一下的工夫都不肯浪費,便卯足那 進來,待鏢車通過,衝到前院時,院子裏 真巧,甫至月門 ,有一輛鏢車恰好推

巳空無一人。 却見屋面之上有一夜行人正越屋而奔

轉身,奇巧無比的閃讓開去,愕然言道: 銀虹飛竄,金風貫耳,明月刀連攻三招。 落,巳追至切近,當下不管三七二十 ,郡主嬌叱連聲,身如乳燕,接連三個起 前面的夜行人猝然受襲,猛地一個急 <u>.</u>

「姑娘爲何在身後偷襲?」

招快攻,道:「你少裝蒜,不將一切交代 個英挺俊拔的年輕人,刀鋒一緊,以是三 清楚,今夜你就休想離此一步。」 郡主沒料到,老怪的合夥人竟然是一

> 那年輕人躱無可躱,避無可避,乍然抽出 事?請姑娘把話說清楚。 主的明月刀架住,道:「這究竟是怎麼回 的頂尖,這一全力撲擊,自是猛銳絕倫, 一把七環寶刀來,「鏗鏘」一聲,硬將郡 波斯郡主乃是高手中的高手,頂尖中 能够在全力撲擊下架住明月刀,可不

是一件簡單的事,郡主聞言報以一聲冷笑 是被你害死?金像現在何處?另一顆黑珍 珠义在什麼地方?」 道:•「明人不做暗事,說,徐一劍是不 那人「哦!」了一聲,說道:「我明

+ 白了 這話頗使郡主感到意外,道: ,妳原來就是大鬧中原武林的波斯郡

又是何方神聖?」 那人一本正經的回答道:「在下石恨

天。」

紅皂白就幹上了 堵住了一個商旅打扮的紫衣少女,不問青 之聲,哈力巴從另一邊兜過來,在巷子裏 右前方的巷內突然傳來一陣金鐵撞擊

男一女。 郡主,老怪的合夥人還不止一個,共是一 聲威赫赫,來勢洶洶,口中揚聲說道。 快攻,霎時間小巷之內盡爲劍氣所籠罩 力巴攻勢凌厲,一出手就是十二招

招條變,「左右逢源」,哈力巴但覺虎口分花拂柳」,硬將他漫天的劍勢打散,劍 窩,道。「你在胡說些什麼,姑奶奶會是 蛇吐信」,鋒利的劍尖巳抵住哈力巴的心 發麻,劍尖被撞歪五六寸,少女劍化「白 分花拂柳」,硬將他漫天的劍勢打散 對方紫衣少女一點也不含糊,一招

徐大俠怎麼會認識安樂公主?二 一段不平凡的際遇,道:「談談令尊吧, 冷小鳳大感意外,料想中徐一劍必有

杭州絲商駱大富的護衞隊長,在一次很偶 快便墜入情網,爲此,家父辭去護衞之職 然的機會與家母邂逅,二人一見鍾情,很 人便論及婚嫁。 陪着家母遍歷波斯名山大川,不久,二 郡主徐利亞道••「家父徐一劍原本是

斯老王身邊最紅也最漂亮的安樂公主? 石恨天道:「於是,徐大俠就娶了波

之後勃然大怒,馬上傳下令諭,命令家父 能下嫁平民,尤其是外人,波斯老王聞訊 立刻回國,不得再與家母來往。」 串風波,格於王室的規矩,公主根本不可 要是這樣順利就好了,也不會有往後的連 徐利亞沉重的搖搖頭, 悲聲言道:

否眞的離開了波斯?」 樂公主的處境焦急起來,道:「徐大俠是 冷小鳳聽得入神,不由爲徐一劍、安

無效,只好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 郡主道:「君命如山,家母苦苦哀求

夏雨人插嘴道:「天龍劍與黑珍珠

眼眶之內,以爲紀念,並以天龍劍相贈 貌打造了一尊金像,黑珍珠就鑲嵌在金像 怨恨,於是,召請金匠,按照公主身材容 形中對波斯老王,也就是我的外祖父產生 候家母已身懷六甲,對家父情意彌堅, 义怎會由徐一劍帶來中原? 郡主徐利亞沉思有頃,說道:一這時 無

冷小鳳道:「素聞天龍,明月,黑珍

復。

親送家父回國,作爲對波斯老王的一種報

徐利亞,是父親他老人家給我取的。」 瞞,徐一劍是我生身的父親,我的名字叫 西湖劍俠携來中原?」

郡主深沉的喟嘆一聲,道:「實不相

王王冠上的黑珍珠,以及天龍劍怎會任由 知徐一劍與郡主母女究竟是何關係?波斯 郡主好像是在尋找天龍劍、黑珍珠,但不

> 珠乃波斯三寶,老王會不知道? 徐利亞道:「不知道,因為這兩樣實

新王登基時才用得着。 貝平時不用,一直存放在寶庫之內,只有

將登基? 郡主道:「正因爲情勢十萬火急,我

石恨天道··「聽說老王駕崩,新王即

才匆匆東來。

麼? 「妳是說新王尚不知道寶物失落之事

公主拿下,打入天牢,命令我在三月之內 取回失物,否則就會送上斷頭台。」 新王也就是我的舅舅,他大爲震怒,巳將 「已經知道了 ,是家母親口招認的

息?亡 「郡主母女一直以來沒有徐大俠的消

「如石沉大海,音訊全無,但據夏大

俠所言,家父可能早已作古。」

安樂公主亦未再改嫁。

峻拒。 「是的,老王曾勒令成婚,但爲家母

「烈女貞婦,令 人起敬。

**既施援手,以竟全功?** 了一點眉目,只是老賊神龍見首不見尾, 人莫測高深,素聞兩位俠名遠播,可否 「現在天龍劍業已尋獲,黑珍珠也有

殺商旅的盗匪也是他們的同夥,彼此目標 相同,我們自當盡力而爲。」 能就是要賣黑珍珠給妳的那個人,甚至刦 果我的判斷不錯,搶封徐一劍的人,很可 查河西走廊一帶刦殺商旅的元兇主犯,如 冷小鳳道:「我們此來,就是爲了追

徐利亞鄭重致謝,石恨天忽將聲音壓

神秘人物還會再出現,只要逮住他,這個 互通聲息就够了,我相信老怪幕後的那個 明天就要起程直奔河西走廊,爲了避免惹 旅模樣,跟着太原神武鏢局的鏢車來的, 人注目,最好不要結伴而行,只要在暗中 低了一些,道:「我們這一次是喬裝成商

結大概差不多就可以解開了。」 向大家道過晚安,立與冷小鳳携手離

### 挖墳掘墓尋根苗

全身編素的跪在地上,燒着錫薄冥紙。 株老松樹下的小土丘前,波斯郡主徐利亞 西走廊北古城附近的山上,靠近一

態度虔誠,不勝憂傷之至。 外乎是一些思念親人,悼念亡父的詞句, ,大家雖然聽不清她說些什麼,但料想不 她淚流滿面,口中不停的喃喃自語着

克、哈力巴說道:「好了,開始挖吧。」 ,徐利亞磕了三個響頭,拭乾眼淚對哈力 哈力克、哈力巴齊聲應諾,拿起帶來 將所有的錫薄冥紙燒完,香火燃盡後

的鋤頭就挖 老夫以爲還是讓徐大俠長眠於此較佳。」 夏雨人道:「郡主,死者入土爲安,

家母最大的心願。」 我必須將先父的骨骸運回波斯,這就是 家母曾鄭重交代,活要見人,死要見骨 徐利亞早有成竹在胸,道:「臨行前

夏兩人見她孝心可感,頻頻頷首稱菩

墓穴並不深,且無棺木,很快就挖到

還是黃土,沒有看到一片腐衣,一縷脫髮 半根骨骸。 ,也沒見到一顆牙齒,當然,更不曾出現 可是,整個墓穴之內,除了黃土之外

致,看不出任何曾經埋過人的痕跡。 整個洞穴,與附近的土色幾乎並無二

是夏大俠記錯地方了? 夏雨人指着面前的老松道:「絕對錯 郡主徐利亞臉色蒼白的說道。「是不

不了 前老夫用天龍劍畫上去的,至今仍依稀可 郡主請看,這一個十字,是二十年

徐利亞道:「可是,怎麼會屍骨無存

深,履土也不厚,難道-俠埋葬在此,當時由於事出倉促,洞穴不 清楚了,夏某記得清清楚楚,明明將徐大 夏雨人困惑不解的道: 「這老夫就不

様?」 徐利亞神色惶急的問道:「難道怎麼

夏雨人說道:「會不會是被野狼拖走

徐利亞戚容滿面,一語不發,穆里娜野地的,這的確大有可能。」 哈力巴巴齊聲說道:「荒山

之急莫過於趕快尋回黑珍珠,爲徐老前輩 有可能發生,請郡主切勿過份悲傷,當務 臨深履薄的說道:「事隔多年,什麼事都

郡主長長的仰天吁了一口氣,藉以舒

近可有尼庵? 散一下胸中的鬱悶,道:「夏大俠,這附

甚?

夏大俠不是曾經提起

先父臨終時說過『尼姑』二字?

主以爲這件案子是女尼所爲一

的關聯,欲明眞相,只有遍尋附近的尼庵 既然提到尼姑二字,必與女尼有某種程度 「是否如此,現在言之尚早,但先父

,附近並無任何寺廟,最近的一座大悲寺 夏雨人想一想,道:「此處地處偏僻

嗎?

盛 據說是一座僧尼都有的大廟,香火還很鼎 座尼庵,後來規模擴大後才有和尚,現在 夏雨人道:「大悲寺最初本來就是一

夏兩人指着前面的一座高山,道:

天龍劍-

得多。」不管郡主意下 還是由老夫領路吧,起碼問起路來也方便 原主,自是理所當然,至於大悲寺之行 : 「天龍劍本來就是波斯之物,現在物歸 夏雨人不等她把話說完, 如何,領頭朝西方 便搶先說道

行去。

夏雨人一怔,說道:「郡主找尼庵作

「是呀,徐大俠曾提及尼姑一字,郡

也在三十里以外。」 郡土徐利亞說道:一大悲寺可有女尼

徐利亞道:「在那兒?

過。」 聽說就在那一座深山之內,夏某也沒有去

辭,我們主僕這就去往大悲寺瞧瞧,至於 郡主道:「謝謝你,夏大俠,請就此

郡主自亦不便再堅持己見,跟着他放

一幅熱鬧景象。 香客遊人如鯽,梵唱之聲不絕如縷,好 飛簷插天, 何消個把時辰,便已身在大悲寺中 殿宇連雲,氣派的確不小

丘尼。 子,見到不少和尚,却始終未見到半個比 徐利亞主僕信步所之,兜了大半個圈

· 「請問這位大師父,聽說貴寺僧尼都有 穆里娃甚覺詫異,找來一名和尚問道

,道。「本寺戒規森嚴,僧尼不許雜處 , 怎麼沒見到一位師太?」 和尚打量一下徐利亞主僕,目現異采

所有的女尼全部集中在後殿參禪。 打了一個稽首,兀自走進側面的佛堂

上,那一尊菩薩的眼睛好亮。」 娜突然指着殿內的一尊仙女像說道。「郡 ,兩個大香爐,踏着石板路走不到十數丈 一座更高更大的佛殿便橫亘眼前,穆里 哈力巴也接着說道:「這尊仙女像好 ,通過一道花徑

有幾分神似。 奇怪,無論身材,容貌都與我們安樂公主 徐利亞仰首一望,神色大變,不待哈

神似,身材則稍嫌肥胖。 睛則晦暗不明,容貌與安樂公主確有三分 人身等高,雙目一隻精芒閃爍,另一隻眼 力巴話畢,早已快步衝進佛殿去。 這是一尊立像,全身潔白如雪,

過分的激動,徐利亞全身都在不停的

確太像了。」 顫抖着,口中呢喃自語道:「太像了,的

是徐一劍帶回來的金像?」 夏雨人道:「郡主覺得這座仙女像就

像,不可能如此唯妙唯肖。」 郡主入神的道:「太傳神了,單憑想

,是黄的,這是白的呀。」 穆里娜道··「郡主,金像乃純金打造

郡主笑道:「傻丫頭,黃的可以塗白

哈力巴道:「可不是嗎,瘦的也可以

穆里娜又道: 「這兩個眼睛怎麼不一

珠,就是從這裏挖去的?」 樣?莫非老怪的合夥人帶去的那一顆黑珍 徐利亞微領螓首道。「這是最合理的

解釋。」 哈力克趨前說道:「郡主,是真是假

足。」 ,上去一試便可知,大可不必在此評頭論 說到做到,越過香案,直向神龕走過

郡主等人也是同樣的心意,接踵魚貫

響起一聲洪亮的誦佛聲,有一個頭戴船型 **檀神明。**」 的道:•「瞻仰仙佛,請保持距離,以免褻 道貌岸然的老和尚邁步走出來,雙掌合十 「阿彌陀佛! 肩披鑲金大紅袈裟,寶相莊嚴, 」猛可間, 神龕的後面

主徐利亞,這位是夏兩人夏大俠,其餘四 人都是本郡主的侍衞婢僕,請教老禪師上 郡主上前一步,道:「小女子波斯郡

K30

如何稱呼?

老衲大悲寺住持元通。」 老和尚目蘊精光,語聲沉穩有力:

的時間一定很久了吧! 持方丈,貴寺佔地廣闊,殿宇壯盛,建寺 郡主深施一禮,道:「啊,原來是住

多巳有三百年的歷史,老衲巳是大悲寺第 元通住持屈指計算一下,道:「差不

尼庵,不知是否確實?」 州人氏,距此不足百里,據聞大悲寺原爲 夏雨人大爲不解,道:「夏某亦爲凉

夏施主所言不差,本寺以前確以女尼爲主 忽巳二十寒暑。 出身少林,遊方至此被羣僧推爲住持,忽 擴充過速,致成僧多尼少的局面,老衲本 姑不耐清苦,多較往繁華都市,又兼本寺 住持一職亦爲女流,唯因地處荒野,尼 元通住持目注夏雨人,含笑說道:

徐利亞見這佛殿的門窻香案等尚新, 「這座寶殿沒有三百年的歷史吧?

五十年的光景。 郡主一怔,間道:「包括這尊仙女神 元通道:•「本殿爲後來擴建的,只有

便供奉在此。」 元通笑道:「當然,實殿一成,仙女

「奇怪,這一雙佛眼,怎麼會一明一 「從未移動ー 「沒有移動?」

暗? 了,一時找不到上好的墨晶,故而明暗有 「這不足爲奇,是因爲一隻眼珠子壞

別。

「方丈是說新換的那隻眼珠子較爲晦

否容我上去細加瞻仰? 「方丈,波斯女子有個不情之請,可 一不錯,主要是質地太差的關係。

「禮神敬佛,心到即可,有這個必要

之請,尚祈玉成,倘非波斯菩薩,顧齋戒 尊仙女像,與此頗爲相似,故而有此唐突 三天・面壁十日賠罪。」 「實不相瞞,波斯國國寺之內遺失一

陀佛,善哉,善哉,我佛慈悲,當不會怪 衲自當僱工護送回國。請!請!」 罪女施主的唐突冒瀆,若爲波斯之物,老 容,心念三轉而决,笑呵呵的道:「阿彌 大夥兒沒料到元通會這麼痛快,相顧 說來誠誠懇懇,元通住持不由爲之動

進一個深坑中去。 還不曾轉過來,猛覺脚下一虛,已全部掉 一笑,紛紛走上前去。 ,耳畔傳來一陣「軋軋」之聲,一個念頭 就在他們走到神龜之前數尺時,霍然

起,本欲倒縱而出,元通開動機關,立被 一道厚厚的鐵板擋回去。 」郡主好快的反應,虛空拔

鍊。 目四顧,馬上發現,牆角之上置有一榻 老尼的雙手雙脚之上皆繁有粗逾兒臂的鐵 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尼正在榻上盤膝打坐 ,地下別有乾坤,地方亦頗寬敞,郡主展 約莫墜下五六丈深,大家才脚落實地

半晌,老尼才悠悠醒轉,睜開雙目

當她看到眼前的六個不速之客時,表情却

> 還是夏雨人先開了口,上前說道: 意外的鎭定木然,連一句話都沒有說。 老師太怎麼會在此打坐,可是被元通所囚

陷身險地,恐怕很難活過三天。」 個陷人坑已不知被他害死了多少人,諸位 其手下鷹犬所把持,不是他還會有誰?這 來,道:「大悲寺早已被元通那個淫賊及 一陣鐵鍊叮噹之聲過後,老尼跳下床

師 寒意,直從脚底升上來,說道:「敢問老 太,是在什麼情形之下被元通囚禁在此 郡主聞言心頭一震,一股從未有過的

稱。」 医多管了一樁閑事,才惹來毀宗滅派的橫 條斯理的說道:「唉!此事說來話長,只

郡主道:「是什麼閑事?

遂拔刀相助, 詎料, 蒙面盗武功奇高, 手 大本營。」 進而被他們進佔大悲寺,據爲刦殺擄掠的 了數名弟子的性命,貧尼亦成爲階下囚, 下亦非泛泛,逞强的結果,非但白白犧牲 俠士,被一蒙面盗率衆圍攻,一時義憤, 于數人,路過北古城近郊官產,見一年輕 老尼道:「多少年前,貧尼率門下弟

郡主血脈賁張,心緒立爲老師太的話 「老師太原來是大悲寺的住

,原爲大悲寺第十五代掌門。 老尼黯然的點點頭,道:「貧尼淸風

郡上道:「晚輩徐利亞,我想知道,

來了,他是自稱叫徐一劍。」 清風師太回想一下,道:「貧尼想起那位年輕俠士是否叫徐一劍?」 「他是隻身一人,還是帶着有什麼東

西? 「趕着一輛馬車,上面有一個大木箱

面。」 ,後來才知道裏面裝着一尊金像。」 「經過改裝之後,就擺在這洞穴的上 「金像流落何處?」

,專爲害人而設。」 「是元通老賊新建的,裏面機關密佈 「這座佛殿不是舊有建築吧?」

嗎? 「不!他不曾蒙面,似乎也不是元兇 「元通就是老師太所說的那個蒙面人

道?! ,眞正的主謀者好像是那個蒙面人。 「除元通之外,當時還有那些邪魔歪

怪客、天殘老怪、十惡婆等三個主要魔頭 「據貧尼的記憶所及,至少還有獨眼

魔的聯手合擊。 力單,縱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抵擋不住羣 「他們果然是一夥的,那徐一劍勢孤

全非,貧尼師徒雖奮力援救,也不過是白 便傷痕累累,一張英俊的臉蛋兒更是面目 多葬送幾條性命而已-「事實正是如此,交手不足三十合

「他神功蓋世,英勇異常,貧尼親眼 「那徐一劍可是命喪當場?

見他趁夜暗逃到山上去了。」 郡主徐利亞心中暗想:「啊,這就對

> 尼曾爲他老人家付出血的代價。」 親臨終會說出尼姑二字,原來大悲寺的女了,這啟對了,夏大俠所言不假,難怪父

們入寺之後好像不曾見到一個比丘尼。」 寺的不幸,利亞痛如身受,元通竊佔貴寺 重謝過義助大恩, ,大悲寺原有的女尼不知如何處理?我 道出自己的身份來歷,向清風師太鄭 然後正容說道:「大悲

部集中起來,企圖玷污染指。 大悲寺的第一件事,就是將所有的女尼全 尚,被逐出少林後,更加肆無忌憚,霸**佔** 令人痛心疾首,那元通老賊是有名的花和 清風師太歎息一聲,道:「此事說來

像話了,後來結果如何?」 夏雨人氣憤難忍的道:「這簡直太不

則被老賊殘殺,時至今日,僅僅剩下老尼 之上,絕大多數堅貞剛烈,或則自絕,或 禁不起老賊的威逼利誘,被他們玩於股掌 個人尚苟活於世。」 清風師太道:「結果,意志薄弱的

砌成,並無通路,道: 「老師太,這兒似 四之上有一鐵窗外,四壁光滑,全係巨石 哈力克的目光朝四下掃視一遍,除頭

三餐的飲食便是從那裏送進來的。」 上面有一道鐵門,放下梯子來便可出入, 清風師太指着左上方說道:「有,那

去。二 就好辦,老賊一旦現身,咱們就合力殺出 清風師太唉聲一歎,說道: 「不可能 哈力巴劍眉雙挑的說道:「有通路那

的,老賊不會傻到放梯子下來請你們往上

身。 大不了,只要門一打開,咱們就有機會脫 陷陣的架式,道:「不放梯子也沒有什麼 穆里娃一振手中寶劍,作了一個衝鋒

的可能。 嚴 ,再加上第一流的兵刄,否則,絕無成功嚴,除非有第一流的輕功,第一流的絕技 難了!鐵門太小,高達數丈,戒備又極森 清風師太加重語氣道:「難,難,太

的那個蒙面人究竟是誰? 「老師太,晚輩剛才忘記請教,陷害先父 郡主徐利亞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

案,十九都是他一個人一手包辦的。」 貧尼的判斷不錯,河西走廊一帶的刦殺慘 清風師太道:「不知道,不過,如果

才是? 大悲寺應該是他的大本營,理當經常出入 清風師太道: 夏雨人靈機一動,道:「這樣說來 「那是自然,只是自從

的佛地,老賊詭詐百出,最擅掩飾,由 ,表面上却香火鼎盛,是善男信女心目中你們想必都已經看到了,大悲寺雖爲賊窩 可見一班。」 貧尼被囚之後,就再也沒有見過他的面 此中

來,搶封金像、殺害孫掌櫃,出現山神廟 ,乃至二怪的合夥人,很可能就是同一 穆里娜道:「郡土,照這種情形看起 個

識的人。 二楚,換言之,本郡主懷疑他也是我們熟 法,同時,對我們的來意行踪,似亦一清 人必與先父熟識,不然不可能學會天龍劍 郡主「嗯」了一聲,道:「而且,此

> 是鐵掌震西湖王桐? 是誰呢?雷震天?苗人俊?佛海太師?還 哈力克、哈力巴兄弟齊聲說道:「會

衲上床睡覺,共效于飛,貧僧就放妳出來 **姑,怎麼樣?想通了沒有?只要答應陪老** 和尚當門而立,不乾不淨的說道:「老尼 ,這大悲寺少不了還有妳的半壁江山。」 ,啓開一道小鐵門,射進一縷亮光,元通 「鏗鏘」

會如你的願。 嘴,貧尼身在佛門,六根清淨,抵死也不 清風師太破口大罵道• 「閉上你的狗

荒。 內又添嬌客,少妳一個老姑婆也不會打饑行了斷,発得貧僧多費手脚。反正地窖之肯與老衲燕好,留着妳也沒有用,何不自 清風師太怒目圓睜的道:「元通,貧 元通和尚笑聲如雷的說道:「既然不

挫骨揚灰。 尼現在還不想死,要親眼見你血流五步, 元通哈哈大笑道: 「清風,妳這是作

起,天龍劍化出一道劍光,直逼元通上盤 夢,不陪老衲上床,只有上西天的一條死 哈力巴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猛地拔身而 言畢,又是一陣哈哈大笑,笑聲中

是找死! 要害。 身上去,元通臉一沉,道:「你他媽的這 一炮而起,森寒的劍氣眼看就要竄到元通 哈力克好棒的輕功,好似衝天火炮,

又是一聲,哈力克撞上鐵門,一個倒栽葱 砰!的一聲,順手關起厚鐵門,砰!

### 錯將仇 人當恩人

扮的男女,無疑是一條龍石恨天,及金鳳 子手,及六名脚夫。另外還有兩位商人打 凰冷小鳳。 掌金鈎羅四海外,尚有三名鏢師,四名趙 鏢車就停在寺內廣場上,除總鏢師鐵

半個頭來,粗野的說道:「小子,你省點

咿呀一聲,鐵門又打開了,元通探進

力氣歇着吧,撞死了可沒有人來替你收屍

冒金星,頭上隆起一個大包來,落地之後

一撞之下,哈力克可吃了大苦頭,眼

一陣搖晃,差點栽倒。

厚鐵門上留下一個窟窿。

被反震下來,天龍劍威力無邊,空自在

話但說無妨 位就是敝寺的掌門方丈,諸位施主有什麽 近才停下來,和尚中規中矩的說道:「這 和尚領着元通大步而來,行至鏢車附

沒料到山下的村鎭俱巳搬遷一空,食宿無 方便,借宿一宵。」 地,不得巳而投奔來此,尚祈老禪師行個 夫神武鏢局羅四海,只因押鏢路過此地, 羅四海拱着手,恭恭敬敬的道:「老

個出色的大美人,等一下我家的頭兒一到 我們頭兒會被妳迷得神魂顚倒,果然是一

,今夜一定會挑燈『夜戰』,好好的招待

**主姑娘聰明,艷若桃李,心細如絲,莫怪** 

元通趾高氣揚的道。「哈哈,還是郡

氣之勇,此時脫身的機會等於零。」

郡主及時攔阻道:「哈力克,別逞血哈力克聞言大怒,方待彈身再闖鬼門

言。 問題,只是-之人,與人方便,自己方便,食宿都沒有 元通雙掌合十,滿臉堆笑道:•「出家 」目注鏢車,忽然住口不

有什麼顧忌?」 羅四海愕然一驚,道。「老禪師可是

元通道。「顧忌倒沒有,只是這一帶

海押着三輛鏢車,入寺借宿。」和尚道:「是神武鏢局的總鏢師羅四

元通眉頭一皺,道:「只有三輛?那

守護,一面踏着夜色向外走,一面說道:

元通關好鐵門,交代外面的手下小心

「是香客?還是商旅?」

暗門,擠眉弄眼的說道·「**B**稟掌門方丈

話剛說完,一名面部帶疤的走進地下

,又有一頭肥羊上門了。」

檀越所押鏢車出事,貧僧可担當不起。 近年來頗不平靜,常有盜匪出沒,萬一老 倘有不測,應亦與大悲寺無涉。」 羅四海望了石恨天一眼,道:「鏢車 無庸方丈掛心,羅某自當格外留意

元通的目光凝注在石恨天,冷小鳳的身上 ,道:「但不知這兩位施主可是鏢物的主 「老檀越這樣說,貧僧就放心了。」

> 羅總鏢師不期而遇,同來貴寺借宿。」 不是,在下兄妹是打算到西域行商的,與 石恨天打了一個哈哈,道:「不是,

寶刀不放,道··「行商之人怎麼未帶貨物 却反而携着刀劍?」 元通眼睛好尖,直盯着石恨天的七環

是隨便問問,並無他意,只要諸位施主不元通笑容可掬的道:「那裏,老衲只 而帶着刀劍防身,請老方丈切勿誤會。 賣東西, 是準備到波斯去辦一批貨回來,並非去販 冷小鳳道:「老禪師有所不知,我們 因爲風聞此地有人翦徑行搶,故

上領着石恨天,羅四海等人向寺後走去, 嫌敝寺簡陋,隨時歡迎光臨。 給身邊帶疤的和尚一個眼色,和尚馬

住進有金像佛殿一側的禪房裏。

間,小僧這就給各位準備齋飯去。 ,道:「男施主請住外面,女施主請住裏 可容納十餘人,疤面和尚指指裏面的套間 房子很大,亦甚潔净,外面的通舖足

敬意。 香油錢務請哂納,算是我們對菩薩的一點疤面和尚,道:「大師父請慢走,這一點 出來,打開鏢箱,取出一錠銀子來,交給 說吧,學步就往外走,羅四海連忙追

僧只好恭敬不如從命,願我佛慈悲,佑諸 的說道:「既然是敬奉菩薩的香油錢, 位一路平安。」 疤面和尚朝鏢箱裏瞅了一眼, 笑嘻嘻

有沒有問題?」 天,羅總鏢師,依你們看,這大悲寺到底 冷小鳳目送疤面僧遠去後,道:「恨 接着口誦佛號,倒退着走出禪房去。

> 匪之流。」 應對從容,到目前爲止還看不出來是否盗 石恨天道:「這兩個和尚態度謙恭,

看。」 訊息也沒有?你們且先歇着,我出去瞧瞧 主僕入寺已久,爲何竟如石沉大海,一點 冷小鳳道:「可是,波斯郡主徐利亞

**死打草驚蛇** 應先按兵不動,待夜深之後再行踩探,以 石恨天道:「小鳳,不可鹵莽,咱們

悲寺,應該很快就可以看出一點端倪。」是,此刻一動不如一靜,咱們旣已經進大 立即命人將鏢箱卸下,搬進屋內,取了,應該很快就可以看出一點端倪。」 羅四海也凑合着說。 「石大俠之言極

水梳洗一番。

招呼大家八座用餐。 , 疤面僧親手將飯菜擺在桌子上, 親切的 就這麼一忽兒工夫,齋飯已經弄好了

前,務須步步爲營,萬一飯菜有毒就麻煩 伸手一攔,說道··「慢着,在善惡未明之 走,便圍攏上來,打算飽餐一頓,羅四海 脚夫、趟子手眞有點餓了 疤面僧一

試遍了每一樣菜蔬湯飯 冷小鳳立刻付諸行動,拔下一支銀簪 結果完全無毒。

是我們多疑了。」 我就說嘛,佛門聖地,那來的鷄鳴狗盜, 一名脚夫急忙去盛了一碗飯,道:

張嘴就說:「飯裏有毒,趕快吐出來。」 進一個手執竹劍,長髮覆面的怪人來,一 端起碗來就扒了一大口,門外突然闖

趙子手饑腸轆轆,飯巳經入口,說什

,據傳是官府的餉銀,及一名大官的珠寶

和尚扮了一個鬼臉,道:「那還用說

K32

呢。 二

前行

二人相視一笑,不再言語,放步直往

賞。」

肥羊,這可是大功一件,主人一定重重有

聽說你不但逮住波斯大妞,還釣上一頭

獨眼怪客道:「嗯,已經有一會兒了

精舍門口的獨眼怪客道:「主人到了?

匆匆踏進大悲寺後側一座小院,對佇立在

夜深了,三星已竄上頭頂,元通行色

的任何機會

在他的後頸之上,以命令的口吻說道: 王也内炎頃之上,以命令的口吻說道:• 「麼也捨不得吐出來,蓬頭俠左掌倏揚,拍

主的吐出一口爛飯來。 這一掌用力恰到好處,趟子手不由自

虚傳,石恨天無限欽佩。」 劍俠仗義河西,今夕得見尊駕,果然名不 石恨天上前說道:「好功夫,久聞竹

的羅總鏢師了?」 你總瓢把子才是真正響叮噹的風雲人物,過,最後落在神武鏢局的鏢旗上,道:「 小鳳冷姑娘,這一位必然是太原神武鏢局 位姑娘一定是石大俠的紅粉知己金鳳凰冷 老夫螢火之光,何敢與星月爭輝。想必這 從石恨天、冷小鳳、羅四海的身上一一掃 從重重屬髮中射出兩道精芒, 蓬頭俠

未下毒, 尊駕怎言有毒?」 天道:「小鳳適才業已試過,飯菜之內並 冷小鳳、羅四海趨前致意問候,石恨

低聲音說道:「其實老夫也不敢肯定飯菜 無色無味,防不勝防,凡事還是小心點爲 一定有毒,不過真正用毒的高手,往往 蓬頭俠向外張望一下,閉起房門,放

冷小鳳道··「尊駕可是懷疑這大悲寺

狹長地帶的土匪的巢穴。」 可以肯定,這大悲寺很可能就是橫行這一 石恨天眼睛一亮,道:「閣下可是有 蓬頭俠道:「不是懷疑,而是差不多

一老夫曾與這一撥子人交手多次,有

什麼驚人發現?」

次在北古城附近卿尾疾追,追到此處時

現波斯金像就在本寺之內。」

「 算駕沒有看錯?」

理。 老夫親手運回來的東西,那有看走眼的道 身材容貌打造的,黑珍珠更是華光四溢, 「怎麼會呢,金像是照着安樂公主的

然能死裏逃生,可喜可賀。」 心頭雪亮的道:「啊,眞想不到,尊駕居 蓬頭俠激動的說:「不敢相瞞三位 聽到這裏,石恨天恍然大悟,冷小鳳

裏爬出來的活死人。」 老夫正是西湖劍俠徐一劍一 石恨天趨前立在窻邊,注視着屋外的 ——個從棺材

夏雨人親手所埋,怎會還魂復活?」 「說來這眞是奇蹟,可能在夏大俠去後不 切動靜,道:•「據石某所知,徐大俠是 徐一劍坐下來,以低沉的語調說道:

息診治,總算保住了這條殘命。」 這個時候恰巧悠悠醒過來,經過長期的養 墳堆竟被野狼給刨開了,老夫也就在

「你女兒在找你,知道嗎?」 冷小鳳是個急性子,單刀直入的道:

冷小鳳又補充一句:「爲何不見見她 西湖劍俠徐一劍點頭不語

得她別過頭去,混身悚慄不已。 見過如此恐怖的面孔,不由驚叫出聲,嚇 裂,面部整個扭曲變形的臉。冷小鳳從未 外翻,刀痕縱橫交錯,眼歪鼻斜,嘴唇破 比猴屁股還要難看十倍,皮膚脫落,肌肉 徐一劍突然撩起滿頭長髮,露出一張

就連羅四海這等久經歷練的老江湖,

?與其讓他們驚嚇不安,倒不如讓利亞母 女活在美好的回憶中。 你們見到都害怕,怎麼敢跟小女利亞相認

我還苟活在這個世上,就當老夫已死了好 各位替老夫保守這個秘密,別讓小女知曉 語音一頓,繼又說道:「因此,務請

天忙煽滅燈火,叫大家噤聲。

石恨天退回到床上,打了一個呵欠,!小僧剛才好像聽到有尖叫聲。」

的那個蒙面人也懂得天龍劍法。」理出一個頭緒來,聽郡主說,山神廟出現

,可是,在我的記憶之中,

除安樂公主外

徐一劍道:「這一點老夫也注意到了

並未將天龍劍法傳授給任何人。」

「偷學的機會應該還是有的。

石恨天道: 「徐大俠,你是當事人,

兇手是誰,應該瞭於然胸吧?」

「事隔多年,變化太大,誰也無法鐵 「閣下無法肯定?

吧。 望望緊閉的房門, 疤面僧立即轉身離

而談

人物,

不然根本就無法接近,而且也無從

「偷學者必然也是熟人, 「這可能是唯一的解釋。」

而且是武林

見過他,直至山神廟遇見另一個蒙面人 之時,老賊係以黑巾蒙面,以後就再也沒 老夫仍不清楚元兇主犯是誰,那次遭襲 徐一劍道:「說來慚愧,到現在爲止

也看得直皺眉頭,不敢正視。

徐一劍以極其悲凉的語氣說道:「連

地根本無仇人可言。」

「在波斯呢?

「老夫出師後不久便遠走波斯,在內

話至此,拐角處有脚步聲傳來,石恨

道. 在作惡夢。」 「沒有什麼,大概是旅途勞頓,舍妹

「沒有事就好,請諸位施主早點歇着

房內沒再點燈,大家就在黑暗中喁喁

老夫覺得他們有可能是同一人。」

朝這方面想一想看,在熟人之中,可有仇

現者,多爲怕熟人識破行藏,徐大俠不妨

是疤面僧,在門外說道:「發生什麼

地。」

一對!對!」

,他們沒有理由將金像、黑珍珠留在內「應該不是,假如此事係波斯宮廷所

「會不會是波斯宮廷派人幹的?」

「好像也與人無怨。」

「就常情常理來講,以蒙面的姿態出

學起。

一冷姑娘雖然言之成理,老夫却想不

、黑珍珠?·」 。 照的大本營,爲何不除此禍源,取走金像 了一個話題道:「徐大俠旣知大悲寺乃盗 出來是什麼人。 石恨天又走至窻前,向外凝視着,換

走高飛。」 實不宜操之過急,免得老賊知所警惕而遠 擒王,在主謀者的身份尚未完全明朗前 徐一劍道:「石總有所不知,擒賊先

人運籌有方,貧僧可不敢邀功。 元通樂得笑口大開,道:「這全是主

面報告吧。 道。「主人正在更衣,有什麽話就在外說着就要擧步入室,被天殘老怪攔住

女兒成親,哈哈,哈哈哈: 然後再將徐利亞押到我房裏來,老夫未能 寶庫之內自行先取。先將那頭肥羊宰掉, 時傳出一個低沉有力的聲音,道:「元通 親公主芳澤,想不到今夜居然要和她的 你辦的很好,老夫賞你黃金百両,可至 元通還沒有來得及開口,精舍之內及

甚是驕狂自得。 笑聲如雷,聲震屋宇,顯見發話之人

的乾糧給大家分而食之。

石恨天已將飯菜倒掉,依舊立在懲前

「大家躺下歇會兒吧,先由石某來

受,一旦動起手來,那來的力氣。」

徐一劍笑笑,解下一個包袱,將自己

大腸告小腸,五臟廟裏起內鬨,實在不好

一名趟子手道:「辦法是很好,只是

何行動再作計較。」

變應萬變,可將齊飯倒掉,以免禿賊犯疑

徐一劍道: 「爲今之計,最好是以不

然後就上床睡大覺,看大悲寺的和尚如

,能够一網打盪,始爲上上之策,未知徐徐兄所言甚是,老夫也認爲不宜鹵莽行事

一直不會開口的羅四海插嘴說道:

大俠可有何高見?

壞了主人的大事,這 分難纏,又有番將隨侍在側,動粗的吧怕 主人的嬌客,用藥吧又恐過量致命, 元通小心謹愼的說道:「這個番妞十

夜字尚未出口,忽見對面石板路上有

抗力即可,玩死妞兒還有何樂趣可言?」 的時候老夫准你用藥,但勿過量,失去抵 低沉的聲音以命令的口吻道:「必要 「是,主人!」

驚嚇過度而死。

目,高的是獨眼怪客,矮的是天殘老怪。 在後面一高一矮的兩個人却逃不過他的雙 現的又晚,未能看清是何許人,不過,跟 條人影一閃而過,可惜對方速度太快,發

石恨天壓低嗓門,道:「正主兒來了

,等一下千萬要注意,不鳴則已,一鳴驚

,秃賊入門之後再由徐大俠發令羣起而

務必要一擊畢命,不給他們還手反撲

恨天所住禪房外面。 己還戴了一頂大斗笠,浩浩蕩蕩的來到石 下高手,帶着傢伙,換上夜行衣,元通自 元通躬身而退,立即召集了十餘名屬

無異。疤面僧撬開房門,羣僧一擁而入,望進去,大夥兒橫七豎八的躺着,與死人 裏面鬼叫,這麼快就死光了。 僧沾沾自喜的道·「半個時辰前還有人在 元通見桌上飯菜巳光,得意的笑笑,疤面 側耳細聽,屋內寂靜如死,從門縫裏

可不是死人,免不了要費一番手脚。」最好動作快一點,地窖裹的那幾個波斯客後山去,以『化骨粉』滅跡,你們他媽的 將鏢箱送進資庫, 把這幾具臭皮囊集中到

竟裝的是什麼金銀財寶。 的打開鏢箱,但先將為快,瞧瞧鏢箱內究 開始行動,有的上床去搬運「屍體」 他這兒話還沒有說完,疤面僧等人已 ,有

情况都沒有攪清楚,便一個個慘呼連聲, 像突來的暴風雨,魔徒猝不及防,連什麼 雷似的殺聲,羣俠刀劍齊擧,一躍而起, 「殺! 」
嘉然,床榻之上響起一聲焦

不迭,一名魔徒不知被什麼東西咬住了手 踩上來,手臂當場被木箱夾斷,冷小鳳接 血雨狂噴,相繼倒下了帳。 急忙向外猛拉,結果拉出來一條長蛇 另一個箱子更妙,就是石恨天也驚詫 疤面僧打開一隻鏢箱,發現裏面全是 一劍,疤面僧的腦袋馬上開了花 ,方自驚愕間,冷小鳳的一隻脚已

着飛出

麼也來了,事先也不打個招呼,要是悶死 石恨天目注箱內,道:「甜兒,妳怎

小心吃唔虧,預先埋下這支伏兵。」 趁你們打尖不注意時溜進去的,怕你們 蛇女龍甜兒一縱而出,道:「我是今

口,飛刀已到,釘上他的後肩 話分心,爬起來就往外竄,冷小鳳叱聲出 但並未喪命,倒下去裝死,發現石、 旦滑,中了徐一劍的一劍

(以下轉入第一式〇頁)

元通掃視全室一眼,兀自傳令道:•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 半年港幣 \$ 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12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82.00 一年港幣\$255.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趕路呢! 「老大,少喝幾盃吧!咱們明天還得

是含有輕視,譏誚之意。 是心中堵得慌啊!雖然說:『窮不與富門 如此膿包,更想不到號稱仁義天下揚的郁 「哼哼哼!老二,您這是小看你家老 - 區區幾盃酒,能把俺怎樣?俺祇 ,俠名滿江湖的萬勝鏢局,也會 哈哈 一陣狂笑,這笑聲

氣的;照着這間看來不算小的客房。房中 是護院的師爺。最近,道路不寧,葑霄遍 由於沒人剪下已燃的燭芯,看來是死樣怪 有兩個武士,看來不是鏢局中的達官,就 一枝蠟台,濺滿了燭淚,光不算小,

> 發他們的牢騷。 是受人奪敬。也難怪這老大、老二能開得 起這樣間房。又是酒,又是肉的,還可以 尤其是保鏢的,所謂江湖道上人,更

住了他的聰慧。

突然,有幾聲馬嘶一 -然後是馬蹄聲

投店的也得千方百計找地方落脚,那會有

了住宿之處而捨此而去的。

有幾分讀書人的風度。老二比較黑而粗實 可能老大喝多了幾盃,更可能怒火掩蓋 不過,言詞中,老二比較清晰能有理度 那個老大,人,生得挺英挺,並且

由近而遠,而消失-奇怪,這個時候,是落宿的時候,沒

老大還在飲酒發牢騷,老二可就多了

海可 浪飛 文圖

可能有趕夜路的,這也不該放在心上。唉 ,看來,有嚇怕了: 半晌,老二是好似自言自語那樣…「

他們財雄勢大,可是,老二啊!天!有天 ,天理循環。嘿嘿嘿,有他們遭報的時

他拖 步聲細而密,分明有不少人在走動。 酒味。看來,老大是醉了,醉得有些沉了 。可是,又有幾樣聲响,不大 ,走着細步。又像是偷襲什麼?因爲,細 該睡了。明天,還準備趕路的。他勸

皮疙瘩。 在壓着老二,令他莫明其妙的起了一身鷄 見度極高。不過,有一股陰森之氣傳來, 兵双,去門開門,祇見月華似水,四週能 麼鬼?老二再也不能沉着了。他起步,執 馬嘶聲,馬蹄聲,又是人步聲,攪什

候。再不敢怠慢,身形紛動,好快的身法 不能少。嗨嗨,出乎意外,沒人,空寂寂 無論如何,店東家人總在,一二個人是斷 的有事。那會在定更時份,就無人應聲侍 的聲浪,竟然叫不來個店伙,這就說明真 ,他是先奔帳房,這裏該是一店之心臟, 心中更動,也不計什麼規矩、禮節, 想不到老二如此

前,一手拖了老大想闖。

「不,老大! 「你怕了郝家那幾個王八旦,你以爲 老二,你嚇怕了?

老大的說話是充滿了怨氣 ,也滿含了

有事!可就是一時上說不出個所以然

,又肯幾樣聲响,不大,就像是賊…希望老大能安靜的,腄幾個時辰

己押鏢也住過幾回,進來時,人聲喧鬧, 有人,奇怪,明明是間多年的老字號,自

間間客房,他敵、打、推、踢……沒一間

單的趕夜路客人,沒有一個客店的家人 那會在這個時候沒了人。 不見了。這是不可能的事,簡直是令人震 除了自己和老大,會趕夜路,連老闆也 分明,方才的馬蹄聲, 人步聲不是簡

其中定有蹺蹊-

有些醉了,再一想,老大醉得不輕啊。 快!立即通知老大,可恨的是,老大

我本就未醉! 老大,快醒醒!一

出了事!

緊張成這個樣子 「什麼事?哈哈,天大的事,也不必

有陰謀!

「什麼陰謀,我怕他: 不,老大,這兒祇剩下你我兩個人

「更好,更清靜,你我不是要求歸隱

以後退出江湖享清福的麼? 「唉!老大,恐怕,郝士綸不會放過

叫聲不好,再不怠慢,寶劍出鞘,一護面 前突現火光,分明有人發出了火箭!老二 你我啊。 語聲未畢,「嗖」!「轟」!兩人眼 「郝士綸,我操他祖宗十八代…

分。到底是久走江湖,到底是身懷絶技。 本能的,爲火一轟,隨手抓起橫臥桌邊的 老大可也爲這火震了震神,酒醒了三

虎頭雙鈎。

他已爲火震醒,再不怠慢,將兩人的細軟 况他的暗器紫金鐝,允稱江湖一絕,旣然 包袱打一個十字絆,隨身帶了。然後低喝 老大的雙鈎,等閑輩不是他的對手,又何 一聲:「走!」兩人身形一動奪門而出。 老二見老大神情亢奮,心中一定。憑

得了的。 一笑, 密如貫珠。果然有人暗中出手,兩人微微 人才出門,鈎光劍虹中,叮叮之聲, 一黑、白雙雄」豈是這暗器能對付

圈中。 白,時間一長,兩人得活活的困死在這火 便便的闖,可也闖不出去了!老二心中明 能竄能跳,但是,四面密密層層的弓弦聲 火,幾碰幾磕,而今四外是火。就算雙雄 ,一排又一排,雙雄打是打不着,想隨隨 ,全含火藥。也就是說;一碰就是一團 討厭的事是:鈎、 劍架開的暗

累了。老二是四面查看,火、四處在燒… ,兩人是走不脫了。 ·也就是說,對手是有計劃的縱火,看來 老大素來見事極快,今晚,他是讓酒 老一,緊隨我 語聲極低,在

身之道。他是一面引、挑火箭,一面在留讓酒掩住了他的聰慧,他一定已找出了脫 意着老大的動靜。 這火聲轟發聲中,如非別有默契,根本聽 。但是,老二是明白了,老大並沒有

客棧失火?現在,燒了一大陣,自己已是 卒是一定會發現。何况,接待各地行商的 引人注目,更且,在這個時候,更夫、驛 火,越燒越旺,照理,火災是必然會

老大是越想越恨,老二是越想越怨,

心跳氣喘,而外面却一無動靜

分明向火堆中落脚!老大,你大概酒吃糊 敢怠慢,跟了老大就走。果然,四外並無 紫金光華,老大喝聲: 塗了,自己往死地中去。 火器射來,但是,熱得更難容忍。老大是 越燒越近,火圈越束越小,突然,老大在 一陣長笑聲中,雙鈎併一,一手抖出一片 再看看,有幾處屋頂也已通了頂。火 老二是不

火衖來。唉!老二不禁自嘆一聲,老大畢的連挑帶甩,老二明白了,老人是打出個 竟是個先知先覺者。 飛,老二跟貼極緊,也不怠慢,劍光如虹 可是,老大是神勇大發,兩道金虹翻

的? 且,他們是拚全力而來對付黑白雙雄的。 出來,賣通了招商客棧,更且暗中遺走了 雄,他們不惜財力、人力。甚至於可以看 唉!可怖,可畏,事實擺明,爲了對付雙 外面人聲鼎沸,看來,來人不少,並

,祇有這個武林大豪才有這樣個手段。 「郝士綸!」老二冷冷的一笑,是的

天保祇能割愛。更可嘆的是,當人們知道的牌子有雙雄的血汗在。爲了郝士綸,郁郁老鏢頭是萬分不捨得,事實俱在,萬勝內侄莫慶,而人爲萬勝鏢局郁天保所辭。 時的應得酬銀,倒也算豐盛,走了。 好漢英雄,全不見了。兩人祇能拿了解僱 的全避得遠遠的,以前自命爲生死至交的 雙雄得罪的是郝家時,一下子,稱兄道弟 爲了怒打不平,爲了打傷了郝士綸的



雄。現在,如此的勞師動衆,看來是非得武林大豪,一個小人而已,他不會放過雙 報的小人,在雙雄眼中看來,他那算得是 要了兩人的命不可。 兩人以爲,走離是非地,再創新天地 錯了,現在曉得,郝士倫是個睚眦必

燒過了。再無引火之物,老大巳經揮出一 殺出重圍,然後活下來。然後對付!可是 我偏不死。而且,偏要對付郝士綸。對! 條火街,憑自己本領,伺機殺出,大有可 ,殺出重圍·談何容易?不錯,此地是被 一可是。 ,雙雄的心事如一,你要我死

「走,老二!別理我!小心,對頭: 「老大,老大……你怎樣了?

什麼?看情形,老大分明是受了暗算 ·能手·

, 自己怎會一些也不知道的? 「本來,是照顧你我兩人……總之…

…不理它,你走…

「老大,你怎樣?」

「我,看來不成了……」

「中了什麼暗器?」

是酒累了事,到了底,酒!累了事。他不 老大有足夠的力量解除無形七煞釘, 自己,而他却中了暗算。他相信,本來 …老大巳經發覺無形釘出現了。他爲了救 之時,老大一個橫撞,將自己撞出丈遠… 煞釘一出,他恍然大悟,爲什麼在剛落地 陰惻惻的語聲。老二不是個無名之輩,七 「無形七煞釘: 陰惻惻的笑聲,

「老大,咱們是生死與共,你死,我

能活下

走,老二,你前途遠大……你! 廢話,老大,咱們走!

祇請一個吧! 付一千両。爲了自己弟兄,郝士綸是不會 玄玄門下殺手,出一個先付一千,事成再 玄玄子門下!可就不知道來了幾個,風聞 江湖上著名的殺手,七星觀中的玄門煞星 差啊!一又是那個陰惻惻的語聲。分明是 一如果讓你們走出此地,我們怎能交

如何? 兩個,公平交易。黑、白雙雄,你倆以爲 「你們可以停手,讓我們兩個會你們

大的說: 暗算,現在,分明是打落水狗,還口氣挺 公平交易。」老二簡直是要氣破了 先來個偷襲,後來個火攻,再來個 一公平交易。

·走,老二,別怕……但是,一有機

會,你走你的…

「老大……」還想求-

**覓縫,一溜即走。** 實,他分明是强忍最後一口氣。意圖一拚看清了老大的底。現在,他看來鎮靜,其 十來年,非常明白老大的能耐。也祇有他 走出火衖!老二是自己人,他與老大相交 我是不會抛下你就走。兩人是緩步從容的 老大是聲色俱厲,走,就走!反正 老二是緊握劍柄,預備來個尋隊

鼻子 玄門煞星門下的雙煞星,本也想一到即發 突見一蓬紫金光華,向兩個來襲者撲去。 兩道勁影投到,突聞哈哈一笑,一牛 ,你上了咱老單的當了。」笑聲中

> 當然,說實在,他的本領不及單興。見機 而走。 二白面判官元浩是早巳抓住了單與,奪路 在手中,而兩個玄門羽士巳着地亂滾,老 鐝比他們來得更快。七煞釘可以說是被阻 可惜,他祇顧走,却忘了有所掩護。

莫明其妙吃了虧。因此,祇是在洞外又叫 老大的紫金鐵,更怕老大是裝死扮活的, 多久,追兵已經殺到。可憐,他們誰也怕 不過,他發覺,老大是越來越不成了。 重的。 左走右窜,總算避入了個小洞中。不 元浩是慌不擇路,拖了老大走,

單興之傷患。他恨自己之無能,老大可以 之,本領不夠爲主因。好,老大傷成了這 而本身遭了殃。自己呢?唉!疏忽失意有 在百忙中解脫自己之危,而老大因爲自己

…. 照顧……你嫂子

突然間,洞外有勁弓利箭聲,又有東

不,別中計......焉知不是他們在做戲

無形七煞釘,那裏想到黑書護單興的紫金

之力,可憐,單興的前肩、左脅,中了幾應變,更不如單興。饒是他出盡九牛二虎

又吵,誰也不敢越雷池之半步。 仗千里火之光亮,老二元浩是看清了

走,老二,不必… ...侄女.....走!

老大已說不出話來了。自己走,怎樣

叫西嘯聲。出了什麼事呢?有人來救助我

單

?引自己出洞……不能上這個死當。 但是,外面可是越來越亂。

半,不是中了箭,就是逃了、跑了: 字號,問來人姓名來歷,不過,才問得一 祇罵了一句,想來中了箭。有不少人是叫 半晌又半晌,外面傳來人聲,在招呼 你奶奶的熊! 「唰」一聲。罵人

江湖人事幾番新。

我鬥時時有,可就不能阻止時光之前進。 政治淸明,太陽當頂時當頂,月亮該 是啊!就算江湖風浪惡,又道是你拚

升時升起。 政治腐敗,太陽當頂時依然,月亮升

別,政治清明,人民謳歌昇平,腐敗時, 起時照舊。 可是,人,所謂賤民,百姓却大有分

人民備受苦辛

有的避入了相熟的鋪戶人家,有幾個屬在 店家,關門的關門,上門的上門,百姓們 邊街道的,個個跪下,誠惶誠恐的…… 城中的大街在騷動,家家戶戶,商鋪

仗!可是脚步聲,極齊!極勁! 沒有金鑼喝道,也不見肅靜迴避之官

風飄拂,陽光下透露出殺氣。 人背後,斜插一柄刀,鮮紅色的刀衣,迎 個個個是玄色緞,密門扣短打扮,而每個 來了,三十六個勁裝紮束的武士,一

倒不如說是滑竿般的坐椅,椅底下串過兩 遮陽光,久不碍坐的觀看四方。 树扛棒,椅背上装一柄曲柄的羅傘,既可 另有八個抬的一頂凉轎,說是凉轎,

惜,百姓是低頭屏息,跪在地下,誰也不 當然,人們也看清了此公之尊容,可 對… 子,所謂事不關己,不費心神,您說對不

不希望在自己家門前出了事,這一對少年給讓出了門,因為,店東是不想多事,更 可活不到三更另一分。 他有什失禮,對不起,他要你三更死,你 狠手辣的人,誰要是對他不滿,誰要是對 金如土,而慷慨好義。不過,他也是個心 要做多少好事,他又要招呼多少朋友,揮 而堡主是仁義大俠元浩,每年,他老人家 地區,當地盛產稻、麥……豆、棉。可是 男女是外來人,此地甘泉堡是當地的有名 更出名的是人;甘泉堡真的有座堡宅, ·」他倆還想問,就讓個店東

來歲的鄉農,遍體襤褸,

頸有鐵項圈連住

鍊子在那位少爺手中抓着呢。

氣度不凡,更有一點可貴處,此君面上帶 穿棉袍,手執尺來長的摺扇,顧盼之間,

笑……不過,在他轎後,不對了,有個卅

劍眉朗目,唇紅齒白,坐在椅上,神定氣

其實,此人生得不俗,年才廿七八,

閑,分明是個會家,<br />
而且,功力不弱,身

敢看着此公之面容。

可以說一句,要死要活你隨意。 「文打官司武講手。」隨你尊駕挑,也更 他勾聯武林。哈!出了事,真可以說: 人對元堡主又敬又畏,他結交官府

再捱再走,然後,再跌-

,開門的開門,去門的去門。

漸漸的,走遠了,漸漸的又有人走動

爺一抖鐵鍊,他又得似騰雲駕霧般起來, 交,走兩步又是一交,他摔了,自由那少 鄉農又是被拖着走,眞可憐走三步,摔一 脚不着地似的。本來,傷、疲、飢、乏,鄉農週身有血傷,因此,走起路來,

皇帝更直接的管轄着這個地方。 意,在此地,他是個皇帝,不!該說,比 元大堡主的股份,你就別想好好兒的做生 還有,此地有名望的大店大鋪,沒有

家說話。「店東,這是什麼回事?

「兩位是外地人,過路客……」

「不,想在此地住幾天。

在一家茶鋪中,有一對少年男女與東

人們依舊你來我往,好似沒事人般。

弄了個莫明其妙。 ·叫他們說什麼呢?常言道·「禍從口出 少說爲妙。這一對青年男女就這樣給 所以,你要問,問什麼呢?也可以說

是老人閑不住口 而被扣的是佃戶梁七牛。 也就是仁義大俠元浩的獨生子,元天乙, 除了有個老人說,也祇有老人敢說,或者 你不說,問第二個 年輕人總得喜歡事事有個根,有個蒂 坐轎的是元少堡主 ……甚或第三個:

這一對好事之徒,來到了梁七牛的住

在哭,哭得挺凄惨。 頭髮花白的老婦,抱住個十四五歲的閨女 沒一件東西不是破的。再看淸裏面 家,有了氣了。破屋破門,破缸破炕: 一個

閨女是不哭,或者,她不會哭了。 「奶奶,讓我去吧。

睁睁眼吧。 歲多啊: 「不能啊,閩女,好閨女!你才十四 …那些個天殺的,老天爺啊!你

了什麼事一 ,他們可是忍不住啊··「老奶奶,到底出 到底是件什麼事啊?少年人,火性猛

石榴出面……露相,那想到那些個鬼,鬼 那些天殺的,我們已留了份心啦,不讓 …突然,在吃飯時闖了進來……閏女— 什麼事,你們,你們就沒眼

是不哭。 哭了,哭得聲震破瓦屋,石榴姑娘還

量好了沒有?少堡主可是個心急的人!」 外面又傳來了人聲。「梁大奶奶,商 少年男女依然弄不清個來龍去脈。

「我去,我跟你们去…… 何必呢? 「你們!你們要了我的生命吧!」

「你配嗎?唉,老婆子,別讓人笑話

七叔回來 的好處,最低限度,三年不收租,還有放 少堡主是要石榴姑娘,送去,有你們 「癩頭老鼠!你 你就不想想

「我說金花!你的妹子,她如今在哪 「死老太婆,你說什麼?」

兒?不是讓他們强奸致死?你

拚命!拚命!」那個漢子可不知什麼攬的 把就抓住了老太婆稀疏疏的白髮,老太太 的瘡疤那樣,他有些火,又有些恨的。一得萬分猥瑣的漢子來。好像老太太揭了他 可突然發了狂般。「老命不要了,我與你 ,讓個老婆子一頭又一頭的擠到了牆邊。 如果不是石榴姑娘的勸阻,老太太可 「住口!」進來個滿面怒容,但是生

真能與小老鼠拚上了勁,而咬上了。 「這個死老太婆,可還眞有些個勁,

掏清問底的少年男女可忍不住了。 如果不是老了十年,真能扒光你的衣服 這小子口中眞不乾淨,本來祇不過是

男的一手扣住了癩頭老鼠的前襟•• 本來,小老鼠看來挺勇敢,可讓個少

你是人不是?竟然說出如此混賬話來? ,實在他看見了那個女的… ,這個賊胚,不是怕,也不是說不出話來 人一手扣住,他有些氣喘不過……可是

東家!你與我去吧。」 吧,不錯,果然是讓那個男的打了個重的 嗡嗡响……憑自己切身經驗,捱了個大明 這小子又想到了邪淫方面去了,還有那張 雙修眉,一對鳳目,鼻子又端正,又… 然,阻是沒親着,臉上却火辣辣,頭腦裏 。唉,如果親個咀兒……該多美……突 「畜生!憑你如此的下人,那會有好的 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美麗的女子

騰騰」的,直摔出門,如果後面不是有力 勁力驟來,他感到立脚不穩,知道要糟 可就沒法阻止自己立刻停止步伐,「騰 小老鼠捱了咀吧還不算數,前面突然

「我說不一定的啊,說不定找不到就

「更好,走了,也就不必多理!小伙

然會明白了。」

「好,也不必問了,住長了,一定自

「不一定,如果找到了那位前輩,我

「不會在此地住長的啊?那總算是過

走。」

到個立脚,或坐穩之地。 一托自己,他可想不出自己該到那裏,找

看來,這個小子對那個女的真的是已經動 ,去會會這對混球……對,殺了男的,挾人來,他可算是跳起來啦!「區師爺,走主的心腹,區師爺……他是狗仗人勢,有 了女的……」低聲地對區師爺道:「那女 誰托住了自己,哦,看清了,是少堡 …美… 」 美得他唾涎下流,

我堡主當面謝罪!」 掷裹得罪了兩位,請兩位出來,然後,容 「是那位朋友,光臨傲堡,更不知是

「您貴姓?」

「在下姓區,小字百旺,兩位是....

「尊師何人?」

名宿前輩,祇爲生性好奇…… 我們是經過此地……不願打擾當地 家師素不喜與人交往……不過,區

已有所看到,小三……」 中可有冤屈不實之情,哈哈,看來,兩位 ,我就是奉少堡主之命而來實地一查,其 可能是少東主受人一面之詞,而今,你看 「啊,兩位這事可能是稍有誤會!

交租?」 ,區百旺和言善語的:「是你說梁七不願 那個癩頭老鼠出現在區先生的面前了

是相互看了一眼,冷冷旁觀。

「胡說,你想石榴爲妻……」 「千眞萬確……」 「是你說梁七背後咒詛少主人?」 「是啊,這是不會錯……」

「區先生,我姓郁,此乃家姊……」 客氣: 两,這也算是湯藥之助而已,您老也不必 來,如果您老不放心的話,大可跟我回去 萬分的痛悔,您老放心,七哥不久就快回 手足揮了幾輝,悠長地吐了一口氣,然後謎那樣,慢慢的,慢慢的,倒身下地…… 婆婆 揖,說道:「少堡主巳問清了一切,他是 雙手撫胸,一對鼠眼,透視出萬分難解之 心百 」果然來了幾條大漢,將個小老鼠屍身抬 還有少堡主…… 將七哥引領回來,還有,這兒是白銀十 口……可憐,小老鼠是再也說不出話,肚是祗一伸手,一印掌,印在小老鼠的小老鼠說話未完,「蒲」的一聲,區 區百旺是來到了梁老太面前,兜頭一 區百旺是冷冷的叫了一聲:「來人! 「爲什麼? 「我不要,我不要……」 「歐先生,師爺… 「分明挾嫌誣告,而今又來挾持梁老 「你欠梁七三百文……」 「這……我……是……」 ·可憐,小老鼠是再也說不出話 ·你這惡徒,死有餘辜......] 我—

父母是簽署了賣女的文件。打官司打到天他們是出錢買的。即使是不合理,可是, 罪加一籌。朋友!你看,有什麼辦法。 能告主。若然想告,對不起,告狀的先得 邊,連官府也不能受理。大明律法,奴不 但是,你說不上他們的可惡,因爲, 天下竟然有如此的兇人-

牛眼中看來,少堡主做得太過份……發了唉!老夫妻倆是算計不得那麼深了?在七 的兒子七牛的不平事……他祇是說了幾句 又中了少堡主的意。很好,把梁七牛帶走 塗面,一哭一叫,黑煤掉了,本色現了 幾句牢騷,就招來了頓毒打,孩子忍不住 恥……又恐怕鄉隣不知,讓她得示衆那樣 。爲什麼?逼她簽賣女文件。 想不開,死了……還有一對小的如何辦? ,人不該太狠,太毒。又何况,玉娣死了 ,哭叫護父,又出了事……石榴本來黑煤 ,連她父母也陪上了。玉娣死得可憐,可 :老夫妻是鄉下人,怎能受得了。 老太太在哭,在說,然後,說明自己 一個

氣,對男的道:一瑞弟,沒時間啊,咱們 正當有所决斷時,那個女的突然噓了一口 少年男女聽得眼睛幾乎爆裂了。他們

面色微變,半晌:「英姊,我們就抖手不 得有個空檔時間,才能理啊:

那個名叫瑞弟的少年聽到女的說話

「力之不及啊……瑞弟……」 「於心何忍?」

死的一羣,兩人是心潮起伏…… 然後,兩人是雙雙氣!對着哭的一

羣

外面又傳來了人聲:

可是, 見這醜惡世界的一切,那可是最簡捷明了 那麼,死了是最乾淨。至少,眼一閉,不 想法,不能好好地活下去,也無甚希望, 的一門是無法可保。老人們全有個决絕的 明區百旺巳調來了他的手下。看來,自己 梁老太是面色大變,因爲,她已經看 ,這一對少年男女,看來氣勢不凡, 現在,有些氣餒了,外面來人,分

是一無解决問題之力,而且,徒然讓對方 在最後的時刻是最清晰之時刻。她明知哭 小看兩眼 老人起身了,老人也不哭了 ,因爲

頭總是爹生娘養的。石榴,走,咱們,死 說邊說,突的將顆白髮蒼蒼的頭顱往牆上 ,白沾汚了妳身軀,再落得個死: 也得死個清白,別像玉娣般,白受了罪 說得平凡,可是,做得乾脆。老人邊 「不哭,不哭,窮人什麼也沒有,骨

老太,就在這個時候,區百旺巳帶了人進 時,老太已是頭破血流,奄奄一息的倒在 ……幾下一凑,待到石榴姑娘惨叫奶奶 本來,憑少年男女的身手,大可拖住

門,眼神不定的看着那個女的,面上帶着次一來,引來了個絲袍少年。那少年一進 詭異的笑,而笑得令人想起了森林中的猛 這就犯了少年男女的火。而區百旺這

「不必客氣。」少年冷冷的一擺手。 「在下元天乙……」

「恭敬不如從命。」

「不,但願後會無期。」

恭倒地,然後,一轉身,區百旺是瀟洒地 「哈哈,說得好,」禮儀週週的,一

「你們爲什麼不相信區先生… 是

不見血!我不會上當… 語,可惜我記得太多了,笑裏藏刀,殺人 我們托了你們的福,才換來這些花言巧 「兩位,我老太婆很明白,心中明白

「既然如此,爲什麼不走?

那裏的閻王不吃小鬼……我們是祇配人「走,走到那裏去?天下烏鴉一樣黑

「他們是閻王……」

,讓你們外來人也看了。」 ,再說玉娣-還未下葬……也無法葬下去 走,我陪你們去,好在時間還不太晚 「比閻王更狠更陰更毒……你們不信

四壁何?有人在飲泣,是孩童之聲一 燈,油也不多,雖說有房有屋,其奈家徒 左、右兩房。可是,氣氛陰沉,一張長命 不錯,至少比梁七家好的石屋,有中間、 在老太與孫女的相陪下,來到了一座看來 看什麼?:三彎四曲五打折,少年男女

-不相信你-

鄉村茅屋淺陋的話,咱們等候七哥歸來如 將來再說,兩位,我可稍待片刻,如不嫌 區百旺面色微變,而這一對少年男女 「姑不論如何,事情終須水落石出, 死了已有幾日,並且,被輸姦致死。 沒有褲穿……兩股之間一攤紫血,顯然, …少女身穿的藕色單衫,而下身……竟然對中年夫婦,一個年才千七八歲的少女…再看看清,木板上躺了三具屍身,一

「不准掩,不准蓋!不奉命,不准埋

「好,好!你我但求後會有期。」 更是哭得幾乎噎住了。 角落裹有一對男女孩,一個男的十歲

……看,看……」老太太在尖號,而石榴

左右,一個女的祇有四五歲,相擁相抱 了悲哀還是悲哀。此地,悲哀正籠罩了一 …可憐的是,哭得了沒淚也沒聲,好像除

切,控制了一切。 怒打不平

九死一生

弄清了這件事的始末。 少年男女看不下去了。但是,他們却

的是太子爺。田是他家的,地也是他家的的堡主就如個土皇帝。而少堡主名正言順 人、畜、事、物全是他家的。 ,那麼田地上的出產也是他家的。還有 是元少堡主之傑作。當然,也少不了 的助紂爲虐之作。早已說過,此地

**輩**,更有爲虎作倀之輩。 就因爲是少堡主少不了有諂媚奉承之

們的玩物。 。田上住的人,不是他們的奴隸,就是他 田地出產的,好的、精美的,他們佔

准蓋,不奉命,不准埋。」就像板上的屍 然後,屍身是交給了父母:「不准掩,不 一套,在他高興之下,慢慢的會添、置…手段,服侍得好,懂得逆來順受少堡主的 房子。至於房子中的陳設,得看大姑娘的 …稍有不滿,好,賞給下人,輪姦致死 才向主子報告。然後是娶的,然後是換 一個大姑娘能免得了三年的佃租,三間 美的,看得過眼的,就有那些狗奴

該有個安排…… 「人,死了不少,你是這兒的主子,總得

得如此… 「啊呀呀,小可是不知也不曉事情變

你也不知,不曉麼?」 「哼哼,少堡主,難道這位姑娘之死 「這姑娘,與我素不相識啊!」

兩位,允否… 我也不得了!但是,天乙不敢避卸罪責, 實俱在,這件事如果傳入了家父耳中,連 」一轉語聲,又向少年男女打恭作揖道: 是誰幹的好事。你們總是往我臉上抹金啊 劍眉雙挑,目光如炬的對區百旺說: 「我馭下不嚴,我處事有失,我該死。事 ·.誰?立即替我找出事主來· 好,推了個乾乾淨净!而少堡主突然 這

「在下姓元?」

是啊!

「不知有否個姓單的老前輩!」

「姓單?多大年紀…

至多……五十開外…… 哦?姓單?五十開外,兩位與他有

親?

帶封書信給他! 非親非故,祇是有位朋友,託在下

他老人家與家父極熟……請!」 「家父就是當年人稱黑、白雙雄中白 「且慢,令尊是那一位……」 「啊!原來如此,兩位可能是找到了

面判官的銀劍元浩: 「什麼?仁義大俠元浩……」

提起家父過去之名號……想兩位是江湖上

「不是兩位仁風義俠,小可是再不會

酒,算是代兩位接風…… 一伙人走了,而石榴姑娘是怔住了 「好!請!」

行俠仗義之輩,哈哈……請,在下擺得水

正是拚死無大難。咱就拖一二個陪死的。 別人家中。姑娘是冷靜的: 關了半天,什麼?在他們一伙人?姑娘是 。人、大概抱了必死之心時,連鬼也會怕 心中已打定主意!你們來,我不畏,不避 會放過自己……但是,姑娘是冷冷一笑, 不想活了……死……是的,不過,別死在 。讓我安靜的死。好!擄走我,也好!反 ,她感到一陣寒意。因爲,這些惡徒,不 奇怪,一路走來,可不見有人來麻煩 走……突然

打結。然後搬一張木櫈,奇怪,人一上木 牙,也不想留戀其他,找一條麻束,懸樑增多了幾分凄凉之感,石榴姑娘是咬一咬 個是運衰被鬼欺? 櫈,莫明其妙的,木櫈翻,人倒地…… 連三次,石榴跌得雙膝紅腫……難道,真 來到了家中,依然冰冷灶清!並且 三分的吧!她想。

麼?她自己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覺了爲人所據,本能的想叫,想掙,可是 而是讓個猝然聲响嚇了,並且,眼前一花 不禁打了個寒顫,說實在,她不是怕死, 奇怪,石榴是聽聽話話的不出聲了,爲甚 了,身子巳爲人挾住了,衝出了門,她醒 ,耳邊却傳來了個女聲:「別惹麻煩! ,黑暗中看不清楚是什麼,至到她想清楚 窗外有冷笑聲,石榴姑娘突然之間

得有些颠簸之感,看來,那個女的是騎馬 突然,她聽到有馬蹄聲,哦,她也覺

K40

馬蹄敲打田野聲……石榴姑娘宛如做了個 、重物墮地聲……半晌,聲寂寂,除了有呼的鞭子聲,然後……有怪叫聲、慘叫聲 有人聲、有呼嘯聲、有兵双聲、有呼

弄得萬分不好意思。 更看清了面前有個與自己年紀彷彿的姑娘 園子,並且,到處掛着燈,羊角風燈,她 站在個園子中,她從來沒看見過有這大的 ,她那裏知道,她這樣做法,却將個對方 ,她以爲救自己的是她,她跪地,她叩頭 人挾了下馬,眼前一亮,石榴才發現自己 聲,馬匹的响鼻聲, 不知過了多久,有鞭梢叭叭敲打門戶 開門聲……自己像被

幾經口舌,總算弄清了,救自己的是 而小姐巳進去更衣,得等一會,才

放在田裏,她與鄉農婦女,並無分別。 此的不起眼,假如不是那身小姐的打扮, 了這位「小姐」 在一間清雅的閨房中,石榴姑娘見到 ,是如此的粗豪,又是如

下,算是不再遭受打擾。 桌面,也幾次聽到茶盃的不安聲,有一次 ,茶盃不得不抗議了,它自動的掉到了地 石榴在哭訴着一切,小姐幾次擊打着

頭,又在發脾氣啦!唉!什麼事啊,要麼 ,一瘋出門,十天半月不知去向,要麼 態也挺舒泰,他一到就阻住了小姐, 面靴聲咯咯,痰嗽聲聲— 一個身材高大的老者,看來慈眉祥目,神 ,這點倒有着小姐的氣度,就在此時,外 小姐在罵人,罵得很兇,不過挺斯文 一石榴眼前多了

> 啦,丫頭 一回來就罵人咒鬼,唉,家中有什麼不好

爹,你來得正好!

**廖道義、交情,** 「是你做的好事,你老是顧全你的什「喝!看來找爹我來算帳什麼的?」 唉,阿爹,你可知道你是

什麼?你在幹什麼?」

死,害死· 見沒有,人,死了幾個,全讓你那賢侄逼 呢?那個小賊就打人家主意,還有,你看 一我幹了什麼喪天害理的事情啦? 「你看見了沒有……她,才十四五歲

頑童! 「唉!丫頭,你天乙大哥是個好玩的

子媽,你來,你來勸勸丫頭……」「丫頭,別急,聽我說下去!唉,孩

着石榴姑娘的事,還有玉娣之死: 見了父親敢大叫大跳,見了媽媽,她可說 再看看小姐倒有七八分像她,奇怪,小姐 扮,眞像個鄕婦,雖然,生得不太體面 不出話來了,反而慢慢的,有條不紊的說 個年約四十五六的婦人,穿素打

就該一刀殺了這個小魔王 ,然後,走了,小姐是氣狠狠的在罵: 鄉婦面有難爲之色,她看了丈夫一眼

個明白,天下之大,難道,就無你我藏身 ,天乙是越變越不像話了啊!該與二叔說 「孩子他爹,我看,事情是罪真臟實

交情,不是他,我是早巳死了,不是他拚 ,她不明白,你就能忘了老二與我之 」老者是長嘆了一聲:「孩

死忘生的救我,支持鐵氏七箭手到… 我當然明白,我當然清楚,老爺子

不忿人欺侮人。現在,天乙的所作所爲:,你爲甚麼幾乎送命?爲了打不平,爲了 .比你以前看見的……更可惡啊!我也有 ·他不是個少堡主,他簡直是個

前是好了不少 弟不是你介紹去的?他也來過,說天乙比 的要我介紹個好先生……嗯,對了,區表 無意之中,幹了些事還不自知,他已再三 我也看見過天乙,挺規矩,挺有自知之明 ,當然,他也不否認好玩,也承認可能在 老二也不至於縱子行兇,我去過幾次, 這 可能別人言過其實吧!再說

,提說:: 的,也不見得是假,明天,找表弟來提說 信得過,但是,女兒: 不理啊!還有,區百旺爲人端正,這可以 提起這區表弟,哦,夫人是想起來了 自己的娘家表親,是麼, …當然,女兒看到 他不會

看清了,元浩是別有來路,否則,他那能 維持這大的開支,可是,元浩是越來越威 越是這樣,元浩對他更爲恭敬。他當然也 好飲幾盃,偶然的打幾套熟而不狠的拳外 越不想多管閒事,天天是繞花蒔圃,除了 以前,他那火爆烈性是越來越兇,也越來 近幾年來,他越變越靜,也越變越退… 也不錯,他是個好人,重情敦義,但是, 近學來的看門之長,至於自己的表姊夫 己是言聽計從,並且,教了不少他父親最 好像在做隱士那樣,當然,他更看出 區百旺可爲了難,不錯,元天乙對自

> 了黑、白兩道的主者 震武林了,尤其近幾年來,他是隱隱然成

歡喜。 是處理得不亢不卑,而今受者滿意,皆大 論成名與否,來者不拒,多的少的,他總 浩是今天修橋,明天鋪路,武林人士,不 仁義大俠之名,不是憑空得來的,元

兩面討好。 表姊的呼喚,大一半爲少堡主的事,他得深明此理,因此,他是爲了難,明知,老疏不間親,他們到底是親父子啊,區百旺 玩,好事,做父親的那會不縱容放任些, 表姊扶養……苦了那麼多年,孩子麼,貪 就算表姊夫可以尅制仁義大俠一二,到底 死於困苦,有一段時間,少堡主是由自己 此一子,聽說,少堡主生於不幸,令其母 至於少堡主,那是另一回事,堡主祇

何,如何. 事打個岔,別再煩死咬住的,說少堡主如 分明,他們是來拜會表姊夫。對,用這件 不要緊,今天有一對少年男女來拜

您大恩大德的……」他話未說完,那一對 想不到,有人來找你。這一對……是受過 • 「您老是單興單伯父……」 姊弟已是雙膝點地,十分激動地叩頭請安 到,爲冤姊夫先問,打個岔:「姊夫,眞 區百旺引來了這一對姊弟;並且,

**那滿面激動之容……老人是重情感之人** 是那一位故人之後。但是,眼淚是真的 …他伸手去攙扶兩人,正想問一個清楚明 金鈎單興。他無論如何想不起這一對姊弟 老人正是初出場時的黑、白雙雄中的

銀光一亮,一柄長劍已點住了老人的三寸 老人面色微變,正想喝問……突然,眼前 」脈被扣住……是西域之狠厲扣穴手法。 突然,老人左右雙手之重穴「寸關穴

他們身後,每個人背後有一柄長劍點住大 個時候,爲人扣了個縛手紮脚。 那一對少年男女更是心震;因爲,在

咽喉所在。老人做夢也想不到,會在這樣

世交,明知單、元兩家爲了對付,打不平 子英,你兩個小傻旦,明知單、元兩家是 得的,為我所用……哈哈…… 了我們手下的謊言,忘了姓元的,單找姓 恿他倆來行刺… 個傻疍是郝士綸之後。其實,他倆一出現 ,讓他們踏入了我佈擺的圈套。然後,慫 也未免太懵懂了……我是一步又一步的 我就已知道。否則,我這個仁義少堡主 才得罪了你家的老子……可是,你們聽 ·單伯伯,想不到吧!這兩 ·哈哈哈 -郝子瑞、郝

。但是,所謂知之已晚,悔之已晚。突然,元天乙現在已是個壞得可怖的少年梟雄 他又有了個想法;焉知不是老二也有了 單興是個老江湖,他是看得萬分清楚

毫不怪他倆!祇不過。唉,可惜了一番 這一對姊弟分明是先被人騙、後爲人 ,作了帮兇。但是,爲報父仇…

得殺了我!! 「有何所求……」 「當然!」 「老賢侄,看你樣子,一下子還捨不

K42

「拿出來…… 你的傳家寶一 章陀鈎

「就爲了這些?」

「誰叫你是我的單伯父

一怔一呆之間,一條藍影突然搶入重圍,半空中簡直是响起了一個霹靂。衆人剛覺我如不毀了你全家,姑奶奶不姓單……」 在此時,元天乙不愧爲少年梟雄,長劍一 聲,而兩條人影莫明其妙的被捧出丈遠, 花,耳聞一聲哈哈,「嗆啷啷」一片斷劍 挺,他是非得毀了單興不可!不料眼前一 正是那個面貌不得人緣的姑娘。可是,就 正是郝氏姊弟· 「元天乙!你敢傷我父親半根毫毛

傷,看得出,全是皮肉之傷。 老人是喉間有血,郝氏姊弟是背後帶

殺元家 之功。一面運氣封喉,一面已雙手抖脫被實不是雙劍亂了步驟,而是老人借勁使力 非但不能個別擊破,自己却首為小人,而 分而去之,先利用元家毁了單興,然後再 不露面的武夷雙劍,竟然會亂了步驟;其掃千軍出了手。自己重禮請來,無事輕易 興之女單玉玉是拚命而來,一條軟鞭巳橫 直透,而劍尖竟然如刺入一堆棉花中。單 竟然如此的令人難以捉摸。分明長劍貫勁 元浩目前與單興面和心不和。總以爲可以 弟一直受騙,始終以爲單興是對頭冤家, 兩人是直覺長劍巳刺入背部,還未想清情 這千鈞一髮之際,好個單興,一拖一按, 元天乙無論如何想不到,老人的武功 大力突來,將兩人擁出丈許。郝氏姊 ……那想到,自己反而爲人所用 郝氏姊弟根本心不在此— 在

爲人火中取栗:

探腰際,日月五星輪出手,雙雙反擊武夷 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躱不過。殺……各現在,分明仗老人之力,脫出險境。

一般阻住去路。元天乙是叫聲「大姊姊: 。想走…… 」可是,耳邊冷笑聲中:「誰是你的姊 元天乙是發覺老人脫了困 ·對不起,一條黑影,宛如怪蟒 心中叫苦

是清楚單興之雙鈎神妙可畏。 得不少奇門功夫。但是,他越到後來,越 天生笑臉,又是口甜,多年來,他着實學 就算他年少好色,可是練功極勤,更且, 元天乙家傳七星閃電劍,也非善者。

所困!自己父親是凑了個現成 龍。事後聽說,三龍幾乎爲單與一人所扣 父親出了門。武陵一戰,雙雄大敗黃河三 自己父親與老人閉門談了一天後,單老與 黄河的碼頭打開了,單興是再也不露 十三年前,單與是出過一回手。那是

己學得了雙鈎,那有多好! 。但是,父親却一直在嘮叨,如果自

謀奪雙鈎,今日算是抓破了臉。 從此以後,元天乙算是處心積慮-

知是攪什麼鬼一 看清,武夷雙劍,人稱劍煞劍祖宗的,不 ,雙劍看來就如酒醉般,脚步不穩。 但是單玉玉的軟鞭是阻止了他。再看 -單是雙掌左右兜胸擺動

就此夾手奪住了單玉玉的墨龍束。微微一 如何行動,一現身,手一揚,全身一探, 只見一個黃衣老人,條的出現。也不見他 「侄女兒!手下留情!」一聲斷喝,

笑道:「想不到侄女兒的功力,又進一步

背後領口一緊,他是為人抓了個實体脫重圍,再不怠慢,借勢欲走。一 元天乙認清來人正是父親元浩。他是 再不怠慢,借勢欲走。可是

「畜生,想走

幾乎扣殺的單興。可憐,兩人心中空蕩蕩門關邊緣拉了回來。看一看淸,正是自己是拿捏得萬分準確,將兩人的性命,在鬼 些什麼才好 在此人掌下 現,兩人的五星輪本是擅長於近身搏鬥的 殺起了性,想拚命— 這後人的出手,可算是藝高人胆大,更且 際,又是一拖一摊,兩人心中又驚又服 可憐,兩人的手一緊,神一散,發覺不妙 弟所傷,有的想跑……可是,郝氏姊弟是 ,而對頭的殺手已到……眼看兩姊弟得毀 ,又加背上有傷,流血不少,幾個一凑 ,但是,來人的功力,實在勝過兩人多多 ,回身就走。而其他打手,有的為郝氏姊 一平一推,武夷雙劍似脫籠套,再不打話 ,喉間乾辣,眞不是個味道,也不知 單興一見元浩,不禁眉頭一皺,雙手 …一股大力,一緊兩人之腰 -不想,眼前黃影一

「老大,此是仇人之後啊!

唉,人老了,或者,老糊塗了! 「老二,恩仇之際,可令我糊塗了 老二,走

「我突有所明,我該走了 「老大,您這是什麼意思?」

能忘了郝士綸之追殺,我不能。『黑、白 即使我錯待了你……你我多年交情……你 「老大,是不是我錯待了你?老大!

雙雄,生死與共』…… 單興看了看元浩一眼-

這是個一 老伴將他扶養長大!但是,這是個梟雄。 火燒客棧……身中無形釘,是元浩他不顧 一切,捨死忘生的挾了自己走,避一 廿年了吧!對啊,再看看那個元天乙, ·弟婦生了個孩子就死去,是自己 他該怎麼說呢? -黑夜追殺, -唉

「老二,你有權有勢了

不該過些好日子 ?萬勝鏢局辭了我們,你我幾瀕於死,回 不允你我置身事外啊 你我受盡苦辛,你我……老大,難道就 總以爲可以不問世事,但是,江湖可 「老大,難道我們吃權勢之苦還少了 「該壓迫鄉民了 ……你弟婦死得慘… ……該逼死他們了,

飽, 着,但是,他不得不同意女兒的說話。現 咄咄問話。 該人收三,你收七,不,人家終年不得溫 而你們吃肉還嫌肥……」是單玉玉的 「丫頭,不准說-·」單興慈祥地說

當然,突然的,他也以爲,老一,他也讓 下人所矇騙了的。 ,至於天乙,我看他大,我不忍心看他 ,他已看出了,自己實在是被矇騙了。 「老二,你該聽聽丫頭的說話,看看 -唉!老二,該相信天,頭頂上還是

有天啊,多行不義,勢必自斃,唉!走吧 - 至於我,我還有些事待了 但是,這兩個-「老大,你有所命,我幾時回絕過你 -得交給我處置-

今日,算是我求你了……交給我— 「老二,我一生不求人,連你在內

> 該忘了一些才好: 恩仇之際,我早就說過,極難分釋,你也

至於天乙,我會好好教訓 「老大,好!冲你這句話,我老了

一瞬時,靜了,四下一片靜寂。 「但願如此。」

「丫頭,怎樣了?」

客氣個什麼? 那裏有個魯卑之分,他那裏有什情誼之恩 ,說實在話,她是恨天乙,這一劍-是,老父是一家之主,她可不敢有好 章陀雙鈎訣…… 單玉玉是氣得咀上能掛上個油瓶 ·他如此見利忘義… 她可不敢有所放肆 他

頭,你表叔呢?嗯!」 一老人是長嘆了一聲:「丫

也走了,嗨,看來是他引鬼上了門。還有 ,他是內親啊,什麼?爲了什麼? 如果他不知情,他為人利用,他就不 「嗯! 這是不錯,表叔區百旺呢?他

該走。走了,分明他也有意來害自己父親 不理父親之傷勢— 統巾 她是心痛了,祇顧發小姐脾氣,根本 單興在笑,苦笑一 ,親手替老父包紮,單興是搖了搖 她是萬分內疚地解下 喉間的血滲滲而

••「你別來賣乖,我也不希罕自己這條命 手,他要女兒代郝氏姊弟療傷 郝子英却是跳起身來,戟指對單興道

但是,爲老父阻住了。 要殺就殺,別貓玩耗子那樣! 單玉玉幾乎想竄上去打她幾個咀吧,

分感動,人生天地之間,父仇不共戴天, 像你倆,我真怕父仇未報,巳莫明其妙的 「郝家兩位,你們爲父報仇,老夫萬

> **俩要來報仇,你倆一直爲元天乙所注意。** 死了,那太不值啊,再說,你們在西域多 然後,被利用,如果不是老夫、小女,你 士的詭譎之氣。事實上,除了老夫不知你 們之性情、體格,可惜,少了三分中原人 功,並且,西域之民性慓悍,所以鍛練你 年了吧,不錯,西域有不少中原失傳之武

幾乎死於郝士綸之手下 現在,走,不想,單興却阻止了兩人,不 裹是元浩的對手,元浩能不能輕易放過仇 死在元天乙的手中,說句老實話,兩人那 准兩人走,老人說出的理由是,不讓兩人 人之後?又何况,郝士綸的追殺,雙俠是 · 郝子英的又叫又跳,無非是借機下台, 人,落在元天乙手中,後果-,又或者元天乙成功,哼哼,自己姊弟兩 ,今次受人利用,如果不是單興不念舊惡 不堪設想

面子上怎過?

看來,自己姊弟 了十年,結果双加何?在仇人手下,眼中 簡直是蝣蜉之撼大樹。

還能苦得過這位妹子?」 响起:「大小姐,哭些個什麼?講苦

然認得石榴,突然,她心中有些愧疚之感 。是的,她是親眼看到了元天乙的害人事 是石榴姑娘,她奉上香茗,郝子英當

們試問後果如何? 郝氏姊弟不是混疍啊,他們當然清楚

單玉玉却一把拖住了郝子英走了。 郝氏姊弟當然相信單老的說話,但是

這仇,如何得報 郝子英是想哭,事實俱在,她是苦練

。可是,單玉玉冷冷的聲音在她耳邊 哭,女孩子是除了哭,再也沒其他的

遇到的人,全是元天乙的手下 羲,希望打些不平,不料……自己一直為 蹟,但是,自己爲了報殺父之仇,可就咬 了咬牙,置之不理,自己一路上,行俠仗 人點弄……以為找到了對頭,那想到,

親眼看到了,我請問你,人,該不該壓迫 …爲什麼哭,她哭些什麼? 人……尤其是這些個混蛋的作法……唉 ,唉,郝家姊姊,我真不明白,你自己也 這個行動如男人的姑娘家,可哭了: 「本來,我父也不想來數說你,但是

,好玩· 「我來遲了一步,我眞恨自己,貪玩 -讓他們又做了件惡事。」

天下會有這種人,如此的認真,對自己如郝子英陡然一驚,她無論如何想不到 此的苛刻。 「我記得些小時的事,郝士綸大概是

你的親人吧,也是 ,讓你父親派人追殺 ,我爹打了個不平,救了個文士一門 樣的有財有勢而仗勢

幾時殺了你全家?! 「啊……我父親殺了你全家?我父親 一然後,你父親殺了我全家……

還殺盡了萬勝鏢局一 小無知之徒在挑唆,在利用。但是,殺了 但是,結仇的是我父親。或者,還會有宵 成功。不錯,合尊的雙鈎允稱天下無敵 沒有令尊的出手,即使三龍十八將,也難 一你別不認賬… 毁了環山塢總該算了,你們何必 血濺暖山塢,如果

這可就令單玉玉更爲難以明白

老父對自己說過,並且,父親是一直在內 不錯,在她記憶之中,的而且確記得

是郝氏後人!」 拖了郝子英去!郝小姐可讓個性烈如火的 萬勝鏢局的後人。單玉玉是再不怠慢,他 好了,全該明白了,那個男的其實是

老人明白了一大半。 郝子瑞在敍述師門來歷;老人早已看出來 ,在老江湖面前,他的前言不對後語,令 子瑞是個心地忠厚的少年。就因爲如此 在書房中,單與是十分慈祥隨和的與

他無論如何不會將故人置之腦後。當然,

郝家。逼得老父幾乎毀了。但是,玉玉是 郁天保是有些趨炎附勢,更可能爲了討好

**渾忘一切,而再銳身急難。** 

「何以爲我與瑞弟是親姐弟?不,他

委曲,除非他一蹶不振,否則,他是可以 萬分清楚明白;老父寧可自己受千百萬種 在三天後,兩老聯袂赴山西,四處打聽萬

單家大小姐,鬧了個身不由己一

了此事,特別的找了多次元叔叔。然後,

引起了老父的不少嘮叨。更記得老父爲

事,又爲甚麼不理老朋友。萬勝鏢局滅亡

,爲甚麼自己像個活死人那樣的不名世

勝門可有後人。老父是個外冷內熱的人。

單興石破天驚的說出了這句話。郝子 「看來,你要是不殺我,你是死難瞑

瑞爲這突然的問話,怔住了。是的,郝子 本身想找的另一對頭:元浩。 帮暗助,可以得報大仇的 倆是為人誤引至此,始終以為找到仁義大 白了連那個所謂仁義大俠 瑞是非殺單興不可。並且,現在,他是明 就可找到對頭。又可由仁義大俠的明 一直來, 也就是自己 他

中的殺父仇人……令自己慘遭滅門的對頭 ,他那會放過: 黑白雙雄… ·嘿嘿,在郝子瑞的心目

翻來倒去的耍花樣? 單興這個老江湖面前,對不起,那容得你 難。就算你是個有城府的,又該如何?在 ,自己是根本不是個對手。想殺他們· 但是,自己不爭氣啊!一見面才知道

當遭報 白的,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之道理。 ,以今尊之性格爲人,勢必難求有個好收 ,因果之際,別有報應。即使我不找令尊 令尊是有可死之道,也可以說,他應該 「事隔已久,我不得不對你說個明白 ·當然: ·小世兄, 你是不會明

「你是天公?

受害者! 「我不是天公,但是,我至少也是個

「你沒死啊!」

「一切全是郝士綸的指使。你殺了他 「誰又知我當時是比死更難過啊!」

也就算了。」

如君言,我又不是天公,我何必,也不可 究得遭報。天!何必假手於我?對了, ,即使我不殺令尊,依令尊之爲人,他終 「我沒殺他!因爲,突然我別有所悟

能代天降罸:

環山塢,血濺環山塢、你沒份?」 「你說甚麼?你 沒有殺郝士綸

倆 是無聊。可是,至少,我是在萬勝門下 是非,他順了郝 過鏢。吃過飯——即使郁東家爲了怕招惹 我痴,無聊,不錯,我承認我是痴: 到一二個子遺,唉!找不到了。老二還說 我至少得對舊東家有個交待。我希望能找 我不會插手於武林兇殺風波之中,不過 出了門。我是希望能打聽出個所以然來。 過,萬勝門之被滅,我是動了情。我,又 了。並且,波及萬勝鏢局,我,唉,多年 ……但是,事過境遷,但是——」 ,我是懶管江湖事,不涉武林爭。祇不 「我何必有份。江湖傳言,環山塢毀 -- 令尊之意而解僱了 我

那樣。「你殺了我滿門 來個毫不知情。單……興……」小伙子的 流。「滿門死絕,殺得乾淨俐落,而今却 眼中有淚,也有火,可就似「水火旣濟」 郝子瑞在笑,可是淚由眼中 單老前輩,你說得比唱更

天保的夫人 憲靈風 的有所明白,再看清。咦!記起來了,這 小伙子像個人 伙子爲何提起萬勝門如此的激動?老人陡 殺人滿門?還有、這語氣不對啊?這個小 單興眞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顱了。我 啊,

「你是誰?

「我就是殺不死的郁君瑞!」

起先,他祇不過爲當前的情况鬧糊塗而已 單老興算是眞正的弄淸了當前之事

環球出版社發行 每本\$ 7.00 死角 每本\$ 9.00 20年驚人罪案 每本\$7.00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 地鐵站、屈臣氏中心有售

稍一定神,他的寶貝女兒拖了郝子英走

套的人? 上說一套而心中想一套,手上又是個做一 家,到底是爲了什麼?難道,你也是個 「爹!說實話!你殺了郝家,毀了郁

單老祇有呆看着的份。

腹劍-塗人。那想到,你是一個老狐狸,口蜜而 紙不過是個善善不能行而惡惡不能去的糊 「一直以來,你」 在我心目中, 你

麼天條-好朋友,這不去說它了,你可不該殺萬勝「你殺了郝家滿門,並且,波及不少 横加罪名,也得有個影兒,我到底犯了什 變了,說道:「丫頭,我教你讀書,不想 糊塗,我是個李林甫,但是,丫頭,即使 你無的放矢,而濫用典故,好,我是個老 「哈哈哈ー 」一聲狂笑,單老是臉色

「我幾時殺郝氏滿門,我又怎會累及

郁氏獨苗: 「這位姐姐是郝家後人,那位兄弟是

些口吃了。因爲,他依稀已看出來,其中 有個大曲折在。 ,我… 「你親眼見我殺人?還有,郁家賢侄 ·殺了令尊……滿門……」單興有

使是無意之中,因不敢與我父作對,而棄死,報仇,天公地道。但是,郁家伯伯即 况仗勢欺人,憑財佈阱,令你……幾瀕於 由……對,我父親是個惡霸。該殺!又何 「牆上血字……寫得明白……敍明情

> 卒保車: 名,表示你倆明人不作暗事 金鉤属害,銀劍服属… …他……也不至於整個萬勝門全

他在靜思一切。半晌,又半晌,他是廢然 一聲長嘆:「我不能死… 誰也不明白老人在想什麼? 「原來如此——」 單興是不言不語

透單興是為了什麼? 三個少年男女,個個面面相覷,誰也猜不 突然,單興是冷冷一笑,步入內堂,

使我有千份之不是,老大,你還能生我的 情,還有,幾十年的辛酸苦辣,老大, 後,依然是元浩先開了口:「老大,看來 ,您對兄弟我有了些不滿了。幾十年的交 仁義大俠來了,他是得到單興之邀請 。兩個老弟兄,相對默坐了半晌,然 即

而來

火窟一戰,我是欠了你條命……「老了,老二!我老了,再 , 再說, 自從

氣?」

「老大,你怎麼可說出這樣見外的話

**嘗沒有我的想法。天,對你我不薄,因此** 點心得,也可能是你想取得的… 越不想躭。這兒是你老大畢生所學的一點 有各的悟道,你有你的看法;而我,又何 ,我是對江湖事越看越淡,武林道是越來 「不,你聽我說下去,火窟一戰,各 ·我祇要求老二你讓我走, 走得遠遠 : 我交給

?老大,你我是生死的交情,老大…… 「老大,你說什麼?走,走到那裏去 「老二,別再說下去了,我現在是明

> 來,你是處心積慮的在拓建地盤,你不能手中的一張牌!不算你錯!因為,這多年願死,你不想為權勢所逼,而我却成了你原了,眞正的明白了,你羨慕權勢,你不 靜心,你也不肯甘心放棄了權位。你讓郝 一。不……比郝士綸更具權威的江湖巨豪 士綸氣苦了,因此,你非得變成郝士綸第 。現在,你是建成了你的王國一

「老大,你說到那裏去了:

大丈夫難免一朝有權而舐犢情深-,我錯了。」 ,也因爲我是看到,也明白孩子的苦難 ,我忍下了。對天乙,總以爲他是個孩子 「丫頭說過幾次了,爲了你我的交情 其實

可管教… 「老大,天乙有何不當之處……你大

辈… 我該走,帶了家人,還有,郝、郁有個小 你老哥哥也不能保你一輩子,好自爲之 的鈎訣,拿去,可是,記住啊,多行不義 必遭自斃!天外必有天,人外豈無人 「時不我予啊!老二,你們想取得我

輩::: 「郁……家小輩,郁家……有什麼小

呃: 「斬淨殺絕,爽快是爽快了。可惜, 「你早就知道郁家已無小輩了? 元浩有些口吃了

透了火窟一戰。我們當時……老大,就算 你怪我,我不得不有個說明。不錯,我恨 不幸死了,你我還不是白死。並且,你弟 也轉高了。「看來,你是在怪我了。就算 唉,其奈天何?」 「老大,」一元浩的面色不對了,聲音

逼、活拖給拖死了?我不能放過他……我婦,還不是因產後失調,而爲郝氏手下活 血,我毁了骤山塢……」 殺進環山塢,我用錢,我用計,我耗盡心 正言順! 「何不用,你我署名!我倆報仇!名 「何必用我名字:

「老東家呢!

說這些。不錯,我是立心强適他們,唉, 血傷,是我遍求名醫,名藥……」 老大,這多年來,老二對你不錯,你滿身 「誰叫他們趨炎附勢?老大,不必再

「我是欠你一命……」

笑……你我是生死的交情,你我是比親手 足還親的朋友· 事,但是,你不能走。不能讓江湖朋友恥 「不是這樣說,老大!你可以做任何

相交幾十年,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的為人 「我明白您的心意……不過… 老二

在我最後之時刻看我的笑話,看我的哈哈 「老大,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是

保得住連二接三的出事。 子掩過飾非。但是,你擋得了一處,誰又 早巳說過,多行不義必自斃,據丫頭的說 的說話。說什麼看笑話,又道什麼看哈哈 毒刁辣,就因爲元浩的會做好人,才代兒 話,天乙是如何氣燄薰天,又是如何的狠 難道老二家有事,再想一想,唉!自己 嗨嗨,這可是莫明奇妙,也難以理解

一算盤,微微一笑道:「老哥哥已代你去 單興是承認自己欠元浩一命,他是再

過一次黃河,現在,再代你擋一陣煞。老

願違,老哥哥這條命是你所救,爲你所毀 了什麼事?」 擋此一陣……唉,但願如此,不過,事與 二,言明在先,天幸我功力不衰,能代你 ,也算對得起幾十年的交情了。說罷,出

下三濫的强徒更狠毒三分。 錢則刦色刦人……可以說,無惡不作,比且,不問善惡,不計良莠,有錢擄錢,無 權後,元浩之手下是橫行不法,肆無忌憚 可實情又如何?唉,自從奪得了黄河之霸 到此地。元浩的說話是:自己樹大招風, ,殺人越貨者有之,濫殺無辜者有之,並 青城劍家糾合同道,大概不日就要來

因爲,有不少事,他全付託了元天乙。 元浩可知?有些知也不能知其詳情

求一舉了結元氏的勢力,時道長首先將元 弟,他是爲求揚萬闖名,再加上宵小之撥 元天乙是少年公子,武林中的紈袴子 浩之心腹,神箭七傑毁了 喪天害理,神憎鬼厭,終於將個青城淸修 元天乙是財源滾滾,但是,他那裏知道, 玄門正宗的天涯一劍時驀笙驚動了。爲 ,鬧得黃河沿岸天翻地覆。錯是不錯,

是他們工於心計,到頭來,依然落得個不 興的話,多行不義必自斃。時辰一到,饒 也因此而風光了幾十年,但是,眞應了單 神箭七傑是因緣時會救了黑白雙雄,

出了個極大名堂,也擴建了個極大的王國實上,這多年來,元浩是憑仗了他們,闖 現在,對他們的交情是比老大單興深厚 神箭七傑之死,令元浩大爲忿怒。事

K46

起老大來 得多。不過,惡耗傳來,却令他不得不想

然後再議其他。 檔事,他不得不要老大先代其擋災解煞 取神鈎訣,據之爲己有,突然,來了這一 年前黄河一戰,元浩立即看出了老大的武 是靜心參悟武功,元浩是個能者,單在三 功比自己竟然高出不少。因此,他有心奪 自己多年來,祇顧分心外務,而老

在不是元老二的對手!報仇!笑話,希望,我老頭子眼光還有,憑兩位的功力,實再說吧!可是,無論如何,不能强鬥。唉 你倆有個自知之明。」 會有期,不過,現在我即使說得口吐蓮花 兩家後人先走。自己,他是冷靜地說道: ,他又對郝、郁兩小道:「但願我們能後 。首先,他希望老件兒陪同女兒及郝、郁 「我欠他一條命,總得有個交待。」然後 你倆也以爲我老頭子吃多了藕。以後, 至於單與又如何?他可是在安排後事

「爹!那你該怎辦?」

决得了· 爲 明 小朋友。唉,也是那句話,人該有自知之 你老子解决不了的,你們也沒法可解 「丫頭,你也走吧!我知道你有幾個 以後做事,千新記得;量力而

你難道不明白女兒的個性?」 「爹,你是生我育我,教我養我的

媽!以後 全仗你啦!」 」單興苦笑了起來:「孩子

中是在想:「老件,爲什麼姑息養奸,爲郝、郁還有那個石榴姑娘走了。單夫人心 單夫人是搖頭不語,祇是引了女兒,

什麼你就不能好好管教老二……及他的兒

老人;他就是讓友情、義氣給困死了的老 立自己的財勢!單興却是一個以義爲重的其實,她那能够明白,元浩是一心建

了一般,出現在元氏父子眼前。 泉堡。並且是說現就現,七個人好似約好 强,這多人竟然是悄沒聲的突然出現在甘 唉,可能是時運不利於他,也可能來人太此,即使元天乙是發盡手下,沿路打探。 、周吉、黃思靜。他們是有計劃而來。因 虎居士,再帶了他自己手下三大高手羅平 玄冲、嵩陽拳師李元慶、少林外門名手伏 青城劍客這一次是聯合了華山名宿費

出現,不必客氣,說出手就出手。的是好朋友,也有的是强力手。時慧笙的 勝門之時那樣,人少勢弱的。現在,他有 元浩今非昔比。如今他不再是走出萬

道。 看得出,來人雖然是身手不凡,功力不乏 他們竟然如此的不成氣候。當然,元浩是 十年辛苦建成之基業,召集收羅的名手, 元浩是心如火焚。無論如何可想不到,數 的是罪不至死,至於死的是;罪大滔天 浩是出一個,傷一個,甚或死一雙…… 對元浩之手下,有一個通盤的認識。 但是,時慧笙看來是謀定而動,並且 想來也不至於無取勝之 傷 元

半式,他們就抖手一走,再不干涉自己的說明。一祇要自己方面有人能勝得他們一招 ,反正今天是個決鬥的日子,而時慧笙又 元浩怕自己兒子不識好歹,冒然下場

事

我們可以抖手一走。」 傷的那幾個,其實我們是代你清理門戶而 少好事,因此,貧道才親自前來。方才殺仁義大俠,我們也打聽得你也確實做過不 也不知糟蹋了幾許少女,元浩,你自命爲 說什麼令郎就喜歡採取元陰……如此說來 們不得錢財,可放不過那十六歲的閨女, 說着話。「元施主,本來,我們是可以撤緊張神態。冷冷的,靜靜的,並且緩慢的 已。如果,你能聽我一言,處置了令郎 船,一個清貧廉介的退仕閑員。不想,他 法,也太可惡,貧道祇求他們放過一只商 岸,實在是天怒人怨。而你手下之處事作 過這件事,不必强加出頭。但是,黄河兩 城鎭山利器:松紋劍。即使是生死之鬥,時懸笙是阻止了同伴,他慢慢的解下了靑 ,然後,更不能詳加調查。這才知道令郎 時慧笙不愧是玄門修士,一無劍拔弩張之 ,令郎已入淫邪一門了,貧道不能不出手 ,當今之世,不是等閑之輩可以對付的 元浩是十分冷靜的出了場。他的銀劍

當然,不重則無以慰被害者,重,元浩能 全了元浩的面子。至於如何處毀天乙-毁天乙,作個了斷,那麼,他們是可以保 時戀笙是理直氣壯啊!他祇要元浩自

事,如此,請!」 得佔一招半式之利,你們也可不理某之家 來時又有言在先,如果在下堡中有 「如此,看來是非得劍下見輸贏,元 「道長美意,元某心領,不過,道長 人僥倖

大俠,如果貧道取得便宜,恐怕令郎之命

難保……」

格開,更可怕的是,邊架還立時發招還式此快捷無倫的七式,為時之白陽三炁式所城玄門劍訣,又擅於以靜制動,因此,如 臨死亡七次。尚幸時慧笙是玄門修士,青 **慧笙之七大重穴。更可以說,時慧笙巳瀕** 穴劍,也就是說;元浩之七劍已照顧了時 浩之本命七式中第一式:「驚電飛虹」。 元浩之閃電劍法已連刺七式……這乃是元 一式七劍,而七劍全是狠毒輕靈之七星點 ,但見銀光一閃,各人尚未有準備……而 「不必多言,請……」元浩語隨劍到

對方身上,七式被格,七式還招,他是看元浩一上場,他是屛息凝神,一心在 得十分清楚。因此,他的還招也是又穩又

還了七招。

年,那會不知,而甘犯此忌。突然,他明 果然名不虛傳,可是,他却看得淸楚,元 白了,他是担心自己的孩子,可憐,時慧 犯了個大忌,奇怪的是;元浩縱橫江湖多 輸,怕短時間內不能取勝,這些,剛剛是 浩是有些氣燥神浮,心中明白,元浩是怕 時慧定是不得不佩服元浩,銀劍神招 ,元浩今日假如輸了,他是輸在自

更爲得意。看來,這個黃河兩岸的太上皇 個證。還有是以防有漏洞之賊而已。而今 **鹏**劵。而自己請來的好友,祇不過是來作 ,再看到元浩如此的關顧孩子,時慧笙是 理直氣壯,心中一無罣碍。別說奪命七式 就是本命九式又如何?今日,他是手操 時慧笙守得穩,看得準,再說,他是

是難脫自己的玄門滅魔劍法之下了。

直闖中門 越就叫你免不了。奪命七式竟然讓時慧笙 一落了空。 見招拆招,而令元浩快如閃電之劍招 的殊死惡鬥。元浩怕敗,嗨嗨,越是怕 而來,先將自己得力伙伴毀了大半,然後 的更無敗理。那想到今日,時慧笙是有爲 手。後半期更是成了個土皇帝,人多勢衆 江湖。威震黑白兩道,從未吃過跌,失過 成名江湖以來,一出道,與金鉤單興揚威 十九招,本是江湖上有名之劍法,元浩自 元浩之奪命七式,一式七招,七七四 ,待到元浩發覺,經巳是面對面

的劍網,將個元浩圍住在劍氣之中。 引,玄門滅魔劍法出馬了。這不像是劍招 四十九式。然後是一聲淸嘯,長劍一領一 簡直是洒了一天劍雨,織成一面又一面 時慧笙算是大方到了家,讓元浩攻足

己在他織就的劍網中橫衝直撞,要自己撞 想自己死!而且在戲弄自己…… 是分分秒秒可置自己於死地。但是,他不 己的勾魂使者到了。並且,更看出時慧笙 後,不三招,他就清楚明白地發現了,自 代劍術大家。看到時慧笙的滅魔劍法出手 元浩到底是久經實戰,而且,也是一 ·他是要自

的財物珠寶,建立了多大多廣的勢力圈 要自己在死前想想清 更可惡的是,要讓自己看到了死的威 突然,他明白了時慧笙之用意…… …搶刦霸佔來多

脅· 元浩是冷靜的。他想得十分洒脫,無

> 窟中,譬如· 所有而來,譬如代人作嫁……譬如死在火

悉的高大身形,巳護住了自己,他是老大 力撞出老遠。待得睜開雙眼,祇見一個熟 耳邊將傳來一陣龍吟聲……自己爲一股大 不禁頭上出汗……眼前發了黑……不想, ,金鈎單興。 ·天乙!自己死後,他又將如何?: 突然,他看到了一雙驚惶失神的眼睛

「閣下是誰?」時慧笙隱蘊怒意的詢

問。

其實, 「老夫單興,唉,多年不出手了 險死還生之後,我是早<br />
巴不想再出

手

「你可知是在助紂爲虐…

不救…… 「誰叫我欠他一條命……我不能見死

更令人震驚的是;他是在如此緊張而又劍 是,單興是如此的從容淡定,說來就來 浩之外,還有一分驚懼在。 氣縱橫之情景下,斯文從容的邊談、邊架 也可以說, 穿網而出,除非,你有能力破網,當然, 織一面劍網。在劍網之中,你是無法可以 。時慧笙的急怒,當然,除了恨他救了元 早已說過,滅魔劍法是洒一天劍雨 你又無法可以穿網而入……可

興是萬分誠懇的說着:「何必打羣架,何 費玄冲的華山神錐就此讓雙鈎撞出,而單 必令他們有個藉口作惡,道長,看老夫面 力,對暗器更有獨特的借勁還力的打法。 但是,單興之雙鈎本具鎖、 幾道光華,幾度勁風,向單與打到 ·算了,唉,多行不義必自斃,我將 拿、奪、絞之

他 離開此地……成全老夫最後一次…… 單老人說着說着,幾乎哭出了聲。

同費玄冲等 命不該絕,他是長嘆一聲,打個暗號,携 正派,自己既已敗了,那麼就該遵守諾言 自己以爲一切拿捏極準,其實,依然忘了 …再說,自己根本沒估計有這樣個老人 「天外有天人上人的古訓」,自己是名門 人對手。老實說,如果不是老人雙鈎留情 ,自己長劍早已爲雙鈎鎖住,甚或絞斷 走。不過,老人誠懇的語聲,却在耳邊 時慧笙是心中明白,自己根本不是此 「還不快追!」元天乙可又抖起來了 「多行不義必自斃。」看來老賊是

蠅的亂動 「老二,看來這是我最後一次叫你的

不料單興是一聲怒吼,壓制了這些無頭蒼

他想乘機毀了這幾個討

人厭的像伙

危機…… 「老大能代你擋得一次,可不能代你 「老大,謝謝你 ……又代我擋過一次

你 擋得了一生。唉……本來,我該不該帮助 「大伯!你與家父是過命的交情…

作惡多端,你魚內鄉里,老二!」 當年,再說,想當年也配你來代我想?你 「想當年,想當年……你幾時能不再想 「畜生!」單興是第一次開口斥罵了

哼哼! 「我爲什麼幾瀕於死?爲了打不平 想當年,郝士綸恐怕還比你好些了

條命, 然是卅年前的弟兄,你聽我一句話一 老二,如果你還當老哥哥是老大,你我依 在助紂爲虐。老二,我該走了 ?我會出手殺了你…… 老大你說!!」 ·如果,倒退三十年,你想我會如何 不能再代你們守護神靈… 唉,而現在,我却 !我欠你一

邊响起

一蹋糊塗……突然,老大聲聲叮囑在他耳

還有一批人來找你晦氣…… 「毀了天乙的武功… 人。否則,老二,我怕走了一批! ·讓他做個安份

如此。 乙在自己家門中……想不到,孩子會變得 稀又看到了弟婦之死一 了天乙一眼,老人再也說不下去了。他依 「你: 「大伯伯 …自己捫心自問… 依稀又看到了天 ·」單興看

將自己一對金鈎放下了。 老大單興走了 ,但是,臨走時,他是

了個朋友,然後……擴建自己勢力,然後 便,將自己與老大救走。元浩以爲自己多 殺人報仇,然後……自己成了第二個郝 老二呆呆的看着他走出堡門……眼前 .然後,是神箭七傑出現.....因勢乘 ·依稀有火光……自己救護住老大

感的人。 己,自己也利用他們……不過,他可不應 可是,自己是墮落了。神箭七傑是利用自 遠了。他怕老大耿直,他怕老大方正… 該利用老大,因爲,他知道老大是個重情 他自以爲成功了 。但是,他與老大疏

嘗不知道孩子在近墨者黑之情况下,變得 他再看了看四週,看了看天乙,他何

K48

老大依然記得天乙的,是天乙不記得

次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老大啊!

天乙積德增福!」

放出的人情: 單興是騎在馬上,帶了郝、郁兩家後 「人,最好別欠人情,也最好別記住

「我們還會來報仇……」

「好吧!我等着你們……」

殺? 仇,憑元天乙的所作所爲,你說他該不該的是元浩……單老前輩,就算不是殺父之 「不是你!因爲,你不是兇手。殺人

號帳欵收

13165

名戶欵收

雨

主管:

經辦員:

着 「哼!死有餘辜!」單玉玉冷冷地說

「你還帮住他… 「丫頭,別火上添油-

「誰叫你老子欠下他一條命……想當

程吧! 「還想當年?唉……爹啊……放眼前

行嗎?……」 「爹已經老了!唉……不想當年,能

(全文完)

→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

開撕

98-04-43-04

新

臺幣

壹仟

料

佰

元

整(52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單欸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数寄 號帳欵收 新 臺幣 13165 主管: 名戶欵收 壹仟肆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 雨 武俠世界 辰 佰元 書報 經辦員 整 社 52 戳郵局心中 整字ン 期 戳郵局辦經 手續費

查存心中撥劃由聯本

珠寶,也一無所取,祇有一張字條:「代佈置的庭園樓閣依然,連歷年來所供獻的老大是走了。他發現他自己代老大所

了手,到底是自己孩子啊!但是,再有人

到那裏去找老大?

他眞想毀了他武功-

-可是

,他下不

「多行不義必自斃

請注意: 局先以電話通知劉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一、帳號、戶名及寄默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発誤寄。

(武俠世界) 反書報社 經

玥				戳郵局辦
	手續費	次	元	
戶帳交寄後帳登心中撥劃經聯本勿謝但寫塡必不聯此紮存人本戶帳				

單知通欸存金儲撥劃政郵

址住名姓人欵寄

老頭嗎?」山西商人勉强答應:「,不要你利息,你願意把這一百兩地方。要是有人肯借你一百兩,一的說:「你馬上要做官了,甭愁沒

13

苦等不走。 見這個闊佬;跟班不肯通報,老頭就在門外 2 旅店門口來了個破衣爛衫的窮老頭,要



那自然很願意囉! 有借錢的地方。要是有借錢的地方。要是不還給老頭嗎?

出一百兩銀子來。 | 說着,打開他的箱子我借你一百兩。 | 說着,打開他的箱子

掏

放着昨天他寫給江西人的借據。子當中少了一百兩的一包,那空處端端正正4 怪事!他發現擺得整整齊齊的幾千兩銀



得寫了借據,把銀子接過來轉手付給老頭。9 在許多旅客的一片贊許聲中,山西人只

連一句寒喧話也沒度十分冷淡,除了









16 他大呼:「上當!上當!」旅客們紛紛 法真是妙。

我呢,丢了官流落京城,找他也只是想一一一个一百兩銀子去做買賣,他才發了一一個經窮得揭不開鍋,我周濟他十多年,會經窮得揭不開鍋,我周濟他十多年,

· 找他也只是想要 資賣,他才發了財 同濟他十多年,末 心地說:「這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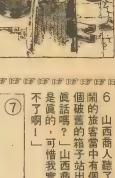


























人義士,都蠢蠢欲動。 康熙年間的某一年,時在暮春 ,氣溫還相當寒冷

人們工作不便,農作物受損害更大 仍如初春一樣冷,實在是少見的,不但 這一年似乎特別冷的時間長,暮春了

他的心情已經走了許多路。 浦,在那樣天氣而有此情形,不用說也知 馬疾行似飛,由三溪口方面而來,直奔畢 那一天是三月廿三日午前,有一騎快

## 仗勢施詭謀

E 一的桐溪河畔。 人好感的人!他一直來到富春江的水源之 ,氣宇不凡,僅以表面說,他是一個予這是一個三十來歲的靑年人!五官端

連人帶馬過河的船隻,可是十分奇怪,他 地方投宿,躭擱時間,一直來到桐溪河畔 走了那麼長一段路,竟然找不到半隻船。 ,沿着河畔而行,希望能找到一隻肯載他 這個人是午前到達的,他不願太早找

是這個樣子的,甚至在大風大雨的日子 陌生,他年中總得要經過幾次,每次都不對這位騎者來說,桐溪與富春江都不 什麼事發生,或者已經發生了 也不至於如此,因此,他預感到可能會有

昏,他大可以碰碰運氣,看看能否找到船 ,因爲時在午問,還有一段極長時間才黃

神一振,便下了馬,走向小船。 船上有兩個人,都是五十過外,接近

日用來釣魚的工具之一,他也乘坐過;但 所熟悉的老漁翁,這隻小船就是老漁翁平 另一個老人是誰?騎者却是十分陌生,沒 急於要渡過桐溪河,顧不了許多,只得厚 六旬的老頭。這兩個人,其中一個是騎者 看臉皮上前向老漁翁說,希望他帮帮忙, 有半點印象!不過,事急馬行田,他此時

起來。 快,並且坐言起行,話聲未完,馬上就站 吧,我送你過去就是!」他回答得十分爽

麼就算數了?這不行呀!」另一個老者提 「慢着,咱們這局棋還未下完 ,你怎

急事呀!」 有什麼要緊,人家這位朋友急於過河,有

出反對。

別想離開!」

這是一個不吉的預兆。若果眞個如此

這騎者急於過河,雖然希望已經甚微

前一亮,一隻小船已經閃入他眼簾。 馬疲人倦,已屆絕望境地了,忽然眼 「好呀,總算給我找到了。」騎者精

老漁翁聽完騎者訴說,慨然說。「好

「下棋嘛,是閒事,消磨時光而已,

「急事义怎樣?你不先下完這局棋,

「那就算我輸了,總行了吧!」

「算也不行,你本來就要輸了,何必

過河,我都答允,你說吧!」 「那你想怎樣,只要不就擱這位朋友

載不動,怎能載得了一匹馬?別弄得不好 「算了吧,你這隻小船,載隻耗子

了,祇怕載不了!勉强嘛,又有危險!」 :「朋友,真對不起,我這船,實在太小 隻船實在太小了,就如一隻大木屐浮在水 ,自己掉到河裏,那才叫冤枉呢! 騎者也恍然了。漁翁說得不錯,他這 噢,這個!」老漁翁如夢方醒地說

牠載過河去?騎者發愁了 坐騎,怎麼辦?但若要坐騎,如何才能把 騎馬?過河之後還有好遠一段路程,沒有 果坐騎上去,只怕會壓沉呢! 這是一個實際問題,怎麼辦?丢了坐

翁這小船,自己乘上去是不成問題的,若 幾隻耗子,狗、貓,可就會壓沉它了 面,螞蟻、蟑螂是可以載得動的,至於多

去,再給我把馬載過去,這樣,就可以解 「老伯伯!這樣行不行?你先渡我過

我可以多給你渡錢!

「這倒是個辦法,可惜無法辦到!」

是可以遠離狗、馬、耗子、貓等動物,不 所以做漁人,長年長月就在船上,為的就 致受牠們威脅,你要我自己把馬運載過去 起,還好一點,我根本不敢接近牠們,我 ,我實在辦不到,請你千萬原諒! 「我生平怕狗怕馬,有牠的主人在一

我把船開過去行不行?」 騎者想了一會,道: 「老伯伯,你讓

「你想自己划船過去?」

「你以前划過船? 不錯!可以不?

「還沒有!

「爲什麼?」

河面一指,正有一段木頭由上游浮下來, 也難以答允你的!」 划過船,不但我的船有被砸碎的危險,你 沒木頭堅固,却更易被漩着,我慣於在這 石,碎了不少!漁翁讓木頭流去之後,才 起伏有緻的浮流着,突然一斜,打了個轉 本身生命也沒有保障,你換了是我,能放 續說:-「你看到啦,船的面積比木頭大, 心讓我自己走?朋友,不管你怎麼說, 一帶找活,還提心吊胆,刻刻留心,你未 ,給冲斜了幾丈,「蓬」一聲擦過一塊河 ,水却深而急,還有漩渦,你看!」他向 「你不是不知道,桐溪河面雖然不寬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了?這麼緊張 「唉,這眞難了,教我怎麼辦呢?」

十分不利的,我非馬上趕回去報告莊主不 「我探聽到一個消息,對我們的莊主

「謝謝你,老伯伯!

K52

漁翁說:「這樣吧,你再向下走,大約 「嗯,這眞是大事!難怪你着急

,你就多給他一點銀子,並說是我叫你去那裏,你請他送你過河吧,如果他不願意 運氣吧! 找他的,他大約會答應你-里左右,有一隻大船泊在那裏,可能還在

騎者向下游走去,老漁翁繼續和他的

, 又沉浸在棋枰上

好,皇天一定保祐你! 「老余,你真是個善心人,心腸這麼

我一概少理!」 心之所安,問心無愧,如此而已,此外, 「我才不管皇天保祐不保祐!我但求

一半人像你這樣,就不會有仇殺事件發生 「好一個問心無愧!老余,天下有得

「你呢?你不是一樣是個善心人?還

好意思笑我!真是! 「別說這些了,剛才那個人是什麼人

他說的什麼莊主?是幹什麼的? 「誰知道?我只聽人說過一點點,知

得不多!你想知道? 過去不想,現在想了!

爲什麼?」

因爲剛才那個人引起咱的興趣!」 什麼興趣?」

不利?他急成那樣子,不是很有趣嗎?」 消息?是什麼消息呢?爲什麼對他的莊上 「他不是說探到什麼對他莊主不利的

很有可能是有仇家要來找他算帳! 了不少仇家,按剛才他的莊丁所說推測 龍,是個武功高强,名頭甚大的人物, 人暴躁而豪爽,愛結交江湖好漢,但也結 「他叫什麼,我也不知道,他的莊主陸應 「哦,你是爲了這個!」老漁翁說:

「我未正式見過他,談不上交情,連 「你到過陸家莊沒有?和他的交情怎

**熟頭朋友也不是!**」 「那即是說,你跟他們什麼關係也拉

算!

故事

兩期完短篇俠情

「不錯!你不相信?」

續下棋吧!你下,還是我下?」 「就是呀!別談這個了,我們還是繼 「相信,你沒道理要騙咱!」

那個騎者,但是,那個騎者却正爲自己的 運氣担心呢! 「好!我下這一步!」老余不再去想

然有一艘較大的船泊在一株大樹下 漁翁沒有騙他,他走了一里左右,果 「嗯,船上有人嗎?」騎者在岸邊叫

「什麼事?你瞧不見有炊烟?有炊烟 人啦,還用得着問。」

一是!是!船大哥,請你帮帮忙,送

到那邊去,不行!你另找別人吧! 「船大哥,帮帮忙吧,我有急事要到 「過河?不!我才由那邊過來,又回

「船費却不成問題,就是我不想再過

對岸去,祇要你肯帮忙,我願多給你一點

搶口問:「你說什麼老伯伯?是怎樣一個 位老伯伯說你最肯帮忙人,叫我來找你的 ,請你……」騎者正要說下去,對方已經 「大哥,你無論如何得帮帮忙啊!

罷了,偏要叫我送,倒真會排遣人呢!好 漁翁的樣貌特徵說了,對方喟然嘆一口氣 ,道··「他眞是多事,自己不送人過河也 「是一隻小船上的老伯伯!」騎者把

不去?請你决定!」吧,你快上船吧,船費是一両銀子!你去

「去,去!我先給你銀子!」騎者說

着,立即把銀子掏出來。

不出聲了。 有三十四五了,弟弟大約未到二十五歲, 大船上有兩個人,是兄弟。哥哥看來

他的匆忙,可見他的心情。 騎者上岸之後,立即上馬疾馳,由於

連馬也沒來得及拴好,就急急向莊內走 **黄昏時候,騎者回到莊前,一躍下馬** 

人扳着他的肩頭,逗他說話,他却答非所 一面抹汗,一面急奔。 「進福,你回來了!」莊中一個中年

問。 「老爺在那裏?」

「老爺?老爺在書房和朋友聊天!」 「是什麼人你可知道?」

我有急事禀告老爺,怎麼辦?」

這可 急壞我了!偏巧老爺…嗯,有了 「不行!我的事是十分重要的!唉「我看,你等老爺出來再說吧!」

「你看,不是銀喜來了?就着落在她 「什麼有了?」

進福迎上銀喜, 請她禀告老爺一聲

說進福有急極重要的事禀告-「你有事,不會自己去?却要我去捱

罵,有什麼好?我不去!」

你行行好,帮個忙,我真有急事… 銀喜「噗哧」一笑,彎腰掩嘴,好一 「銀喜姐姐,銀喜妹妹,銀喜姑奶奶

會才說:「我去報了,你拿什麼謝我?」 「你說,拿什麼都可以!」

「不後悔!」 「真的,不後悔?」

「那麼好吧,別到時不認賬!

問道:「他在那裏?怎不入來說? 銀喜果然去報告了老爺,老爺凜然色

不敢進來,所以託我禀告老爺一 「不要緊,你叫他進來,並通知厨房 「老爺,進福知道老爺和朋友在一起

加製幾味下酒菜和多熱兩壺酒來! 「是,老爺!

「我就去!」 「去吧,叫進福到書房來見我!

無法猜得出來。 招呼。另兩位是什麼人,他未見過,根本 水仙姑娘稱之,她亦不以爲忤,含笑點頭 明知這不會是真名,但他不敢查問,祇以 進福認得那個女客人叫水仙三娘!進福 書房有四個人,一個主人,三個客人

你說吧,大家至是自己人,不必隱瞞!」 外邊回來,帶來一個可怕的消息!進福 ,這是我們的護莊教師陸進福。他剛自 「羅兄,卓兄,三娘,我來給你們介 「是什麼事?說出來大家聽聽!」

仙三娘第一個表示意見。 「陸師父,你聽到什麼?」卓方也接

福身上,靜候他說出經過。 口,羅剛雖沒出聲,目光却注射在陸進

準備向莊主行刺,若果成功,便收手回報 底蘊,結果,查出藻溪的槐莊暗買刺客, 一點風聲,但所知有限,於是我就去追查 「事情是這樣的,事前我們已經聽到

> ,我聽到這消息,便立即趕回來了! ,若不成功呢?就縱火燒莊,趁亂再行刺

還是聽別人說的?」 「陸師父,這消息是你親耳聽到的?

「不是我親耳聽到的」

「那是說,聽別人說的?

「是無意中聽到,還是人家故意讓你 卓大俠,你這是什麼意思?」

聽到,還是有人故意說給你聽的?」 「沒有什麼!我想知道是你在無意中

有意讓你聽到那就有意叫你把消息傳出去 果是無意中聽到,那比較可靠,若果他們 一當然有不同!」卓方說道:「你如 「這有什麼不同?

「這對他們有什麼好處?他們何必這

是他們已經發現你的行踪,覺得你形迹可陸師父,他們這樣做,證實了一點,那就 此,兩者是並不相同的。」 疑,並希望借你把口,回來報告一切!因 這個我可不知道了!」卓方說:

俠,你放心,我相信絕對可靠!」 「這個,我倒沒有想到!不過,卓大

「你怎能這樣肯定?」

打探到的消息,與道聽途說不同。」 「告訴我的是槐莊中的人,是我託他

替你打探?是金錢還是感情? 你和朋友的交情怎樣?你用什麼方法使他 信!只是有一點,必須要知道,陸師父 卓方點點頭說:「陸師交這話可以相

友,一口就答允。並且,翌日已探到上述 道他在槐莊工作,便請他帮忙,他真够朋 這位失去聯絡已久的朋友,一問之下,知 消息了。」 本來準備用幾天時光去磨的,後來發現了 ,一直以來大家都惦記着對方,這次,我 我和他有十年以上的交情了

個怎樣的刺客?準備什麼時候行動?」 嗯,你那位朋友可有說是收買了一

,大約這一兩天就要動手了! 「說了!他們找到一個叫飛天神鼠的

是個頭痛問題!」 「飛天神鼠楊康?如果此事屬實,倒

「飛天神鼠這像伙,實在是個難惹的

去年我在江蘇曾見過他,和他有過

「卓大俠,你只管說好了,我會受得 「這沒有用!他不會記得的!

「莊主,這種事,我看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還是小心謹愼,加意提防的

們也要加意提防的,現在世道不好,什麼 事都可能幹得出來!」 「這個當然,就是沒有這個消息,我

家轉了話題,便擬要告辭,但羅剛却說: 「等一等!我有幾句話向陸師父請教!」 「老爺,我沒事啦?」陸進福見了大

現什麼奇形怪狀的可疑人物?」 「請問陸師父此次在槐莊時,可曾發 「不敢,請說就是。」

K54

「一個可疑的都沒有?」

「我覺得槐莊可疑的人太多了,好像 「那麽,你說該,有什麼可疑人?」 「這倒不是,但不見得奇形怪狀」

不完!」水仙三娘第一次開口表示意見, 「卓兄,我看你這樣問,一輩子也問 他們都盯着我!監視着我!」

見,該說個淸楚呀! 一開口就話鋒咄咄迫人,極爲尖銳。 「對了,三娘,你怎不出聲?你的意

說說嗎? 與槐莊之間,到底有什麼過節?能給我們 向莊主身上,問道…「莊主,我想知道你「我自然要問,」水仙三娘把目光投

意外,所以她詫然問道:「陸師父也知道 方地叫陸進福說,這倒是大出了水仙三娘 有不盡之處,我再補充!」陸應龍故示大 「這個當然可以!進福,你先說說,

「知道!我們陸家莊的人,大多數知

「那麼,就請陸師父先說吧!」

更爲乾裂,生活極苦,有兩個莊丁抵受不,有一天,天早得厲害,槐莊那邊的土地 他們,把他們收留了。 的先人不知底細,也沒有詳加查問,可憐 了,偷偷逃走了,逃到我們陸家莊,我們 福憶述地說,「大約在一百年前吧,據說 「這是許久以前發生的事了。」陸進

自然談不上禮貌,所以莊裏的人都反感, 怎的,消息傳出去,竟讓槐莊的人聽到了 心,這樣平安的過了差不多三年,也不知 ,派了個人來,氣冲冲的向老莊主要人, 「這兩個人倒很能幹,很得老莊主歡

> ,我未得槐莊莊主同意,不該收留你們,對他們說:『你們是槐莊的人,在情在理 再留你們,就太對不住槐莊了。 提!現在既然知你們是由槐莊而來,我若 了四十両銀子出來,每人給二十両,然後 命那兩個人回去,想了一會之後,叫人拿 槐莊失去了和氣,但也不想强人所難,迫 頗感爲難。他老人家不願因這兩個人而和 會再回槐家莊。老莊主是個仁慈的,對此 們都說即使陸家莊不再留他們,他們也不 慈,收留了你們,事成過去,我也不必再 得可憐,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一念之 但當時你們沒有說明,我又見你們實在餓 個人也承認了,但聲言不願再回槐莊,他 提出證據,然後把兩個人叫來對證,那兩 有修養的人,自然不會失禮,他先叫對方 連老莊土也有了氣。但老莊土是個有身份

進福下了結論,莊主便把日光在朋友臉上 派人來行刺,恐怕又是故意生事吧!」 常藉口便向陸家挑釁,生事生非,現在還 那兩個人離開,槐莊那個人也離開了陸家 的,趁現在槐莊這位朋友在場,你快去收 去的必要,這二十兩銀子,是送給你使用 把你送來的,因此,我沒有把你送到槐莊 到別的地方去,那是你們的事,我不再管 莊,從此之後,槐莊便恨上了陸家莊, 拾一點衣服起程吧!』老莊主嘆息着目送 東你,因爲你是自己來的,不是槐莊莊主 「『不過,你們要回去槐莊,或者要

主一眼,只見他臉色倐變,恍若玄壇,不句,陸進福面有得色,目光一閃,偸看莊 「這故事眞動聽!」水仙三娘讚了一

> 個明白? 「莊主,你我心照不宜,何必定要問

禁吃一大驚。

「三娘,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眞要我直說?」 我就是不懂你的意思!

,不是故事!你現在明白了吧?」 「那好吧!我告訴你,我要知道的是 「卓兄,羅兄,你們怎麼看法?」 「不!我說的一點也不過份! 「三娘,你不覺得你說的太過份?」 「不錯,我希望明白你的意思!」

你們!」 「對了,我也這樣想!

「莊主,我暫不表示意見,免得影响

明白! 的,不是事實,有什麼證據?你必須說個 ル,忽然問道・「三娘,你說剛才進福說 莊主的臉色更加難看了,他臉沉了一刹 卓、羅兩個都要滑頭,不肯表示意見

「你的出身?這事與你的出身有什麼 「莊主,你該知道我的出身吧?」

「有什麼關係?你說!」 「你真的要我說! 你想想就明白,關係大得很呢!」

嗎?你侮辱我先人,非說個明白不可!! 「哦,原來是這樣!怪不得前人說是 「不錯,我要聽聽你說什麼!你知道

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了

「好,我說我說!我先告訴你關於我 「別岔開話題了,說正經的吧!」

的出身!我的伯父,我的爹爹,還有我的

找你,你却不肯將實情說出。有困難,你 到我耳中,却不是那回事。因爲太動聽了 許聽說過一門四傑惡訟師這一句話,指的叔父與祖父,都是頗有名聲的訟師,你也 時間,我會把眞相找出來,你信不信我有 秘密,但不該以假當眞,欺騙我們!如果 這有可能嗎?莊主,我們把你當朋友才來 聽,在別人聽來,也許眞是感動的,但聽 响!陸師父早先說的那番話,似乎十分動 就是我祖父與我爹他們四個!我雖然並未 你再堅持,我敢同你打賭,只要給我三天 可以不說,因爲任何人都有其不可告人的 父,居然知得這麼淸楚,記得這麼詳細, 動人!百多年發生的事,一個陸家莊的師 全是眞實,只有編造出來的故事才會這麼 列入四惡,耳濡目染,多少也受到一點影 ,所以肯定是假,縱然不是全假,也不會

一時,却不知道他們就是水仙三娘的父執知道一門四惡確是四個出名的刁訟,名盛 然一嘆,說道:「三娘,你可謂明察秋毫 此本事?敢不敢同我賭這一注?」 不能不自找梯階下台,他沉思了一會,喟 陸應龍,再也沒胆同她打賭了。但是,他 ,不愧名訟之後-她說了出來,先聲奪人,已經嚇壞了 陸應龍聽來面色數變,不敢插嘴,

是眞實可信的!」 年的流轉,確難免有所增删,如果說是完 典籍記載。但是,百年前發生的事,歷百 關於槐莊逃來兩個人,確是眞的,先人有 全正確,絲毫不假,恐怕很難,但大概還 「進福剛才所說,應該說是眞實的!

「莊主,你如果早先這麼說,我也無

所說,在甲地方對甲說了,隔了些時到了變樣,不盡相同了,而且,就是同一個人就是這裏發生的事,傳到百里以外,也會 况相距百年,當然是有所不同的!」 乙地方,再對乙說,已經不盡相同了,何 須和你爭辯了: ·別說百多年前發生的事

他! 個辦法應付飛天神嵐這個刺客吧!」 「對!我們先想個克敵善法,再及其 「三娘,別說這個了,我們還是先想

還有什麼辦法呢?一時却想不出來。 巳經是二更鼓响了,聽更鼓聲聲傳來 但是,除了加强防衛,提高警惕之外

想到進福的報告,陸師父就心塞了

正是邪? 「莊主,你以爲我們三個人是俠是盗?是步,突然,她停了下來,目注陸應龍道: 書房,水仙三娘雙手緊握,在書房緩緩踱 進福早巳告退,這時只有四個人留在

「你直說好了,不要顧忌!」 「這個,三娘,你們……」

「好,我說,我以爲,你們該是邪

盗之流!」

血債這類事情,而且百多年來不止一次,祖與槐莊之間,必然發生過深仇大恨,如我也不怕直說!莊主,依我推測,你的先 年以外的!我這個猜測不錯吧? 否則,以普通的仇惡,是不可能記恨到百 還肯和我們相交,可見你對我們的信任, 血債這類事情,而且百多年來不止一次 又盗的!莊主,你旣知我們是邪盗之流, 「對!正是這樣,我承認,我是又邪

「不錯,確是有此傳說,只找不到證

只是推斷,對與不對都難找到證據,若有一下,又道:「莊主,我先說明,我現在 相當尷尬。但水仙三娘不放鬆他,稍爲歇陸應龍不敢直說,也不能否認,顯得 冒犯,請千萬原諒!

「你說吧,我不怪你!

得是槐莊對莊主有仇恨,不肯放過莊主 但爲何不見莊主對他們有仇恨之意,莊主 師父說,槐莊收買飛天神鼠來行刺,可見

嫁禍莊主或莊主的先人,於是對莊主記仇 記恨,要報仇雪恨,自己辦不到,便收買 或者莊主的先人對不起他們,或者有人做 了對不起他們的事,比如强姦、殺人、却 「我的意思是說・莊主對不起他們

後再思對策,你以為怎樣? 假如是他們誤信人言,我會向他們解釋, 若果他們不聽,我也會探個水落石出,然

所想這麼善良,這危險實在太大了,須得 「你這想法是好,只怕他們未必如你

,我這麼說,你不反對?」 「莊主,剛才我注意到一個問題,陸

們,這一點,莊主可同意?」恨呢?應該是莊主或莊主的先人對不起他 「嗯,你再說下去! 「那麼,槐莊的人爲甚麼對莊主有仇

外人,前來行刺!」

「嗯,有這個可能!」

計議:

「嗯,你們沒有時間,我有,你們只

三娘等都吃一大驚,也感羞慚!他們幾個 要肯出高價錢,我可以代你們走一遭!怎

「我不反對!

「莊主,我打算明天到槐莊去一遭

從長計議一 「可是,事已急,不容我們作長時間

火摺子,燃着油燈,赫然發現有個陌生人房,口中難免不養不淨的咒罵,及至亮着 最近,一聽到人聲,手一抬,燈光便熄了 後果如何,不堪設想! ••「我巳經等各位多時了,各位現在才回 坐在書房,各人不禁一怔,陌生人帶笑道 個人分頭找了一遍仍無所獲,便又回到書 太丢人了!假如人家不開口,施用暗襲, 頭上還未發覺,直等到人家開口才知道 ,連貓影也沒一隻,更別說是刺客了。幾 ,飛步出門,竄上瓦面,但瓦面一片空寂 ,眼前頓呈一片漆黑,幾個人也抄了武器 都不是初出道的雛兒了,却給人家掩到了 羅剛的反應倒相當快,他坐得與燈光

卓方脫口問:「你是甚麼人?來幹甚

來,找不到人,是不是?」

康,諒必各人都已聽說過!」 「我是來談生意的!賤號飛天神鼠楊

沉寂了,沒有半點聲音 準備。一時間,氣氛變的非常緊張,反而 應龍他們一跳,不自覺的手握武器,作好 來人自認是飛天神鼠楊康,又嚇了陸

天神鼠楊康在沉默了片刻之後,便首先發 「怎麼?不歡迎我,還是怕我?」

道。 「不歡迎你又怎麼樣?」羅剛忽然說

「你到這裏來,寫了甚麼?」 卓方說

,但說到一個怕字,似乎太自高聲價吧? 「你飛天神鼠雖然是個大名鼎鼎人物 處,已發出招式了。 何忍得住,雙目圓睜,便即撲上,刀光閃 飛天神鼠這話甚傷羅剛自尊心,他如

道

去,但他身子却閃動着,避着羅剛的攻勢兒再上?」飛天神鼠楊康突然向卓方望過 羅剛也暗暗吃驚了。 絕未因對卓方說話而受到影響,因此 「卓兄,你和他一起上,還是待一會

「莊主,他們都說了,你怎麼不出聲」水仙三娘也說一句,但語氣比較溫和。

得我? 卓方有點意外地道:「楊兄,你還認

氣定神閒,好整以暇,一點也不緊張,相

比之下,他在風度上是勝一籌了

進福的話,便道··「我不明白你來做甚麼

陸應龍看看這邊,又看看那邊,想起

須知我陸某人也不是個易與之輩,你該

好利的一張嘴,居然挑撥對方賓主感情了

卓各人都勃然大怒,但飛天神鼠却

難道眞個喧賓奪主,只許他們說話?」

飲過酒嗎?怎會認不得!」 「當然認得,我們不是碰過杯,共同

「羅兄,你先別動手,讓我們弄個淸

羅剛發覺對方比自己高明,打下去,

機停手了!他道:「好吧,且聽他又怎麼 他這樣好的機會,他自然是求之不得, 决佔不到好處,正不知如何下台,卓方給

無其他用意!」

「甚麼買賣?我不明白你說甚麼! 「莊主,明人不作暗事,你要我當着

的面說出來?」

大買賣,我也想入夥,就是這麼簡單,再 是做買賣的!我聽說莊主正在計劃着一宗

「莊主,你言重了

我早就說過,我

「楊兄,說眞話,你今晚到來有甚麼

買賣的。」 怕說實話,我早說過了,我是來跟莊主談 「我這個人,天不怕,地不怕,更不

「個別胡說!」陸應龍作色說 「談胡奎的買賣!他是買主!

他們!我呢?我是聽到消息才來的,你欺友了,他誠心誠意帮你,你却想盡辦法騙 神鼠,你騙不了我,你騙他們,太不够朋 過他們,可瞞不了我,我不是君子!我是 「莊主,你別假惺惺作態了!你瞞得 你可以說,不做我這一宗生意

> 却不能欺騙我說沒有這回事。」 「沒這回事。」

「眞的沒有?」

着首級回來之後再收另外二百両銀子的不 個首級的不是你,答應先付一百両,拿 「那麼,說願出三百両銀子購買人家

罷了!卓方與羅剛都覺得有被瞞騙的氣息 是有這麼回事!只是碍着甚麼,不肯承認 ,不約而同的怒瞪陸應龍一眼。 陸應龍臉色條地變了,看得出,他確

別含血噴人! 一横斷然否認道。「沒有!那不是我!你 陸應龍一看形勢對他不利,於是把心

「你真的沒有,再想想!

人我以罪,辦不到! 「沒有,不用想了,你想含血噴人

「不錯,是我說的,我承認-「這話大家聽到了

,在屋後小亭子與徐申說話的不是你?」 「不,不是!」 「那麼,你聽着,五日前,一個晚上

「雙手給徐申送上一百両銀票的也不

是你?」

醒 「莊主,你要不要見見徐申,讓我提 「不是,不是一

要不要我把他帶進來對質?」 「我何止見到他?我還抓住了他呢? 「不要!不要!你…… ·見到他?」

「你不認識他?他可認識那一夜給銀 「不要!我,我不認識他-

> 徐申眞個走了?他並沒有走呢! 以瞞得了人?你想錯了,那一晚,你以爲 票的管家呢!莊主,你以爲扮成管家就可 一直待你睡了才走呢-·他尾隨着

了,他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年,失去了早先 陸應龍臉色灰白,慘然汗流,氣也促

對質?」 「怎樣?要不要我把徐申帶進來和你

吧,你到底想怎樣?」 「不要,不要了!」陸應龍道:「說

「還是早先那一句話,想跟你談生意

,做買賣!」

「好!你說吧。」

半一 五百両,先交一半,得手之後,再交另一 你同意? 「徐申辦不到的,我可以辦到,酬金

「你知道我要的是誰?

「不!先拿銀子來才能作實!」 「好!一言為定。」 當然知道一

「這個,如果你……

假如我肯打你的主意,人家未必不肯付出 怕拿不到五百两銀子?」 這個數目呢?再說,我如果自己動手,還 「你怕我到時不幹是不是?你放心

銀票來!! 你自己,這個時候還有誰能替你取到 「別打官腔了,還是你自己去取吧「好吧!我叫人去取銀子。」

「不用急!小心點,別跌倒,我會等 「好!好!我自己去!自己去

「不用試了,當然是你不配!

「好,我叫你先嘗嘗滋味,看是誰不

「我怎樣?說錯了?」 「我不配?你,你……」 姓羅的,

你還不配!」

「你吵甚麼?我是說莊主,不是說你

「大胆,你竟敢誣衊莊主是胡奎的黨

「胡奎?甚麼胡奎!」

「那好吧,我說!是胡奎的買賣!」

陸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陸應龍離開之後,卓方低聲問道:「

前述,徐申收了一百両銀票便依約到槐莊 「五日前,陸應龍約了徐申,經過大約如 「說來話長,」飛天神鼠壓低聲音,

武功,其實是易如反掌,但是,他到了槐槐莊的莊主,把他的頭帶回來,以徐申的 然離開了。 莊,却沒有下手,輕輕嘆了一口氣,便悄 「不錯,是槐莊!陸應龍要徐申殺死 」羅、卓兩個都詫然反問

「爲甚麼,發生了甚麼事?」

外,他所以臨時變卦,不下殺手……」 「發生了大事!大得出乎徐申意料之

「怎樣?」

一等一會再說,陸應龍來了。」

票放到他面前,道:「二百五十両,你點 陸應龍來了!他走近飛天神鼠,把一叠銀 一點不錯,各人向外望,果然看到他

「你點過了?」

「我點過了!你…

打了兩下,再漫不經意的放進口袋。 看也不多看一眼,把銀票拈起,拈着一頭 把另一頭向右掌心打下,「拍」一聲, 「不必了,我相信你!」飛天神鼠連

「諸等我消息,三天內我會拿他的首

級來見你!」

「我走了-一我等你!」

「現在?不等天亮?」

「不等了!我是不分日夜的,再見了

飛天神鼠起身告辭。

「不必客氣,我自己走就行了 ·楊兄!我送你出去!」卓方說。

> 兩個分手了,卓方沉思着,緩步走回 你沿途小心,我會提防他的!」

「走了!這傢伙好大的架子,跟他說

可要多加小心啊,我們等你回來。」 「不要緊,我送你出大門口,路上,

我把這二百五十両送到槐莊之後,就遠走 「卓兄,我實告訴你吧,我不會回來了, 出了大門,飛天神鼠悄悄對卓方道: 一好!我一定回來!」

「說來又是話長,你有興趣,我把經 「你把銀票送給槐莊?爲甚麼?

過告訴你!」 「你說吧,我聽着!

天神鼠,所不同的是他把自己扮成兩個人 過,原來飛天神鼠即是徐申,徐申便是飛 「事情是這樣的!」飛天神鼠說出經

知道呀!

「要是他沒去槐莊,會去那裏?」

陸

「他是那麼說,誰知道他是不是真去

「他去了槐莊啦?

穿上不同的衣服,年齡,口音都不相同

經被他的守衞殺死了 想去找陸應龍報仇?只怕你還沒見到他已 到的時候,正巧遇上唐念慈對兒子說話, 莊去,準備殺死槐莊的莊主唐念慈,怎料 ,因此,陸應龍分辨不出來。 徐申收了一百两銀子之後,便趕到槐 「你們嫌命長了!憑你們幾個人就

傻,自己去送死! ?別人也一樣想的,但別人可沒你們這麼 「你以爲只你們想報仇?別人就不想

不敢反抗?不,反抗才是懦夫!反抗,愈 我們莊子幾個婦女,你以爲我們是懦夫 母確是被陸家莊的人殺的,但不是陸應龍 你娘則是被陸應龍殺死的,他還污辱了 「你飲然知道,我也不再瞞你,你祖

> 了替先人報仇,也爲了保護你們成長!還?我們所以活下去,不是爲了自己,是爲 替先人報仇的重任呀,如果你們盲目去送 要去送死,對得起我們嗎?你們是要負起 責任,比去送死大得多!你們長大了!却 殺了,誰替死難者報仇?誰替受辱者報仇做到,才是英雄,假如憑一時之勇,都給 耐,受辱,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唯其能 ,我們不反抗,忍受着,等機會報仇,忍 將來還要別人替你們去報仇,這成什 ,你好好去想想吧,想清楚了,再來

申又變了飛天神鼠去見陸應龍的原因。 莊主,倒過頭來替他出一口氣,這便是徐 倒是非,胡說八道,徐申不由的同情槐莊 槐莊的人如何欺負他們陸家莊,完全是顚 莊,也欺負附近一帶其他莊子,陸應龍說 ,還有人證物證,證實確是陸家莊欺負槐信,仍在暗中偵查,經過多方面調査所得 敬,覺得陸應龍太卑鄙了,但他還不盡相 徐申聽了唐念慈這番話,不禁肅然起

宴中弄了手脚,慶功一完,「功臣」也完 失了踪,不知下落,原來是陸應龍在慶功 些人替陸應龍出過力,結果却無緣無故的

要是無端端被偷襲而死!那才眞是冤枉呢 !你回去吧,我該走了! 「謝謝你提醒我,楊兄,要不是你,

我真不信這位貌似忠厚,心實狠毒的傢伙

的做法!那是不負責任,我們不會這樣做激怒他們,他們不會讓我們生,這是懦夫 神鼠之外,誰能知道,實在沒有人能預先

「所以,卓兄,你要提高警惕才好

應龍緊張地問;但這樣的問題,除了飛天 這樣的人,怎能跟他眞誠相處。 話,有他講,沒你講,沒你說,他說什麼 陸家去。 !你都要點頭,你說的話,他總是搖頭 ,難說。」

他三天再說吧-

「莊主,他說過三天之後回來,就等

「這麼可難說了!」卓方說。

飛天神鼠還告訴卓方,說過去曾有好

各人都感到滿意,可惜他們睡得遲,四鼓 陸應龍替他們安排的地方實在不壞 」羅剛說

得十分舒服,就是怕舒服慣了,以後睡不

「啊,這就太好了,今晚,我一定睡

--這兒一切方便,不必客氣。」

,如果有什麽需要,隨便叫下人去取便是

再多三五十人也用不着睡地板,傳了出

這是什麼話,我這裏有的是地方

,還有臉見人,我早已叫人替你們打掃好

**!你們兩個人一間,三娘自己一間** 

欠,外邊正好打响四鼓。

我與羅兄睡地板得啦!」卓方說時打個呵

「我們該歇息了!三娘!你睡炕上,

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一」陸應龍說

在人力物力財力,都無法和陸家莊相比的 裏很遠,而且,人也不多,窮得很,不論 「我未在槐莊住過,却是經過,距這

應龍是沒有理由害怕他們! 「那他爲甚麼肯出錢請人去行刺?」

,他們絕對沒有能力到陸家莊來搗亂!陸

「你知道他叫姓楊的去行刺槐莊莊主 「所以呀,我才懷疑其中有許!」

「那去幹甚麼?」 「他才不怕,他根本不是去行刺!」 「他部?他不怕你通知槐莊!」 是楊康自己說的一

「剛才說是三百五,怎麼又變了五百 「他把銀子送給槐莊!五百両!」

「他臨走時說了這話之後,我猜他必

槐莊了 百两,至於另外的一百两,他早已送給了 會回頭來再偷了一百五十两,所以說是五

「那一百両他怎能…

的情形! 但他却能原原本本的說出當晚雙方談交易 衣着口音完全不同!陸應龍全分不出來, 請的刺客就是他,只是他用上了易容術, 「羅兄,你是不知道的,早幾天莊主

子自道!」 從那個人口中聽到的消息呢!原來他是夫 楚了,昨晚我還以爲他眞抓到了那個人, 飛天神鼠扮的,這就怪不得他知道那麼清 「哦,原來兩個人即是一個人,都是

,今早,陸應龍也發覺了,也想到是他幹 「所以,我懷疑他昨夜做了手脚之後 醒,無法不起來了。 响過才睡,不多久,已給外間的人聲所嘈

「昨晚,我們睡了之後沒發生過什麼

「這才好,聽了也叫人安心,莊主呢 「沒有!一切平靜!」

?起來了? 「莊主一早就出去了,他叫我們不可

「這兒附近可有什麼地方好玩的?我吵醒你們,沒想到你們起得這麼早!」

們想去看看! 「我叫人帶你們去吧,在那邊,有仙

們自己去吧!」 人石,龍吐珠等,都是很有名的。 ,你們去慣去熟,未必再感興趣,還是我 「我們自己去得了,不必再勞煩別人

「那就不敢打擾兩位了

麻煩你! 「那裏話,嗯!對了,還有一件學

什麼事?講說。

們,沒興趣就在這裏等我們!」返來了!她如果有興趣,謝她到後山找我 們告訴她一聲,說我們到了後山,午前會 「小事,等一會,三娘起來,請代我

「謝謝你,我們走了。」「是的,我一定辦到!」

東西,在附近住了幾十年的人,也無法說 走到半山以上的,所以半山以上有些什麼 向上,可就不易走了,所以附近的人很少 山不算很高!却很多石,也很陡峭,普通山走去。後山,顧名思義是一座山,這座 人在半山以下是容易走的,過了半山,再 羅剛與卓方兩個出了陸家莊,直朝後

> 得清楚,但羅、卓兩個是身懷武藝的人, 仰首觀察了片刻後,才從一個方向上山。 他們當然不是普通人,他們兩個在山脚下

隱形,避冤暴露身形呢! 很是小心,固然少出聲說話,沿路還借物 他們這次上山是有目的的,因此走得

方向再向上。 一會,又橫着山腰察看了一會,還定了 突然,有兩隻冤從山上跑下來,看到 上過了半山之後,停下來,向周圍看

他們又急急轉方向 卓方手快一伸手點了他的穴道,在他耳邊 羅剛看到兔子一時興奮,正要叫嚷,

?我們又不是作了見不得人的事-事。但面子攸關,仍然分辯說:「怕甚麼 憤怒,却聽得卓方這麽說,才知是怎麼回 低說。「別出聲!」羅剛被點穴正感詫異 「羅兄,你忘了我們來此的目的了?

我們正是要作不給人知道的事呀!你想想 兔子怎會突然狂奔,必是受到驚嚇!·」 「那又怎樣?」

「驚嚇牠的可能是人,也可能是蛇

「如果是蛇是獸,當然沒事,如果是

是人又怎樣?

「你以爲是甚麼人?」 「你猜是甚麼人?」

「有此可能?」 「陸應龍!」

羅剛道:「老卓,你怎麼啦,怎會懷 「有此可能!也可能他的同黨」

疑是他?二

「我不明白!」 「他實在太值得懷疑了

許明白,也許再過幾天!」 「你總有一天明白的,也許今天,也 「你這是甚麼意思?

「你暫時可以不必理會,看我行事好

的對你說的?你相信他的話?! 送姓楊的走了一程,嗯,對了,可是姓楊 「老卓,你過去不是這樣的,你昨晚

的對你說的?你相信他的話?二 送姓楊的走了一程,嗯,對了,可是姓楊 「老卓,你過去不是這樣的,你昨晚

信,現在,我相信了!」 「不錯,是他對我說的,當時我不相 「爲甚麼?」

眞,假如陸應龍不是有把柄落在人家手裏 , 怎肯白白送人家三百五十两銀子?」 「是二百五十两銀子,不是三百五十 「我昨晚想了一晚,假如姓楊的話不

両銀子! 一個人頭,這實在太可疑了一 **両,早幾天一百両!他以這許多銀子去買** 「他不是已經說出原因了麼?因爲世 ,是三百五十两一昨晚二百五十

「你怎知道不真?」 「不!那不是眞話!」

銀子去爲先人報仇?怎有這個可能?」 龍是怎樣一個人,捨得一下子拿出這許多 「世仇不在一朝一夕報,你想,陸應

「這倒有點道理!

K58

「陸應龍也會想到?

就會想到了。一 ·他昨晚只是一下子想不到,冷靜下來, 「那就怪不得了!不過,他為甚麼要 「當然會!你別小看他,他也不笨呢

秘密的地洞,他把貴重的寶貝都藏了進去 · 今晚,發覺不安了,便把存放在家中一 我猜他一定在山上某一個地方有了

個山洞?」 些珍貴的東西都放進了山洞去!」 羅剛道:「那麼,我們是要去找他這

可以這麼說!!」

「你打算盜寶?

- 我的性子,你應該明白!」 是找不到證據,我是不會要他任何東西的 會空手回,也不會放任他再繼續害人,要 他秘密,假如證明他是個壞蛋,我當然不 「我懷疑除了珠寶之外,還可能有其

我明白!」

「那就好辦!我……嗯,你聽,有人

話過後,沉寂了好一會沒有人出聲。 男子聲音,聽來大約有五旬左右了,他的 眞這麼相信他們?」這是一個略帶沙啞的 然聽得有微弱的人聲傳來。一個說:•「你 兩個人蹲下來,把耳朶貼在地上,果

「怎麼,你不說話!」仍是那個沙啞

羅、卓兩個不約而同的互望一眼,又沉默 皮,誰知道?'」這又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看來他們是可信的!祇是人心隔肚

「我不相信他們!

「我不相信任何人!」

會這樣,可是我與你都不是忠臣烈士, 許多人都是如此,只有那些忠臣烈士才不 必須抉擇時,我是選擇生命,丢棄財物的!同樣道理,我也一樣,到了生命與財物 得生命比財物更重要時,你會怎樣?我想 了那個時候,你也是不可靠,難以信任的 相信你,可是,到了生死關頭,到了你覺 有業又有大量珠寶在我手上,現在我當然 ,你會要活命,丢棄財物,這就是說,到 我這是實話,不是侮辱你!我想,世上 「你放心,對你已例外,因爲你有家

子作餌去請人帮手,然後再到這裏來打 去殺人,他是去找人?他將用你給他的 會去取槐莊莊主首級?別做夢了!他不是 因爲要傾聽對方說話,所以沒有出聲。靜個又互相對望一眼,都臉有詫然之色,却 候中,聽得老大說:「你們以爲飛天神鼠 思?」這是一個中年女人的聲音,羅卓兩

,有胆傷人,就有胆殺人!他有甚麼不敢「怎麼不會?做得小偷,就做得大賊 「不會吧?他是這種人?

的?」

「你怎可以這樣說?你…

「不,這一天,很快就到了!」 「那是来來的事,何必管他!」

, 你想, 到時, 我們還能呆得住? \_ 「很快就到了?老大,你這是甚麼意

「你怕他,你不是不把他放在眼內嗎

把他一刀兩段,殺人滅口,怎麼忽然又反 ?你曾經說過,等他把人頭取來之後,再

心提防一 未知道的則難以估料!我對未知的必須小 天神鼠請來的是甚麼人!知道了有預算, 帮手?我不怕飛天神鼠,却不能不提防飛 你知道他會請甚麼人做帮手?請多少人做

「那是說,你要對我

甚麼人來了?」 把柄在我手上,比如你姦殺槐莊……嗯 「不!你放心,我絕不會害你,你有

完全相信卓方的話了。 康沒有謊說陸應龍的壞話。羅剛至此地步 了意思,羅、卓兩個都聽得明白,證明楊 你姦殺槐莊: 一幾個字,已可說是表白

女的,似乎在找人!有甚麽人來了?」

識她? 醋來。「別吵,可能是來找莊主的!你認 給老娘眼中滲沙!做夢!」女人突然呷起 「她是誰?老大,可是找你的!你別

麼,怎麼只有她自己?羅剛與卓方兩個去 了那裏?」 「她就是水仙三娘!奇怪,她來幹甚

你偏不信,現在糟啦!說不定他們就在知道了,就來找!我早說過他們不可靠

「壞了 一定是他們兩個先上了

「我不是反悔,也不是怕他!不過,

老大突然停了 口,但他已說出

老大停了口,稍後又說:「嗯,是個

附近,我們快出去看!別給他們跑了 她知道了,就來找一 聲音到此爲止,繼之而來的是足音 「好,我們快出去看看!

> 可見得雙方距離實在不遠。卓方悄聲問: 聲音似乎有點熟,一時又想不起來,你可 「羅兄,他們 一個是陸應龍,老大是誰?

,花小容!」 記不得了 ,那個女的倒似是俏觀音

「對了!我記起來了,這麼說,那個

老大必然是花心狼史大全! 「你這麼肯定?

不把飛天神鼠放在眼內!」 全還是誰?也只有他才會這麼大言不慚, 呀!你聽出女的是俏觀音,男的不是史大 你不知道?俏觀音是史大全的好頭

「說不上認識,打過交道!」 怎麼沒聽你說過? 你認識史大全?

然不會翻舊帳,怎會提到 快二十年的事了,無緣無故的,

別說了,他們來了!」羅剛低聲說

我們的事!你穩住她,我與小容出其不意 ,下手!」史大全也把聲音壓得很低。 「莊主,你叫住她,她可能還不知道 「哼,何必這麼費事,你怕她,我不

犯了醋勁,要親自出手對付水仙三娘了! 怕!你瞧着好了,看我收拾她!」花小容 小容,你

胆!」她一甩手,自己走了出去,史大全 !是我們史老大喜歡的人嘛!我也沒這麼殺了她是不是,你放心,我不會辣手摧花 想阻巳阻不了,只好乾着急。 「別碰我!我知道你捨不得她,怕我

「我去勸勸她!」

龍 ,由她去吧!」史大全急急的阻止陸應 「不,莊主,遲了,你現在不宜露面

「不要緊,必要時我會出頭,你要迴

嗎!! 避,別讓人知道你與我們有關,你明白了

花小容站了出來,面朝水仙三娘走去 「是的,我明白了

麼?找野漢,也用不着這麼心急呀!」 ,不客氣地喝道:「你是甚麼人?來做甚 花小容的話雖然沒有指着水仙三娘。

又是甚麼人?我找人干你甚麼事?是不是 大爲反感,冷冷地,針鋒相對地說:「你 但水仙三娘環顧四週,只有她與對方兩個 人,不用問,人家當然是說她了,因此她 你同野漢子偷歡幽會?還是嚇跑了

容不讓對方把話說完,就飛快地衝過去進 「住口!你這小妖精,看招!」花小

點足斜掠丈外,先避第一招,不予接觸。 之前,她不願盲目硬拚,見對方已到,便 意,目注對方,暗思對策,在對策未想到 人,看來人身法便知非弱者,自然不敢大 她醋味冲鼻,出招又狠又快,自山上 ,眞如疾電驚雲。水仙三娘是個識貨

足尖一點,身子疾轉,再撲水仙三娘。 不要臉的妖精,那裏走!」花小容

誰是妖精,誰自己知道!

「看招!

K 60

, 誰自己知道! 誰和野漢幽會,誰和好頭在一起偷

> 這幾句話,再想到早幾夜史大全會經借故她本是懷着滿腔酷味而來,聽了水仙三娘 味更濃了 外出,去了很久才回來,更覺得蛛絲馬迹 意,她的話,正好說中了花小容的處境。跟餅頭在一起。但是,言者無心,聽者有 大有可疑,一股乾醋起了發酵作用,醋 受辱的說法,並未眞知道對方偷野漢或一水仙三娘這些話,全是以牙還牙,不 水仙三娘仍然不接招,再次避開了 且不斷搶攻,以致在陽光下飛出片片碎片 她更顯出不支了。但她仍然苦苦支持,並 招,樹枝給削斷了,本有四尺來長的樹枝 變成二尺左右的兩截,更加不好使用

兩截棍越來越小,也越來越短了。

「老卓,你怎麼啦,這樣忍心?」

「忍心?怎麼忍心?」

「你沒看到三娘…

水仙三娘左閃右避,狀極狼狽,不到幾

後一看,刀上沾了不少泥,再看水仙三娘 勁風已襲向面頰,她側頭急避,橫刀劈出 說時遲,那時快,還沒有看得清楚,絲絲 乍倒,似是失足,花小容一見大喜,急忙 出了一 幾招,漸漸覺得威脅增强,心中一急,急 俯身就斬。但是,就在這時,聽得山上有 未盡,一刀又到,水仙三娘一連回避了好 ,同時也趁這機會折枝作武器。 。她明白了,原來水仙三娘身上沒帶武器 ,聽得「噹噹」聲响,手腕受震,站穩之 人「哎呀」驚叫,本能地側頭一望,真是 ,剛才是詐跌抓起泥巴,想擊傷對方眼睛 ,她手中也多了一截樹枝,正在折去枝葉 花小容的綉花薄刀,使得飛快,一刀 個應付的辦法,她雙足一閃,身子

枝判官筆,

沒看出她是故意這樣?花小容上當了,

「你知道三娘是慣用甚麼武器的?

小了三娘的樹枝,正好給三娘削成了兩

你等着吧,三娘很快就真要反

人削光了!還說是佔上風?

難道你以爲她處在下風? 「漸居上風?難爲你說得出口!」

你不是看不見,她的『武器』快給

小容一個忙,也暴露了自己。他悔恨, 足跌倒,不由自主的驚叫,無意中帮了花 及對方眼睛的,不料羅剛以爲三娘眞個失 水仙三娘那一把泥巴,本來真可以傷

> 右的男子打在一起,雙方出招都十分凌厲 卓方,怎知一看,卓方已經和一個五旬左

羅剛馬上明白了,剛才必然是這個人向

給卓方先發覺了,已來不及通知

這一截樹枝,舞刀如剪,刀刀狠,刀刀快 作武器和花小容交手。花小容自然不懼她 水仙三娘手中多了一截樹枝,就用它

自己因爲未知道,所以誤會了卓方,羅剛,只好把他推開,然後再跟偷襲者動手,

他偷襲,

想到又一次幾乎怪錯了人,暗感慚愧了

故名奪魂刀,故江湖上有「花心狼奪魂刀 有五個小孔,使動起來,會發出嗚嗚之聲 ,使得越快,越勁,發聲越大,越刺耳 八寸,對方是鋼刀,十分鋒銳,近刀背處 卓方用的是軟鞭,並不長,只有四尺

史大全手中的。 的,但由於那聲音出自每一個孔都不相同 發出的怪聲擾亂對方心神,並無實際用處 暗藏暗器,嚴格說來,那五個孔只是用它 ,不少江湖人物都因受到它的影响而敗在 奪魂刀上那五個孔並不能傷人,亦無

卓方道:「三娘怎麼啦?她正在漸居

把握-讓他們兩個合起手來,他實在沒有取勝的 這樣,再對付羅剛就容易得多了。否則 毒招,希望以快刀斬亂蔴手法制服對方 較量經驗,深知取勝不易,所以一出手用 史大全和卓方曾經一明一暗有過兩次

了十多招之後,便不再求急攻了。 法,絕無可能達到的,因此,他在一連使 上了手才知道自己想得太美妙,自己的想 但是,史大全這想法太天眞了 。他動

破的。 過的都加以變化,融爲鞭法,所以他的鞭 家別派的刀法,劍法,棒法,槍法等等看 法是蘊有極其複雜的變化,不易爲對方所 卓方這十多年來專門鑽研鞭法,把別

踉蹌,走了幾步才站得穩,狼狽可以想見 大,另方面是出乎羅剛意外,以致他一個

他心中又恨又怒,站住了脚,正要責罵

方陡然一掌把羅剛推開。一方面是用力頗

哦,原來這樣,我倒沒有想到!

你沒想到的事多着呢,你……」卓

一切變化都有可能,毋須再去考慮。他縱不能勝,亦不會落敗,而過得百招 兒。不過,他有信心,在百數十招之內 制對方,怎知急攻之下,幾乎着了對方道 史大全以爲自己功夫有進,就可以尅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癩蝦蟆莫元奇將雲飛白、藍如玉二人震傷,白衣少女

個靑衣人,想將藍如玉刦走,她和佟元璋將他攔截,雲、廿二人及時趕回協助... 蝦蟆不敵逃去,管練霞將雲飛白、藍如玉救起,四人就地金蘭結義,商議如何追查敵踪 其「睛明穴」,顯蝦蟆急用手撥出,却被管練霞暗以「乾元指」將其三隻指甲削去,癩 全部要跟着他回去,管練霞暗中將刺劍方法授意之後,甘明珠連刺三劍,其中一劍直刺 雲飛白接到父親手信,說:父危速回。他和甘明珠先走,管練珠也辭走。此時來了一 管練霞、甘明珠及時來到,癩蝦蟆、打賭讓甘明珠刺他三劍,否則

## 插花廟中計

本領來。 準備出其不意,等到突圍時才使出他的眞和佟元璋硬對的四掌,故意隱藏了實力, 佟元璋看他奪門逃出,口中大喝一聲 原來青衣人發現門口退路被人截住,

### 服解藥昏迷

:「你往那裏走?

去。 凌空飛撲,有如大鵬展翅,直追了出

雲飛白、甘明珠避開了一掌,也同時

玉飛

喝了一聲,雙雙挺劍掠起。

大小姐,妳想不到是我吧! 甘明珠鐵靑着臉, 哼聲道:

有難言之隱… 甘禄道:「大小姐賣備得是,只是我

麼難言之隱?」

佟元璋沉喝道:「你到了現在還不肯

原來他雙脚膝彎上,被釘上了兩支小 道。

右手一抓,從他臉上揭下了一張薄如

甘明珠首先驚啊出聲,叫道:「會是

甘禄

甘禄一臉俱是痛苦之色,俯首道:

你竟是個忘恩負義的東西,甘願爲虎作倀 叫我大小姐,我爹一向待你不薄,沒想到

甘禄半响不語,他似是不願說出內情

說出上面的人是誰麼?那就莫怪佟某要對

藍如玉叫道:「佟老不用追了,他走

不了的。

去三丈來遠,忽然一個倒栽葱,從空中跌 青衣人一下閃出大門,堪堪縱身飛出

佟元璋疾掠過去!一脚踏在他胸口上

, 冷喝道: 「佟某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何方

蝉翼的假面具。

原來這靑衣人赫然竟是甘家莊的管家

這下連雲飛白、佟元璋等人也大感意

出賣甘家莊,出賣我爹,你現在還有何 你不用

甘明珠氣道:「你甘心附賊,還有什

來。

你不客氣了。

不客氣,就是說要用刑了。

是爲莊主好。 一哼,轉臉朝甘明珠道:「我這樣做,也 甘禄堂豈是怕死的人?」甘祿冷冷

家莊的副總管,這事只有甘春霖一人知道 緝拿,才投奔甘春霖,改名甘禄, ,從沒和人提及過,是以連甘明珠都不知 甘祿堂原是贛江水寇,因犯案被官府 當了甘

「說得眞好聽」

還說是爲爹好? 甘明珠冷哼一聲道: 「你出賣了爹,

甘祿堂道:「大小姐不相信,那就不

「你說!」甘明珠道:「我爹究竟怎

甘禄堂道: 大小姐總記得莊主這幾

麼? 個月來,時常咳嗽吧? 甘明珠說道:「我爹咳嗽和你有關係

我副總管,信任有加,莊主對我這份恩德 寇,十年前投奔莊主,幸蒙莊主不棄,畀 ,使我沒齒不忘… 「有。」甘祿堂道:「我原是贛江水

甘明珠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條,我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汝主上街採購物品,有一個小童遞給我一張字 人之病,可向插花廟觀音殿求籤,必有奇 也咳出許多血來,先前只當是傷風引起的 忽然咳嗽得很厲害,不但整晚無法睡眠, 延醫服藥,始終不見效驗,有一次,我 甘禄堂接下去道: 「去年冬天,莊主 『汝主

效

新派俠情 中篇故事

「四妹,別打岔,讓他說下去。 藍如玉已經聽出一點端倪來了,忙道 甘明珠道:「這是什麼意思?

第九籤,抽開小木屜,就發現有一個密封,當即依言走到東首壁下的籤橱中,找到 的信柬,上面正寫着我的名字: 傳音入密』說話,分明是武林人物搗的鬼 際,突聽耳邊响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 子早已不知去问,我雖然不相信神鬼之事 了要求籤,就得先跪拜叩頭,當我跪下之 『第九籤』。我一聽聲音,就知有人以『 ,抽空趕去插花廟,找到後進觀音殿,爲 ,但因事有蹊跷,就姑妄信之,回到莊上 甘禄堂續道:「等我轉過頭去,那童 甘明珠忍不住問道:「密柬上怎麼說

甘祿堂道:「那密來上大意是說;莊

主身上被人點了七處陰經穴道: 過呢? 甘明珠吃驚的道:「我怎麼沒聽爹說

陰穴被制,如果七個月內不解,就得終身 種手法,可以替莊主解開一處穴道。 主大恩,就得聽命於他,他每個月傳我一 嗆咳,變成一個殘疾之人,我如要報答莊 甘祿堂道:「那密東上說,莊主七處 甘明珠道:「你接受了? 「莊主自己也並不知道。」

生命尚可犧牲,自然要接受了。 甘祿堂道:「我爲了報答莊主大恩

藍如玉問道:「這人是誰呢?」

知道他的身份,也從未見過他的人。」

藍如玉道:「你這話越說越玄奇了,

去辦事。 趕去插花廟觀音殿,依照籤上號數,打開 是有人送來的,有時是有人聚在暗處,用 **籤橱抽屜,就可以收到一份密柬,指示我** 丢手箭向我射來的,反正在各種情况之下 次他有事交代之時,我就會收到一根竹籤 ,都會接到,我只要看到竹籤上的號碼, ,有時在我床頭,或房中桌上發現,有時 「事實確然如此, 因爲每

暗中查過此事? 之事,但你也是老江湖了,只不知可曾在 藍如玉道: 這倒是聞所未聞的神秘

隱秘,會惹上殺身之禍,還暗示可能對莊 過他兩次警告,如果再要在暗中探究他的 但對方處事縝密,你根本抓不到一絲頭緒 我自然也暗中留神,希望揭開他的眞相 ,而且對方對我的行動,瞭如指掌,還受 甘祿堂道:「就因爲事情太玄奇了

嗎? 「他後來有沒有傳給你解開爹陰穴的手法 甘明珠關心爹的安危,忍不住問道:

他在密東中指示我,已經解開了莊主五處 | 甘祿堂道: | 這五個月來

道麼? 甘明珠道: 「你替爹解穴,爹會不知

我假稱精擅推宮過穴,在替莊主推拏之際 ,就可輕而易擧的解開他陰穴了。 甘祿堂道:「莊主那時咳得很厲害,

K62

甘禄堂道:「我不知道他是誰,更不

後,我也曾趕去插花廟觀音殿,一再祝禱 ,均沒有得到回音。」 ,我有事,就無法去找他,在莊主失踪之 甘祿堂道:「他有事交代,可以找我 「這個我就不詳細了

動手的就是你了,那也是他指示你的?」 藍如玉道:「那晚在竹林大宅中和我

甘禄堂道:「那天我並沒有去竹林大 「那就奇了。

藍如玉望望他,說道:「那晚和我動 ,明明就是你了。」

晚他如何交代的呢? 甘祿堂道:「他要我在遠處瞭望這屋 她不待甘祿堂開口,問道:「那麼今

面的該是你了?」 子裏的燈光,就前來把藍姑娘押去。」 佟元璋道:「今天傍晚前,和佟某見

應承。」 只交代我,他巳和你談妥,要我前來帶 ,所以佟總管一再提及交換人質,我無法 甘禄堂搖搖頭道:「也不是,密柬中

,他要你把人帶到那裏去呢? 佟元璋道:「這人果然狡猾得很,哦

脚,可惜當時不知道,沒有仔細搜上一搜 藍如玉道:「我們那天也借插花廟落甘祿堂道:「挿花廟觀晉殿。」

候麼?-佟元璋道:「他可曾和你約定什麼時

> 們只好再來一次苦肉計了。 佟元璋望望藍如玉,說道:「看來咱 甘禄堂道: 一今晚二更。」

「對,」藍如玉說道:「我們就這麼

法瞒得過他。」 甘禄堂道:一此人精細無比,只怕無

那麼今晚二更,咱們趕去,却可能有兩種 管,他會不會暗中派人跟着你來,若是有 人跟來了,自己會發現已落在我們手中, 雲飛白忽然想起一事,問道:「甘總

面? 佟元璋道:「雲公子是說他會避不見

幾個人一網成擒。 撲一個空,也可能預先設下埋伏,把咱們 雲飛白道:「可能他會不露面,讓咱

再隨機應變也就是了。一 也好,反正咱們都非去不可,到了那裏 藍如玉道:「撲個空也好,設下埋伏

她一同去,我們的勝算就大了。」 甘明珠道:「三姐怎麼還沒來呢?有

花廟去了。 想她一定會趕回來的,待會咱們走的時候 留一個人在這裏,她來了,就會趕上插 雲飛白道:「她不是還有事去麽?我

去早了反而不好。 在還不到初更,咱們可以坐息一會再去 佟元璋朝門外望望天色,說道:「現

管的那封家書是誰偽造的,你可知道? 人送來的,我因雲公子是和藍姑娘一起走 甘祿堂道:「在下不知道,但確是有 雲飛白問道:「甘總管,你交給佟總

的,所以交給了佟總管。

雲飛白道:「這麼說,不知到底是真

假的不會錯了 甘明珠道:「三姐說它有詐,大概是

雲飛白道:「萬一家父有危險,那怎

藍如玉道:「雲大哥只管放心,三妹

三妹來了,就可知道,就算伯父眞有危險既然說這封家書有詐,必有所據,此事等 咱們今晚事了,大家一起趕去,也來得

後,快要接近二鼓。 佟元璋起身道:「該是時候了,咱們 大家在屋中坐息了一陣,直待一更過

走吧! 當下取出一條繩索,說道:「主人,

得虎子,你快綑吧! 暫時委屈了 藍如玉道:「沒關係,不入虎穴,焉

繩索就可解開了 手之時,主人只要就地一滾,拉開活結, 但却打了一個活結,說道:「待會需要動 佟元璋依言把藍如玉兩手綑了起來,

如玉而行 如玉,然後由甘祿堂帶路,佟元璋押着藍 他把打成活結的一根繩索,交給了藍

留在屋中,等候管練霞。 後,遠遠跟了下去。春雨、秋霜二人, 雲飛白,甘明珠二人暗中尾隨他們身而行。

抵插花廟。三人越牆而入,由甘祿堂領路 輕功,一路飛掠,不過頓飯工夫,便已趕 甘祿堂,佟元璋,藍如玉三人,展開

,直奔觀音殿。

蓋住了,看去更有陰沉之感-爲殿前有兩顆百年以上的老桂樹,枝柯交 义,樹葉茂盛,幾乎把偌大一個天井都遮 此時夜色漸深,萬籟無聲,這後進因

事物了 油燈,燈光相當微弱,却已可看清殿中的 週一片黝黑,但在黑暗之中,有這麼一盞 進大殿,除了神龕前面點着一盞油燈, 甘禄堂領先走在前面,拾級而登,跨 四

觀音殿地方相當寬敞,此刻靜悄悄的

隨閣下而來,這裏怎麼一個人也不見, 下究竟搗什麼鬼? 藍如玉裝作穴道受制,沒有作聲。 佟元璋問道:「佟某相信閣下

這時還不到二更,到了時候,敝上自會來 甘祿堂急得低聲道:「佟老哥,你見 佟元璋問道:「老主人也在這裏?」

甘祿堂道:「佟老哥請稍坐息一下

到敝上,不就别明白了嗎?

有半句虛言,佟某就絕不饒你。」 他們這番話,一搭一擋,自然是故意 修元璋重哼了一聲,才道:「閣下如

突聽一個低沉的聲音傳了過來:「你

貌森冷,死板板一無表情,和甘祿堂幾乎 十分相似! 步走出一個人來,這人也是一身青衣,面 三人急忙舉目看去,只見神龕右側緩

當然他也戴着面具,這面具的製作,

面具 虚,使人有神秘之感,才特地作成一樣的 看去面貌就差不多了,也許是他們故弄玄 和甘禄堂臉上戴的,同出一人之手,因此

傍晚前找佟某談話的青衣人了? 佟元璋跨上一步,問道:一閣下就是

是兄弟的話,那就算是兄弟了 那靑衣人深沉一笑道: 一佟老哥認爲

送來,閣下應該把老主人釋放出來了 佟元璋道:「佟某巳經如約把少主人 青衣人冷然道:「兄弟答應過這句話

來,咱們就不用浪費唇舌了。 下如果作不了主,快去叫作得了主的人出 佟元璋雙目緊注着他,冷然道:

姑娘穴道,送來的麼? 青衣人大笑道:「你是質的制住了藍

而且繩索加身,難道還是假的不成?」 少主人不但穴道受制

很難使人置信。 青衣人道:一七色劍主肯束手就縛,

突然伸手指了一指,朝藍如玉點了過

佟元璋怒聲道:「你這是做什麼? 青衣人嘿然道:「看來你們果然沒有 横掌拍出,截向對方手腕。

應該把老主人先行釋放出來。 佟元璋瞋目喝道:「閣下如有誠意,

做戲了, 了 ,我們好好談談。 **青衣人深沉一笑道:「佟老哥不用再** 你不妨先把藍姑娘身上繩索解去

K64

佟元璋一怔,問道:「閣下這是什麼 避,一面叫道:「佟元璋,還不快叫你少

意思?

談。二 藍姑娘爲敵之意,只是要請藍姑娘來此 青衣人說道:「咱們做上,並沒有和

佟元璋道: 「不錯。」青衣人道:「敝上只是要 「原來你還有主人?

救你老主人而已! 試試藍姑娘的胆識,和佟老哥是否真心想

太過份麼? 青衣人道:「大敵當前, 敝主人不得 佟元璋哼道:「你們這麼做,不覺得

不小心從事罷了。 佟元璋心中暗道:「此人言詞閃爍,

不知是眞是假?一 口中沉嘿一聲,突然跨上一步,喝道

把面具摘下來,讓佟某瞧瞧! 「閣下反覆其詞,教人如何相信,你且 右手五指如鈎,閃電般抓向他左肩,

左手上揚,朝他面門抓去。 青衣人喝道:「佟元璋,你這是做什

麼? 伸手一格,脚下往後疾退。

道:「現在你束手就縛了。 散落,她一幌嬌軀,攔到靑衣人面前,叱 拉活結,綑在雙臂的繩索,由內而外瞬即 藍如玉眼看佟元璋業巳出手,趕緊一

胆敢在觀音殿上,如此發橫! 冷冷一笑道:「有什麼不敢,觀音殿又怎 青衣人急道:「這是什麼地方,你們 藍如玉掌指齊施,連攻了三招,口中

麼樣? 青衣人似是不願和兩人動手,一面閃

> 你的面具,束手就縛,我主人决無傷害你 主人住手,你們真的不要命了。 佟元璋嘿嘿乾笑道:「閣下只要取下

鐵掌,也呼呼劈出兩掌,緊逼過去。 他在說話聲中,往前跨上一步,一雙

人要穴,手法變幻,令人目不暇接。 藍如玉右掌左指,更是記記指向青衣

道: 就失去了先機,此時除了閃避封架,根本 毫無還手之能,他步步後退,口中焦急的 ,我就先把你拿下了。 藍如玉哼道:「那很好,你主人此刻 青衣人在兩人指掌交逼之下,一上手 「二位快快住手,敝上快要到了。

罪。

雙手加緊,迅疾拍出兩掌。

號,你怎麼了,難道也敢反了不成?」 甘祿堂站着不動,忍不住喝道:「青字五 甘禄堂冷聲說道:「我一再被你們利 青衣人被逼得退到了神龕左側,眼看

主人也被你們擴來了,我何用再聽命於你 **青衣人聽得大怒,大喝一聲:「你胡** 

用,甘心効命,那是爲了我主人,如今我

說。 佟元璋犬笑道: 「閣下黔驢之技巳窮

再不束手就縛,那就遲了。

接下這一掌,不覺被震得後退了兩步。 佟元璋外號鐵掌,掌上力道甚猛,青衣人 刻再待閃避,已是不及,只得學掌硬接。 青衣人堪堪躱開了藍如玉的指風,此呼的一掌,迎面逼了過去。 雙掌交擊,但聽「砰」的一聲大震,

藍如玉正待乘機欺上,突聽一個極輕

的聲音喝道:「大家住手 這聲音雖輕,但在塲的人,都聽得清

清楚楚! 青衣人惶急的道:「敝上到了

停住了手。 藍如玉不知這聲音來自何處?果然也

言,才動起手來,屬下該死,還望主上恕已把藍姑娘請來,只是藍姑娘不信屬下之 觀音佛像躬下身去,惶恐的說道: 青衣人恭敬的朝神龕中一尊檀木千手 「屬下

中暗暗覺得奇怪。 藍如玉看他虔敬的朝着佛像說話,心

只聽那聲音道:「恕你無罪。

觀音像口中說出來的。 堂都聽到了,那聲音正是從檀木雕的千手 話聲雖低,但藍如玉、佟元璋、甘祿

神秘之至? 聲音出自木雕的觀音神像之口,豈非

人,似乎用不着裝神弄鬼了? 冷笑道:「閣下有話請說,大家都是江湖 藍如玉一手按着劍柄,目注神像,冷 「藍姑娘。」 那千手觀言又開口了。

聽到聲音就可以了,對麼? 說得也是,只是我要和妳談談,談話只要 神像口中低沉一笑,說道:「藍姑娘

藍如玉道:「好吧,有什麽話,閣下

說就是了。

,一直躲在樹上,怎不請他們下來呢?! 他指的自然是雲飛白和甘明珠了。 神像又道:「藍姑娘,還有兩位朋友

方識破,不待藍如玉招呼,雙雙飛身而下 雲飛白和甘明珠眼看自己行藏已被對

穴? · 大步走入殿來。 甘明珠問道:「是你點了我爹七處陰

神像道:「不錯。 甘明珠道: 神像道:「不錯。」 「還有兩處未解?」

神像笑道:「甘姑娘,妳不用急,等 甘明珠道: 「如何解法?

我和藍姑娘談妥了,自會教甘禄堂如何解

爲何又把我爹擄來? 神像低沉的道:「甘姑娘,妳錯怪我 「你旣點了我爹七處陰穴

裏來的主要原因了。」 神像道:「這就是我要請藍姑娘到這 雲飛白問道:「那會是誰?」

令尊並不是我刦持的。」

神像又說道:「自然也不是我刦持的 佟元璋道:「那麼我老主人呢?」

人送到,就可以釋放老主人呢? 佟元璋道: 「那你爲什麼要說把少主

疑有他,現在你明白了吧?\_ 插花廟落脚,回到插花廟來,對方自是不 神像笑道:「我不這麼說,你們如何 何况對方耳目靈通,你們原來就在

不是你刦持的,那你要我來做什麼呢?」 神像道:「共商大計?」 藍如玉道:「我義父他們和甘伯父都

量什麼?」 藍如玉懷疑的問道:「你要和我們商 神像道:「難道你不想救妳的義父?

甘姑娘不想救她的令尊麼?」

神像道:「也可以這麼說。」 藍如玉又間道:「你是爲了帮助我們

閣下另有條件了? 藍如玉問道: 「也可以這麼說,那是

了救人,我是爲了對付對頭,目的不同 神像道:「我正是這個意思,你們為

佟元璋道:「閣下之意,是要咱們合

神像接道:「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當然合作。

得聽命於我。」 尚未救出妳義父和甘姑娘令尊之前,你們 神像道:「這也算不得什麼,只是在

藍如玉道:「等救出我義父和甘伯父

神像道:「你們仍得聽命於我,直到

消滅了我對頭之後,咱們的合作當然也終 藍如玉懷疑的間道:「你的對頭是什

你們只要回答我,願意不願意接受我的條

我們答覆?」

藍如玉道:「你說出來聽聽?」

神像說道:「這個妳無須多問,目前

藍如玉遲疑的道:「你是不是馬上要 「這個……」

們好好商量商量,在天亮之前,再答覆我 神像低沉的笑,續道:「妳可以和他 「這倒不用。」

之時,不論是否對方敵手,只須口中喊出 闖進廟來,可由你們去對付,記着,對敵 們來的了,藍姑娘,你們也許對我還存有 答覆我好了。 可把對方拏下,等你們對我有了信心,再 一份懷疑,對不?現在不妨讓你們開開眼 『一、二、三』,然後伸手凌空點出,就 話聲說完,忽然低「哦」一聲,接着 「廟外有人來了,很可能就是跟踪你 你們就在這裏等着,對方若是

五號,你們退下去。 說到這裏,接着叫道:「青字三號、

果然疾快的往龕後退去。 那青衣人和甘禄堂同時躬身應「是」 神像也寂然無聲,不再說話。

家坐下來,看看他說的話是否應驗?一 甘明珠惦念着管練霞,低低的道: 藍如玉聽得將信將疑,回頭道:「大 大家依言各自席地坐下

三姐怎麼還沒來呢? 藍如玉輕「噓」了一聲,示意她不要

就在此時,只聽「嘶」的一聲,一道

個青衣人,月光之下,隱約可以看清楚對 方面貌,此人面貌森冷,死板板的一無表 人影,凌空飛來,在殿前小天井中瀉落一 大家目光一注,發現來的竟然又是一

乎懷疑就是他們了 ,若不是青字三號和甘祿堂奉命退去,幾 號以及先前的甘祿堂,幾乎完全一模一樣 他裝束、面情,竟和方才那個青字三

> 身裝束,敢情是做照對方的了 經驗較多,立時想到這神像幾個手下, 幾人之中,只有藍如玉和佟元璋江湖

犬般機警的向四週掃射了一下,他似乎對 那青衣人瀉落天井,目光烱烱, 暗暗作勢,舉步朝石階行來。 音殿極爲注意,雙手隱藏袖 像獵

不靈? 對付他,試試『一、二、三二 這句口號靈 甘明珠悄聲道:「二姐,待回由我去

的口氣。 藍如玉低聲道:「先要佟老去探探他

道:「閣下止步。」 青衣人剛行近階前,佟元璋就沉聲喝

目問道: 佟元璋舉步走出,說道:「兄弟佟元 青衣人聽到喝聲,不覺脚下一停,抬 「什麼人?

然是佟兄。 「嘿嘿!」青衣人深沉一聲道:「果

此人才是那晚在竹林大宅院中和自己動手 藍如玉細聆他聲音,這回可以證實,

忘,今天傍晚才和兄弟見過面,怎麼就記 的青衣人了 青衣人乾笑一聲,道:「佟兄眞是健 佟元璋沉聲道:「閣下何人?」

然都是假冒他的了。 個青衣人(青字三號和五號甘禄堂),果 不得了?」 的竟然是他,如此看來,那神像手下的兩 佟元璋暗道: 原來傍晚和自己約定

心中想着,一面說道:「閣下是找兄

佟兄好像得手了?」 「正是。」青衣人道:「兄弟據報,

「得手」,是指藍如玉被繩索綑了雙

了,閣下呢?我老主人現在何處?」 佟元璋冷森一笑道:「兄弟確然得手

青衣人道:「兄弟弄不懂佟兄何以跑

光),却不見你的影子,閣下該怎麽說法 佟元璋說道:「閣下約定了記號(燈

禄堂,却要先探聽他的口氣。 他究竟是老江湖了,並未說出的是甘

因事躭誤了。 青衣人點頭道:「沒錯,兄弟剛才是

的記號,打了燈光,最後却遭人襲擊,該 不是閣下出的點子吧?」 佟元璋冷笑道:「兄弟依你閣下約定

是被人使了調虎離山之計。 定是燈光,來的却是甘祿堂,可見靑衣人 ,所以要撤退到插花廟來了。再說依照約 這自然是故意說的了,因爲遭到襲擊

睛的東西,和咱們搗亂,兄弟和佟兄約好 , 豈會出爾反爾? 青衣人怒聲道:「果然是那批不長眼

主人(藍如玉),這倒眞是撲朔迷離之至 秘,而且也神通廣大,他們似乎都在爭取 由此可見神像這批人,不但和對方同樣神 能準時趕來,果然中了神像這批人的計, 佟元璋終於聽出他的口氣來了,他不

下知道襲擊兄弟這批人的來歷麼? 他看了青衣人一眼,徐徐說道:

K66

怕他們也無所遁形的了。」
青衣人摸着下巴,嘿然道:「目前還

「閣下,你現在作何打算

原議行事。」 廟來了,故而趕來瞧瞧的,咱們自然仍照 青衣人道:「兄弟聽說佟兄回到插花

佟元璋冷冷的道:「現在形勢不同,

兄要毀約了?」 照原議只怕行不通了 青衣人似有警覺,說道:「怎麼?佟

而巳!」 佟元璋乾笑道:「只是早晚市價不同 「無所謂毀約。

竟是誰?有沒有和佟某談條件的資格?」 誠意,應該先取下面具來,讓我看看你究 佟元璋道:「兄弟認爲閣下爲了表示 青衣人道:「那麼依佟兄之見呢?」

條件,沒有任何條件可提。」 主人還在咱們的手中,你除了接受兄弟的 這裏是插花廟,你既然進來了,要走只怕 青衣人嘿然道:「佟兄莫要忘了你老 佟元璋也笑道:「閣下也莫要忘了

奈何不了老夫?

何必和他多費唇舌?乾脆叫他束手就縛 甘明珠翩然走出,接口道: 沒有這麼容易。」

,老夫正在找妳。 青衣人目光一注,冷聲道:「甘明珠 甘明珠道:「你找我作甚?」

青衣人道:「妳雖然逃了出來(她是

管練霞救出來的),但妳爹却在老夫手裏 ,妳還是乖乖隨我回去的好。」

哼了一聲道:「那好,你不用走了 「鏘」的一聲,掣劍在手 「爹果然是你們刦持去的。」甘明珠

青衣人冷冷一笑道:「憑妳甘姑娘,

差得遠,你試試就知道了。」 要和老夫動手,還差得遠呢!」 甘明珠道: 「是你差得遠,還是姑娘

青衣人右掌一推,呼的一聲迎着長劍 手腕一振,刷的一劍刺了過去。

這人掌上力道甚强,自己倒是不可輕估了 得隱隱生痛,心頭暗暗吃驚,暗忖道:「 身形一退即進,青萍劍使了一招「乾 甘明珠突覺劍身一震,連虎口都被震

下橫掃過去。 三連」,劍身突然漾起三道劍光,分上中 子使的還差一三年,就算妳老子使來,也 青衣人大笑道:「這招劍法,比妳老

可見此人在掌上的修爲,該是何等自負的 不多(一般以掌劈劍,劈的都是劍脊), 武林中敢以肉掌硬劈劍双的人,可還 隨着話聲,左掌竟然迎着劍光劈來。

左肩。 側,右手五指箕張,突出如風,抓向自己 發出來的一股强勁潛力擋住,對方身形微 道,那知劍勢剛劈到一半,就被對方掌上 甘明珠心頭一氣,劍上自然用足了力

這一記奇快絕倫,甘明珠因劍勢受到

**懸殊,一時無暇多想,急急往後躍退。** 何?妳連老夫第二招都接不下來。 阻滯,左手要待硬接,又自知功力和對方 青衣人也不追擊, 嘿然冷笑道: 「如

不下呢! 一步,才道:「你只怕連我一個指頭也接 「哼!」甘明珠怕他追擊,又後退了

夫是誰?在老夫面前,妳還是少冒一點大 青衣人大笑道: 「小丫頭,妳知道老

甘明珠撇撇嘴道:「不信,你就瞧着 你當我吹牛?

吧一 「好!」青衣人雙手籠在袖裏,點頭

道: 甘明珠自然毫無把握,口中大聲叫道 「老夫不還手,妳點一指試試看?」 「小心了,我要發指啦!」

「一・二・三・ 左手食指朝靑衣人遙遙點去。

然應指往後便倒! 掌力奇猛的青衣人,連哼也沒有哼出,果 堪凌空點出,站在她對面足有八尺遠近, 絲毫不用力道,但說也奇怪,她手指堪 她點出的手指,當然只是作了個樣子

毫無還手之力,應指倒下,這當然不是甘無指風,也沒有什麼細小暗器,竟然眞會 此時除了甘明珠凌空點出的這一指,旣別 功內力,均已足可排名在一流高手之列 事兒,以靑衣人掌上功夫來說,此人的武 的藍如玉、雲飛白,莫不看得聳然動容! 是站在階上的佟元璋,和隱身在觀音殿上 這是大家親眼目覩,看得清清楚楚的 這一下不但甘明珠看得目瞪口呆!就

中把他制住的了。 明珠把他點倒的,而是會說話的神像在暗 天底下當然不會有神,那神像當然是

很,這會是什麼武功呢? 有人在暗弄玄虛,但他這一手委實神奇得 青衣人堪堪倒下,右首屋簷上突有兩

邊 道人影疾如飛鳥,一下落到了青衣人的身 這兩人是兩個年歲相仿的少女,一式

月般鸞刀,模樣甚是俊俏。 黑布包頭,穿一襲黑色窄身勁裝,手持秋 她們的突然出現,自然是同青衣人一

,妳們是什麼人? 甘明珠長劍一指,冷然喝道:「站住 黨一

:「她們就是玉女雙嬌。」 **雲飛白手提長劍,從殿中走出,笑道** 

說。 聲喝道:「妳們那一個是假冒我的人?快 「好啊!」甘明珠倏地欺上前去,大

「是我怎麼樣? 玉女雙嬌中身材較高的一個嬌笑道:

身材較小的一個嗤的笑道: 甘明珠盛氣的道:「很好,今晚我要 個都留下來。

甘明珠說道:「妳們不信,就來試一

看我收拾她們。 一面回頭道:「雲大哥,你莫過來,

動手,不讓雲飛白出手。 應驗,心裏有了信心,所以要搶着和她們她試出「一、二、三」這句暗號果然

> 下呢! 珠,憑妳這點能耐,只怕連我十刀都接不 身材較高的黑衣女子嬌聲道:「甘明

甘明珠嬌哼一聲道:「多言無益,接

招! 刷的一劍,刺了過去。

把她拏下 身形輕挪,閃開了她的劍勢,也回頭道: 「師妹,妳替我掠陣,我要在十招之內, 身材較高的黑衣少女理也沒理,只是

,一道銀月般的刀光,斜削甘明珠的右 「鈴」!她在說話聲中,鸞刀已經劃

快的一刀一 妹說話,刀尖就已到了甘明珠的肩頭,好 她刀法果然奇詭得很,人還在和她師

<u>六劍不過是「坤六段」一招而巳!</u> <u>萍劍刷刷刷左右連擺,一連劈出六劍,這</u> 甘明珠豈甘示弱,口中冷哼一聲,青

開甘明珠的劍勢,而她手中鸞刀,却絲毫 柳腰,如迎風輕擺,每一擺動,正好避讓 黑衣女子嬌脆一笑,身法奇特,纖纖 一刀接一刀的遞出。

雖然清脆悅耳,但也頗爲擾人, 快,銀鈴就跟着「鈴」 尤其她刀上按着一顆銀鈴,刀發得一 「鈴」直响,聽來

劃出一排排的劍光,密集而凌厲! 了七、八個照面,甘明珠展開家傳「乾坤 ,一支青萍劍青光繚繞,忽東忽西, 兩人這一動上手,眨眼工夫,就已打

光,最好看的還是她的身法了,嬌軀隨着 刀勢,不住的擺動,在一片劍光中,欵欵 黑衣女子手中鸞刀也劃起一道弧形銀

的話,不看得暈頭轉向才怪! ,妳已經發了幾招啦?

劃了個弧形,刀光一閃,斜劃到甘明珠左 肋,才道:「這是第九刀。」 黑衣女子鸞刀 「鈴」的一聲,從右首

是攻到右側的,忽然攻到了左肋,甘明珠 一劍撩了個空,急忙後退,但聽「嘶」的 聲,左邊衣衫,已被刀尖劃開了三寸長

, 叫雲飛白上來吧!」 黑衣女子冷笑道:「妳不是我的對手

在第十招上把妳拏下,所以問妳已經是第

妳是第九招麼? 「現在是第十招,對麼?

那妳就躺下吧!一、二、三

,也如响斯應,跟着倒了下去。

金蓮,嬌俏婀娜,如果和她動手的是男人 而行,不徐不疾,搖曳生姿,當眞是步步 着: 興,回頭望望雲飛白,咭的笑道:「雲大 然一連點倒了三個高手,心中自然十分高 這眞是奇妙之至,甘明珠只是嘴裏喊 「一、二、三」,手指虛虛一點,居

激戰中,只聽甘明珠嬌聲喝道:「喂

不住。

哥,這眞好玩,她們當眞連我一指都承受

她這一刀比話聲還快,因爲本來明明

**詭秘**,是禍是福,殊難逆料。

奇,只是總覺得那說話的神像,行事太過

雲飛白站在階石上,心頭也是大感驚

甘明珠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要 甘明珠後退三步,叫道:「住手

黑衣女子冷哂道:「我剛才不是告訴

子一聲不作 甘明珠左手徐徐擧起,咭的笑道:「 食指隨着「三」字凌空點出。黑衣女 ,果然應指往後倒去。

一掠而前,還未開口 甘明珠道: 妳也吃我一指,一、二

那黑衣女子堪堪縱出,果然身形一歪

身材較小的黑衣女子賭狀大驚,身形 一向爲人極爲正派,甘祿堂驟覩之下,自天,在江湖上掌力之深,無出其右,而且路東華以雙掌馳譽武林,號稱雙掌開一呆,說道:「會是雙掌開天路東華?」 主人有請。 中傳了出來,說道:「雲少俠、甘姑娘 俯下身去,伸手揭起一張面具,不覺呆得 揭下來,看看他是什麼人? 相助,我不過是學手之勞罷了。」 ,也把青衣人和玉女雙嬌,都搬了進來。 道:「雲大哥,我們快進去。 只聽神龕中千手觀音神像口中低沉的 甘禄堂應了聲是,走到青衣人身邊 神像道:「你去把那靑衣人臉上面具 甘祿堂躬身道:「屬下在。 神像又道:「青字五號。」 甘明珠喜孜孜的道:「這是你在暗中 兩人回入殿中,甘祿堂和那靑字三號 甘明珠對神像巳是生了極大的信念 就在此時,只聽甘祿堂的聲音,從殿 「甘姑娘,妳一連擒下三人,這功勞

然大爲驚凜! 神像微微一哂道:「連北嶺七星都爲

先把他們三人,送到後面去。」 對方所用,路東華又算得了什麼?」 接着又道:「靑字三號,你們兩個,

東華和玉女雙嬌一起送去後殿。 青字三號和甘祿堂答應一聲, 就把路

神像又道:「藍姑娘要救令義父,甘

二位姑娘可曾决定了麼?」 姑娘要救令尊,只要和我合作一途,不知 藍如玉道: 「你方才說過,要我們在

之前作答,不知你意下如何? 尚未回轉,我愁回去商量商量,準在天亮 天亮之前給你答覆,我們還有一個小妹,

等商量好了,再答覆我不遲。」 三更,你們回去也好,我並不勉强你們, 神像說道:「自然可以,此時還不到

們先行告退。」 藍如玉朝神像拱拱手道:「如此,我

樣匆忙,只怕走不出百步呢! 「慢點!」神像又道:「四位走得這

,說道:「閣下…… 藍如玉聽他口氣不善,不覺神色微變

藍姑娘不要誤會了!」 神像沒待她說下去,輕笑一聲道:「 口氣微頓,接着說道:「方才甘姑娘

心,雙方必須相處以誠,故而提醒四位 會昏倒,那時豈不把這筆帳算到了我頭上 聞上少許,如果不先檢查檢查,這樣匆匆 身之處,和我相距極近,難保不在呼吸中 彈出的『百步聞香』,那是一種劇毒粉末虛虛作勢,就點倒了三人,那是我在暗中 ,說我暗算四位了?我旣有和四位合作之 ,雖是以內功彈出,不易發散,但四位立 萬一吸入了少許,不出百步,就

K68

解藥再走,以策安全。 先運氣試試,如果發覺不對,那就該服了

他這番話,說得似乎很誠想-

倒了下去。 雙掌開天路東華和玉女雙嬌都會無聲無息 香 「無形毒指」,乃是極厲害的毒功,無怪 的名稱,江湖上把這種劇毒,稱之爲 藍如玉、佟元璋自然聽說過「百步聞

藍如玉聽得暗暗心驚,口中說了聲

其餘三人也各自凝神運氣,檢查全身。 果然依言站立不動,暗自運氣檢查,

以致無意中吸入了少許! 無形毒指」之時,因大家和他相距極近, 想來那神像說得不假,是他在暗中施展「 似有輕微中毒現象,只是並不十分嚴重, 這一檢查,四個人果然都全發現體內

象! 蒙閣下提醒我,我們果然都有輕微中毒之 藍如玉緩緩睜開眼睛,忙說道:「多

仍然走不出百步… 輕微,但『百步聞香』,只要聞上少許 神像淡淡笑道:「你們吸入之毒雖然

說到這裏,叫道:「青字三號,你去

隨即從殿後端出四個小玉盞來。 給他們端上四盞解毒露來。」 青字三號躬身應「是」,回身走入,

神像又道:「四位把玉盞中的解毒露

處: 喝了 露無色無味,和清水一樣,看不出什麼異 佟元璋看了玉盞一眼,只覺盞中解毒 ,就可以走了。」

只聽神像輕笑一聲道:「怎麼,佟總

事? 殿內,和我近在咫尺,我真要對四位不利 管是怕我在水中下毒麼?我要和你們合作 對付對頭,怎會出此下策?再說四位都在 ,早就施展『百步聞香』了,何用如此費

也是有理,這就伸手取起玉盞大笑道: 走江湖,防人之心不可無,佟某且相信 佟元璋心中雖覺猶豫;但想想他說得

眞是解毒之藥,就可知道了 娘不妨暫緩,等佟某服下之後,看看是否 說完,果然學盞一飲而盡。 一面回頭道:「主人和雲公子、甘姑

,忠心爲主。 神像輕笑道:「佟總管果然老謀深算

即閉上眼睛,似在運氣,就等待着他的感 藍如玉眼看佟元璋服下解毒露後,立

頭道:「看來這是解毒露,大概不會錯了 ,好似消失得很快。一 ,屬下剛才運氣檢查,那輕微的中毒現象 過不一回,佟元璋條地睜開眼來,點

總該相信了吧? 神像輕輕照了一聲道:「藍姑娘現在

喝乾,甘明珠也和她同時取起玉盞,喝 藍如玉不再多說,伸手取過玉盞,一

就在此時,突聽耳邊想起一個急促的聲音 ,叫道:「雲大哥,喝不得! 雲飛白待二女放下玉盞,伸手去取,

巳被從殿外飛射進來的一顆小石子,擊得 聲堪堪入耳,「拍」的一聲,手中玉盞, 那是管練霞「傳音入密」的聲音,話

可聽出是一個嬌脆的女子聲音! 麼人?」這一聲,因爲喝得聲音較响,已 神像口中傳出一聲叱喝、「外面是什

玉盞被人打碎,方自一愕! 藍如玉、甘明珠二人忽見雲飛白手中

端端的忽然打了個轉,撲倒地上。 叫道:「不對: 只聽佟元璋口中忽然「咦」了一聲 」話聲未落,一個人好

黑,一陣天旋地轉,相繼撲倒下去。 藍如玉、甘明珠也在此時突覺眼前一

我在暗中擋他一擋,再遲就來不及了,救 聲音說道:「雲大哥,你快縱身飛出來, 大驚,只聽耳邊緊接着响起管練霞急促的 人之事,只好以後再設法了。 這不過是電光火石般事,雲飛白看得

穿簾 來不及,突然雙足一頓,使了一式「燕子 雲飛白心知時機緊急,連轉個念頭都 一道人影從殿上激射而出。

啊」了一聲。 ,你想走嗎?」接着那女子聲音似乎驚 只聽那神像口中嬌叱一聲:「雲飛白

住,耳邊有人輕喝一聲: 風颯然,自己右手已被一隻柔軟的手掌抓 雲飛白一下竄出觀音殿,突覺身邊疾 「快走!」

是三妹管練霞了,但這一路上飛行極爲神 幾乎不用自己縱身起落,就像流星 幾乎連話聲都說不出來。 劃空飛行!心知這拉着自己奔行的就 一股大力傳了過來,拉着自己往外飛

行中昏迷過去。 百步,就漸漸感覺不對,一個人竟然在奔 不,他身中「百步聞香」,果然不出 (未完・六)



#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K69

臥龍生·文

官傑創去手臂一片肉,以作懲戒,老大沈滄想攀師門,常九提出不要上當及時阻止,此 以快攻快,初時懷疑是同一師門,不敢出手,恐怕有鬩牆之失,查淸不是,便一招將 時閑雲大師吹暗嘯集合,衆俠退至湖畔,由蕭裵月和朱盈盈留下和中州四奇作殊死戰 類似劍帝,相詢之下,據上官傑自稱只有五招,和自己出自師門的七煞劍招不同,都是 官傑把劍勢封死,動彈不得,蕭寒月見勢危殆,挺身解圍,但發覺上官傑的劍勢, 前文提要: ,他的確是一位劍術大家,但士別三日,刮目相看,現在却被上前文書至中州四奇的老四上官傑的劍術,從前比不上墨非子

## 長劍飛刀起作用

刻湧出了一股濃烈的殺氣。 的詭異,劍光映日,却不失堂堂正正的氣勢。 這是正、奇兼具的劍勢陣,劍陣佈成,立 四種服色,交谣而立,看上去有一種莫名

出一片劍氣。 長劍打閃,劃出一圈劍芒,頓然佈

朱盈盈感受到一股無形的壓力。

蕭大哥在身側,我什麼都不害怕。一遍覺壓力朱盈盈。然一笑,接道:「我不怕,我有 **瀚寒月十分溫和的笑了一笑,道:「不要** 

蕭寒月道・「好!說下去,妳剛才一直都

在想一件什麼事?

凡合你的劍法, 定能使它的威力更大。」 想不到這個嬌嬌的小郡主,竟然在連番血 朱盈盈道:「我在想,如若用「銀月飛雨

## 横眉俯首意盎然

戰中,還能保持鎮靜,思索這件事情,這說明 ,早有了生死與共的决心。 了她一片情意,確實全部寄託在蕭寒月的身上

這麼乖巧的小姑娘,倒值得人去關愛你惜 顧寒月試探的問道:「我想的,那妳想通

了沒有? 「想是想通了,只是你出劍太快,我不知

道能不能配合得上,要是……」 突然住口不說。

意思的答。 崩寒月道:「要是什麼?怎麼不說了?」 我說了,你可不許笑我。」朱盈盈不好

寒月用鼓勵的口氣。 不論妳說什麼,我都不會笑妳的。」

蕭

配合別人的兵母運用,威力就可增强很多,我 朱盈盈道:「我發覺了「銀月飛霜」如能

很留心別人的劍法,大致上都可以配合得上, 唯有大哥的劍法,我深覺吃力,因爲太快了,

劍慢一些,妳試試看。 一蕭寒月說道:「我以後出

朱盈盈欣慰的點了點頭。

一些安慰能了,心中可沒有把握。 朱盈盈真的能够配合他的劍招嗎?蕭寒月 蕭寒月口中雖然說的溫柔,那不過是給她

而朱盈盈,却是信心十足。

沈滄、成英、上官傑、韓成方他們四個人

也都緩步行入了陣中,站了四方的主位。 成英冷笑一聲,道:「蕭寒月,你應該在 每人都如滿弓之箭。

全沒有機會了。」 我們的卓勢尚未佈成之前雕去的,現在,你完

蕭寒月緊了緊手中之劍。

將陪我蕭某人於黃泉途中… 「就算在下戰死在此暉式中,諸位只怕也

過那七煞劍招,可瞧出這是什麼劍陣麼?」 蕭寒月怔住了,不知如何回答。 沈涫哼哼冷笑,道:「你是劍帝傳人,練

但是以適才上官傑那等劍法的精奇,可想而知 也瞧不出那裏和七煞劍招有什麼連帶的關係, 他早已暗中打量過了那座劍陣,却是一點

結果,那就是死亡。」 「沒有生門活路,陷入此陣中的人,只有一個 ,他們的劍法,和這座劍陣定然非同小可。 這是七絕劍陣 一沈府冷肅的說道:

朱盈盈怎麼辦?不能撒手不管。

不能帶妳闖出劍陣,妳就說出妳的身份,他們盈的秀菺,笑道:「他們志在殺我,彌大哥如 蕭寒月忽然伸出左手,輕輕拍了一下朱盈

不敢殺妳的……」

?你如不幸死了,我如何還能活得下去· 朱盈盈接道:「你現在還不知道我的心麼

…」 蕭寒月急道。 「不!妳不能死,妳本來就不是江湖中人

湖中人了,你一定要我活下去,我曾活的很痛一我自從離開家裏那一刻起,已經就是江 苦的,蕭大哥,你忍心讓我過着那種生不如死

職寒月呆了一呆,道:「聽我說.... **痴情又固執的郡主,倒叫人爲難了。** 

是堅决神色,說道:「我現在很平靜,也很快 什麼也不要說了. : 」朱盈盈目光中滿

多像一個知足、幸福的成熟小女人。

當眞是不虛此生,叫兄弟好生羨慕!」 「生共羅幃死同穴,蕭兄有此紅顏知己,

你究竟是什麼人?」 站立於劍陣之外,不禁一皺眉頭,道:「蕭寒月循聲轉頭看去,只見楊方鶴青衫飄

「兄弟楊方鶴呀?」

還不肯以眞正面目相見麼?」 爾寒月淡淡一笑,道:「楊兄此時此刻,

若蕭兄願意屈就在二先生之下,第三把交椅的楊方鶴大笑道:「二先生已身難自主,如 位置,兄弟目當盡力說服大先生

次當了。 縱然楊兄能舌燦蓮花,只怕也不會讓我再上一 蕭寒月冷冷說道:「蕭某已受騙過一次,

尤其是眼前這個騙子。 蕭寒月已不再輕易相信任何人,任何事,

想想呢?她錦繡年華,情深萬斛…… 兄弟看得出來的,不過,蕭兄,怎不爲朱姑娘 楊方為道:「蕭兄英雄肝胆,視死如歸,

他居然知道郡主?

是無辜的,何不放她離去?」 楊方鶴道:「兄弟縱有此意,朱姑娘又怎 蕭寒月心頭一凛,道:「楊兄,你也知她

手,怎麼忍心讓朱姑娘傷了。

蕭寒月搶上一步,急急一把抓住朱盈盈的

人非太上,孰能無情。

麼會肯甘棄蕭兄而去… 朱盈盈悚然一驚,豎耳凝神。

你的聲音,我好像聽過,你……」 突然瞪大雙目, 「當然聽過,楊某和蕭兄交談數次,姑娘 盯注楊方靍,道:「你!

爲人,如若姑娘願意離去,兄弟目當成全蕭兄 難得楊方鶴如此大方,不予計較。 哈哈一笑,接道:「楊某很敬重蕭兄的

都在蕭兄身側的:

想聽你的話,不想作逆你: 朱盈盈搖搖頭,道:「蕭大哥,我一直都

「好!那就快些出陣去。」

突然亮出「銀月飛霜」

會拖累你,那就只好先走一步了。」寒芒一閃突然亮出「銀月飛霜」,道:「我如真的 ,刺向咽喉。

蕭寒月,這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可愛、固執的姑娘,居然要以身殉來成全

蕭寒月低聲道:「盈盈,機會不可失,出 何一 變化,完全受到蕭寒月的影响。 圍在四週的殺手,似是並未放在心上,情緒的 你 , 郡主 許再如此了,有事情儘管說出來。 她被點的穴道,嘆口氣,道:「盈盈,以後不 姑娘手中的銀月飛霜,也到咽喉前寸許之處。 蕭寒月不敢用手封擋,右手疾快探出,點向了 朱盈盈的右腕脈穴。 又是如此强悍,心中大爲震驚,寶刃鋒利, ,活着還有甚麼味道!」 她一下子擧刀自絕,忽而又笑顏展現,對 冷森的寒芒,侵肌透體。 指去如電,正中了朱盈盈右腕脈穴,但朱 蕭寒月握住朱盈盈的右腕,暗中運氣推活 朱盈盈道:「我不能帮助你,又不能離開 「盈盈,怎麼如此糊塗? 個人,却無法解去朱盈盈自絕之危。 朱盈盈能忽視這些凶險,但蕭寒月却不能 朱盈盈嫣然一笑,道:「知道了… 若非是蕭寒月的出手速度,換上了另外任 蕭寒月絕對想不到,在王府中長大的嬌嬌 ,竟然會有如此剛烈的性格,



敵,人數衆多,靠我一人之力,只怕很難對付 ,暗暗吁一口氣,道:「盈盈,咱們面對的强

**「愁苦的容色。** 「我能帮助你麼? 」朱盈盈臉上泛起

但血戰死亡之前,要盡量使得朱姑娘快樂。

少心得。 變化,我都練習很熟的了,而且,還領悟了不整齊的牙齒說道:「那銀月飛霜上記述的幾招 她果然不怕,竟然還笑得出來,露出一排

凡,接道:「如何和你的劍法配合?」「可是我不知道……」朱盈盈顰起 道:「等一下,妳盡量施展……

氣逼人 6 合圍的劍手漸漸逼近,已可感受冷厲的殺

腦,直到瀟塞月和朱盈盈談起了拒敵之事,沈機,全不担心,反使得中州四奇有些摸不着頭



蕭寒月心中明白,今日之戰,勝算不大,

以,蕭寒月對她也不隱瞞目前的處境。 自絕,對死亡的威脅,似乎是並不太畏懼,所 咱們今天唯一可以生存的機會。」朱盈盈敢於 「盈盈,妳的銀月飛霜配合我的快劍,是

」蕭寒月臉上泛起了一抹喜色, …」朱盈盈顰起了柳眉

原來,兩人只管交談,似乎是對身外的危



治才下令向前圍土。

上去的,還是事後由別人再加上去的,不管如的變化,也不知出於何人之手,是打造之人刻 寶刃削鐵如泥的威力,也許能收到一時奇效。 何,既然能記載在寶刃之上,想來定是很有妙 用的武功,倒不如給他們來個出奇不意,憑仗 蕭寒月心中忖道:那「銀月飛霜」上記載 心中暗作决定,才微微一笑,道:「盈盈

不用配合我,由我來配合妳 朱盈盈接道:「可是我的武功比你差得多

断玉,擋者披靡。 蕭寒月道:「但你的寶刃厲害,可以切金 朱盈盈說道:「好啊! 我錯了你可不能怪

我? 連生死大事都能拋開,這位嬌生慣養的金枝玉 身陷危境的壓力,當眞是少女不識愁滋味,但 只見她臉上紅放着快樂的神情,全然不知

葉,比起江湖中人,似是還要輕淡生死了 這時,四週的劍手,又再逼近了 「不要怕,妳儘管施展吧!」 蕭寒月看得心中既是佩服,又是憐惜。 也許,她真的是不知道怕吧!

月飛霜」發揮威力的距離。 全身的肌肉都緊绷了起來,關節也微微的作 蕭寒月暗中提聚眞氣,頗然間,衣衫膨起 雙方的距離,已到了一丈左右,正是「銀

麼了 朱盈盈聽得心中一動,道:「大哥,你怎

暗中給他服用了助長功力的藥物,連他自己也 不太明白,自己的修爲,究竟到了何等境界。 他在這些時日裏,內功大進,又得趙幽蘭護身罡氣擴展把朱盈盈護在罡氣之內。 滿寒月道:「築緊我,咱們聯手拒敵。」



的功力,他所有的潛能,完全發揮了出來。 今天面對生死一戰,不自覺,提聚了全身

得好玩,笑道:「蕭大哥,我感覺到了……」身體圍了起來,緊緊的靠近了蕭寒月,心中覺 蕭寒月奇道:「感覺到甚麼?」 朱盈盈感覺一股莫可名喻的力量,把她的 朱盈盈道:「你身上有一股力量,把我拉

蕭寒月微微一笑,道:「好!咱們生死同

命,永不分離。」 朱盈盈道:「那眞好,大哥,我好想聽這

些話,你終於說出來了。 蕭寒月道:「我……

「我會學着焼菜,我會學着作女紅,我不要了 「不要說…… 」 朱盈盈洋流着嬌娟接道:

頭們侍候你,我要親手替你縫製衣服,照顧你

蕭寒月啞然一笑,道:「大哥很窮,那裏

沈治突然大聲喝道:「蕭寒月,你看見了 「那最好,只有兩個人生活在一起……」

蕭寒月目光轉動,只見四十個不同服色的

劍手,劍巳出鞘,佈成了合擊的劍陣,冷笑一



K72

怕悔之晚矣!」 聲 ,道:「看到了。」 沈自道:「劍陣已成,再不作個决定,只

命 戰,不是你中州四奇授首,就是我蕭某人送 蕭寒月冷冷的說道:「別作妄想了,今日 沈信道:「棄劍受縛。」 滿寒月道:「决定甚麼?

道:「有蕭大哥在此,你們如何能殺得了我? 蕭寒月還未來得及接口,朱盈盈已搶先說 成英大聲喝道:「你死不足惜,難道不怕 」這位如花似玉的小姑娘麼?」

飛,橫掃過去。 到了運作圓熟的境界,兵刄出手,有如輪月旋 」右手一揮,「銀月飛霜」疾飛而出 這些日子-中,她勤練此技,大有進境,已

已出鞘。 遠,遠達丈八之外,短可近身相搏 七絕劍陣尚未發動,但佈陣的劍手,劍都 「銀月飛霜」上有一條細索控制,可近可

長劍出鞘之後,立刻湧出來陣陣殺氣。 但他們尚未發動,彼此距離仍保持一丈左 這些劍手,似是都有着相當深厚的功力,

右。



又加了幾分勁力。

三尺六寸的長劍,不能攻放自如,但朱姑

娘的「銀月飛霜」却能。 片寒芒捲至,首當其衝的,是身着白衣 削斷了三支長劍。

兩個人雙劍齊出,封擋了過去。

是第一流的劍手,承襲了上官傑的劍路。 只看兩人出劍的手法,蕭寒月已瞧出了那 那就是說,這些劍手的劍法,都很像「七

親身臨敵,只怕也難有勝望。 些劍手,都有上官傑的功力、劍法,就算劍帝 此時可大意不得,蕭寒月凝神靜觀,嚴陣 上官傑是蕭寒月週上的一流勁敵,如若這 這也使得蕭寒月內心震動不已。

以待。 但聞「噹噹」兩聲,兩支封擋着「銀月飛

過去。 霜」的長劍,竟然都被削斷 旋飛的「銀月飛霜」力道不減,仍然橫掃 七絕劍陣也同時發動。

天撲來,果然是奇絕天下的劍陣但見紅、黃、藍、白四色的 朱姑娘削斷兩隻長劍時,感覺到手腕一震 、黃、藍、白四色的轉動,劍氣漫

但手中兵刃的去勢,並未減少,朱姑娘暗中

但見交織的銀光中,又响起三聲脆響,又

同時,朱姑娘也感覺到手腕一陣麻木。 但聞沈治高聲叫道:「快!快!快去抓住 三劍阻擋,「銀月飛霜」的去勢已衰

手疾伸如電,抓向索繩。 但蕭寒月也同時飛身而起,一面叫道:「 成英應聲而出,劍交左手,護住身軀,右

全力挫腕,收回「銀月飛霜」。 **盈盈收回兵双。**」

蕭寒月飛身一擊,帶起的强大劍氣,有如

一股决堤洪流,疾湧而出。

這是他全力的一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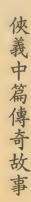
絕劍陣,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的變化,這幾下因素一凑,本是全無破症的七 在攻勢變化上,受到了很大的阻碍,蕭寒月及 取朱姑娘手中的那寶刀的索繩,也阻碍了劍陣 時的全力攻勢,直射而入。再加上成英企圖奪 一則是七絕劍陣,已被削斷了五支長劍,

到索繩的瞬間,蕭寒月寒罡湧到。 斷腕濺血,長劍落地,就在成英右手上五指抓 蕭寒月劍風如嘯,一藍一紅,兩個劍手

然精純,也無法及時倒退出去,心中大急之下雙方面相對飛躍,速度快極,成英功力雖 则手, 擋在身前。 身在空中,右脚一勾,竟然挑起了一個藍衣

監衣劍手的前胸、後背 蕭寒月劍如流矢,閃動寒芒中,洞穿了那

背之上。已被蕭寒月長劍洞穿身軀的藍衣劍手 飛而退,順勢又是一脚,蹬在那藍衣劍手的後 ,直向蕭寒月撞了過來。 但成英却借這一擋之勢,緩過一口氣, (未完・五十四)



K73

# 過過過

黄鷹·文 可飛・圖



### 野猪林救女 安樂侯抄家

彷彿在咒詛着什麼。 黃燈使者無心一串佛珠在手中輪轉,嘴唇不住在顫動,彷彿在默誦着什麼經文,又

瀟洒,相貌也其實並不難看,可見藍燈照耀下,難免亦變得陰森起來。 藍燈使者藍定儒一身儒生裝束,手中一柄摺扇打開,漫不經意的輕搖,姿勢固然是 白燈使者崔命倒提着哭喪棒,白燈照耀下本來巳蒼白的面龐更有如塗上一層白堊。

清楚,但他們還有一對敏銳的耳朵。 了這五燈使者,野豬林內還藏有很多白蓮教徒,黑暗中再加上枝葉掩護,他們實在看不 紅藍黃白青五盞奇大的燈籠下就只有白蓮教這五個使者,徐廷封鍾大先生却知道除

陪同徐廷封到來的也就只有鍾大先生。

紅燈使者嬌笑着應道: 「就在林中高坡上。

鍾大先生原是要試探天地雙尊的下落,聽說竟然就在林中,難免有些意外,但仍然

不動形色,接道:「請引路-

紅燈使者笑得花枝亂顫的。「那得先闖過我們五使使者的五燈迷魂陣 「這就是白蓮教的待客之道?」鍾大先生「呵呵」的接一笑。

」紅燈使者把手一揮。

林中應聲亮起了紅藍黃白青一排排的燈籠,四方八面向鍾大先生徐廷封包圍過來。 燈籠五色交錯,掌燈湧上前來的五燈殺手也是分穿着五種不同顏色的衣服,燈光搖 人與燈縱橫移動,巳經是令人爲之目眩。

「慢着 -」徐廷封猛喝一聲。

「侯爺有什麼賜教?」紅燈殺手一雙眼睛水汪汪的,盯穩了徐廷封。

「侯爺懷疑令千金並非在我們手上?」紅燈殺手揚手一支烟花火箭射出,半空中爆 「在動手之前,我可否先見小女一面?」

與之同時,五盞不同顏色的燈籠在那邊亮起來,照亮了那邊的一株大樹,憶蘭赫然

就是被繩子綑縛着,懸在那株大樹的一條橫枝下 大樹長在一個水潭當中,憶蘭也正就在水潭的上空。

徐廷封目光及處,一聲:「蘭蘭------一便要衝過去,一羣紅燈潭面平靜如鏡,烟飄裊裊,五色燈籠倒映水中,迷濛而妖異。

一便要衝過去, 一羣紅燈殺手即時凌空落下

擋在他身前,玉手紛揮,一柄柄短劍曳着紅繩子飛射。

,那些紅燈殺手一面將劍收回,一面倒掠上樹上,在她們的腰間赫然都縛着一條紅繩子 另一端相連着一個鐵鈎子,鈎掛在樹幹上,也因而倒掠的勢力特別迅速,再下來撲擊 徐廷封長劍出鞘,急劃向前,叮叮噹噹一陣珠走玉盤也似的聲响,短劍紛紛被撥開

同時出鞘,與身形環飛一匝,同時將那些紅燈殺手懸着的紅繩子紛紛削斷。 鍾大先生看在眼內,只等她們再下撲身形才動,凌空飛射,「天龍八式」展開,劍

六無窮,極盡變化。 手執戒刀僧人裝束的黃燈殺手緊接補上,三個三個一組,刀陣展開,三三不盡,六 那些紅燈殺手不由紛紛摔下來,雖然一個個身手敏捷,沒有受傷,也夠狼狽的了。

横交錯,陣勢更複雜,也更凌厲了 紅燈殺手隨即穿插其中,繩劍不時偷襲,白燈殺手青燈殺手藍燈殺手亦混進來,縱

徐廷封鍾大先生沉着應戰,雙劍合璧,都是天龍八式的變化,將天龍八式的威力迅

身手經驗,果然沒有驚動樹林內的白蓮教徒。 南偷小子這時候已經來到那個水潭的附近,他們是從樹梢飛越樹梢到來,以他們的

K74

沒有。 細聽,又用了兩種方法試探,一些反應也 水潭的周圍一片平靜,南偷小子傾耳

怪?」南偷完全肯定了才這樣說。 「這附近居然沒有藏着人,奇怪不奇

走就是。」 過去,解决了那五個五燈殺手,將憶蘭救 小子急不及待的。「那我們一下子躍

怎會只派五個殺手在那邊看守?其中必定 燈殺手就守在巨石上,南偷再看看他們 大樹下有兩塊巨石露出水面,那五個 「白蓮教五燈使者陰險毒辣,

能够弄出什麼機關陷阱?」 小子道:「這個水潭有多闊?他們又

浮的烟霧。」 南偷半瞇着眼睛。「你沒有留意潭面飄 「以我看來,水潭便已經大有問題。

「不過是夜霧,有什麼奇怪?」

潭上,若是我推測沒有錯誤,只怕已經下 化骨散之類的藥物。」 「樹林裏沒有,偏就是凝聚在這個水

小子一怔,道:「幸好這個水潭不太

以,我就無能爲力了。 子將她解下再帶着她飛越潭面,也許你可 忘記,憶蘭是懸在半空,要在半空中一下 「就這樣一躍而過當然容易,但不要

幹上。」 小子抓着亂髮。「那可以先躍落在樹 「你沒有看見繩子的另一端,在那五

個五燈殺手的旁邊,他們要將那條繩子弄

断,還不容易,若是趕不及抓着,憶蘭丢

待?」 進水潭,撈起來變了骨頭,如何向侯爺交

父可是有什麼好辦法? 「這個-小子只有問南偷。

南偷在樹上躺下來 「也許有,只是到現在還未湧上心頭

小子看着他無可奈何,只有乾着急。

器齊出,一心要將兩人迫回陣內,但還是 被雙劍迫退,正要再上,兩盞金燈經已在 雙衝出了陣外,五燈使者已經在等着,兵 已經將五燈迷魂陣衝開一個缺口,雙 鍾大先生徐廷封天龍八式用到了第四

那些殺手亦紛紛散開,分別在五燈使者後 排成五列,齊誦:「蓮花净土,光明極樂 那邊高坡上亮起來。 五燈使者一眼瞥見,立即收招退下

,彌勒降世,普渡衆生 鍾大先生冷笑,步向高坡,徐廷封横

廷封的前來。 尊酒杯在手,淺斟低嚼,無視鍾大先生徐 劍相隨,白蓮教徒迎着他們兩旁退下 金燈下一張長案,擺開酒菜,天地雙

道兩位那一位才是白蓮教的教主?」 派掌門人率徒徐廷封今夜應約到來,未知 鍾大先生終於止步,朗聲道:「崑崙

鍾大先生並不意外,接問:「這一次 「都是-·」天地雙尊齊應一聲。

的事

但掌門人旣然來了,無關便變有關。」 山江湖上向稱五大派,今夜看來,果然不 地奪接道:「崑崙與武當少林恒山華 天尊笑截:「原是與崑崙派無關的,

鉛。

知道,難免要管一管,只請兩位回江湖去 命朝廷,我們兄弟不知道也就罷了,旣然 ,莫要壞了江湖規矩。」地奪振振有詞。 人奔走?」

種事? 地尊一怔,但立即回復鎭定:「有這

可? ,只要問心無愧,爲朝廷効命,又有何不 徐廷封接道:「定國安邦,匹夫有責

聲。

「江湖上怎樣了?」徐廷封問。

也更有意思了 崑崙派的擁護支持,事情當然就更容易, 才能安定,做教早有此意,若是能夠得到

與邪教爲伍。

天尊目光轉向鍾大先生。

仰首打了一個「哈哈」。 地奪轉顧水潭那邊。「侯爺好像忘了

兒,就是要以她要脅我加入白蓮教?」

的倒了兩杯酒。「爲了表示兩位的誠意, 

徐廷封冷笑。「貴派難道不是一直在

「好一句問心無愧。」地尊乾笑了兩

天尊隨即一聲:「不談朝廷也罷。」

徐廷封面色陡沉。「你們擄去我的女

鍾大先生隨即問: | 敝派與貴教並無

「江湖人只管江湖事,崑崙派竟然効

「長久以來,動盪無止,只有一統,

徐廷封搖頭。「正邪有別,崑崙派不

「他說的也就是我說的。」鍾大先生

一個人。」

請兩位喝了這兩杯酒。 他完全不問徐廷封、鍾大先生是否同

,看來却令人有一種說不出的妖異感覺。 徐廷封鍾大先生相顧一眼,沒有作聲 酒色呈五色,不住在流轉,雖然瑰麗

下不會立即就毒發身亡,每隔個月,我們 會給你們一帖解藥。 地尊笑接道:「這個酒叫五毒離魂,喝 徐廷封冷笑。「你們只要用毒藥來控

沒有更好的辦法。」地尊歎了一口氣道 你們可以考慮,一炷香的時間應該足夠 「這實在不是一個好辦法,可惜我們

支同樣長短的香枝也同時燃着了。 根火炬,燃着了早已插在地上的香枝。 水潭那邊也同時亮起了一根火炬,一 他揮手,一個白蓮教徒隨即亮起了一

生,也無可救藥的了。 否則那個女娃娃掉進化骨潭,華陀扁鹊重 光轉向水潭那邊。「可不要等香枝燃盡 「你們不妨慢慢考懼清楚。」地尊目

將憶蘭救走。 形下他們只有等,希望南偷小子能夠及時 徐廷封鍾大先生沉默了下去,這種情

他,腦筋也不住在轉動,就是想不出辦法 ,只有不住的提醒南偷,時限巳迫近。 ,只差一點沒有從樹上掉下來,小子瞪着 香枝越燒越短,南偷已急得團團亂轉

香枝的用意他們又怎會不明白? 南偷轉着轉着突然停下,呆望着那邊

封鍾大先生二人一試剛練成的白骨魔功的 佛有烟霧冒出來,不約而同都有意以徐廷 徐廷封鍾大先生並不知道他們已練成 徐廷封的劍與之配合得恰到好處,天

白骨魔功,只是早已决定,一將人救走立 杯擲掉,兩人身形一齊倒掠

雙劍合璧,倒掠進那些白蓮教徒內 那些白蓮教徒當然想將他們截下來

天地雙尊也不例外。 上前阻截,反而被那些白蓮教徒擋下來 勢,迅速被迫出了一條去路,五燈使者要 但以他們的武功,又怎阻擋得住他們的去

天地雙尊大怒,齊喝一聲,道:「退

**隻酒杯拿起來,一顆心同時沉下去。** 

拿起了面前那隻滿載五色液體的酒杯。 頭亦不禁發凉,他歎了一口氣,終於伸手 原以爲南偷一定有辦法,但等到現在,心 的香枝轉移到鍾大先生的面上,鍾大先生

徐廷封看在眼內,亦只有將面前的那

繼續喝酒,看也不看徐廷封鍾大先生。

香枝巳將燃盡,天地雙尊若無其事

潭面追去。

身形還未着地,

走,不敢怠慢,紛紛從石上拔起來,飛縱 却仍然慢了半分,他們一見小子將憶蘭救

徐廷封雙眉深鎖,目光終於從燃燒着

落,猿猴般向那邊竹叢竄去。

「廢話,還不動身-

一南偷語聲一

斬在繩子上,比起南偷的刀,小子的身形 應不能說不快的了,那刹那最少有兩柄刀

威力。

守候在潭中樹下那五個五燈殺手的反

速轉變成青白色,烏爪也似的五指間竟彷

不可戀戰-

接着喝一聲,道:「第五

用竹枝的彈力一

不遠處的竹叢,脫口一聲:「我們可以利

• 早該想到的!

小子一言驚醒,反手一掌拍在後腦上

先生笑截。

「說時好。」天尊目光這才轉過來。

「留得靑山在,那怕沒柴燒?」鍾大

-」他的語聲亦很沉重。

速消蝕。

**墮進了水潭內慘叫聲更加凄厲,肌膚也迅** 

還未墮進水潭他們已不由脫口慘叫

本領,吃了南偷一脚,身形根本控制不住

那兩人也想倒掠回石上,却沒有這份

紮手紮脚的往潭中墮下。

兩人踢回去,却不是踢回那邊石上。 倚,正踢在青燈殺手白燈殺手的身上,將

凌空飛撲回至,半空中踢出兩脚,不偏不

「兩位,請

得清清楚楚,也聽得說不出的難受。 語聲並不怎樣响亮,却每一個人都聽

地雙尊之後,也追上前去。 直迫徐廷封鍾大先生,五燈使者緊跟在天 他們饶忙退下,天地雙尊當中越過

白蓮教徒退下,他們的去勢更急,離弦箭 般急射向前,身形一落地立即又往前射 徐廷封鍾大先生毫無戀戰之意,那些

們的距離越來便越遠 天地雙尊身形亦盡展,五燈使者與他

流 一條鐵索橋橫跨在大河上。 前行半里便出了野豬林,再過大河奔

鼻 雙尊亦終於追到,雙爪未到,腥風已經撲 徐廷封鍾大先生來到鐵索橋上,天地

網洒向天地雙尊。 龍第五式展開,雙劍交織成一道嚴密的劍

散,却已被迫得倒捲而回。 一股强勁的內力撞來,劍網雖然沒有被撞 人欲嘔,徐廷封鍾大先生腥風以外只覺 天地雙奪四手同時相靠,腥風大作

拔而起,從鐵索上翻過來,往橋下大河墮 徐廷封鍾大先生早有了默契,順勢倒

地尊一抓落空,天尊一抓,抓住了鍾大先 大地雙尊的反應也不慢,雙雙搶上

墮之勢,裂帛聲中,只抓得一角衣衫在手 生的一角衣衫,却未能阻止鍾大先生的下

空翻身,正好落在小舟上。 勢,二人也就藉着脚尖往竹竿上一點,凌 見徐廷封鍾大先生躍下來,一條竹竿抖起 ,先後點在二人脚下,寫去了二人下墮之 傅香君一葉輕舟巳等在鐵索橋下,看

遠。 另一條竹竿,小舟立時順流而下,迅速去 傅香君的竹竿在同時挑開固定小舟的

徐廷封鍾大先生這時候才鬆過一口氣。 一切都按照計劃行動,有驚而無險,

,眼瞳中且彷彿有火焰射出來。 天地雙尊看在眼內,却非獨心頭冒火

怎敢再說什麼,天尊呆望着河面,一會才 五燈使者紛紛掠至,看見這種情形

轉過頭來。「那個女娃子給救走了? 紅燈使者大着胆子應了一聲:「屬下

K76

手正好將憶蘭接住,去勢未絕,也就抱着 往下墮去,小子却正好這個時候射至,探 憶蘭飛越過水潭,再飛射出丈外才落在地 將懸着憶蘭的繩子削斷,憶蘭的身子立時 刀勢比小子的去勢更快,不偏不倚, 夠這樣迅速,南偷以竹樹爲弓,將他射出

也只有利用竹樹的彈力他的身形才能

身形同時掠前,一柄短刀疾擲了出去。

子有如離弦之箭飛射而過。

這種情形下,他們怎能够退縮?

到他們追進去,南偸經已不知所踪。

衆人應聲回頭,只見那邊水潭上空小

激的破空聲突然响起來。

徐廷封毅然學杯,正當此際,一下急

般身手,不由倒退了一步,

南偷也不戀戰

剩下的紅燈殺手黃燈殺手看見南偷這

一聲呼嘯,身形倒翻,倒掠進樹林內

那兩個殺手相顧一眼,還是追進去,

將那個藍燈殺手撞墮水潭內

南偷大笑着,一個「鳳凰單展翅」,又

「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雙尊面上潑去,天地雙尊的反應一樣迅速 不約而同,反手將杯中五毒迷魂酒向天地 身形倒射開去,將毒酒避開,事出倉猝 徐廷封鍾大先生的反應當然敏銳,也

,難免有些狼狽。 他們的身形同時停下,雙手一探,迅

鍾大先生長眉一皺,脫口又一聲:

無能。

個女娃子救回去也沒用的。」 天尊淡然道:「算了,他們就是將那

來求我們。」 地尊接一聲冷笑。「到最後還是要回

處理,沒有天地雙尊的解藥,與死人並無 尊好大的性格,而事實,憶蘭亦經過特別 五燈使者陪着笑,他們都清楚天地雙

蘭,三人才完全放下心。 侯府,南偷小子亦帶着憶蘭回來,看見憶 徐廷封鍾大先生傅香君三人回到安樂

由問·「鍾大沒有受傷吧? 南偷目光落在鍾大先生的衣衫上,不

只差一點兒,白蓮教的武功,果眞詭異莫 鍾大先生打了一個「哈哈」,道:

醒來,看情形有些不妙。」 小子將億蘭放在床上。「到現在還未 徐廷封接問:「憶蘭還好吧?」

億蘭的眼蓋,細細看了一遍,再仔細探脈 青白,雙目緊閉,一副痴痴迷迷的表情。 傅香君亦走上前來,伸手輕輕翻開了 徐廷封得忙走到床邊,只見憶蘭面色

防備,先給憶蘭吃了什麼東西。」 南偷等着忍不住道:「我看他們早有

「是毒藥。」傅香君應道。 什麼毒藥?」徐廷封驚問

混在 以脈搏才會這麼混亂,奇怪這幾種毒藥 一起,引起的反應各有不同,而竟然 我前所未見,但顯然不是一種, 也

不起排斥作用。」

酒 省起了天地雙尊,要他們喝下的五毒離魂

五毒離魂一 南偷同時脫口一聲。「一定是那種,

封 大先生,其他的都有些詫異,特別是徐廷

活死人一樣,沒有解藥,很難活得過三個 ,即使內力怎樣深厚的人吃下了也會變成 南偷自顧接道:•「那種毒藥奇烈無比

鍾大先生悶哼一聲。「難怪方才那個

月

鍾大先生搖頭。「他們是以憶蘭的性 「你們喝了?」南偷大吃一驚。

「想不到他們這樣陰險狠毒,連一個小孩 南偷鬆一口氣,目光回到憶蘭面上。

「傅姑娘可有解救方法?」 傅香君沉吟着。「除非知道五毒是那

除了鍾大先生,其他人都不禁又投以

徐廷封雖然懷疑,這種情形下也不便

五種。」 子也不肯放過。」目光突然轉向傅香君:

南偷脫口說道:「這個倒不是什麼問

麼知道這許多: 奇怪的目光,小子更忍不住道:「師父怎

徐廷封鍾大先生聽說亦皆心頭一動,

所有的目光一齊落在他面上,除了鍾

老怪物一定要我們喝下那杯酒。」

們又怎肯喝下去。」 命要脅,憶蘭既然被你們師徒救走了,我

題。」

「你以爲這個師父是容易做的?」南

看清楚形勢再作打算。

有看錯這個小子。」

在這兒?」 這個時候衝出去,是要告訴劉瑾的人我們

姑娘了。」 細問,只是道:「老前輩費心,也有勞傅

你說這種話是不將我們當做朋友。」 傅香君方要說什麼,南偸巳笑罵:「

謀造反,即日抄家了 時候奔進來禀告:「聖上下旨,說侯爺圖 徐廷封苦笑,一個心腹家人也就在這

何在?」 「什麼?」徐廷封面色驟變。「欽差

數廠衞,請侯爺馬上由秘道離開。 「大堂內,同來還有殷虎常天勝,無

聽計從。一 陰謀,聖上果然巳落在他手上,不得不言 徐廷封咬牙切齒。 「這必定是劉瑾的

鍾大先生截下••「這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時 他顯得很激動,轉身便要衝出,却被

「師父ー

何異送羊入虎口,憶蘭現在又毒傷未癒。 鍾大先生寒着臉。「我們先離開這裏, 「劉瑾是必巳作好安排。你這樣出去

光一轉,「陸丹呢?」 徐廷封當機立斷,一聲「好一

爲陸公子所殺,陸公子正將劉瑾的人引開 臥底,要引劉瑾的人向密室這邊搜過來 那個心腹家人應聲道· 「府中有細作

」小子拍案道:「我總算沒

他隨即跳起來,南偸一把抓住。「你

小子怔了怔。「那陸丹-

死掉,可見福大命大,担心什麼?」 「他要死早就死掉了,到現在還沒有

多。 很担心,只是這個時候,也兼顧不了部許 他口裏雖然說不担心,南偷其實心裏

進行第二步計劃,下令殷天虎立即抽調一 有成功,爲徐廷封將憶蘭救走逃去,立即 百個廠衞趕去大同刺殺王守仁 再壞的打算,所以消息傳來天地雙尊並沒 劉瑾的確早已作好了安排,也作好了

難色。 「王守仁人多勢衆ー 一」殷天虎面有

劉瑾胸有成竹的。 「到時他旣無兵又無權,你担心什麼

屬下不明白。」

碗?: 皇帝在我們手上掌握,難道不可以照辦煮 「當年曹孟德挾天子以令諸侯,如今

,要加罪於他: 「只是王守仁向受重用,又並無過犯

他們一網打盡,冤留後患。」劉瑾得意洋 他一個勾結安樂侯,圖謀造反的罪名,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我就是要給

廠衞。 「九千歲聖明果斷,屬下這就去抽調

事要你去解决。 他便是,無須親自前往,我另有更重要的 仁將無兵無權,你隨便找幾個親信去解决 -」劉瑾冷笑。「既然王守

環境,左插右插,居然被他逃到了後花園 了那個細作便離開,也仗着比較熟悉周圍 回來密室,一心將殷天虎常勝引開,斬殺 翻越圍牆。

拋離。 越倡去,追了三條巷子,終於前後將陸丹 殷天虎常勝一個地上追,一個瓦面上飛 陸丹翻過了圍牆,立即往巷子裏竄去

而去。

皇帝事實也將劉瑾迫得太急,一再成

管五軍的權力,五軍交還你們兄弟二人掌

追出了圍牆之外,隨來的廠衞都已被他們 住了送到劉瑾面前領功,窮追不捨,雙雙

殷天虎常勝看見是陸丹,一心只想抓

「我會同時要皇帝下旨,罷免江彬学

皇甫兄弟大喜拜倒,口呼「九千歲萬

,劉瑾也不再猶疑,立即動身進宮

忠、義-

皇甫兄弟應聲急上前。

衛隨時準備出動。」<br />
劉瑾轉吩咐·•「皇甫 樂侯徐廷封抄家,你與常勝這就去召集廠

一一會我進宮去要皇帝下旨即日將安

穩,殷天虎常勝已然前後上了瓦面 , 陸丹便往上拔起來 ,却當然快不過常勝殷天虎二人,才站 常勝才從瓦面上躍落,擋住陸丹前面 ,手足並用,上了瓦

取陸丹。 大笑,雙掌一合,霹靂暴响,接一分,直 我這雙手掌也就是白練了。」殷天虎仰天 「始陸的,這一次若是再讓你跑掉,

脅到他的生命安全。

在這種情形下

,他只有順從劉瑾的意

麼也豁出來,輕易便控制了禁宮,直接威 劉瑾在宮中仍然有一定的勢力,這下子什 便無力反擊,只有坐以待斃的份兒,忘了 功,以爲削除劉瑾心腹手下的權力,劉瑾

逃路。 合矯捷的身形,凌空飛撲,封住了陸丹的 常勝的行動也不慢,千叠掌展開,配

也瞑目 性命,索性硬拚硬接,只求拚倒一個,死 自忖落在劉瑾手上也是死路一條,豁出了 陸丹接不了 十招,經已手忙脚亂,他

身與他們會合

道殷天虎常勝率領廠衞抄家而來,立即現

仍不免被劉瑾安排的細作探出來,知

安樂侯府的密室無疑秘密,但日子久

掌,飛摔在瓦面上。 足了苦頭,一個不留神,右肩吃了常勝一 ,硬拚下去,這樣予拚下來,陸丹當然吃 陸丹功力大不如前,必勝無敗,也不退避 陸丹的企圖,也看出

(未完・二十



麼容易了。 將那個細作斬殺劍下,他功力雖然還未完 要時可以立即接應,看在眼內,馬上動手他們未見回來,忍不住出了密室,以便必 全恢復,要斬殺那個細作還不是一件難事 ,但要避開殷天虎常勝的追殺可就沒有那 也是徐廷封等人命不該絕,陸丹久候

K78

他也是考慮徐廷封等人是否已由秘道

過館主金聲望提出狄、單二人武功高强,在江湖該稍露頭角,沒有理由藉藉無名,看來 堂主無話可說,只憑館主定奪,後來館主接到總館密令,二人調去總館,狄少靑任副總 事有可疑;一人師門查不清;身世如浮萍。有此三點,决定留下觀察,才作調撥。一位 教練、單逢春任教練,還提升周友成也為教練,三人一起走馬上任,武館隆重歡送: 找狄少青談話,想挽留他在江南武館,兩堂主在館主召開會議時都爭持自己的意見,經 前文提要: 海武館任職,狄少青只好含糊答應,南山堂主瞿凌霄知道此事也 前文書至狄少青給申祿堂找去見北海堂主沈承泰,推荐去北

#### 談條件辨鬥

挖雙目送行

是答應留下一隻眼睛,只怕簡兄還不會答 天咱們是要帳來的,有帳就有利息,你就 孫必振道:「單逢春,你少猖狂,今 「那好!」

至於咱們一共來了幾個人,你們過橋來就是十分便宜,這是讓兩位心裏有個譜兒,

知道了。不過咱們把話說在前頭,你們接

意這個條件,只怕就得得把命都要留下來 受這條件,還可以留條命回去,若是不同

們還不起呢! 利怎麼算法?」 孫必振深沉的道: 這筆帳,只怕你

笑一聲道:「單逢春倒要聽,你們連本帶

單逢春根本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裏,冷

不要緊,你倒開個價聽聽看。」 狄少青待要開口。單逢春搶着道:

用再帮姓單的說話了。

咱們是多年同事,才勸你置身事外,你不

曾明善拉長着臉,說道:「周老哥

,大家有話好說,何必……』

,當日單教練原是收手不及,誤傷了簡兄

周友成急忙搖着雙手,說道:「簡兄

自殘一手,可以保住性命。」 非說不可,這樣吧,你留下一對招子,再 孫必振笑獰道: 「你要聽,咱們自然

留下一隻右脚也差不多了。」 曾明善陰惻惻道:「你可以便宜些 狄少青問道:「那麼在下呢?

簡王法道: 咱們開出來的條件,已

徐徐說道: 單逢春不怒而笑,但笑得十分冷傲, 「就憑你們三個?

> 底他們找了什麼三頭六臂的人來了?」 人家找的是我們,我們就過橋去看看,到 單逢春回過頭朝狄少靑道: 「周兄,這不關你的事。 「狄兄

由我們二人了斷。」 橋去了,這是在下和單兄二人的事,自然 頭道:「周兄,你暫時留下這裏,不用過 能約來了帮手,心中也甚是怒惱,這就回 狄少青眼看對方三人口氣不小,很!!

這理由說得很對,只是尖刻了些。 找你何事?

退去。

位先請吧!

說到這裏,目光一抬,沉聲道:「三

和他們站在一起。

坐在大石上的是兩個老頭,一個禿頂

事?

求江南武館賠償一些銀子養老,找在下何

曾明善和兩人點了一下頭,果然先行

簡老九一張尖瘦臉陰沉得可怕,怒笑 「老夫要挖出你一雙招子來,作爲賠

道:「單某一雙招子,就在這裏,只怕你 「這個容易!」單逢春忽然笑了,說

還挖不出來,在下倒要請教,你挖不出來 ,又該當何說? 簡老九虎的從大石上站了起來,雙目

子來,就把老夫的一雙賠上了。」 : 「姓簡的,你呢?你那九頭鷹叔叔答應 一瞬,怪笑道: 單逢春道: 「簡老九若是挖不出你招 」回頭朝簡王法道

把沒瞎一隻也賠上了。」 賠上一雙招子,他是你找來的,你該不該

簡王法氣黃了臉,怒聲喝道:「好小

留下,你可記得?」 告過你,你再叫一聲小子,就得再把左眼 法,怒聲道:「瞎眼賊,方才小爺已經警 單逢春臉色驟然一變,伸手指着簡王

三言兩語,就肯罷休,你還是在這裏等候 足見早巳有了安排,周兄過去,也不可能

單逢春道:「他們選擇在這裏等候,

兒王法,左眼就是你刺瞎的?

**禿頂老者目光陰森,說道: 一老夫侄** 

他就是九頭鷹簡老九了。

「不用了。」

然,人家還當我們怕事了呢!

一面說道:「狄兄,我們就過去,

狄少青大笑道:「就算天坍下來,狄

過份,在下自有分寸。」

周友成道:「依在下看,還是在下先

是。

「很好。」

狄少青道:「周兄放心,只要他們不

冤家能解得開麼?

單逢春冷笑道:「他們仗勢欺人,這

氣盛-

着二人,冷冷說道:「你們兩個誰是單逢

穿土布大褂秃頂老者,目光一抬,望

這話說得並不客氣,年輕人咯,難免

單逢春跨上一步,凜然道:「在下就

宜解不宜結,尤其在大江南北不可使他們

大江南北,同門衆多,

古人說得好,

說吧-

應邀過橋來了,諸位有何見教,那就請

狄少青朝他們抱抱拳道:「在下二人

孫師傳是通臂門的人,曾師傳是大聖門的 簡老九稱九頭鷹和金館主是同門師兄弟,

身材,正在和曾明善低聲說話。

鷂目,生相威猛,年齡都在六十左右。 巴佬。另一個身材高大,臉色紅潤,濃眉 瘦臉,身上穿一件土布大褂,看去像個鄉

站着的兩個年約五旬左右,都是中等

心,那簡師傳是淮南鷹爪門的人,他叔父

周友成低聲道:「狄兄二位,可得小

人,在江湖上都是有實力的門派,尤其在

簡王法仗着乃叔九頭鷹就在邊上,怒 一小子,你有本領,就只管來取了

簡老九說道:「老夫不是江南武館的

單逢春冷聲問道:「你是江南武館什

「這話是你說的!

先廢了你左眼。 單逢春哼道:「單某言出必踐,看我 話聲未落,只聽簡王法大叫一聲,雙

這一下連站在單逢春身邊的狄少青都

手掩面,痛得蹲下身去。

沒有看清楚單逢春是如何出手的。 好小子,你敢在老夫的面前下此毒

起,凌空撲來,右手在先,食中兩指微屈 ,朝單逢春雙目戳到。 ,使了一招「二龍搶珠」,動作快如閃電 九頭鷹簡老九喝聲甫起,人已縱身掠

幌, 向空如抓似探,手法奇特。 單逢春口中喝着,左手抬處,五指連

暗一懷,立即收勢落地哼道:「你還有何 而有被對方指影截上脈門的可能,心中暗 記「二龍搶珠」,不但毫無落手之處,反 簡老九但覺眼前指影錯落,他使的一

話說? 若,冷聲道: 叫單某第二聲小子,就得留下一隻招子, 單逢春早已把左手收了回去,神色自 「在下方才已經說過,有人

某從不破例,這是第一件。 會和你客氣,這有你侄子的榜樣在此,單 你已經叫了一聲,再叫第二聲,單某就不

烱,幾乎快要噴火,沉聲問道:「第二件 不敢叫出第二聲「小子」來,只是目光烱 江湖了,在沒弄清楚侄兒是如何被一下刺 瞎左眼的,是暗器?還是指功以前,倒眞 簡老九幾乎氣破肚子,但他究竟是老

話。 孫必振,才道:「這位孫師傅也是衝着 下來的,閣下不妨稍候,在下要問他幾句 單逢春好整以暇,輕咳一聲,指了指

現在該你說說來意了。」 話聲一落,朝孫必振道:「孫師傅,

K80

跟着走去。

某也未必怕事。」

不錯吧?」

「但你侄兒簡王法是江南武館的人,

單逢春聲音說得更冷:「在下記得簡

當先擧步往橋上行去,單逢春也立即

過了石橋,大路右首是二片雜林,曾

縱若賠了性命,也無話可說,刺中一隻眼

武館中明文規定,動手過招,兵刃無眼, 王法在江南武館担任的職司是主試兵刃,

叔父,侄兒殘廢了,也只有去找金館主要

,只能說你侄兒學藝不精,你是簡王法的

面 明善,孫必振,簡王法三人就站在雜林前

來的帮手了,兩個坐在林下大石上,兩個 ,另外果然還有四個人,大概是他們約

老者哼了一聲,洪聲道:「老夫有話要問 孫必振還沒開口,那坐在石上的紅臉

他沒叶「小子」 ,而叫小友,口氣和

單逢春朝他拱拱手道:「老丈有何見

用,可有此話? 博大家的彩聲,鼓鼓掌而已,其實並不管 塲上說過,隔山打虎,只是走江湖賣藝的 玩意,在大庭廣衆前面,表演出來,可以 紅臉老者道:「老夫聽說小友會在試

丈又和孫師傅是……」 單逢春望了他一眼,問道:「不知老 「在下確會說過。」

是跟老朽學的。」 向元奇,孫必振那手江湖賣藝的玩意,就 紅臉老者似笑非笑,嘿然道:「老朽

他是孫必振的師父。

神猱,以通背功名聞大江南北。 單逢春笑了笑道:「這麼說,要單某 向元奇是通臂門的老拳師,外號長臂

自殘一手,是老丈出的題目了?」

殘一手,只是要小友試試老朽的『隔山打 向元奇說道:「老朽並未說要小友自 ,是不是眞如小友說的如此不管用而

「這很公平。」

隔山打虎』,這兩者出手並不相悖,那就一個要在下一對招手,一個要在下試試『 單逢春點着頭,說道:「你們二位 一個要在下試試『

> 的時候, 「王法,你可是中了他的暗器麼? 九頭鷹簡老九在單逢春和向元奇說話 趁機掠到簡王法的身側,問道:

叫道:「叔父要給侄兒報仇,侄兒這輩子 穴道,止住疼痛,聽了他叔父之言,不覺 在地上坐下,並由曾明善給他點了眼部的 簡王法正由孫必振、曾明善兩人扶着

器? 九頭鷹道:「我問你可是中了他的暗

覺得眼中劇痛,好像被一支冰冷的金針刺 一般,但直到現在,眼中又好像並沒有 簡王法道:「侄兒也不知道,當時只

打入的暗器留着,就不像暗器了。」 他使的竟是指功了 九頭鷹聽得一呆,說道:「這麼說,

孔。 指連彈,就把晚輩胸前衣衫,穿了十個小 指功十分了得,晚輩和他動手之時,他十 孫必振在旁接口道:「是的,這小子

封架!

氣! 聲,喝聲道:「哈哈!小子,你好狂的口 一起上,九頭鷹簡老九又氣又怒,狂笑一 縱身飛掠過來,落到單逢春的面前 剛說到這裏,正好單逢春要他們兩個

宏聲道: ,那該老夫先動手了。 「老夫要給我侄兒索還一對招子

老九 了兩聲小子,要和在下動手,當心你的招 單逢春目光如劍,直注視着九頭鷹簡 ,冷冷的說道:「姓簡的,你已經叫

九頭鷹怒喝一聲:「小子,老夫就斃

當頭撲落。 雙手作勢,人巳騰空而起,朝單逢春

的功夫「五雷轟頂」。 他這一手使得凌厲巳極,正是鷹爪門

多少能耐? 單逢春喝一聲:「姓簡的老賊,你有

,九頭鷹身子一斜,瀉落地上,單逢春上 兩股勁風,乍然一接,發出蓬然大震 雙手一揚,反擊過去。

已經輸了一籌也。 是雙脚站在地上,看雖平手,實則單逢春 身幌動了一下,並未被震後退 輸給誰,但九頭鷹身在半空發招,單逢春 在表面看來,雙方勢均力敵, 誰也沒

實不知其落向何處?令人眼花撩亂,難以 速無匹,幾乎像是一陣亂抓,虛實莫測, 空躍起,雙手如爪如喙,再次撲擊而至! 但見他爪勢伸縮如電,爪影錯落,快 九頭鷹脚尖落到地上,才一點,又騰

捏着一把冷汗。 樓結爲口盟兄弟)的安危,不禁暗暗替他 狄少青關心單兄弟(他們在江山第

手隨着揚起,往上洒出一指影。 單逢春足尖輕旋,身形倏地轉動,雙

出去,同時指影參差,往上反擊過來。 實,探臂抓下,突感眼前一花,單逢春身 如陀螺,一下從自己籠罩下的爪勢中閃了 九頭鷹簡老九凌空下撲,正欲以虛爲

脚在空中一蹬,手先身後,十指貫勁,斜 法多待,這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雙 向單逢春胸前直插而下。 他身在上空,往下撲落的人,自然無

> 洒出的一片指影,自然擋不住他衝擊之勢 己指風擊中,但自己也得被他直插而下的 ,那麼在一片硬拚之下,對方自然會被自 單逢春眼看對方這是硬拚之勢,自己

一聲,化指爲掌,橫擊而出 這自然是划不來的,他口中驀地清叱

之間,對了一掌。 也响起了「拍」的一聲,想是兩人在匆忙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人影乍合

春雖然站立原地,但臉上驚怒凝重之色 却未盡褪。 人影隨着「拍」聲,倏地分開,單逢

勝負來。 從斜刺襄飛了開去,這兩招顯然並未分出 九頭鷹在和單逢春對了一掌之後,又

二的高手 自負的人,尤其在鷹爪門中,他是數一數 輕敵手,正是旣驚又怒,要知他原是個極 九頭鷹簡老九兩次撲擊未果, 對這年

招式。 之勢的十八個爪攫動作,必須輕功、內 俱佳,才能練得成功,純係以空對地撲擊 鷹爪門最上乘的功夫却是「拏雲十八翻 大力鷹爪功」和「鷹爪擒拿手」,殊不知 ,因爲「拏雲十八翻」,是摹倣飛鷹撲擊 大家都知道鷹爪門最厲害的功夫是「

頭襲來。 快倒轉身子,雙手作勢,三度向單逢春當 ,借勢又騰身而起,竄到兩丈多高,迅 ,他和單逢春一掌接實,身形斜飛而 九頭鷹現在使出來的就是「拏雲十八

單逢春這兩招下來,也知道要勝他並

縱身而起,先求均勢,才能制勝。 本上首先就吃了虧,要向他反擊,就得也 自己只有封架,豈不儘是挨打之勢?在基 下撲,以空對地,由上擊下,範圍較廣, 不容易,何况對方一而再、再而三的騰空

面般展開 劍演「孔雀開屛」,一片劍光,向空如扇 發出嗆然龍吟,一道青光,應手而生 心念一動,口中清叱一聲,右手抬處

巳被一排劍光所佈滿,九頭鷹攫下的雙爪只此一招,劍勢展開,頭頂數尺方圓 拔臂,雙手一划,又自騰空而起 巳無可乘之機,不得不雙手一收,含胸

追擊過去。 如風展翼,緊跟着飛身撲起,劍光斜掠, 肯甘休?雙足一點,右手長劍倐然展開 單逢春一招出手,就把對方逼退,豈

口中沉笑一聲:「好劍法!」 九頭鷹沒想到他居然凌空追撲過來,

胸腹抓來。 突然回身,雙爪十指如鈎,朝單逢春

起在先,單逢春跟踪追撲在後,先前騰空 人,自然會先落下了。 這是因爲人究竟不是飛鳥,他騰身撲

春從胸到腹,開膛剖腹了? 趁下落之勢, 落了數尺,正好避開了單逢春的劍招,他 胸腹,但實則是直劃而下,設若給他抓上 這十指隨着人往下落,豈不就可把單逢 九頭鷹喝出「好劍法」三字 雙爪突發,取的雖是單逢春 ;人巳下

單逢春這一招「飛鳳展翼」,被九頭 九頭鷹的招式,當眞毒辣無比! ,照說,騰空躍起的人,也應該下

K82

開去。 落的人,雙脚忽爾往上收起,一個人凌空 落了,只要下落,就逃不過九頭鷹的雙爪 成了「一」字,隨着圈動的劍勢,橫飛了 ,那知單逢春突然劍光一圈,本來應該下

對,因爲這一式的名稱,就叫做「飛鷹盤 這一式應該是九頭鷹簡老九使出來才

現在已經落到地上了。 他雙爪 這一來,九頭鷹的雙爪自然又落了空 發出之時,人巳開始往下疾落

身形隨着一側,長劍在空中連揮幾揮,劍 烱烱下視,早巳看準了九頭鷹飛落之處, 着森寒的劍光,在空中打了一個盤旋,自 頭鷹當頭直射落來。 光輪轉,宛如一圈飛輪,寒芒四射,朝九 然也要落下:但他在盤空一匝之際,目光 單逢春使出「飛鷹盤空」 一個人挾

化,威力非同小可。 這一招「飛輪經天」,隱蘊着無窮變

下射擊,你九頭鷹巳在地上,看去雖然是 當頭罩落,但不論你往那裏躱閃,他都可 一圈很大的劍光,二來他是上空發劍,往 一來是他發劍之時,長劍連揮,舞起

頭鷹簡老九一生慣使騰空撲擊別人

這回却被人家劍光當頭罩落。

的身份和聲譽,急忙使了一個「懶驢打滾 」,身子迅速臥倒,接連幾滾,貼地滾出 看一輪靑光繚繞的劍光,從半空直罩下來 ,心頭猛吃一驚,一時也顧不得他九頭鷹 正因他慣使騰空撲下,深知厲害,眼

> 看簡老九情勢危急,他本來坐在大石上的原是和九頭鷹簡老九是一夥之人,此時眼 老夫一記『隔山打虎』吧! 人,霍地站起,洪笑一聲道:「小友也接 那向元奇(孫必振之師、紅臉老者)

下的向單逢春擊去。 隨着話聲,右手握拳,凌空朝撲擊而

竟是乘人不備,如此不要臉的東西!」 冷笑一聲道:「原來成名多年的老拳師, 狄少青站在一旁,眼看向元奇在此時 ,偷襲單兄弟,心頭不由大怒

像是比了一下手勢。 拳橫擊而出,也居然不帶風聲,兩人只好 內家無形拳,不帶絲毫拳風,狄少青這一 向元奇這一記「隔山打虎」,使的是 喝聲中,揮手一掌,橫拍過去。

主向右幌動了一下。 力相交之下,就爆出一聲「蓬」然震响。 少青橫拍的掌勁,乍然一接,兩股無形勁 向元奇振臂發拳的人,被震得身不由 但等到向元奇直擊的無形勁力,和狄

材高大,一個穿藍褂的身材矮胖。 林中,站着兩個人影,一個身穿紫袍的身 在離他們動手的十數丈遠近,一片密

却可從林隙看到珠龍橋方面雙方動手的情 的樹林掩蔽,自然不虞被人發現;但他們 他們和鬥塲相距旣遠,而且又有濃密

矮胖人影失色,說道:「他居然也會騰空 搏擊!! 、「飛鷹盤空」,再演「飛輪經天」 單逢春跟着發劍騰空,由「飛鳳展翼

> 靈飛九式』! 高大人影微哼道: 他使的好像是『

派的劍法? 矮胖人影奇道: 「靈飛九式是那一門

之久,江湖上一向並無傳人……」 說創自飛雲渡一位老道姑,距今巳有百年 高大人影道: 「不屬於那一門派,據

聲輕咦! 「咦!」他目光遠注,口中忽然發出

矮胖人影嚷道: 總座·

嶺』,是終南派的手法!」 能把向元奇的『無形神拳』撞歪了 矮胖人影道: 高大人影道:「狄少青這一掌,居然 「他使的極似『雲橫秦

狄、單二人的對手。 」字,緩緩說道:「看來這幾個人並不是 「不!」高大人影沉聲吐出一個「不

去尋丈遠近,逃過了一劍,但當他從地上着地之後,沒傷着九頭鷹,九頭鷹已滾出 挺身躍起,單逢春已經到了他面前 單逢春一記「飛輪經天」 ,一輪劍光

然一退即上,閃電發招,雙手十指加叉。 猛向單逢春脅插到。 九頭鷹駭然後躍,但只退出三步,突

隻招子ー 不想傷你性命,但我言出必踐,要取你一 單逢春站着沒動,冷冷的道:「在下

九頭鷹右目。 同時左手一抬,彈出了一縷指風,直射 劍光一閃,用劍脊拍在他的手背之上

隱隱作痛,還當被他長劍削上了,心頭方 九頭鷹但覺插出去的雙手手背一凉

連身子都禁不住幌動了一下,心頭不由大 大叫一聲,往後暴退! 自一驚,右眼如中尖錐,奇痛無比,口中 向元奇凌空一拳被狄少青掌風撞歪,

人 怒 是你出的手吧? 目光朝狄少青投來,嘿然道:「青年 狄少青道:「不錯,單兄是我同伴

領教老夫的『無形神拳』了! 我總不能看着他遭人偷襲吧? 向元奇大笑道:「這麽說,你想代他

功夫委實只能跑跑江湖而已,並不大管用 在下已經領教過了,單兄說得不錯,這種 狄少青微哂道:「隔山打虎無形神拳

不齒其人,存心氣氣他的。 他是氣憤向元奇朝單兄弟出手偷襲

你敢如此蔑視老夫? 向元奇勃然變色,沉喝道:「無知小

於他,把這塲過節攬到自己身上來也。 武功還在九頭鷹之上,這話,正是要激怒 ?」他看出向元奇一身功力,修爲頗深, 竟然乘人不備,出手偷襲,如此無恥行徑 人物?還在狄某面前倚老賣老,豈不可笑 豈非只是江湖的老混混而已,算得什麼 狄少青凜然道:「你枉自成名多年

高了幾寸,雙目精光暴射,洪笑道: 珠般的暴响,本來高大的身材,似乎又增 一聲,雙手一提,全身骨節,發出一陣連 ,那你就接老夫幾掌試試! 自然,他此語一出,聽得向元奇怪笑

狄少青朗笑一聲道:「好極了,在下 話聲出口,便巳揮拳朝狄少青攻來。

> 拍」兩聲,把他兩拳一齊封開,兩人各自 身形輕旋,雙手業已揮出,「拍」「

己勢勁力足的兩拳,不由望着狄少青怔了 怔,豁然大笑道:「很好。」 向元奇真沒想到這年輕人竟能硬接自

雙拳連揮,又急攻而上。

他之下,自然不敢再輕視對方,拳發如風出眼前這個年輕人,武功內力,居然不在出眼前這個年輕人,武功內力,居然不在 **倏短,使人不可捉摸—** 其他精通「通臂功」 ,不但記記都如鐵鎚撞岩,使出全力,尤 ,雙拳條伸縮、條長

當眞是勢道凌厲,莫可比擬! 狄少青前後交擊,左右夾攻,上下交征, 一記記拳頭,就像流星鎚一般,遠近交擊 快得有如雨點,化作一片拳影,圍繞着 這一來,但聽拳風如濤,呼呼有聲,

克剛,以援接快的手法。 武當派正宗的「太極兩儀掌」,正是以柔 化解開去,還有一記拳風,因他身隨掌走 似挽,悠然劃出,但恰好把對方兩記拳風 拳風逼上身來,他才身隨掌走,雙手似推 的掌勢,就愈緩慢,往往對方一連兩三記,你拳勢攻得越急,他雙拳開闊,劃出去 ,也正好擦身而過,避讓開去,使的正是 狄少青對他這番猛攻,似乎毫不在意

任何武功都不可能速成。 非數十年勤修苦練不爲功,不可能速成, 運氣行功,以意導氣,揮手之間,能把敵 人千鈞之力,化解無遺,但這種功夫,就 太極兩儀掌」是內家拳掌,着重在

向元奇在「通臂拳」上,下過數十年

會比他强,但又是十幾招下來,他一雙鐵苦功,造詣極深,他不信狄少青在功力上 點年紀,那來如此深厚的功夫? 無比的震驚,暗自忖道:「這小子只有這 的學手之間就化解開去,使得他心頭感到 拳,無論如何猛攻,都被狄少青輕描淡寫

右眼,口中大叫一聲,往後暴退的同時, 條人影及時搶上,一左一右掠到了單逢 九頭鷹簡老九被單逢春一記指風擊中

個中等身材老者。

單逢春冷笑道: 一在下已經一再警告

客氣了 他了,在下言出必踐,取他一目,已經夠

說話如此狂妄。

夥的,那就毋須多言,要動手,就兩個不狂妄墜?你們兩個旣和姓簡的師侄是 起上,看看在下是不是狂妄了? 們還不配問,在下話狂妄,難道閣下說話 單逢春大笑道: 我是何人門下,

右首老者道:「老夫正有此意。

單逢春也說了句「很好」 ,傲然道

這話眞把兩個中等身材的老者眞的氣

他們正是方才和會明善站着說話的兩

單逢春冷然的問道:一二位也想賜教

右首老者道:「年輕人,你出手太毒

左首老者沉嘿道:「你是何人門下

「你們兩個報上名來,單某從不和無名小

破了肚子,左首老者沉聲道:「老夫呂鳳

一指右首老者又道:「他是老夫兄弟

荊山二呂,大聖門的哼哈二將,果然

筆,抬目走上,道: 年輕人,你可以發 是曾明善邀請來的同門高手。 站在右首的呂鳳岑腰間取出一對判官

是搏命呢?還是和在下賭一隻招子?」 ,你們兩個是助拳來的,和在下動手 單逢春道: 動手之前

留下一隻招子,就可以離去。 一隻招子,那就是如在下勝了,二位只要 單逢春道:「搏命就是以命相搏,賭 呂鳳岑道:「你此話怎說?

單逢春也說道:「在下也奉上一隻招 呂鳳閣怒聲道:「假如老夫兄弟勝了

呂鳳岑冷笑道:「以一換二,閣下不

覺得太便宜麼? 了笑道:「好,在下敗了,就自挖雙目, 單逢春忽然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笑

單逢春一指,喝道:「年輕人,你先出手 大袖中,取出一柄二尺長的鐵骨摺扇,朝 呂鳳閣哼了一聲,右手一探,從他的

之日,家師曾一再告誡,江湖上成名人物 ,多半是沽名釣譽之輩,毫無眞才實學, 單逢春大笑一聲道:「在下出道江湖

武功,是否值得在下出手?咱們話都講明 因此叮囑在下,和人動手,要先看看對方 ,在下還要看看二位的武功是否值得在 ,在下再出手不遲。

摺扇隨意豁然大開,就像開山巨斧,疾劃 看老夫兄弟是不是值得你出手吧! 喝聲出口,身形倏然欺近,反手鐵骨 呂鳳閣怒笑一聲道:「好,那你就看

般攻到。 呂鳳岑同時雙手一分,兩點筆影流星 過來。

出手如電,說打就打,而且是近身夾擊, 這兩人都被單逢春激起了胸頭怒火

更見勢道凌厲。 單逢春這回却使了一招武當「太極劍

把呂氏兄弟一扇雙筆,一齊擋了開去,微起兩圈劍光,只聽「噹」「噹」兩聲,就 起兩圈劍光,只聽「噹」 「二位差可和在下動手了 「左右逢源」,長劍左右圈動,劃

這話自然聽得荊山二呂大爲憤怒,呂 「差可」者?差不多可以也。

覆進招。 直劈橫砍,忽正忽反,記記當作板斧使用 鳳閣只「嘿」了一聲,沒有說話,但手中 一柄摺扇却突然加緊,足踏「盤龍步」, 但聽風聲嘶嘶,在單逢春身前身後,反

它劃上,一樣可以把你的整條手臂截斷下 力貫注扇面和板斧並無多大差別,真要給 你別看他只是一柄鐵骨摺扇,此時真

穴神奇,使的雖是小巧功夫,但功力深湛 一個人忽前忽後,四處亂蹦,抵隙蹈暇 呂鳳岑一對判官筆也是多年火候,打

> 防 記記都找你要害大穴下手,令人防不勝

> > **捣過去。**

之間,接連使出了六合劍法的「橫瀰六合 的「鶴舞中庭」 示了他的功夫,一柄長劍銀虹飛舞,瞬息 「雲封華獄」甚至連荊山二呂的師門大聖 ,青萍劍法「黃鶯擲梭」,華山劍法的 ,峨嵋劍法的「風飄柳絲」 在這兩位高手夾擊之下,單逢春也顯 「借花獻佛」都使了出來。 八仙劍法的「湘子吹簫 ,白鶴劍法

衡山劍法一招「脫袍讓位」

,封開荊山二

他恰似背長着眼睛一般,長劍一擺,使了

那知單逢春雖在和荊山二呂動手,但

拳

爲對付荊山二呂而設的一般! 夾擊,好像他受的這套雜錦劍法,就是專 簡直是非使這一招,就無法解得開兩人的 上使出,却純熟、又恰當,每一記劍招 好把對方一扇二筆的攻勢,化解開去, 而且也並無出奇之處,但在單逢春的手 這些各門各派的劍招,本來毫不連貫

單逢春劍光射過劈了下來。

才使到一半,口中哼一聲,一條右臂已被

血光乍迸,孫必振一記「隔山打虎」

時响起兩個人的驚「啊」之聲-

迴光返照」,一道青虹向後射出。 呂鳳岑右眼,人已從兩人中旋出,劍使一 呂的一扇雙筆,左手彈出一縷指風,襲向

這兩招一指,端的快如閃電,但聽同

熟,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小子怎會對各門各派的劍法,却有如此純 呂鳳閣越打越心頭震驚,暗道:「這

退。

他左手丢下判官筆,掩着了右眼,往後疾

另一個發出驚「啊」的則是呂鳳閣,

劍吧!也不過是二十 多不過二十出頭,就算說他一出娘胎就練 法,絕無可能一個人能把各門各派的劍法 其獨特的精髓之處,練劍之人,從小習劍 ,全都練得如此精純,何况年紀單逢春最 ,幾乎要窮畢生精力,才能練得成一家劍 要知天下武林各門各派的劍法,都有 年火候而已一

左眼了。」

話聲未落

人已到了呂鳳閣面前,長

單逢春接口道:「現在該你留下一隻

他輸了一隻右眼。

劍作勢,一記「畫龍點睛」朝他面前點過

腕一記「隔山打虎」,準覷單逢春後心直一閃而上,欺到五尺以內,功運右臂,振 此時正是他下手的機會,豈肯錯過,身形 未分出勝負,他對單逢春可說銜之入恨 必振眼看荊山二呂和單逢吞纒門不巳,尚 就在呂鳳閣心頭驚疑不定之際,那孫

到五尺以內,故而他必須欺到五尺才能發 前面說過孫必振的無形拳風,只能打 後暴退出去。 如中尖錐,奇痛徹骨,口中大叫一聲, 吕鳳閣堪堪壓住對方長劍,突覺左眼,我照收了。

過,二位敗了,只要留下一隻招子 單逢春也不追擊,冷聲道: 一在下說 ,就可

鈎,離頭面已不過數尺 老鷹攫小鷄一般,凌空撲了過去,雙爪如 忙回身看去,只見九頭鷹簡老九一個人如 話還沒說完,突覺背後疾風颯然,

敗在單逢春劍下,心頭更是急於復仇,才 已經完了,這份仇怒,當眞很不得把單逢 痛徹心肺,暴退出去,心知自己這隻右眼 一聲不作,功貫十指,縱身撲了過來。 地坐下,運功止痛,此時耳聽荊山二呂也 春活生生撕裂了才出胸頭之氣,因此就席 原來他一隻右眼被單逢春指風擊中

然喝道:「姓簡的,你還想留下一隻招子 單逢春往後疾退一步,長劍一圈,冷

春指風擊中,急忙問道:「二弟,你怎麼

呂鳳閣還不知道乃弟的右眼已被單逢

九頭鷹簡老九厲聲道:「老子要你的

有如鐵爪鋼鈎,源源出手 他一撲不中,欺身猱進,雙爪如風

力鷹爪功」對單逢春手中長劍,視若無物 九頭鷹這下當眞形同拚命,雙手運起「大 ,只是咬緊牙關,着着進襲! 古人說得好, 一人拚命,萬夫莫擋

龍七宿」和少林「達摩劍法」一招「肩挑 隨劍走,人影輕旋,長劍揮動之間,連使 了華山劍法「玉匣藏珠」,點蒼劍法「蒼 單逢春着他來勢兇猛,不敢輕敵,身

聲無息的襲向對方的左眼,口中笑道: 一光,長劍剛被壓住,左手抬處一縷指風無

那知單逢春就是要引他注意自己的劍 鐵骨摺扇一翻,對準劍光壓下。 小子,你有本領就只管取去。

呂鳳閣聽得大怒,口中狂喝一聲:

是怕了。 九頭鷹簡老九怒笑道:「小子,你可

笑話!

不信!」 徒手相搏,單某一樣可以把你擊敗,你信 回入鞘中,冷聲道:「我不願用劍勝你, 單逢春朝笑一聲,右手一抬,把長劍

射,厲聲笑道:「小子,這是你自己來找 九頭鷹獨目之中,佈滿紅絲,兇光隱

喝聲出口,身形疾欺過來,雙爪同發

自然更見凌厲。 起,要和他徒手相搏,這一來他顧忌盡去 中還不無顧忌,現在單逢春自動把長劍收 ,更可放手施爲,雙手伸縮,出手如電, 他先前因單逢春手中有一柄長劍,

手搏鬥,忽掌忽指,舒展自如,出手封解 含着極爲神奇的招術。 就別具威力,好像這些普通招式之中,包 普通的招數,但從單逢春手上施展出來, ,使的依然是各門各派的拳掌散手,極爲 單逢春冷笑一聲,雙手揮洒,和他徒

各派拳掌散手,化解開去。 變化如何神速,都被單逢春大雜凑的各門 「鷹爪七十二大擒拏手」如何使得凌厲, 因此不論九頭鷹的「大力鷹爪功」和

九頭鷹依然絲毫佔不得半點上風,心頭暗 片刻工夫,兩人巳相搏了二三十招, 「這小子果然不可輕估了他。」

> 識好歹,及時夾着尾巴給我滾,十招之內 ,我就要你留下左眼了。」 只聽單逢春喝道:「姓簡的,你再不

多少能耐,只管使出來,老子有的是一條 九頭鷹切齒狂怒喝道:一小子,你有

猛惡絕倫。 雙爪隨喝聲又加緊幾分,爪勢交擊

麼? 老蠢材,你以爲單少爺摘不出你的招子來 單逢春冷冷一笑道:「九頭鷹,你這

關節經穴拂來,手法極盡詭異一 使的竟是截經斬脈手法,記記都向九頭鷹 他掌法也隨着一變,雙手似拂似斬

些施展不開來。 到了他截經斬脈手法的尅制,就被迫得有 九頭鷹這一掄兇猛的攻勢,陡然間受

還有雙脚可用,他不暇思索,飛一記一撩 肘經脈,心頭不覺猛吃一驚,雙手被制, 聲入耳,突覺雙手一麻,被對方拂中了手 陰連環腿 , 雙脚朝單逢春的下陰連環踢 就在此時,只聽單逢春冷笑一聲,笑

吸氣後退之際,右手彈出一縷指風。 單逢春哼了一聲: 九頭鷹雙脚落空,堪堪落到地上

痛得滿地亂滾。 眼又是一陣徹骨劇痛,大叫一聲,跌倒地 ,他因雙手穴道受制,無法掩住眼睛,

踢人,我也賞你一脚。」 單逢春氣極冷笑一聲道:「你會雙脚

一個子踢得連翻了三個滾,同時也解開了 疾然飛身而上,飛起右脚,把九頭鷹

他雙臂穴道。

頭鷹又被單逢春毁了雙目,滿地亂滾,不 難過,他替兩人上藥止痛,堪堪完畢,九 和你拚了。 銅棍,口中大喝一聲:「姓單的小子,我 由得目眥欲裂,一手抓起一根三尺長的熟 ,被單逢春各自毁去一目,心頭自然十分

棍的能手了,大聖門擅長的就是拳棍。 的說法,他熟銅棍只有三尺來長,正是使 揮棍攻上,江湖上有一寸短、一寸狠

無影拳風」 忽長忽短,伸縮自如,有時又夾雜使出「 奇是通臂門的名宿,練成「通臂」, 再說狄少青和向元奇徒手相搏, ,可說威猛巳極。 雙手

始終沒還過手。 套鐵拳記記擯諸門外,所採的只是守勢 用一套「太極兩儀拳」以柔克剛,把他一 但不論你攻勢如何凌厲,狄少靑只是

向元奇怒笑說道:

於某一門派?不信,閣下試試我這套掌法 是因爲這套掌法,可以接住你的拳勢而已 是『兩儀掌』,就是武當門人了?在下 ,行走江湖的人,要因時制宜,豈可拘泥 ,你還認定我是武當門人麼? 狄少青大笑道: 「閣下以爲在下使的

現在突然變快,雙掌搶在了自己拳勢的前 武當手法,只是把自己擊去的拳勢推開 向元奇沒想他一下變快,本來他使出

曾善明邀來的兩個同們師兄荊山二呂

原來你是武當門

雲掌法 雲流水,由緩變快,使的竟是終南派 說話聲中,掌法突然一變,掌勢如行

自己拳頭擊過去,他才變式拆解 面,就好像擺好了手勢在等着自己,直等

麼招式的了,這是不可能的事. ,暗道:「他好像事前已經知道自己出什 這幾招直把向元奇看得心頭驚懷不止

拳』! 他口中不覺哼聲說道:「終南『流雲

下是終南門派人麼? 狄少青朗笑一聲道: 閣下不認為在

迎面擊來,使的竟然是「通臂拳」 口中說着,雙掌忽然變拳,呼呼兩拳 向元奇只覺他拳風勁急,內力之强,

撃。 力縱然强勁,但在我面前使『通臂拳』竟然還勝過自己,心中暗暗冷笑:「你 豈非孔夫子面前賣聖經,班門弄斧了? 他心念一動,立即隨勢變招,揚拳還

甫退,突覺一記無形拳風,又無聲無息的 得向元奇只好向後退下了一步,那知身形 中途換招,一雙鐵拳,像流星般攻到,逼 湧上身來,這一記正是自己最拿手的「隔 比,變招神速,沒待向元奇拳擊到,他之 山打虎無影神拳」 那知狄少青對「通臂拳」竟然純熟無

不及,那知這一記拳風,只逼到他衣衫爲 ,就無形消失,這明明是狄少青自己收 心頭不由大吃一驚,再待後退,已是

心,但要像他這樣剛剛擊到衣衫,就收回 幾十年的「無影神拳」 十年,才辦得到一 去,拿捏得如此準法,只怕自己還得練上 向元奇心頭更是暗暗懷駭:自己練了 ,也已練到收發由

「閣下自然清楚,在下不是通臂門的人 狄少青早已收回拳勢,笑吟吟的說道

好,找在下也好,悉聽尊便。

單逢春道:

「你們給我記着,下次再

碰到我手下,就沒有今天這麼便宜。

荊山二呂一聲不作和督明善一起掉頭

向元奇脸色煞白, 收筝道:「罷了 他當然不是

他們停手之時,也正好是會明善取出 回身朝孫必振道:「必振咱們走。」

熟銅棍朝單逢春欺去的同時。 狄少青一閃身就搶到了會明善的前面

在下來的,怎麼找上單兄了? 含笑道: ,手掌一撥,就輕輕撥開了他一招攻勢, 「曾師傅約人助拳,原是專門找

越結越深了。」

單逢春道:「狄兄是說兄弟出手太毒

家宜解不宜結,這幾個人的樑子,如今是

不覺回頭看了看單逢春一眼,說道:「兔 善,但究非惡人,出手未免太兇狠了些, 條右臂,這幾個人雖是尋仇而來,來意不

我兩位師兄的眼睛,我非和他先了斷不可 少青,咱們有樑子,不錯,但單逢春毀了 單逢春笑道:「狄兄,你就讓他跟我 曾明善雙目通紅,怒哼一聲道:「狄

回去。

,說道:「二位老弟眞好身手,九頭鷹,

只見周友成兩手牽着三匹馬走了過來

他們下手比兄弟還毒辣呢!哼,這些敗類 辣了是不?今天要是我們落敗了呢?只怕

下次再遇上了,我就叫他們一個也別想

一面朝曾明善說道:「不過姓會的

狠耍賴,說什麼給你二個師兄了斷的話來 個門派,勝就是勝,敗就是敗,用不着發 備留下一雙招子,還是一隻呢?只要敢賭 算過份了麼?姓曾的,你要和我動手,準 道的賭法,我只取他們一人一隻招子,這 若是敗了,就輸了兩隻眼睛,這是天公地 動手的,誰敗了,留下一隻招子,但在下 你弄清楚了,荆山二吕,是和我約好了才 我就敢收,大聖門也算得是在江湖上一

麼人物?

「這幾個人,只是江湖敗類而已,算得什

狄少青還沒開口,單逢春接口哼道:

個灰頭灰臉,鎩羽而歸。」

弟方才真替二位担心呢,誰知他們都落得 荊山二呂,也是江湖上响噹噹的人物,兄 通臂神猱這兩個人算得上一流好手,就是

狄少青笑道:「很好,你們找單兄也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咱們走。」 呂鳳閣喝道:「曾師弟,不用比了

主? 周友成道:「在總館裏,最少也該當

> 個總教練或者是堂主,也應該的了。 狄少青問道:「總館裏的堂主地位很

「那當然。

江南武館,有多威風,老實說,大江南北北二館的館主,你們總看到了,金館主在 的堂主身份相等的麼? 館,就沒有總館幾位堂主的威風了。 的武林同道,誰不仰他鼻息,但他到了總 單逢春道:「周兄不是說館主和總館 周友成道: 「總館主的堂主・等於南

侄雙目,荊山二呂各人一眼,和孫必振一

狄少青覺得單兄弟一連毀了九頭鷹叔

總館的堂主,是總館主的近臣,在權力上 自然大過分館主了。 「身份是相等的。」周友成道:「但

問道: 狄少青似乎對總館的事,很感興趣 「總館也有三位堂主麼? 」周友成道:「共有五位。

在堂主之上。」 周友成道:「還有幾位護法,地位還 狄少青又道:「還有些什麼人呢?

是做什麼的?」 「還有護法。」單逢春問道:「護法

呢? 單逢春道: 周友成道: 「那麼總教練和副總教練 「這個兄弟也不清楚。

楚。」 力就沒有堂主的大,詳細情形兄弟也不清 外面的,總教練的地位和堂主相等,但權 周友成道: 正副總教練,好像是在

界了,以二位老弟的武功成就,在南北武

周友成道:一兄弟今天是真正開了眼

館中,說得上尖頂的了,担任副總教練

還是委屈了。

狄少青笑道:一難不成要兄弟去當館

「周兄,我們今天中午在那裏打尖呢? 池河鎭。 人從他手中接過馬匹,單逢春道

周友成抬頭望望天色道:「本來咱們

好在池河鎮打尖了 該趕到崇心舖打尖的,現在這一躭擱,只

單逢春道:「那就快些上馬了

(南召)差不多正好是晌午時光。 一路無話,這天三人三騎趕到李青店

周友成一路領先,在街上一家酒樓門

「周兄,我們不去報到麼? 狄少青還沒開口,單逢春就已開口道

的好。」 候了,空着肚子去,還是先填飽了肚子去 周友成笑道: 這時候該是用飯的時

接過牲口。 三人下了馬,早有在門口伺候的小厮

,便自退去。 ,堂倌送來茶水,問過了要些什麼酒菜 三人登上酒樓,找了張臨街的桌子坐

李青店,到這家酒樓來喝酒。」 說,兄弟奉金館主的交代,也只知道到了 周友成喝了口茶,笑道:「不瞒二位

單逢春道:「周兄不知道到那裏去報

到麼?」

單逢春間道: 周友成道: 「不知道。」 一那你怎麼不問問清楚

是不能問的。」 周友成道: 「金館主交代的事,照例

後一站,就是這家酒樓。」(未完•六) 上面註明了咱們一路打尖投宿的地點,最,因為金館主交下來的只是一張路程單, 周友成道:「兄弟沒法向金館主請示 單逢春道: 「爲什麼?」

前文提要: 傷勢未癒,行動不便,水瑩兒到外面找點食的東西,剩下岳小玉前文是要: 傷勢未癒,行動不便,水瑩兒到外面找點食的東西,剩下岳小玉

作內鬨,一對一打鬥,剩下一傑舒一照乘機將淫賊捉住,又來了蘇六妹誘他吃蠱藥: 搜索不見,五傑離去,跟着潘十郎又進來見岳小玉行動不便,正想將他殺害,江東五傑 又折回來,水瑩兒也及時趕到,潘十 聲言要捉拿採花賊,原來是江東五傑要捉拿劇盜潘聖山之子潘十郎採花淫賊,進入山洞 在山洞內,他連忙將那些練武秘笈和銀蠶絲軟甲收藏好,聽到外面傳來五個 郎困在洞內,挾持岳小玉,要脅洞外衆人,五傑詐 人的聲音

#### 不恭老怪物

江東五傑帶着水瑩兒和岳小玉,來到 岳小玉的傷勢,復元得很快。

了一座城鎭之中。 常掛珠找到了一間客棧,要了幾間房

岳小玉道: 然後,他就對岳小玉說:「水姑娘是 「你對我也不錯。

個好姑娘,她對你實在很好很好。」 全然是爲了武林皇帝。! 常掛珠咧嘴一笑,道:「我對你不錯

傑多久了?」

候,他就已認識咱們啦,我還記得,他有 『武林公主』。」 十分漂亮,江湖上的人都叫她做

岳小玉道:

混蛋殲滅。」 幹掉了,咱們才得以反敗爲勝,把這二個 而武林皇帝突然殺了出來,把三魔的老大 們跟『伏牛山三魔』火併,眼看不敵,幸

直鬱鬱寡歡,好像欠下別人幾百萬両銀子 常掛珠道:「這還用說嗎,可惜他一

岳小玉道:「他欠的並不是銀子,而

岳老弟也不必深究下去了。 常掛珠道:「姻緣之事,最是無稽

水瑩兒圍坐在一起,氣氛甚是熱鬧。 五怪多喝了幾杯,舒一照忽然道:「 到了用飯時候,江東五傑、岳小玉和

常掛珠道:「只怕未必就是咱們五傑 鮑正行道: 「這人又是誰?

家莊莊主之表弟必然當之無愧。」 白世儒道:「若論當世英雄,山西陸

岳小玉道:「布前輩認識你們江東五

常掛珠道:「咱們還在穿開襠褲的時

「布前輩對你們一定很不

常掛珠道:「當然極好,有一次,咱

岳小玉說道:「布前輩這個人似乎不

沒法清還似的。

武林之中,誰最英雄?」 胡無法道:「自然是最英雄之人最英

雄。

之。

常掛珠道:「此乃何人?如何會是個

是個如假包換的英雄嘍 白世儒道:「此人姓英名雄,自然就

鮑正行哼一聲:「强辭奪理,狗屁不

,何種屁始通? 舒一照道:「狗屁不通,貓屁也不通 白世儒道: 「依我看,連屁也放不出

來之輩,最是不通。」 常掛珠眉頭一皺,道:「有美同桌

爾等說話豈可如此粗俗?」 常掛珠向水瑩兒一指: 白世儒一怔:「美女如今安在?」 常掛珠道:「美者,美女之謂也。 白世儒道:「何謂之有美同桌?」 「此乃貨眞價

觀之。」說着,伸手就要把水瑩兒戴着的實,童叟無欺之美女,如謂不信,請拭日 ,童叟無欺之美女,如謂不信,請拭日

叔,你要幹甚麼? 水瑩兒條地閃身退開,叱道:「常大

晚輩可不客氣。一 月貌,何以總是不肯以眞面目示人? 水瑩兒怒道:「常大叔,你再取笑, 常掛珠哈哈一笑,道:一妳既有花容

存心取笑? 莫不是瑩兒真的容貌醜陋,所以說常老大 岳小玉看在眼裏,心下暗自尋思:

再伸手摘取她的笠帽。 常掛珠見水瑩兒眞的動怒,也就不敢

得發昏,所以才跟水姑娘開開玩笑,照我 胡無法哈哈一笑,道:「老大準是悶

想睡覺。 昏腦悶,即使白某,也是心神不屬,老是 白世儒道:「這一陣子,不但老大頭

金,眞是好一個痴情漢!」 鮑正行咧嘴一笑:「老是記掛着呂足

東婆娘,眞是放屁一 白世儒怒道:「誰說我記掛着那個江

飯,早點上床睡覺才是正經。 胡無法道:「不要再執抝啦,快點吃

常掛珠哼一聲,道:「你這個人,老

甚麼事情是正經的? 是喜歡躱懶,眞是他媽的不知所謂。」 常掛珠道:「水姑娘生氣了,我們總 胡無法道: 「不吃飯,不睡覺,又有

向她磕頭認錯?」 胡無法道:「怎樣表示歉意?是不是

該向她表示歉意才對。」

你以爲她會因此就高興起來嗎?」 胡無法道:「這倒難了,誰知道她怎 常掛珠道: 「磕頭認錯又有甚麼用,

樣才會高興?」 鮑正行道:「這還不容易嗎?只要問

舒一照却淡淡道:「照我看,不必問問她就行了。」

,只要岳小哥兒高興,她也會高興起來 常掛珠說道:「這是甚麼道理,我雖 胡無法說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的。 然不知道,但老四之言,似乎也不無理由 舒一照登時高興起來,道: 「這就好

辦,我們可以問問岳小哥兒,看看他想怎

岳小玉心念一動,便道:

很固執, 小哥兒又何必難爲咱們?」 舒一照道:「萬事總有商量餘地,」報,很難可以高興起來。」

只不過晚輩心裏想念着一個人,所以…… 唉……還是不提也罷! 岳小玉道:「我怎會爲難五位前輩?

胡無法道:「心中有事,就得爽爽快 常掛珠忙道: 「爲甚麼不要提?

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所以弄得茶飯不思 快說出來,豈可婆婆媽媽,忸忸怩怩?」 渾身都不自在。 白世儒道:「岳小哥兒準是想念着

岳小玉忙道:「小岳子如今想着的,

的哥哥?表叔?舅父?姨丈?又抑或是祖 常掛珠道: 「他是你的老子?還是你

父?曾祖父?」

說來,那一定是你的老朋友了。一 岳小玉不斷搖頭,白世儒道:「如此

天立地的好漢子,大英雄。 岳小玉道:「他並不老,但却是個頂

,那就一定要見識見識了。」 鮑正行忙道:「旣是大英雄,大豪傑 胡無法說道:「他是誰?他叫甚麼名

上人稱流水客的郭冷魂便是。」 岳小玉道:「我這位大哥姓郭,江湖

他。 鮑正行「嗯」了一聲,道:「原來是

常掛珠望住他,道:「你認識郭冷魂



百勝堡堡主,武功十分了得,那是人盡皆 鮑正行道:「認識倒不認識,但他是

,因爲你不是個人,所以就不知道。」 鮑正行嘻嘻一笑,道:「這簡單極了

胡無法大怒,一拳向鮑正行的鼻子上

動就打架,還算是甚麼兄弟?」 打了過去。 常掛珠立時伸手一擋,喝道:「動不

弟,才會動手打架。」 鮑正行退了開去,對胡無法道: 舒一照嘻嘻一笑,道:「正因爲是兄

天我的心情還不算太壞,所以不跟你計較 喝道:「吵夠了沒有!」那知他一動了 但下一次,决不輕易就此作罷。 小玉惱將起來,不由伸手一拍桌子

怒氣,胸口便疼得十分厲害,登時面色灰

」她這一叫顯得旣是焦急,又是關切,岳 青,冷汗涔涔而下。 小玉立時奮起精神,道:「我……我沒事 水瑩兒忙道:「岳哥哥,你怎麼啦?

, 萬萬不能妄動胡來。」 ,妳用不着担心……」 常掛珠道:「岳小哥兒必需好好休息

告訴咱們他在甚麼地方,咱們立刻就去把胡無法道:「這還不容易嗎,只要你 非要去見一見郭大哥不可。

岳小玉長長地吸一口氣,道:

岳小玉道:「他是不會來的。」

岳小玉道:「他受了傷,而且傷勢極 「爲甚麼不會來?」

白世儒說道:「難道比你還更加嚴重

豈不是等於一個死人了?」 白世儒「噢」的叫了一聲,道:「那 「當然嚴重得多!」岳小玉道

的老朋友,你怎可以這樣咒罵他!」 舒一照皺眉道:「郭冷魂是岳小哥兒

輕 的不妙,我又有甚麼地方說錯了? ,郭冷魂却比他更爲嚴重,自然是大大 白世儒道:「岳小哥兒的傷勢已是不 一照還想反駁,岳小玉却已嘆了口

氣,道: 上却也和死人沒有太大的分別。」份的,郭大哥此刻雖然仍然活着,但實際 「白前輩的說話,是一點也不過

嗎? 鮑正行眉頭一皺,間道:「他癱瘓了

不多了。」 岳小玉道:「就算不是眞的癱瘓也差

很不妙了,岳小哥兒,你想怎樣?」 常掛珠道:「若然如此,郭老兄真的 岳小玉道:「我要去找他。」

施以援手,岳小哥兒這個决定是十分正確 ,咱們無論如何,也要爲他完成這個心 白世儒道:「朋友有難,自然該趕去

常掛珠道: 未知郭老兄如今身在何

起來。 岳小玉道: 「血花宮?」 「飲血峯血花宮中。 江東五傑齊齊失聲叫了

> 峯上的血花宮,那又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 岳小玉眨了眨眼,說道:「正是飲血

翻地覆,片甲不留嗎?」 咱們團結在一起,還不是可以把它殺個天 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管他是飲血峯也好 飲水峯也好,甚至是飲奶峯又好,只要

得真的有甚麼真實本領,咱們殺上飲血峯 的心意,那練驚虹雖然兇名赫赫,但不見 去,叫他知道一下我們江東豪傑的英雄手 胡無法一拍桌子,道:「此言正合俺

首先從長計議,不可單憑匹夫之勇的只顧 白世儒道:「話雖如此,但凡事必須

可同日而語啦! 候的,但咱們有五夫,那就威力驚人,不 「倘若只是匹夫之勇,那當然是成不了氣 胡無法大表贊同,道:「說得好,正

有五傑之多?若給練驚虹那點虛名唬嚇住 是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何况咱們還 ,那也眞是他媽的不堪提了。」

**嘿**們完美:「若憑你們這幾塊廢料,就想 跑上飲血峯去撒野,只怕還沒看見血花宮

雖然看不見他的臉,但從他滿頭白髮看來 只見那人背對着坐在店堂一角,衆人

鮑正行搓着胖大的肚子,怪聲笑道: 確沒有 掛 無言 舒一照根本連看也看不清楚,啞穴已

「你才是他媽的不堪提!」忽聽一人

,就已給人活活撕開了七八百大塊。」

光全都瞧向那人的身上。 江東五傑不禁同時面色驟變,所有目

必然是個年紀老邁的老翁無疑。

好歹?」 地說:「來者何人?何以胡說八道,不知 胡無法首先按捺不住,氣得哇哇大叫

五個渾人才是眞正的當之而無愧。 那人冷冷道: 後面那八個字

德性,已是行將就木之輩,所以神經錯亂 , 屁言屁語大放不休! 舒一照「呸」一聲,道:「瞧你這副

下來,那人巳疾迅無倫地用筷子將之挾住 麼意思,只見那顆蠶豆給拋高之後,剛跌 一顆蠶豆,衆人一怔,不知道他此舉是甚 ,舒一照立時冷笑道:「雕蟲小技,何足 ,那顆蠶豆巳向他啞穴怒射而至。 那人仍然頭也不回,只是隨手抛起了 」誰知下面那個「齒」字還沒說出

給蠶豆這一射之力封閉住,登時爲之啞 白世儒陡地喝了一聲:「老像伙好厲

心靈台大穴。 摺扇一開又闔,同時飛步跳躍急點那人背 害的點穴功夫,白某也來領教領教。」大

一揚,又是兩顆蠶豆急射過來。 白世儒眼看一擊即中,誰知那人隨手 那人還是坐在椅上,動也不動。

開,把兩顆蠶豆同時擋住。 白世儒早有防備,大摺扇「唰」聲張

筷子。 可是,他擋得了蠶豆,却擋不住一根

也當作暗器使用 腰際麻穴已然被點,登時全身軟綿綿地 原來那人射出兩顆蠶豆之後,連筷子 ,只聽得白世儒一聲悶哼

,瞧我的!」鐵杖一揮,人如巨熊般向

鮑正行怒喝一聲:「都是不中用的飯

不妥,若以多欺少,那更是王八所爲! 拉住,喝道:「對付一個老弱衰翁,已是 那人撲去 胡無法也想出手, 但却給常掛珠一手

又巳栽倒在地上。 話猶未了,只聽見「咕咚」一聲,鮑正行 胡無法怒瞪着常掛珠:「老大,你還

有甚麼話好說?

死,當然還有數之不盡的說話要說。 常掛珠翻了翻眼睛,道:「我又沒有

下的武功,似乎是來自南方的高手。」 論有甚麼話,都不妨坦白說出來。一 那人淡淡道:「算你還有點眼光。」 常掛珠乾咳兩聲,半晌才道:「瞧閣 那人哈哈一笑,道:「好,你說,無

常掛珠道:「常聽人說,南海有一位

」應伏? 位異人,莫非就是南星門掌教『神指先生 異人,最擅彈指擊穴的功夫。」 胡無法悚然一驚:「老大,你說的這

神指應先生嗎? 胡無法立時叫道:「嗨,你真的就是 常掛珠道:「不錯,正是應伏。」

在下正是應某。」語畢,緩緩地轉過身子 兩眼直瞪着衆人。 那人淡淡一笑,道:「好說!好說,

愕然,岳小玉也是爲之怔住。 應伏一轉過身子,不但江東五傑爲之

三十出頭而巳。 的臉龐看來一點也不蒼老,充其量只像是 誰也想不到,這個滿頭白髮的人,他

K90

就是應先生? 常掛珠吸一口氣,訝然道:「你真的

伏? 應伏冷冷道:「我不是應伏,誰是應

歲! 應伏笑笑道:「不多不少,剛好四十 常掛珠道:「你今年尊庚啦?

最少也有六七十歲。 十歲多一點點,但瞧你的頭髮,却又似乎 應伏道:「那是因爲我的臉太嫩,頭 常掛珠道:「瞧你這張臉,似乎才三 常掛珠道:「這倒怪也。」 應伏道:「何怪之有?」

髮却太老之故。」 間第一等怪人。」 應伏道:「若說怪也,布北斗才是天 常掛珠道:「所以,這眞是怪也。

「誰敢奪我師尊之名?」 常掛珠還沒開口,水瑩兒已倐地叱道

眞正的醜八怪?」 應伏冷冷道:「小妮子,妳是不是個 水瑩兒道:「是又怎樣?

難看的小妮子-道理,但應某却敢肯定,妳絕不是個怎麼 師父要妳戴着笠帽,那還算有一丁點兒臭 應伏道:「妳若真的是個醜八怪,妳

肯以眞面目見人?」 天下人管天下事』,又有所謂不平則鳴, 小姑娘旣然長的挺不錯,那又何苦老是不 應伏哈哈一笑,道:「常言有道:一水瑩兒哼一聲,道:「你管不着。」

水瑩兒也笑道:「家有家法,門有門

是那一門的高手了? 應伏又是哈哈一笑,道:「妳師父算

不受江湖禮數規限。 水瑩兒道:「我師父自成一家,向來

應伏道:「這麼說,眞不是邪魔外道

名門正派的正人君子罷? 道之輩,那又如何?總不見得人人都會是 應伏搖搖頭,嘆道:「就算是邪魔外 水瑩兒怒道:「胡說-

嘴胡言,休怪本姑娘無禮。」 水瑩兒道:「士可殺不可辱,你再滿

子,聽說妳劍法不弱,今天正好向姑娘討 應伏狂笑一聲,道:「好兇辣的小妮

毋躁,千萬不要大動肝火! 岳小玉吃了一驚,忙道:「兩位稍安

看看這位小姑娘的臉。 應伏道:「我沒有大動肝火,只是想

說着,他的右手已緩緩伸出,要把水 應伏轟聲一笑:「爲何不敢?」 水瑩兒怒道:「你敢?」

瑩兒的笠帽摘下來。 水瑩兒立刻拔劍,向應伏右腕砍下

伏的右手砍落! ·應伏笑道:「砍得好。」 說時遲,那時快,水瑩兒的劍已把應

樣輕易地,就把應伏的右手砍掉下來。 因爲任誰也想不到,水瑩兒竟然可以這 即使是小瑩兒,也萬萬意想不到! 鮮血橫飛,每個人的眼色都同時變了

應伏的手已給砍了下來,但他的臉居

然仍然掛着微笑。

就日叫嚷起來,大聲叫道:「那是一隻假 只有岳小玉的反應最快,他幾乎立刻

然又再伸出另一隻手出來。 應伏含笑不語,已斷了一截的右腕突

岳小玉沒有看錯,水瑩兒剛才砍掉的

的確只是一隻假手。 不但手是假的,連血也是假的。

她連動也沒有動。 水瑩兒似乎呆住了,在那一霎眼間

如閃電,快得令人連看也看不清楚。 常掛珠的臉色倏地變了。 但應伏的右手却動了,而且一動就快

擋得住這一擊,即使是五傑聯手,結果也他看得出,在這裏,絕對沒有人可以

掉下來而巳。 人,只是要把水瑩兒的笠帽和面紗一併摘 但幸好應伏出手,並不志在擊人、傷

岳小玉忽然瞧得傻住了 因爲他巳看見了水瑩兒的臉龐

掩不住她那張秀麗絕倫、容顏嬌艷之極的 此際水瑩兒雖然驚怒交集,但却還是

天下間最漂亮的女孩子。 在此之前,岳小玉一直認爲穆盈盈是

怎麼美得這麼要命? 聲叫了出來,忖道:「乖乖的天仙妹妹 到了這時候,他心中不禁「啊呀」

輸虧,正是春日之蘭,秋天之菊,各擅勝 指可數的小仙子,瑩兒居然一點也不比她 接着又想:「穆姊姊固然是天下間屈

出這許多波折來?」 見不得人的,何苦老是遮遮掩掩,終於弄 的神態顯得甚是驚恐,常掛珠却嘆了口氣 場,誰也壓不倒誰。」 道:「水姑娘,這也罷了,妳又不是個 水瑩兒給應伏摘掉笠帽和面紗,臉上

是師父的命令!」 水瑩兒一跺脚,道:「你懂甚麼,那 常掛珠道:「但這是不必要的,何况

他已身葬黃土之下 「常老大,你說甚麼?」應伏陡地驚

常掛珠點點頭:「的確是死了,那又 「你說布北斗已經死了?」

怎樣? 豬一般,兼且涕淚橫飛,顯得極是悲痛。 他這一哭絕不像是僞作,而是哭聲有如宰 應伏神色一變,接着居然放聲大哭,

但他行動異常,實在着實令人難以揣測。 武功之高,分明已達到登峯造極之境, 衆人都是大感意外,這位「神指先生

,居然會對一個小女孩大做文章,連假手未老,頭先白,武功又高,兼且古怪多端,暗道:「此人倒算出類拔萃之至,他人 亮得這麼厲害,眞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唉 假血這種技倆也搬了出來;而且若不是他 ,小岳子直到現在,還想不到瑩兒居然漂 唉,以後想一親芳澤,只怕沒有那麼容 小玉對這人,却是反爲相當欣賞

麼才瞧見瑩兒這張漂亮的小蛋臉,立刻就 混蛋,你心裏不是早巳有了穆姊姊嗎?怎 岳子啊小岳子,你真是天下間一等一的小 想到這裏,却又暗暗責罵自己:

想移情別戀了?

兒。 目光,始終還是捨不得離開水瑩兒的面龐 賞一個耳光,但想還想,他兩道閃精精的 他越想越是混亂,恨不得自己給自己

先生,你哭夠了沒有?」 這時候,應伏的哭聲已漸漸停止下來

哭了,將來有機會再哭不遲。」 應伏用衣袖抹一抹臉,道:「暫時不

呢? 流血不流淚』,你却怎麼剛好倒轉過來做 岳小玉奇道:「常聽人說:『大丈夫

哭却可以媲美哭塌長城的孟姜女。 岳小玉道:「他流血是假的,但這一 常掛珠道:「他如何倒轉法?」

友。」 不錯,這位應先生,準是武林皇帝的老朋 常掛珠「唔」的一聲,道:「你說的

友? 應伏說道:「誰說我是布北斗的老朋

難道是他的乾兒子不成? 常掛珠道:「不是布北斗的老朋友

他老人家作義父,就只差在沒有這份福氣 常掛珠咧嘴一笑,道:「我倒很想拜 應伏道:「你才是他的乾兒子!」

而已。」

應某勉爲其難叫你一聲乖兒子便是。」 常掛珠「呸」一聲,道:「我的年紀 應伏道:「你若非要找個義父不可

難怪總是經常自討苦吃。」 應伏道:「你這個人眞是不識時務 比你還大!」

岳小玉却說道:「應先生剛才何故大

比武,印證一下南北兩派武功,誰知道斯 應伏道: 「布北斗曾經親口答應跟我

人巳逝,自然令應某傷心欲絕!」 岳小玉奇道:「布前輩甚麼時候答應

過跟你比武? 應伏道: 「在夢中

意思。 布前輩在你的夢裏,答應跟你比武?一 應伏搖搖頭,道:「夢中並不是這個 岳小玉差點沒跳了起來:「你是說

意思?」 岳小玉道:「不是這個意思又是甚麼

它的名字就叫『夢中畫舫』?」 十六日子夜時份,跟我較量較量。」 經在『夢中畫舫』答應過,在今年臘月二 應伏道:「我的意思是說,布北斗曾 岳小玉一怔,道:「原來有個地方,

畫舫的主人,也同樣美麗得教人透不過氣 艘美麗得令人不敢想像的畫舫了,就連 應伏點點頭,說道:「不錯,那眞是

見面的?」 岳小玉道:「你們怎會在這艘畫舫中

都很不好。」 應伏道:「那是因爲當時彼此的心情

岳小玉呆了一呆,道:「你們心情不

好,又和這件事有甚麼相干?

爲了他自己的事而悶悶不樂,所以,咱們 老婆跟着一個小白臉私奔了,而布北斗也 就不約而同地,來到了『夢中畫舫』喝酒 應伏道:「怎會沒相干?當時,我的

聽歌,每晚都花掉好幾千両銀子。」

只是喝喝酒,聽聽歌,就得每晚花掉我千 岳小玉倒抽一口冷氣,忍不住道:

是一個絕對值得揮金如土的地方。」 會到那畫舫一行的話,必然也會認為,那 奇了?你若年紀稍長一點,而將來又有機 岳小玉不置可否,心下却是大不以爲 應伏兩眼一瞪,道: 「這又有甚麼稀

然,忖道:「一晚就花掉幾千両銀子,

京師城內古玉齋的安大掌櫃,都是畫舫上 畫舫的時候,湘北鎮海錢莊大老闆顧三爺 的銀子,也的確不是小數,當我最初登上 個迷人的酒窩,美人窩、銷金窩,但所花 事,小岳子决計不幹。」 事,小岳子大叶下全算銀子再多,又還能泡得上多久?這種笨算銀子再多,又還能泡得上多久?這種笨 的座上客。 、杭州七間大賭塲的總場主翁千里、還有 只聽見應伏又道:「『夢中畫舫』是

麼? 岳小玉問道:「他們都是很有錢的人

如此。」 應伏道:「在一般人眼中看來」的確

小玉一怔,道: 「難道在你的眼中

應伏道:「也許他們眞的很有點錢却又不是這麼一回事嗎?」 但說到花錢的勇氣,却連我也及不上。

一個饅頭買貴了一文錢,他也寧願挨餓不財奴,他雖然有數之不盡的家財,但只要 並不一定夠勇氣去花錢,比方說,有些守 岳小玉道:「花錢也要有勇氣嗎?」 應伏道:「這還用說嗎?有錢的人,

這種人,而且似乎還爲數不少。」 岳小玉想了想,道:「世間上的確有

極的事。 晚要他們花掉幾千両銀子,仍然是要命之 掌櫃,無疑都是相當有錢的大財主,但每 應伏又道:「顧三爺、翁千里、安大

了多久?」 岳小玉道:「他們在『夢中畫舫』玩

花了四五萬両銀子。」中畫舫樂不思蜀,足足玩了半個月,總共 安大掌櫃算是最捨得花錢的了,他在夢 應伏道:「顧三爺三天,翁千里五天

岳小玉舌頭一伸,道: 「那眞是揮霍

相比,他們都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 應伏道:「那算得了什麼,跟布北斗

應伏道:「他和我一樣,在夢中畫舫 岳小玉道:「布前輩又怎樣了?」

不是每人要百多萬両才夠花用嗎?」 「一年!」岳小玉吃了一驚:「那豈 逗留了整整一年!」

千五百二十二両。」 萬両,而我省儉一些,只花了六十八萬九 應伏道:「那倒不必,他花了八十五

岳小玉長長的吐出口氣,喃喃道:

不是完全花光了,也不會捨得離開那條畫 應伏說道:「怎會不值得?我的錢若

風流,抵得上窮苦人家一輩子所賺的銀子 常掛珠喟然一嘆,說道:「眞是一夜

K92

應伏道:「人不風流枉少年,那又有

甚麼不對?

結怨的? 常掛珠道: 「但應先生又怎會跟布北

何必約定日子决一死戰?」 常掛珠一怔,道:「若不是有仇,又 應伏道: 「誰說我跟布北斗有仇?

而已。 武之中任何一方有所傷亡,那也只是天意 武,只是志在引證一下武功,即使在比 應伏道:「我早已說過,咱們這一塲

子似的

的樣子,就像是剛從地上撿到了幾百両金

而後者則笑容可掬,身材中等,看他

應伏道:「當然不假,難道憑應某威似乎都是眞話?」 岳小玉注着應伏:「應先生的說話

不成? 名,還會在你這個黃口小兒面前亂吹法螺

逍遙雙刀』怎麼不來得?」

「兩位就是天目山千載悠悠館的兩位館主

常掛珠又是暗吃一驚,不禁失聲道:

紫袍漢子嘻嘻一笑,道:「不錯,咱

已變得很不好看:「兩位怎麼也來了?

青衣漢子冷冷道:「你來得,咱們『

應伏一見這兩人出現,面上的神色就

越熱鬧了?這兩個又是何方神聖?

岳小玉眉頭一皺,暗道:「怎麼越來

吧。 花就花了幾十萬両,這種事只怕有點吹牛 伙胡亂花錢,那是半點也不稀奇的,但一 但他心中却在尋思:「兩個胡胡混混的像 岳小玉道:「這個自然是不會的。

關痛癢之極。 事情是真是假,對自己來說,根本就是無 他這兩句話當然不敢直說出來,而且

打破砂鍋問到底。 所以,他已决定絕不深究,毋須弄得

吹牛的功夫越來越是厲害了!」笑道:「應大掌教,一別數載,想不到你 誰知道他雖不說,却有個人忽然冷冷

歌的道行更是一絕。」 應大掌教非但吹牛功夫大有長進,狂哭當 又聽見另一人笑嘻嘻地說:

經變了。 應伏一聽見這兩個人的聲音,臉色已

迂腐,簡直多餘。」 逍遙,人更逍遙。」 應伏哼一聲:「說得逍遙,

佛對咱們很不友善。」 司馬實臉色更沉:「應大掌教,你彷

應伏冷笑道:「是誰先來惹是生非?

剛才的說話而已。\_ 皇甫虛「唔」一聲,道:「咱們並非司馬館主應該心中有數罷?」 存心向閣下挑釁,只不過想更正應大掌教

兩位館主來加以更正?」 應伏道:「有甚麼說話,居想要勞煩

> 時候好像有點神智失常了 花了幾十萬両銀子,那是事實,因爲他那 司馬實道: 布北斗曾經在夢中畫舫

紫袍,前者面上木無表情,身高最少七尺擺擺地走了進來,這兩人一穿靑衣,一穿不見兩個腰掛佩刀的漢子,身子搖搖

不盡的財帛,就算他在畫舫裏躭上三幾年 那也不是甚麼困難的事。 司馬實道:「但應大掌教,似乎沒有

皇甫虛接道:

「而且,

他的確有揮之

流快活罷? 這個能力,可以每晚花掉幾千両銀子來風

夢中畫舫,總共花了八萬九千多両! 岳小玉一楞,道:「這豈不是相差六 皇甫虚道: 「據我所知,應大掌教在

十萬両嗎? 皇甫虚哈哈一笑,道:「本來,在夢

往自己的臉上貼金,所以才會給咱們抽着綽的了,但應大掌教偏偏還要吹吹牛,多中畫舫花掉八萬多両銀子,巳算是相當閱 後腿而巳。

老實實,實話實說的好。 司馬實道:「所以爲人之道,還是老

心想找應某的岔子! 應伏冷冷一笑:「兩位館主,似乎存

我就守後,他撲右,我便衝左,正是雙刀

彼此,也不分大小長幼,總之,他攻前 刀,我是皇甫虚,他叫司馬寶,咱們無分 們就是號稱千載悠悠,逍遙自在的逍遙雙

皇甫虛道:「若要找你的岔子,咱們 司馬實道:「那可不是。」

人却拘束

也不會等到如今。 應伏道:「誰知道你們心裏的是甚麼

算盤!

麼好看,那又是何苦來哉? 戚,若真是鬧翻了,大家的面上都並不怎 皇甫虚道:「老實說,咱們總算是親

係? 岳小玉笑問道:「你們是甚麼親戚關

皇甫虚道:「我的表妹夫,是應大掌

教的外甥!

爲武林幹點有益的事情來。」 也是一塲親戚了,旣然都是自己人,可犯 不着苦口苦臉的,倒不如團結在一塊兒, 岳小玉「噢」的一聲,道:「這總算

司馬實冷冷道:「你是不是要我去做

流水,人人拍掌稱快,那已經是過癮之極 麼相干的,但總要把那些龜兒子打個落花 岳小玉道:「大俠不大俠,那是沒甚

過癮。 鬆,但瞧你現在這副樣子,似乎一點也不 江湖中人,挨刀吃劍

皇甫虚哈哈一笑:

「你嘴裏倒說得輕

那是家常便飯一般的小事,實在無足掛齒 得很。」 司馬實冷冷道:「你年紀輕輕,說話

不知好歹,全無分寸,可知有罪?」 「有罪?」岳小玉不由怔住。「未知

照你的說話去做,嘿嘿,後果如何,實在 小子罪犯何條?」 不難想像,難道這還不是罪過嗎? 若有糊塗昏庸之輩在場,說不定真的會 司馬實道: 你胡說八道,亂作主張

我有甚麼地方說得不對? 岳小玉哈哈一笑:「小子却不知道

往飲血峯,這巳是大罪。」 司馬實道:「你老是慫恿江東五傑前 岳小玉道:「小子不懂。

血峯是甚麼地方? 司馬實冷冷一笑,道:「你可知道飲

岳小玉道:「血花宮之所在也。

司馬實道:「血花宮宮主,又是何許

驚虹是何等樣人? 司馬實冷冷一笑:「你又可知道,練 岳小玉道:「老魔練驚虹。

毛飲血鬼獨夫』,又喚作『六親不認斷腸 人』,是一個人見人怕,鬼見鬼愁的惡魔 岳小玉說道:「此老魔外號人稱『茹

準備白白送死嗎?」

総恿江東五傑前往飲血峯?這豈不是全都 司馬實道: 「你既然知道,如何還要

咱們會吃大虧!」 「有應某在,就算闖上飲血峯,也不見得 「少放屁!」應伏「呸」一聲,道:

道:「怎麼連應大掌敎也想闖一闖飮血 「這倒奇哉怪也。」皇甫虛哈哈一笑

筝嗎? 非爲應某除了在南海之外,甚麼地方也不 應伏冷冷道:「這又有甚麼稀奇?莫

北斗爭風吃醋,甚至險些大打出手哩!」 應大掌教曾經到過夢中畫舫,差點不跟布 岳小玉聽得眉飛色舞,忙道:「這是 皇甫虛笑道:「豈敢,豈敢,最少,

亂語,我師父絕不會這樣的。 水瑩兒脹紅着臉:「不要聽他們胡言

一定是不會,剛才是我說錯了。」 皇甫虛忙道:「水姑娘說不會,那就

否在夢中畫舫爲了女人而爭風吃醋,螢兒 又怎會知道?倒是這幾個江湖奇人,他們 岳小玉心中暗笑,忖道:「布前輩曾

位到底想怎樣?」 「司馬館主,皇甫館主,快人快語,兩只見應伏瞪着「逍遙雙刀」二人,道

司馬實道:「咱們這一次,也想到飲

量,倒不如團結一致,大夥兒殺上血花宮

應伏沉着臉,道:「血花宮可不是尋位前輩齊心協力,又何懼練老魔哉?」 岳小玉拍掌叫道:

常的地方,誰若小覷了它,都只會有去無 ,絕不例外。」

就該齊心一致才是!」 甚麼屁用?反正大夥兒都想直闖飲血峯

乎其技,江東五傑實在甘拜下風。」他是 弟兄的穴道?這個容易之極。」順手抓起 經吃了大虧,自是誰也不敢有所異議。 五傑之首,連他也這樣說,其餘四人又曾 ,須臾間,所有被點住的穴道都給解開。 一撮蠶豆,分別向被點住穴道者身上射去 常掛珠嘆一口氣,道:「應大掌教神 應伏淡淡道:「你是不是要我解開你

退堂鼓,徒然惹人笑話。 最好早一點說出來,以免在血花宮上打 只聽見司馬實忽然道:「有誰想退出

就是婊子養的龜兒子

主意,也不敢表示出來了。

對布前輩的事情似乎知道的不少。

皇甫虚笑說道: 「所以,與其分散力

「如此最好,有諸

常掛珠頓足叫道:「老是談東扯西有

常掛珠立時大聲道:「誰要退出,誰

經他這麼一說,就算有人真的想改變

岳小玉忽然怔怔地凝視着水瑩兒,過

了良久才說:「妳可以不去。

左右相陪着。」 去,無論你去甚麼地方,我也一定要在你 水瑩兒却搖搖頭,道:「不!我也要

妳眞好。」 岳小玉聽得心中一熱,道: 「瑩兒,

勢不輕,最好不要上峯冒險。」 岳小玉眉毛一挑:「不!飲血峯之行 應伏走了過來,忽然挿口道:「你傷

,我非去不可!」說得斬釘截鐵,毫無轉

闔餘地。 就不會去,那麼,她就一定可以安全無恙 水姑娘的安危着想嗎?只要你不去,她也 應伏眉頭一皺,道: 「難道你沒有爲

子會成爲咱們的贅累?」 皇甫虚道: 「應大掌教,你認爲這小

識見識好了。 必太多顧慮,就讓這倆口子登上飲血峯見 是省油的燈,旣然此行主意已决,也就不 又接道:「練驚虹雖然厲害,但咱們也不 應伏默然不語,皇甫虛沉吟半晌,才

道: 成便是。 應伏猶豫了一會,終於嘆了一口氣, 「旣然皇甫館主這樣說,應某只好贊

撇開不提了,未知應大掌教意下如何? 分凶險,咱們就算從前有甚麼執拗,也該 司馬實望住應伏,道:一此行也許十

塊兒向飲血峯進發!」 皇甫虛笑道:「好極了, 應伏道:「合該如此!」 咱們明天就

夜星漸漸稀疏了。

**睞妳,**」岳小玉道:「何况,我很快就會 妳再說這樣的話,我以後就再不理

這樣想?是我的不對,我……

水瑩兒連忙搖頭不迭:「不!我怎會

不再說。」 水瑩兒急道:「好,我不說,以後都

血峯了,妳害怕不害怕?」 白事理的做法,到了明天,我們就要到飲 岳小玉笑了笑,道: 一這才是眞正明

害怕?」 水瑩兒道:「連你都不害怕,我怎會

不能讓他們失望。」 岳小玉道:「郭大哥對我很好,還有

的腦袋裏,却是思潮起伏,甚不安寧。

街道是那樣地平靜,但在他這顆細小

他在想着穆盈盈,但却忘不掉水瑩兒

縮,又是一陣畏懼。

岳小玉也看着她,這使她又是一陣瑟

水瑩兒終於抬起眼睛,默默地看了他

你受到這樣嚴重傷害的。

過了一會,她才怯怯的說:「是我令

的臉龐。

的一塊石墩之上。

很不錯的改善。

所以,他離開了客棧,坐在客棧門外

還更明亮千百倍

睡不着,他也不是整晚沒有睡過覺,只是

本該是好夢方酣的時候,但他

麼啦?是不是在生我的氣?

他忽然一手挽住了她:「瑩兒,妳怎

四更之後,就已醒了過來。

是我對不起你,又怎會還生你的氣?」

水瑩兒咬咬嘴唇,眼光垂得更低:

岳小玉微微一笑:「妳有甚麼對不起我

「傻話!眞是天下間一等一的傻話

他的傷口還在發痛,但情况似乎有了

就是黎明即將降臨的時候。

的頭忽然垂下

水瑩兒移動了一下站立着的位置,她

岳小玉有些迷糊了

每當星光一顆一顆熄滅之際,往往也

岳小玉抬頭望着穹蒼,眼光似比星光

水瑩兒道:「但你若在飲血筝出了甚

麼意外,那怎辦? 岳小玉道:「我不會出意外的,妳放

確,如假包換的談話,妳絕對不是有意害

「胡說!」岳小玉道:「這是千眞萬

水瑩兒幽幽的嘆了一口氣,道:「你

自信,眞是個奇怪的人。 旣不懂武功,又受了傷,却居然還有這份

相信一定是會乏味得很,」 岳小玉道:「江湖上若沒有我這種人

這樣的人,一定不會有很多了。 水瑩兒道:「但我知道,江湖上像你

但我一點也不出色。 水瑩兒道:「不,你現在雖然武功不 岳小玉道:「我也許是獨一無二的

但機智和胆色都已很令人佩服。」

其是江湖中人的行為,往往是連別的老江 湖也看不透的。」 岳小玉笑道:「我一點也不機智,尤

> 件事看不透。」 岳小玉抿嘴笑了一笑, 水瑩兒蹙了蹙眉,道: 「我現在也有 「妳是不是說

我?

你 大掌教和逍遙雙刀這三個人古怪起來? 人能比得上江東五傑?妳何以反而認爲應 ,而是應伏和逍遙雙刀這三個人。 岳小玉奇道:「若說古怪,又有甚麼 岳小玉一怔:「妳認爲他們怎樣? 水瑩兒道:「古怪,真的很古怪。」 水瑩兒搖搖頭,道:「不,我不是說

們都好像有點……有點: 是日日如常之事,說句不怎麼好聽的,他水螢兒道:「江東五傑言行古怪,那

是兜圈繞路,不知人間何世的。」 很聰明,但實際上,他們是胡胡混混,老 岳小玉笑着接道:「有時候看他們似乎 渾渾噩噩!都是不折不扣的渾人!

是甚麼壞人。 道他們雖然言行古怪一點,但却一定不會 水瑩兒點了點頭,道:「所以,我知

掌教和逍遙雙刀大有古怪?」 岳小玉道: 「何以妳却偏偏認爲應大

雙刀,何以也願意陪着咱們上飲血峯? 面上,對我多加照顧,但應大掌教和逍遙 敬,我是知道的,所以他們會看在師父的 水瑩兒道:「江東五傑對我師父很尊

上飲血緣去,亦未可料。 跟練老魔早有仇怨,所以趁着這個機會殺 岳小玉沉吟一會,才道: 一也許他們

就如想像中那末簡單。」(未完・十八)我總覺得,這三人願意前往飲血峯,未必 水瑩兒道:「這也許是一個理由,但

K94

妳不必這樣早就起床的。

岳小玉蹙蹙眉,道:「天色還沒有亮

誰知道就在這時候,水瑩兒却來了 「岳哥哥!」她輕輕在他背後低聲呼

却使他有點受不了的感覺。

他决定不要再想念着穆盈盈和水螢兒

,這不但是痛苦,而且簡直就是罪過

在同一時間之內,想念着兩個女孩子

岳小玉並不怕犯罪,但這種「罪過」

而且這種光芒彷彿是會說話的。 可以看見她的眸子,她的眸子也發着光, 兒的臉,雖然星光巳荏弱得很,但他還是 岳小玉猛然回頭,立刻就看見了水瑩

見,但心裏却隱約有着一些奇妙的感受。 這些感受,是他從來沒有嚐試過的 她的眸子在說甚麼?岳小玉雖然聽不

> 我當作是妳自己好了。」 岳小玉翻了一下白眼:一那麼,妳把

諒自己。」

水瑩兒困惱地說:一但我還是不能原

水瑩兒怔了怔:「那是甚麼意思?

强辭奪理,我不認爲這樣可以使我舒服一 就等於連我也不肯加以原諒。」 我就是妳,那麼妳若還不肯原諒自己,那 水瑩兒爲之結舌,半晌才說: 岳小玉道:「這意思簡單極了,旣然

點。 就不必理會?」 不是妳認爲我的人格鄙下,我的說話根本 岳小玉瞪着眼:「爲甚麼不可以?是

#### 設壇求甘露

#### 楔子

光天化日下,村莊外竟然一片「死氣」 在正午時分將路上的行人全都「晒死」 六月暑天,火傘高張,猛烈的陽光,

像有干萬張大嘴裂開,向老天爺要水般。 泥巴,田裏的禾苗早巳枯黄,泥巴乾裂, 溝裏,伸長舌頭去舔溝底那些還未盡乾的 一頭黄狗,自村裏寫了出來, 跳下田

像在等死。 走到老槐樹下,伸長着舌頭,無力地喘息 尺高的土墩,牠竟跳了兩次才能成功,牠 着,一忽便慢慢閉上雙眼,不像在睡,却 黄狗無精打采地跳上土墩,可是那三

還是午時,村子裏忽然傳來一陣鑼鼓

吵的人聲,那黃狗雙眼睜開一下,旋又閉鐵子聲,接着又是一陣震耳的鞭炮聲和雜 上,彷彿已見慣了這種「熱鬧」

巴,慢慢向村裏走去 帶着一絲絲希望,緩緩站了起來,垂着尾 前又有點不同,黃狗終於抵受不住誘惑 可是鞭炮此起彼落,聲响不絕,跟以

沉沉的店舖,店舖門口,都掛着一串長鞭,中間舖着一條石板路,兩旁還有些暮氣 炮,當前面那一串還未燒光,第二串又接 這村莊好大,看來最少也有六七十戶

味的刺激作用,在硝烟中露出來的蠟黃瘦 在村子裏飄盪着,說真的,也許是硫磺氣 乳白色的烟霧,和嗆鼻的硫磺氣味,

實料的工夫,越是求雨,陽光越是猛烈,人們過不去,還是那些和尚道士沒有真材 偏偏不見一滴! 就像要將大地的一切「煎乾」 老道來設壇求雨,也不知是老天爺故意跟 們便開始驚慌恐懼了,因此也不斷請高僧 ,便一寶也不剩了,打從今春開始,村民

削的臉孔,竟然帶着絲絲的,近乎絕跡的

里的人,已很久沒人笑過了。 是的,不但三寶莊的人,連周圍數十

一個人處在死亡邊緣掙扎,那還能笑

顏逐開 型村莊,發展成如今的六七十戶的大村莊 莫看這三寶,却可令農夫們三頓溫飽,笑 他們這條村莊的良田比人多,河流比人多 樹木比人多, 三寶莊這名字可不是胡亂叫的 因此三寶莊,便由二三十戶的中 所以贏得三寶莊的美名

得,只怕也得不償失! 只能用於食用,誰捨得拿去澆地,就算捨 得到四十里外的地方買水,這買來的水 多,但挨到今年,也可點滴無存,人們只 吧,打從去年初夏開始,一切便有點反常 老天爺竟滴水不下,三寶莊的河流雖 也許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的原因

三寶莊的三寶,在缺乏天雨的情况下 ,而雨水却

來求雨,沿途上鑼鼓不絕,鞭炮未停,直 求雨,這一次史老爺特地派人去二百里路 莊的村民,經過連番的失望,仍不斷請人 外的法蓮寺和眞清觀,請來高僧和老道再 螞蟻尙且貪生,何况人類,所以三寶

把派去迎接的人,折磨得死去活來,但儘 有了笑容和希望-管如此,當他們看見村子裏的人,臉上都

叫着。 「史老爺來了!」 人羣中有人低低地

問一個蓄着三絡長髯,圓臉凸肚的中年人 正是三寶莊的巨富史耀祖一 只見一座大宅中,擁出一批人來,

斤肉! 水,沒人去挑水,但他臉上也與村民一樣 充滿了憂慮,往常那大肚皮也似瘦了幾 儘管史耀祖家財萬貫,也不怕沒錢買

今年才開始行善! 供應村民二十担水,間中還會打開糧倉, 他們有一位史善人,便是史耀祖!他在這 救濟最困難的村民。當然大善人並不是到 個時候,不但出錢請人求雨,每天還免費 面對幾十多張不成人形的臉孔,半死 三寶莊的村民還不逃荒,實在是因爲

名道,老天爺一定會降雨!」 咱們請來的,是方圓數百里出了名的高僧 擠出笑容道:「鄉親們,大家放心,這次 不活的軀體,史耀祖心頭一陣難過,連忙

力如何,人們還不知道,但都升起一股希 的人呼道:「聖僧到!」人羣包括史耀祖人羣中發出一陣無聲的笑,迎接聖僧 上面的坐着一位肥胖的和尚,那和尚的功 ,都跪在石板街的兩旁 只見兩頂凉轎抬了進來,前面那一乘

巴的秃顱大不相同一 慈祥」,也多了些福相,與以前那些乾巴 望,因爲這位和尙看來起碼比較以前的

第二乘,坐着的却是位瘦削的道人

雖然較爲瘦削,但仙風道骨,也令人信心

道長大駕!」 史耀祖道:•「善男史耀祖恭迎大師及

,請帶路到貴宅,稍後貧僧再到各處去一 和尙點點頭,道:「施主們都起來吧

路。一行人進了史家,村民們也湧了過去 ,在大宅外指指點點。 史耀祖應了一聲,長身起來,在前帶

和道人引帶內廳,丫頭們送上三碗蓮子湯 幾口便將蓮子湯吃光,史耀祖着人再送上 ,和尚和道人路上又熱又飢,也不客氣 **郑和尚佛號圓眞,道人法號清竹,他** 史耀祖對佛道十分虔誠,立即將和

耀祖付出的酬勞則更加滿意。 們對史耀祖的大名也是略有所聞,而對史 三人吃罷,丫頭又送上兩盆清水來,

自帶他們出去。一行人在村子裏走了一趟 莊各處看看,更史耀祖帶着幾個家丁 怪她小心,如今這水可是千金難求! 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又遞上毛巾,這難 圓眞道:•「史施主,上次你們請人求雨 圓眞跟清竹洗了臉便表示要與他到村 史燿祖道: 「兩位請洗倜臉!」 親親

壇設何處?」 史耀祖急問:「這是什麼原因?」 濟竹搖頭道:「難怪求不到雨!」 史耀祖道:「就在做家門外-

家正在離位,離乃火也,壇設火位,又豈 「就貴莊的風水論,史施主

> 之見,該設于何處? 史耀祖暗暗點頭,又問道:「依道長

貧僧認為該設在震位求雨! 家在南方,南爲離,東爲震,震即雷也 清竹還未答,圓眞巳道··「史施主之

位,坎即水,求雨而不在坎位,尚作何求 清竹說道:「不!應在村口,那是坎

先有雷,才見天水下降! 位,但道兄莫忘記,三寶莊已有年多未有 久處凡間,自然會知道夏日下雨之前 不知了,倘是一般的旱天,求雨確宜在坎 圓眞合什道:「阿彌陀佛,道兄有所 非有旱天雷,沒法震天引水,施主

點亦無濟于事也,看來還不足以潤土!」 不見有雨之象,俗語所謂雷聲大,而雨點 理由充足之至,但夏日亦當有只聞雷聲, 小也!此象史施主亦必清楚,即使有些雨 清竹冷笑一聲:「佛兄所說,表面上 史耀祖頷首道: 「大師說得有理」

,豈有不知之理一 清竹得意地問··「貧道不生求雨無數 史耀祖說:「道長言之成理」

雨水者也,蓋坎乃北,主冬,如今時乃夏 已不可數矣,却未聞在夏日於坎位可求得 「阿爾陀佛」 **賃**僧求雨成功之次數

于今季節亦不合-楚!何况若論方位,震乃東也,即春也 以爲離乃夏也,結果如何, 彼等在離位求雨,立足點便與佛兄相同, 清竹截口道:「佛兄又重蹈前轍矣

史耀祖見他俩爭執不下忙道:



他求雨,貧道便退出!」 ,爲了死施主難做,貧道决定,施主若請

無貧僧,請史施主擇其一!」常人,聞言即道:「說得有理,有道兄便 史耀祖忙道:•「咱中華素來佛道不分 圓眞神情雖然和善,但好勝之心不減

家,兩位千萬莫因善男而傷了和氣,否則

立意已决!」 善男于心不安! 清竹道:「此事與施主無關,况貧道

丰一 圓眞道:「是極,貧僧絕不會怪史施

位忍讓一下 再爭,善男有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希望兩 史耀祖福至心靈,忽道:「兩位不必

清竹忙問:「施主有何妙策?」

及敝莊大小,五內均感,亦絕不會虧待兩 位,未知兩位意下如何? ,兩不相干,只要能求得到雨,善男「道長仍在村口設壇,大師則在東方

道比鬥一下麼? 清竹沉吟了一下,道:•「佛兄敢與貧

「道兄要如何比鬥?」

「貧僧也想見識一下道兄的法力,但「看誰的法力高,可得到雨水!」

勝者如何,敗者又如何?」

未逮,佛兄以爲然否?」 ,甚覺無謂,是以貧道認爲敗者必是功力 「你我都是跳出紅塵的人,名利之爭

「道兄言之成理!」

「是故,敗者必須閉關三年,再作苦

否以爲然?」 修 ,以免功力不逮,累了世人,佛兄又是

**貧**道十分贊成!」 圓眞喧了一聲佛號: 「道兄所見極是

「如此便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

道寫下應用之物,便着人去準備!」 清竹道:「請史施主取來紙筆,待貧

準備一切!」 下道••「兩位有事但請吩咐,善男即着人 然各展神通,吾等有救矣,三寶莊有福矣 !」却不知一場災難巳悄沒聲息迫近。當 史耀祖心中大喜:「他倆爲逞勝,必

時日,竟然一般-眞功力悉敵,英雄所見若同,兩人所擇的 也許是無巧不成話,更許是清竹與圓

村裏的人一邊湧了出去,一邊又燃放着 都搭了法壇,一切準備就緒,巳時剛屆三日後,北位的村口,東位的晒穀場

繩子圍着,以冤影响「生神仙」求雨。 史家家丁依照吩咐,在法壇三丈處用

法壇上香燭金銀元寶,三牲果品等祭品 家出來。圓眞去晒穀場,清竹則到村口 一應俱全。 一陣鑼鈸聲响,清竹與圓眞同時由史

雙銅磬。 上法壇,神桌上還安放着一隻大木魚,一 僧帽,尖端寫着一個白色的佛字,信步走 圓眞身披大紅鑲金袈裟,頭戴金色的

袖 ,焚香點燭,隨即口唸經文,敲打木魚 圓眞上壇先向天地拜了三拜,捲起衣

金鈸。清竹點香焚燭,敲打金鈸,口唸咒 散髮,戴着一隻金頭箍,袖管內藏着一對

兩邊隨便那一個「靈」,則蒼生有救。 佛壇之前,一半則擠在道壇之前,只希望 雨者,都不知去那裏觀看,結果一半擠在 三寶莊的村民從未見過同時開兩壇求

**唸畢將符咒拿到燭火上焚了** 

桌上的硃砂筆,龍飛鳳舞地畫了一道符咒

一柄桃木削製的長劍,一叠黃紙,提起

他將符咒穿在桃木劍上,再閉目唸咒,

木魚聲,和「咚咚」的銅磬聲,無端端令 圓眞經文越唸越快,配着「卜卜」的

在地上,黄酒落地,「沙」的一聲,冒起 **真拈起金銀元寶,引火而焚,接着將酒酌** 

刹那間,大家心頭都是一跳!

動和喜悅,比叫化子在路上拾到一錠大元 寶更甚! 魚,忽然人羣中有人叫道··「天上有鳥雲 天上有鳥雲!: 那聲音實在說不出的激 圓眞酧了酒,重回法壇,唸經敲打木

然傳來一道震耳欲聾的霹靂。

心頭怦怦亂跳,就連清竹身子也幌了一下

這霹靂勾起人們的希望,也嚇得他們

,那張符咒登時畫錯了方位。

「是的,道爺還在畫符,天上就打露

竹义去畫第二張符咒,就在此刻,天上忽

道:「住口,你們亂嚷會把龍王趕跑。」

人羣被嚇得跪倒地上,輕聲禱告,清

這些話都聽在淸竹耳中,只聽他大聲

跪在地上,合什仰頭望天。 經!」人們强壓下激動的心情,也不知那 家的家丁忙道: 「不許叫,莫影响大師唸 一個開始,刹那間,法壇前的人羣,全部 人羣像煮沸了的開水,歡騰起來,史

靂了,咱們去那邊看看。」

他唸經的聲音和粗濁急促的呼吸聲! 來越急,擠着數百人的晒穀場, 圓眞唸經的聲音,越來越响亮 静得只有 ,也越

天上的烏雲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大,

銅磬,烟霧裊裊中,顯得一片肅穆。

清竹則披一伴褐色鑲金綫道袍,披頭

三股淡淡的白烟-村民們心頭緊張。 驀地木魚聲與銅磬聲,戛然而止,圓

雨

,咱們願意永遠供奉您。

個婦女道:「道長,

只要你能求到

行

還是道爺的功勞!

「管他是誰的,只要老天爺肯下雨就

有的則道:「誰知道是大師的功勞

「這位道爺眞的法力高强。」 「天上有烏雲了!」人羣叫嚷着。

這種情景,三寶莊的人可不曾看見

它們由四面八方向中間攏聚,有的老人已

當第一道霹靂在三寶莊上頭炸開,圓

**瞧了清竹一眼,只見那牛鼻子** 

,一張臉鐵

天爺在發怒,那四位家丁心頭嘀咕,偷偷

,村口只剩下清竹和史家的四個家丁。

再一個霹靂打下,餘音隆隆,猶如老

人羣爭先恐後向晒穀場奔去,刹那間

力敲打銅磬,用丹田氣將唸經的聲音,遠 圓眞和尙也暗暗心焦,左手抓起撞杵,用

而恐怖 伸手不見五指,神桌上燭光,映在圓眞那 陣陣陰風,雨水點滴不見,漆黑的白天 臉圓嘟嘟的胖臉上,汗水涔涔,情景詭異 他一連唸了三遍求雨咒,送來的只是

透着幾分笑意,瞪着圓真。

「不急,」清竹側頭昂然而立,雙眼

底忽然泛上一陣寒氣! 忽光忽暗忽晴忽陰,史耀祖看在眼內, 一陣風吹來,燭火搖紅,圓眞一張臉

他猛一回氣,便見到一張瘦削的臉龐。 驀地,背後傳來一陣哈哈的大笑聲

沙之聲。

蛇,隨接又是一道霹靂,接着响起一陣沙話音剛落,漆黑的天空,閃過一道銀

「龍王聽令,速速降雨!

「無量壽佛,貧道是來觀賞佛兄施法

「龍王降雨了,龍王降雨了

「大師眞是活佛!

跪在地上的村民,一躍而起,歡呼道

的,施主認爲他功力如何?」 史耀祖尴尬地道:「咳咳,這個,善

道佩服之至,不過,哈哈,雷聲大,雨點 「好,佛兄佛法高深,法海無邊,

史耀祖心中有點不悅:「我請你施法 無,也算是一絕。」

問道:「道長法力高强,必定有辦法!」 求雨,可不是請你來說風凉話的。」當下 「這個自然,否則貧道爲何敢誇下海

敝莊大小,永生不忘你的恩德。

的聲音道。「大師,你真是活佛,善男跟

史耀祖捨下清竹,奔向法壇,用沙啞

瘋狂,看在清竹眼中,更不是滋味。

此刻,村民們在雨中歡呼叫嚷,神態

鐵青,呆呆立在當場。

舉袖拭去汗珠,傲然望着清竹,清竹臉色

圓眞緊張的臉孔,至此才鬆懈下來

「如此就請道長回壇施法。

們以爲是和尚之力,而且恐還要吃一頓恥 之如活佛,貧道若在此刻求到雨,不但他 勢之輩,那和尚,只請來雷神,他們便視 清竹輕哼一聲,道:「世人都是趨炎附「一年都過去了,還爭在這一時麼?

> 史耀祖心中暗裏道:「世人誠多趨炎 熱而冷,令得圓眞十分尷尬。

小,不幸言中,恐怕田裏的泥土還未濕 一佛兄,貧道早已說過雷聲大,雨點

驅散雷神和雲伯,專看道兄施法。 圓眞冷笑一聲:「旣然如此,貧僧便

加緊施法,只聽他舌綻春雷,大喝一聲: 圓眞當然也看到他,只是施法正在緊 何必,就等貧道接你的場吧!」 清竹忙道:「旣來之,則安之,這又

要關頭,沒法接腔反駁,他蹩着一口氣,

大師以蒼生爲念,莫驅散雷神雲伯,道長 史耀祖也忙道。「道長說得有理,請

就去看看你的本事! 在他後面,圓眞心中不服,暗道:•「貧僧 清竹冷笑一聲,轉身北行,人羣又跟 」也跟着人羣走到村

問道:「施主們你們要大雨還是小雨。 清竹走上道壇,重新焚香點燭,大聲

「大雨!」人羣一齊叫嚷着。

雨,那就越大越好!!」 史耀祖道:「只要道長能請到龍王佈

在交戰 上的烏雲翻翻騰騰,好像有數十條大黑龍 王下個够!」清竹迅速地畫了一張符咒 口中唸唸有詞,接着將符咒焚燒,只見天 「好,貧道就滿足你們,暫時吩咐龍

起一把白米,在香火之上酒落地上,隨即 口裏的酒噴出,那酒箭經過香火,立即 似一條大蛇,直奔地上 揚起酒盞,將酒含在口中,又抓

圓眞怒道:「道兄因何發笑?

「貧道爲自己的預言實現而欣喜,

亦巳普渡衆生爲己任,施主莫需客氣。」

圓眞微微一笑:「出家人慈悲爲懷

話音剛落,清竹忽然仰頭大笑起來

四海龍王速速齊來聽令 只聽清竹揮着桃木劍,喝道:「疾」

羣,都失望地呆立着,這刹那間,氣氛由,忽覺天上的雨已漸歇,地上的歡騰的人

圓眞臉色微微一變,跟着他抬頭望上

天上烏雲翻騰更急,陰風陣陣,吹到

着,嘴上唸經更速,木魚敲打得更响。 我倒要看看那雜毛如何說話!」他心中想 正確的途徑,此乃不爭之事實,哼,等下 真心中便暗暗冷笑:「震位求雨,是唯一 遠迫出

出來,連身體不適的史耀祖,也振作精神 ,在家丁的珍扶下,來到晒穀場上。 跪倒在地上的人羣,都高興得幾乎吳

人潮,向晒穀場汹湧而至。 這時候,村裏好像沸騰起來,村口外的 · 第二道霹靂,又在頭上炸响

村民道:「咱們來看大師作法!」 史耀祖大聲問道:「你們爲何都來這

「那麼道爺那邊呢?」 「老爺,咱們看那道爺沒有眞實本領

,所以都來這邊!-史耀祖訝然問道。「你們怎知道道爺

沒有眞實本領!」 「因爲他還在畫符,頭上的雷便炸開

功力比道人高深廣闊!」 史耀祖點點頭,暗道:「還是和尚的

,天地一片黑暗,夏日巳時,竟像是冬天 這時候,天上的烏雲早已合攏在一起

的戌時一般,村民們喜不自勝,却認爲這 場雨,必然甚大。 可是天上的雷巳連打十多响,雨水却

了道人的話:雷聲大雨點小!」心中亟望 不下一滴,史耀祖心中嘀咕: 再過一會,天際雷聲此起彼落,隆隆 「千萬莫應

K98 -

的餘音未了,第二個霹靂又再炸响,但情 况依然未改變,此刻莫說村民焦急,就連

附勢,但你是出家人,更不該斤斤計較名

利!」當下又問道:「道長何時才肯再施

道長,你……你怎也來了。」

男不懂,道長又認爲如何?」

高興得流下喜悅的淚水

清竹唸了咒文,開始焚元寶,接着取

令汝等速速佈雨,將去年及今年的雨水, 一併降下!」他喝畢,又含了一口酒,桃 清竹嘹高清越的聲音在空中飄盪。 ,令人毛骨悚然。 ,酒箭自口中噴出,一道火龍向

悶雷响起,豆大的雨水便沙沙降下了 火龍剛現,天上「轟」的一聲低沉的

劍,含笑走下道壇。「佛兄,貧道法力如 村民們再度歡呼奔騰,清竹收了桃木

道兄先別高興!」 圓道道:「也許只是『望梅止渴』

灌滿了雨水,是以笑聲十分古怪。 清竹仰頭大笑,但他嘴巴一張,迅速

得罪。」說着要跪下,却被淸竹攔住。 才那一場不同,不由讚道:「還是道長的 法力高强,請恕善男無知,剛才言詞有所 史耀祖一看雨勢,知道這場雨,跟剛

們忽然騷動起來,原來他們都紛紛回家,命喝着雨水,而且喝個痛快,一忽,村民 甘露,他們捨不得離開,都張開咀巴,拚 等下雲收雨歇,白白失去良機。 將水缸水桶,面盆拿出來承載雨水,生恐 三寶莊的村民們,如今再應了久旱逢

大了,請兩位跟善男回家,吃些齋菜素食 登時打了幾個冷噤,顫着聲,道:「雨太 史耀祖身子本巳不適,給雨水一淋

尚有些事待貧道回去料理,請恕貧僧失陪 鞠躬合什行禮道: 「多謝施主好意,敝寺 散,自己也輸了清竹一着,當下向史耀祖 圓圓臉色如土,因爲就算此刻雲收雨

史耀祖忙道:「這如何使得?大師辛

句。」 苦一場,好歹也得到舍下,讓善男問候幾 「實在有事,並非貧僧矯情」

雨正大。」 史耀祖看了他倆幾眼,道:「但如今

僧眼 圓圓乾笑一聲:「這場雨還不看在貧

,並派人抬轎送大師回去。」 「那麼請大師稍候,待善男回家取銀

欲行。 「不必。」圓眞已無顏再留下,轉身

定,諒還記得?」 清竹忽道·「佛兄,你我三日前的協

寺。」 年之內,圓眞寸步不離淸蓮 圓眞臉色甚是難看,說道:一道兄

清竹道:「出家人以濟世爲念,功夫 史耀祖忙道:「這又何必。」

不用勸他,佛兄慢走,請恕貧道不送!」不足,常會就誤着生,理該再修練,施主 祖身子發冷,忙道:「道長,快請到舍下 圓眞冷哼一聲,拂袖轉身而行,史耀

是潑水,眨眼間,歡騰的人羣都逐漸冷靜 一叙。 下來,紛紛回家,屋外不見一個人影! 雨勢不絕,門口的水桶,空盆都已滿 雨越下越大, 大得簡直不是雨,而像

一口氣,擦乾身子,在佛像前焚香謝恩!溢,甚至連水缸也滿了,人們至此都舒了

道壇上的香燭早被雨水淋濕,桃木劍

想到高興處,清竹一口將酒喝乾,長 龍王?」 ,爲何不請他遺回

氣

身將門閂上,歪倒在床上便睡着了

是誰呀?不知道老爺身子不舒服麼?」 放下碗,走到金氏的房外敲門。門拍了好 史耀祖的髮妻唐氏,正在吃飯,聞言立即 一陣,裏面才傳來史耀祖小妾的聲音: 史福恍然大悟,立即飛進內宅報告

停歇,若是普通的雨,也還不怎樣,但這

雨在午前開始下降,直至黃昏,仍未

一場雨,却像倒水一樣,淋漓滂沱的情况

,不曾見之,因此三寶莊的人又開始担心

淹到那裏了?」 金氏沒奈何只好下床開門,道: 「二妹,快開門!村裏淹水了!」

這裏也不能倖冤了,快叫醒老爺,叫他請 道長再開壇作法,遣回龍王!」 「已到了村口,這兩若再不停,咱們

得再等三天!」 不是?是不是還不够?若要再求雨的,可站在房外,便間道:「史施主,雨停了是 醒來,他醉眼昏花地拉開房門,見史耀祖 清竹喝醉了酒,直至聽到猛烈的拍門聲才 即掙扎起來,叫金氏扶着他到客房敲門 金氏搖醒了史耀祖,史耀祖聽後,立

法:: ,道: 史耀祖聞到他身上的酒氣,皺一皺眉 「道長,雨還未停,請你再開壇作

法?二 清竹笑道:「雨未停,那還用得着作

,口中险险有詞。

造回龍王!」 是以咱們請追長再辛苦一下,開壇施法, 經淹到咱們村子裏了 「雨太大了,到現在還未停,河水已 金氏接口道:

史老爺。

門公道:「老爺還在睡覺,你們有什

「福哥,原來你還不知道?河裏的水

始湧向三寶莊了

,衆人沒辦法,只得去問

雨仍下個不停,吃晚飯的時候,河水巳開

可是四海龍王似乎不聽菩薩的命令,

村民們又在菩薩面前禱告,希望雨歇天晴

村民們立即回村,與家人商量,於是

溢,三寶莊也就要被水淹了

言之,這場雨假如不停,河水很快便會滿,奔騰汹湧,河面與地面已極為接近,換

只見那些田地一片白茫茫,河裏的水

仍能看得淸楚!

烏雲密佈之時光得多,故此附近的情景,

樹林勘察,雨未停,天未亮,但光綫總比

終於有人忍不住,悄悄開門出去,到

且水災比旱災,更加可怕和猛烈!

久旱成災,但水多亦同樣能成災,而

了,担心雨水太多-

面道:「史施主日間不是說,雨下得越大葷,三日之內,作法可沒效,當下堆下笑 清竹心頭一點,因為他開了

> 那叠黄紙早已被雨水浸爛,並隨水不知冲和金鈸已爲清竹帶走,三牲菓品仍在,而 到那裏去了。

> > 我怎不顧着你,十天倒有八天在你房中睡

史耀祖手臂一勾,把她抱得更緊:「

,你自己的肚皮不爭氣,還能怪我?」

女人在他額頭上戮了一記,道:「死

是個和尚,可不是圓頁 抹掉臉上的雨水,只見他牛山濯濯,赫然 鑽到神枱下面,一忽才見他鑽出來,伸手 就在此刻,忽有一道灰影竄上道壇

了一下,才迅速離開。 圓眞臉上帶着詭異的笑容,四處張看

經!

音給你!不過,你那個性子,怎肯日夜誦

「好啦,我再找人替你求一尊多子觀

人,我不是說這個!」

處求什麼菩薩一

「你眼前的『活神仙』不求,還去遠

却是高興的。 在床上,鑽在棉被窩內,摟抱着他心愛的沙沙的雨聲,像仙樂一般,史耀祖躺 小妾,但身子仍不斷地發顫,可是他神情

定行!

長雖然法力無邊,但還求子嘛,他可不一「啊!」史耀祖心頭一跳,道:「道

該出去淋雨。」 ,去那裏找大夫,你明知身子不適,就不 他懷中的女人道:「老爺,這種天氣

會這般快離開,你讓我睡一覺吧!

「好好,我明早便問問他,反正他不

「他行不行,你怎知道?

地下一場雨,就算病他十天八天,也不打 「不打緊,不打緊,只要能痛痛快快

,却不爲自己打算! 那女人怨道:「你就是會替別人着想

着一碟白花鷄肉,一碟豬頭肉!

誰說道士不吃肉,清竹一向都不避葷

獨自一人,在客房中自斟自飲,桌上還放 的流水嘩啦嘩啦地响着,清竹躊躇滿志,

雨仍未歇,地上已滿是汚水,水溝裏

史耀祖問道:「我如何不爲自己打算 「我問你,你們史家三代單傳,而你

史耀祖道・「怎不是?若不是早幾年至今也才生了一個兒子是不是?」

奉 ,你大姐求來一尊多子觀音,日夕誦經供 ,連一個兒子也沒有!

「你不想多生一個?」

「誰說不想?但你大姐快四十啦!」 「她不行,我行,你怎麼不替我想

> 雨比賽中,鬥贏了圓眞一 得高興的 最令他沾沾自喜的,是他在這一場求

酬金,足够他花費一年,但這並不是最值 三寶莊求到一場大雨,會得到一筆不小的 腥,不過在施法前的三天才作齋戒。他替

十餘年來,圓眞的名頭一直在他之上。 清竹一直自認法力不在圓眞之下,偏生這 清竹一直自認法力不在<br />
圓眞之下, 清蓮寺與眞清觀,相隔不過半里,而

如今他才得到良機,而且一吐多年來的烏他早想找機會跟圓眞門一門,但直至

另送一筆酬金!」 史耀祖嘆了一口氣,道。 「話雖如此

知道這兩會這般大,而且我也沒把握可遭見,那是將去年跟今年的兩一併下,可不見,那是將去年跟今年的兩一併下,可不

難得倒你的! 金氏道:「以道長之能,還有什麼能

逃住香燭! 「這個倒沒問題,咱們叫人拿出竹蓆 「雨這般大,連香燭也點燃不了

會影响法力!」 一這是個辦法,但貧道却不知道會不

史耀祖道・「萬請道長試試!

臉,換件衣服便去! 「好吧,你叫人準備一切,貧道洗倜

清竹重新披上鄉件鑲金錢的道袍,戴

插上香燭,引火點燃,接着取出桃木劍來竹蓆,遮住香案。清竹低聲禱告了一陣,被冲走,清竹跳上道壇,家丁們立即高學 此刻村口的水巳到脚眼,幸而道壇未 帶着幾個家人出村

過了一陣,雨仍未歇,而且有越來越 四穿

只覺心底發顫,似是獅子的怒吼聲! 海龍王立即聽命,速速各自回歸! 在桃木劍上,引火焚燒,喝道:•「疾! 大之勢,清竹自袖管中取出一張符咒, 聲音雖不大,却極長,聽在人們耳中, 話音剛落,天際傳來一道沉悶的雷聲

來,再度引火焚燒,喝道:「四海龍王, 清竹臉色一變,急忙取出第二道符咒

還不回歸!」

發顫,但仍極力保持鎭定,桃木劍遙指天 個家丁都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清竹雙手 一個焦雷,猛地在頭頂上炸開,那幾

案,驀地「蓬」的一聲炸响,道壇上的人香案上的竹蓆倏地裂開兩片,電光觸及香 「刷!」一道銀蛇閃過,白光過處,

**韓行法,犯了戒规,嚇得臉色發白,跪在** 蘇靂一聲接着一聲,清竹知道自己開 史家拿錢,便向村外奔去! 地上稿告了幾句,他起身來 ,也顧不得回

拟湧的洪水冲走一 一脚踩空,掉在河裏,驚呼醒来了,已被 可是大黑水深,四圍都是汪洋,清竹

逃跑呀! 鑼聲,有人叫道。「洪水來了,鄉親們快爬逃回史家。不久,三寶莊內便响起一陣 那幾位家丁見狀,大叫一聲,連滾帶

扶老携幼,呼爹唤娘的,向村屋那兩方向 眨眼間,三寶村內又是另一種情景

待人和善,還有些忠僕肯護主,於是收拾 偏生他在這個時候又患了病,幸好他平日 了一些細軟,也跟在人潮後面逃生了 史耀祖聽見家丁的報告, 蹈暗叫苦

的孩子,夾雜在人羣中,起初與史耀祖可唐氏帶着一個丫頭,抱着那個三歲大 以呼叫相聞,可是跑了一陣, 大家便冲散

,幾時歷過這種場面?幾番想死,但都捨 天黑地暗,唐氏向在大富之家作奶奶

準備逃水災? 已淹進村子裏來了! 史福吃了一驚,忙道:「那你們還不

「福哥,你不是吃糊塗了吧?你們家

K100

的掺扶之下,繼續冒雨逃跑: 不得懷抱中的兒子,這才咬着牙,在丫頭 雨終於在日出之前停歇了,柔弱無力

是黃濁的河水,那裏還有路可走? 的陽光,照在大地,只見郊野上,四圍都 唐氏與丫頭在天亮之前登上這山坡,

過世面的人,見狀也慌了手脚,跟着主母 抽抽泣泣地哭起來。 唐氏忍不住哭了起來,那丫頭春花年 ,自小便被賣進史家,也是個未見

路巳爲洪水淹沒?

便再也走不動,想不到兩個時辰過後,來

過了半晌,春花道:「主母,不知道

驚醒了孩子。 那孩子睡得正香,這場水災,對於他來說 ,忍不住在孩子的臉上親了一下,不想却 ,好像毫無影响!唐氏放下心頭一塊大石 唐氏吃了一驚,連忙解開襁褓,只見

孩子瞪着一對漆黑的眼珠子,詫異地 「娘,這是什麼地方?」

水, 昨夜娘抱着你逃出來!」 唐氏嘆了一口氣,道:「咱們村淹大

家,寶寶肚子餓! **敏地淌了下來,孩子叫道:**「娘,我要回 這句話又勾起唐氏的心事,眼淚撲簌

「主母,你看,那裏有艘舢舨! 唐氏只是哭,那能答他,春花忽然道

**华撑着船,離山坡約有七八丈。唐氏忙道** 舢舨在「汪洋」中行駛着,船上那人用竹 唐氏精神一振,抬頭望去,果兒一艘

> 「死丫頭,你還不叫喚他過來!」 春花連忙吆喝起來,那船夫十分壯健

濃眉豹眼,看來好兇。唐氏見狀有點後悔 ,敞開胸襟,露出胸膛上毛茸茸的黑毛,

載咱們回去,多多有賞!」 ,但那船夫巳問道:「你們喚俺作甚? 春花道:「咱們是三寶莊人氏,請你

孤身來此? 離三寶村,足足有十多里,你們兩個怎會 船夫上下看了她們幾眼,道:「這裏

散了 船夫道:「俺剛從那附近過來,現在 「咱們是逃水災的,半路跟其他人走 船夫大哥,請你行個好!」

咱們怎辦?」 水已漲至屋頂,你們如何回去?」 春花焦慮地望着唐氏。「主母,如今

你們去! 處,你們要去那裏,請閒個口,俺免費送 可是史大善人的家眷?俺以前得到他的好 唐氏沉吟不說,那船夫又道:「夫人

唐氏聽他這樣說,安了一半心,便道

鄉裏?」 「船夫大哥,你家在何處,你現在要去

村,如今正要回家-「那敢情好,請你載咱們去金禾莊

「俺這兩年到城內謀生,原籍在石橋

**那是賤妾的娘家** 

再回家!」他拋了一個繩子到山坡,跟着 家不過里餘路,俺便先送你們過去,然後 船夫笑道:「這倒省事 水,走了上來,把船縛在樹幹上! 金禾莊離咱

離早地頗長,水又急,兩人幾乎跌倒,那 春花扶着唐氏上船,但山坡傾斜,船

友混在一起,十天八天才回一次家。 給他變賣盡了,只得又去跟往日的豬朋狗 他女人汪氏平日替人做些針黹女紅,

個老道士經過,忍不住上前道:「這位女一天這女人又在門外打孩子,忽然一 施主請了,孩子還小,不受得了這般的毒

汪氏說道: 「我自家打孩子, 與你何

興高采烈地拍門,他渾家開了門,罵道:•

「臭漢,老娘還以爲你不顧我死活?」

「別囉嗦,快收拾一下東西,咱們走

,水才浸到脚眼,而今早水也退了,包游

石橋村雖然也遭水淹,但由于地勢高

走路,不久便到石橋村。

於擱淺了,包游把船停在樹上,揹起孩子

那船行了三四里,由于地勢漸高,終

趕着帶渾家逃往別處去,好在唐氏那些首

也够他與渾家吃喝一年半載一

氣遷在史耀祖兒子的身上

仍不够糊口,手上缺錢的時候,不由把怒

」他忙把船首撥正了方向,急駛回家,

包游甚是得意。「這孩子跟老子有緣

睡着了

父母, 「無量壽佛!天下那有不憐愛孩子的

不料那孩子躲在老道的身後,叫道. 女施主理該慢慢勸他!

「她不是我的娘親!」

你一年,怎地打不得!」 「小雜種,我雖不是你的娘親,也白養 汪氏提着竹枝,走了過去舉竹又要打

?這是誰家的?」

「走去那裏!咦,你怎地揹了個孩子

包游笑嘻嘻地說道:「這是咱們的孩

這孩子是誰家的?」 老道伸手一攔,問道:「女施主,你

你幾時跟那隻狐狸精生下這孽種的?」

話方未落,那女人巳罵道:「臭漢

包游喝道:「臭婆娘,你別嚷!

跟一撞,把門踢上,這才將剛才的事說

「我那臭漢子不自量力搶來的!你問

甚麼?」汪氏有點色厲內在。 道人道:「你既然如此憎恨他,不如

送給貧道撫養,好不好?」 那孩子叫道:「好,好!我要跟你做

道士! 汪氏冷笑一聲,道:「你倒會拾便宜

連响屁也沒放過一個!

個看看!誰叫你肚皮不爭氣,過門五年

這小畜生作甚?沒的多一張吃飯的嘴!

「哼,你不要他,那你就給老子生

那女人道:•「金銀首飾拿了就罷,要

呀? ,老娘白養了他一年,就這樣雙手送給你 老道自懷中取出一錠銀子來,道:

這算是給你一年的飯錢!」

K102

,跟他漢子離開了

那女人不敢再吭一聲,只得收拾了一

會吃飯,幾時才能養我,不如趁臭漢不在 汪氏接過銀子,忖道·「這小畜生只

姓住了下來。不到半年,唐氏那些首飾都

包游搬到三十里外的三星鎮,改名換

的腰肢,雙手緊緊地抱着兒子 情,但事非尋常,也就任由得他摟着自己 船夫熱情地扶着她倆,唐氏雖然有點難爲

意。 氏的身上戴着頗多金銀首飾,不由起了歹 由於這一掺扶,大家十分接近,便發現唐 那船老大本來的確有心救她們, 可是

意,水流船速甚快,眨眼間已行了兩三里 船夫終於忍受不住金錢的誘惑,决定謀 他解了纜,慢慢撑着船,心中暗打 唐氏道:「船夫大哥,去金禾莊的方 當下絡船一撑,改了個方向。

财害命,

輸于三寶莊,洪水高及屋簷。四處不見有 眨眼船到一個村莊,這村莊淹水的情况不 流。船夫將船停在屋簷尖角上,轉過身來 人,只見浮木、面盆和傢具,在水面上飄 , 拋下一柄解腕刀-船夫冷冷地道:「放心,錯不了

地按在懷中,顫着聲問:一船夫大哥,你 唐氏早看出他不懷好意,將孩子緊緊

否則便給老子跳下 **俩料已知道!把身上的首飾都交出來** 唐氏忙道·「金銀首飾你儘請取去 船夫兇巴巴地道:「你有甚麼打算 水去!

只望你行個好,不要傷害咱們-「你們聽話,俺還要傷害你們作甚!

船夫喝道:一快! 唐氏將孩子交給春花,把頭上的金釵

金指環,全都剝了下來,雙手捧上 銀簪,頭上的鍊子,腕上的玉鐲,指上的 船夫道:「念在你丈夫曾對我有恩

夫一手搶走孩子,春花吃了一驚,忙叫道春花空出一手去搞飾物,冷不防被船 你命大,等下有人來救你!」 老子便相信你,你給我爬上屋頂吧,也許 命抓住屋簷,並未被水冲走,連忙冒險爬 聽到一個異响,頭一低,這才發覺春花死 兒子被搶走,不由大聲喝哭起來。忽然她 命,船夫哈哈大笑,斬斷了船纜,乘流而 下去,將她拉了上來。 ,喝道:「丫頭,你頭上的飾物還未拿下 春花立足不穩,跌下水中,立即大叫救 「快把孩子給我 船夫簿笑一聲,伸手在她胸膛上一推 春花要跟着她爬上去,却被船夫攔住 唐氏在屋脊上看見,欲救無從,目送

了廟,待水過後,咱們去石橋村找他!」 慰她:「主母別哭,所謂跑了和尚,跑不 知去向,唐氏不由又哭了起來,春花忙安 待得她倆爬上屋脊,那艘舢舨已不

包名游,家內雙老早被他氣死,只剩下一 販賣,倒是希望據爲己有! 個渾家,却無孩子。他搶走孩子並非爲了 錢輸光了,便幹些沒本錢的勾當,此人姓 ,專和些豬朋狗友舞槍弄棒 原來那船夫是個無賴,終日游手好閑 ,病以賭博

你抛下水中 惱,喝酒:•「小子,你再敢哭,老子便將 當下那孩子在他懷中大哭,他甚是懷

是哭累了,果然止了哭,昏昏地在船艙裏 那孩子也不知是否懂得他的意思,還

老娘如何對他說?」 多得很,老娘可得吊他一吊!」當下道。 「老娘把孩子賣給你,日後我男人回來 把他賣掉,樂得乾脆!唔,這老道銀子 便不知道了!」汪氏可不敢說出孩子是史

碎銀來,道:「貧道只有這許多,再多可 如何看不出她的心意,當下又摸出一塊 老道見她分明收了銀子,再說這種話

快給她銀子,她甚麼也不愛,就愛銀子 孩子用力扯着老道的褲脚,叫道: 汪氏望望他道:「老娘不賣!」

子, 我要跟你做道士!」 貧道可沒有銀子可給她了! 老道回頭對他慈祥地一笑,道:

分毫!她一張臉脹得通紅,就是移動不得 有妖道欺侮婦道,擄走小孩!」 ,不由驚道:「你使了甚麼妖法?教命, 女人忽然如石像一般,僵在那裏,動不得 !」說着又舉起竹枝要打,不料老道的右 ,捏了一個劍訣,向汪氏身上一指,那 汪氏大怒··「畜生,你真是吃裏扒外 孩子道:「跟我跑吧,她追不到!

在旁邊瞧戲一 這女人的德性,也沒人理睬她,還樂得站 街上的行人雖然不少,但平日都知道

則兩個時辰後便自動解開 你若真叫嚷,這定身法便永遠破不了, 老直道。「這是給你的一點小教訓

吧 老道問道:「銀子够不够買這孩子?」 汪氏說道:「够了够了,你將他抱走 那女人吃硬不吃軟,登時閉上嘴巴

「孩子叫甚麼名字?」

「咱叫他包發財,但他原來的姓名咱

耀祖的兒子,殆得史耀祖子找上門來。 子向鎮外走去。 「好,貧道便們他走!」老道拉着孩

孩子出了小與便道:「道士爺爺,我

老道道:「怎會走幾步即是不動?」

路,嗯,等下我便替你治傷! 起他補脚一看, 一酸,道:「不要緊,我一路抱着你走他褲脚一看,只見他雙脚傷疤累累,心 老道呵呵一笑,蹲下身抱起孩子,揭 「我脚痛!」孩子對他毫不陌生。

道:「道士爺爺,咱們要去那裏?」 孩子感到一陣温暖,撫着老道的灰鬍

再叫我道士爺爺了。」 「連雲山。」老道道:「你以後不要

「那叫你甚麼?」

「師父!」

我要你教我那定身法! 「師父?」孩子大喜,道:「師父!

你許多本領,將來便不用害怕壞人了!」 孩子頓了一下,終於忍不住再問: 「好,師父不但教你定身法,還要教

事,現在咱們得趕着回連雲山一 孩子,等你年紀大了!師父再告訴你一些 又憐又愛,嘻嘻地道:「師父法號抱琴! 人家道人也有名字的,師父你怎沒有?」 老道見他這般聰明, 資質又佳,心頭

「爲甚麼要趕着回去?」

「因爲師父下山巳兩個月,只怕你山



和莉莎因信用飛機去

**叶高想獨攬** 

前文書至司馬洛



#### 崖頂激牌

但是沒有用,其中一隻豹終於咬住了牠的食的場面了。那隻山羊嘶叫着拚命掙扎, 成爲一個猩紅色的小池。終於,牠的掙扎 喉嚨,牠的喉嚨給咬斷了,血在地上流得 八們又歡呼起來。這之後就是弱肉强

那兩隻豹開始吃牠的肉。

牠們還是退開了 極大的誘惑,牠們老不願意地咆哮着,但 那種香蕉狀的哨子凑在咀巴上。哨聲一响 的其中一人的。那人正站了起來,把一隻 响了起來。司馬洛看見哨聲是發自牆頭上 那二隻豹就停了下來。血腥味及那肉是 但,就在這個時候,一陣奇怪的哨聲

#### 啞巴摔死

另外一個人把兩大塊肉骨頭丢進廣場

嚼。 **那兩隻豹,如箭一般竄過去!開始大** 

馬洛問。

這麼兇的羊,要殺牠們不是易事!」 們吃的。這兩隻豹只是殺手!你明白的, 不能浪費, 吐高說: 「這羊是我

可馬洛問。 「而你們把這屠殺視爲一種娛樂?」

刺激作用! 久了,普通的娛樂,對於我們已不容易起 我們需要一些比較血淋淋的娛

「爲什麼不讓牠們吃這山羊呢?」 司

吐高哈哈笑起來。「我們也許活得太

飛機失事墜毀,幸不致死,却被吐高捉住 敢離開他的座位! 用意,毛遂自荐地示意肯為他效勞,吐高 殺掉,但未有說出口,而司馬洛知道他的 司馬洛差不多,吐高想利用司馬洛將羅定 拉去坐牢,吐高又去找莉莎審問,口供和 洛將羅定現在的地方向他說清楚,司馬洛 羅定回來,跟着叶高來到趕走她,叫司馬 大權,希望他將羅馬情况告知,她設法找 偵查和羅定有關的那些雪山長壽怪人,因 知道他們的弱點,謊說羅定因和人打架被 對他們的態度就改變了 ,分開困在山谷的地洞內,瑪嘉烈妲瞞着 前文提要:

謝謝你! 「血淋淋的娛樂!」 司馬洛點點頭

似乎對她十分關心

一司馬洛的阻巴一張又閉上

吐高微笑。

一司馬洛,」

他說:

,沒有說下去。

「司馬洛,」吐高說:「現在你旣巳

一個人代替山羊, 你以爲他們曾更愛看呢? 吐高看着司馬洛 或者用人代替那兩隻豹 「你以爲,如果放

果用一個女人的話,那會更好了一 似乎不大容易消化了。他吶吶着說•「呃 司馬洛忽然覺得,肚子裏那塊羊排, 我希望你不是打算用我做這個人!」 「不是!」吐高說:「我是在想,如

舒服,你何不去休息一下?」

他對瑪嘉烈妲搖搖頭,「看你的樣子像不 看過了好戲,就讓我們來談談生意吧!

「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吐高說: 「莉莎!」司馬洛愕恐地。

去害羅定,你不要答應他!

瑪嘉烈妲出去了。

「沒出去!」吐高喝道。

司馬洛轉向吐高。「究竟你在打什麼

忍不住叫起來:「司馬洛,如果他是叫你

她的臉上露着沉痛的表情。忽然,她

這是間接的命令,瑪嘉烈妲只好站起

一定會使娛樂性更加濃厚的!」 「她一定會呢-我該怎麼說?對了,她

一隻黑豹在他的後面咆哮起來,使他不「你不能這樣做!」司馬洛跳了起來

「死了?」司馬洛覺得滑稽,不禁笑

知道的,代替我買東西。我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把我的秘訣告訴了他!」 他太不小心了!我需要另一個搭檔。 「不是老死,」吐高說,「是一隻豹

「他從來沒有這個意思,」吐高搖着 「他想倒你?」

睡吧,明天一早就起程!」司馬洛看着手 洛,也許這會使你更加想回來了 鈔票來,蹇進他的手中:「拿去吧,司馬 中那束鈔票,吐高哈哈笑着,又抓出一束 一我只是討厭他這個人一 你已經問得太多了,司馬洛,你去 十分之討厭

的確會使我更加想回來的一 司馬洛接過了, 點點頭:「多謝!這

高 吃飽了。莉莎仍然有點驚疑不定地看着吐 當吐高進入莉莎的房間時,莉莎巳經

,我看見你已經吃了綠果! 吐高微笑,看看其中一隻碟子。 唔

「那碟綠色的水果,」吐高說: 一什麼?」

把它吃光了! 「我覺得很好吃!」莉莎說:「那是

什麼呢?

「是這裏的特產,別處沒有的 走這裏的特產,別處沒有的。吃了對「我們稱它做綠果,」<u>吐高再說一次</u> ·對你的壽命有好處!」

「你的意思是

起來,「這只是其中一種食物吧了 「不,這不是長壽的秘訣。」吐高笑 ・你要

吐高說:「但是我不會把我們的秘密告訴 「你想活下去,我也可以成全你,」

鐵箱,拿到司馬洛的面前,放下來,說: 打開了一度櫃門,從櫃內取出了一隻小

是簇新的美金,一百元面額的 發覺裏面是塞滿了 鈔票的 一張一張,都

把她放進那廣場裏表演,似乎對你就是很 你對這個女人莉莎似乎很重視。如果我不

大的恩惠了

司馬洛笑起來。「吐高先生,你也不

是沒有什麼資格講代價的了一

: 他說:

吐高狡猾地看着他。「似乎,你現在

「這要看代價如何了,

」司馬洛說。

都可以辦妥是不是?」

司馬洛瞠目看着吐高:「你從什麼地

利息?我們有很多錢,存在好些地方。」 在銀行裏存着,存上一百年的話會有多少 的。我們有時間賺!你想想,如果一些錢 「不是打刦,」吐高說:「是賺回來

票,交給司馬洛··「這是你的消費,至於 但是吐高的手伸過來止住他。吐高說: 你不能全拿去的。」他從箱中取出一叠鈔 司馬洛的手伸向那隻鐵箱中的鈔票

。「現在,你告訴我你要什麼吧!你要 好吧!」司馬洛說着把鈔票接了過

羅定弄出來!」

馬洛說:「但你怎麼放心讓我出去呢?」

?我也想永遠活下去的!

司馬洛瞪着他。「你可以給我多少錢

吐高看了他一眼,轉身走到一邊牆壁

司馬洛把那隻小鐵箱的蓋子打開了

方得到這許多錢的?

你的酬勞,等你回來時再算吧!」

我把羅定弄出來嗎?

「不,」吐高搖着頭,「我不想你把

吐高又狡猾地微笑•「你又有抵押在 「好吧,我使他永遠不出來吧。」司

吧?你一定不想你那位女朋友給放進那廣 場中,去和黑豹一道表演的吧?」 「司馬洛,」吐高說:「你會回來的

…不會的吧?」 司馬洛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你…

的事情!」 做!所以,你最好不要做出什麼惹我生氣 來,「當我生氣的時候,我就什麼都可能 「我,可能會的,」吐高格格地笑起

風雲! 着 「我是一定會回來的! 「那是你們倒霉了 如果我遭遇了不測,那怎辦? :是想回來的,」 司馬洛吶吶 」吐高冷笑, 但天有不測之

問 你最好盡量避免遭到不測! 「找… ·什麼時候起程呢?」司馬洛

女朋友就會先餵飽我的豹! 如果你駕一架飛機獨自回來之類,你這位 汪領路帶你出去好了-「越快就越好,」吐高說:「我叫尤 ·他也會領你回來。

倒你? 得愈重!你倒了羅定,怎知道不會有別人 • 「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話,爬得愈高,跌 司馬洛看着他,露出一個狡猾的微笑

羅定知道這秘訣!知道這長壽的秘訣!」 別人能倒我的!因爲,世界上就只有我和 「我?」吐高哈哈大笑起來, 「沒有

國功臣的!」 了一百歲!你不可能是和他呢……同是開 接着又皺起了眉頭,「但是,你比羅定老 「哦,是這樣!」 司馬洛點着頭,但

說:「那時我的老搭檔死了……」 「羅定是幾十年前才跟我的,」吐高

K104

司馬洛聳聳肩。

「誰不想長命百歲呢





「羅定,」吐高又說:「你不是說過 吐高說:「我在打着羅定

來嗎?」 你可以救他出獄,也可以令他永遠不出 「無論我要那一條,」吐高說:「你 「你想要那一樣呢?」司馬洛問。

是不是?這樣,大家都可以放心了,是不 會這樣難爲一個人的吧?旣然你要用一個 人,你就應該使這個人心裏舒舒服服的

想入夥!」 司馬洛的眼睛閃着光,緩緩道:「我

,司馬洛,

吐高冷冷地凝視着他,說道:「好吧

你試試說一說,你要些什麼代

「還有呢?」吐高問。

錢的生意。如果有我帮着經營… 「但是,你這裏,實在是一門很可以賺「錢當然也是我所要的。」司馬洛說

以給你!但是別打什麼入夥的主意,我這 的主意吧,我並不需要錢,你要錢,我可 吐高瞪着他。「司馬洛,別打我這裏

裏不歡迎外人的!」

我手中!!

沒有什麼感覺。 覺那味道很好 高微笑。「放心吧,不是毒藥! ……」莉莎鼓起勇氣喝下了,發 ,有一股少見的花香。她並

着說道:「你知道嗎?這裏是我的私人睡 吐高又走過去打開一隻櫃子,一面笑

「噢,多謝!」

可以住在這裏! 舒服的一間房間了!如果你需要的話,你 「莉莎,」吐高說: 「這也是這裏最

他的方面,你和他談得如何了? 呃 莉莎吶吶着:「司馬洛

「司馬洛那方面我已經弄妥了, 「沒有什麼麻煩

忙,我可以保證他會回來了**-**「是的,」吐高點頭,「幸得你的帮 「他要出去了嗎?」莉莎問。

我吃了什麼?」 感到暈眩。「你-看清楚,吐高仍然是在搖幌。忽然之間, 吐高在她的眼前搖幌,她霎過了眼睛,再 莉莎霎一霎眼,再霎一霎眼。她看見 ,並不是吐高在搖幌,而是她在 -」她吶吶着,「你給

担 因爲你是第一次,但不要緊的,你用不着 心上 「暈眩是應有的現象,」 吐高說:

> 做些什麼。但她還是失去了知覺。 害怕吐高,因爲她不知道吐高會在她身上 知覺。在失去知覺之前,她痛恨吐高,也 她想支持着,但是沒有用,她還是失去了 接着,莉莎就真正感到天旋地轉了

什麼了 會找到羅定的,而他也並不打算去找羅定 事太多。明天一早就出發了。他出去是不 。現在,他就得先計劃一下,决定他要做 主要是因爲他並不累,而且,他心裏心 司馬洛睡在那間石室裏,睡得並不熟

偷偷摸摸的話,那就只有由他來偷偷摸摸 地坐了起來。在這裏,他是囚犯,如果要得見門外那個偷偷摸摸的脚步聲。他一驚 別人怎會需要偷偷摸摸呢? 因爲他沒有睡着,所以他很清楚地聽

很慢很慢地推開。 是大可以堂而皇之地,大力把門推開,而 用不着偷偷摸摸的。跟着,那度石門就給 件怪事。如果吐高要見他的話,那吐高 聲。有人正在偷偷地把門打開。這也是 接着,那度石門發出了輕微的「吱」

着那度石門 上眼睛,佯裝睡覺,但是却集中精神注意 司馬洛從坐着的姿勢躺回下來。他閉

洛看見金屬的光一閃。那似乎是一把刀子 一個黑影便閃了進來,向床前直撲。 那度石門,終於開了一條够大的縫 司馬

一把刀子, 那人向他直撲過來,不錯手上是拿着 而這把刀子向司馬洛的胸部插

> 的叫了一聲。是一個女人! 刀子從那隻手中飛走了,那人痛極「呀」 堅硬的掌緣就劈中了那隻持刀的手腕 司馬洛動得很快。他的手掌一揮上去

人就不由自主,跌到了那張床上來。 去,把這人攔腰夾住,隨即身子一轉,這 而同一時間,司馬洛的腿子已經伸出

烈妲。 道,「你在幹什麼?」現在,在暗光之中 ,他已經認出了,原來這個女人就是瑪嘉 「瑪嘉烈妲!」司馬洛詫異地低聲叫

嘉烈妲那一聲叫聲引進來的。牠張牙舞爪憤怒的咆哮。一隻黑豹,而牠顯然是被瑪長而迅捷的黑影也閃進了門裏來,發出着 地撲向司馬洛。 在瑪嘉烈妲能回答之前,另外一條修

是比一根牙簽好了一點! 企圖去拾起那把刀子來自衞,因爲他知道 敗的工作。而司馬洛也不等着看。他沒有 的人呆住了,抑或是她想那隻豹完成她失 道是因爲她的頭在石床上撞了一下,使她 ,這把刀子用以對付這隻盛怒中的豹,祇 瑪嘉烈妲沒有什麼表示。司馬洛不知

哨子,凑在咀巴上,拚命一吹 抓過了瑪嘉烈妲頸間掛着的那隻香蕉狀的 不過他倒知道一個辦法是可能的。他

那奇異的哨聲充滿了石屋之中

那裏 上。但哨聲一响,牠就停住了,祇是蹲在到了床前,準備再躍走 意 那隻豹就在動作之中停住了。牠已經 床前,準備再躍起,就撲到司馬洛身

牠並沒有撲上來。

司馬洛鬆了一口氣,這時才發覺,自

放。他用刀子抵住瑪嘉烈妲的脅下,低聲 他那把刀子,但是仍然緊咬着那哨子不敢 地說:「你如果不想死,你就叫那東西出 己巳經一額都是汗了。他小心地伸手摸向

續說話:「別硬來, 瑪嘉烈妲憎恨地瞪着他, 瑪嘉烈妲,如果要我 司馬洛又繼

死的話,我會逼於和你一起死的!」 「出去!」瑪嘉烈妲喝道

是不是瘋了?爲什麼你要這樣做?」 起來,舒了一口氣。 那隻豹很服從地出去了 「瑪嘉烈妲, 司馬洛坐了 你究竟

殺死羅定! 司馬洛,你要去殺死羅定!我知道你要去 瑪嘉烈妲仍然恨恨地瞪着他。「哼,

秘密, 死了 壞他這個立場的 才能驅使她做出來一 **着羅定的,因爲,她這種行爲,祇有愛情** 人必然是羅定的情人,或者她是正在暗戀 司馬洛感到一陣憐憫。他知道這個女 他也有他所扮演的角色,他不能破 想安慰她,但是不行。他也有他的 ·他想告訴她羅定已經

你再來,我就要殺死你!」 因此他把瑪嘉烈妲一推:「滾出去」

可以給你比吐高更多的錢!」 不過是要錢吧了,我也可以給你錢的, 「司馬洛 ,」瑪嘉烈妲盈着淚 ,我不

,你知道吐高可能怎樣對你嗎?」 他低吼道:「你再吵,我就告訴吐高 司馬洛想了一想,搖搖頭。「滾出去

傷天害理的事,天會罸你的!」 她喃喃着;「天會罸你的,司馬洛,你做 瑪嘉烈妲退後,一直向門口退過去

他們已經到了出口,出了去,那外面就是 一絲不掛的,晶瑩的肌肉袒露在燈光之下 燈光表示夜晚又來臨了,她霎霎眼睛,

他們騎着馬向峽谷的末端走去,最後登上 那人瞥了司馬洛一眼,沒有說什麼,

捲住了。「你……你……」她只好連忙拉起身下那張床單,

·」她恐怖地說·

什麼?」

「你想幹什麼?你……幹了

只好連忙拉起身下那張床單,在身上一捲着的任何衣服。但是,她找不到衣服,她

要摸回她那件皮裙子,或者她身上先前穿

莉莎驚叫一聲,連忙伸手四面摸索,

那我們做朋友就好過做敵人了!」 不行?既然我們是要一起走好多天路的 「媽的!」司馬洛說:「別賣關子行

是一個啞巴?」 的 。這個手勢,可馬洛相當熟悉,似會相識 接着他忽然醒悟地:「唏,啞巴! 那人搖搖頭,對司馬洛做了幾個手勢

那人點點頭,又做了一些手勢,然後

出些口供來也不容易了。他們只好沉着臉 一個啞巴!」現在,他想向這個人探 「妙極了,」司馬洛苦着臉, 「妙極

麼異樣?」

「沒有,」

莉莎說:「我還好!

「你覺得不舒服嗎?」

吐高問。

「不……」莉莎說道:

「我覺得很舒

別生氣,你現在先想一想,你的身子有什

「等一等,莉莎,

吐高說:「你先

是恐懼。

你一

-」莉莎哽咽着,是憤怒而不

見過一個像你這樣美麗的女人!」

個美麗的女人!你果然是一個很美麗的女

人!我活了這許多年,但是我就從來沒有

只是看,我什麼都沒有幹-

莉莎,你是

「我什麼都沒有幹,」吐高說:「我

他們沿着峽谷的崖頂,向東而行,行

到這架飛機的旁邊。 他那架撞毁了的飛機。他很希望有機會回 鏡來,向下面瞭望。他望的是下面峽谷中 到峽谷的中段,司馬洛從行饔中取出望遠

覺得冷!

間。 黑暗下來,他要動手,也還要等好一段時

> 子,她也會看到自己容光煥發的 旺盛,充滿了活力,她相信如果去照照鏡

莉莎醒來的時候,發覺自己的身上是

問。 「這一 是怎麼回事呢?」她吶吶着

「我給你吃的那藥,」吐高說道:

藥! 是一種靈藥,是那種會使你青春長駐的靈 莉莎霎着眼睛,她從來沒有覺得這麼

了 長生不老藥這一回事,現在她是已經相信外一個人。如果她在昨天還不大相信什麼舒服過,就像她是已經脫胎換骨,換了另

一定已經堅定了吧? 吐高微笑:「現在,莉莎 你的信心

是,你會接受我加入你們?」 「呢 」 莉莎吶吶着,「你的意思

你! 「是的,」吐高說道: 「我本人歡迎

「爲什麼?」

來? 不是?但如果你的美麗永遠存在,我就可女人的美麗褪了色,愛情也不存在了。是 很虛假的,你愛一個女人的美麗,當這個 以永遠愛你!你覺不覺得這需要呢, 吐高說:「我可以永遠愛你!愛情本來是 ,你覺不覺得需要把你的美麗永遠存留起 「因爲你是一個這麼美麗的女人,」 莉莎

新的想法。 經驗,使她的心境也改變了,她忽然有了當然是一種全新的經驗,而,這種全新的 莉莎怔怔地看着他,這全新的感覺

莉莎的眼睛閃動着,看着吐高,吐高 「我可以永遠愛你!」他又說。 那架飛機撞毀了的殘骸仍然躺在那裏。 那座古怪的峽谷了,司馬洛可以看到,他

架不錯的飛機!」 「浪費!」司馬洛搖頭,「這本來是

前,一個男人!

吐高-

眼皮又抬了起來,忽然看見一個人站在面

司馬洛轉對那人問道: 「你叫什麼名

了谷頂,升了陽光之中

和吐高同樣高大,而臉上是一點表情都沒

司馬洛奇怪

,這個人的年紀,今年

經亮了。這一次,進來的却不是進來殺他

當那石門又給推開的時候,外面天已

人,祇是另外一個高大的漢子。這個人

又躺了下來。

瑪嘉烈妲出去了。司馬洛嘆了一口氣

司馬洛祗是喝道:「滾出去!」

又是幾歲。

那人沒有睬他。

又點點頭,又做了些手勢

馬洛,你要回來見莉莎的!

「我現在可以見莉莎一面嗎?」司馬

吐高對司馬洛露着微笑:「記着,

馬背上已經備好了行李。

吐高也站在旁邊等着。

豹在逡巡着,並且有三匹馬在那裏等着。

大到好像一座禮堂似的。那裏有兩隻黑

那人帶了司馬洛到達一間巨大的石室

是怎樣轉。

們沿着走廊轉了兩個彎,司馬洛記緊他們

,把袋裏的鈔票塞好。跟着那人出去。他

那人向他招招手,司馬洛便披上外衣

繼續前進。

服

「不冷?

「不,」莉莎搖着頭,「我一

也不

心急回來!」

吐高搖頭。

「不行,這樣,你才會更

他揮揮手,那個大漢上了馬,司馬洛

後來司馬洛又望望天。天還有很久才

,司馬洛看見

K106

黑到伸手不見五指的。

後來,眼前又亮起來了

腰伸得太直。這個山洞,有一些部份還是 以容一匹馬通過,而馬背上的人不能够把 就是一個山洞。那山洞是低而窄的,祇可 末端的一個門口走過去。那門口的裏面, 祇好也上馬, 三匹馬馱着兩個人向大堂的

冷

覺得冷!」她現在醒起了,她不但不覺得

莉莎忽然一抬眼睛。「對了!我,不

,而且覺得溫暖,覺得舒服極了。精神

一個這樣寒冷的地方,你會不覺得冷!」

「你不覺得奇怪嗎?」吐高說:「在

也沒有人認真地考慮過,但現在有這個可麼吸引?這是從來未有過的可能性,因此美麗可以永遠地,無限度地保持,這是多 能性了,她就忽然有了新的感覺,新的辦 的話是十分之具有誘惑性的。一個女人的

麼呢?你又不能和我做愛!」 「我不能和你做愛?」 吐高微笑着, 「但是,」莉莎說:「你拿我來幹什

是不能有世人的情慾的!」 「誰說我不能和你做愛?」 「我聽說是這樣,」莉莎說:「你們

就不能長壽了。但是這種情形,在女人方 我們是要戒情慾的。如果不能控制情慾, 面是不存在的!」 「不錯,」吐高說:「有這個情形。

「爲什麼?」莉莎問。

吸收,而沒有支出,」吐高說:「男人就「因爲在做愛這件事情上,女人只是

「那麼你」

在乎了 我會老死!但告訴你一個秘密吧,莉莎, 和女人做愛,我的外表是會慢慢地衰老的 那活了一百幾十年,又有什麼用處?我不 我不在乎!我已經活了那麼久,悶了那麼 久,我不在乎了,如果什麼享受都沒有? ,慢慢地衰老,也許,不知多少年之後, 吐高哈哈地笑起來。「我嗎?如果我

以活得久! ,那就不同了?如果你是一個女人,你「但,」莉莎說:「如果你是一個女 以要多少男人就要多少男人,而仍然可

> 一個女人 「對了,」吐高說,「我也但願我是

着。 好像她變成了一座石像了。她是正在沉思 莉莎一動也不沒有動。她呆在那裏,

莉莎尋思地說:「我就必須要對你獻 「如果我要證明我對你的忠心。」 「你在想着什麼?」吐高問

「哦,是的,」吐高說: 「你害怕我

粗暴!」 你!但是,你得溫柔一點!我 「不,」莉莎搖搖頭, 「我並不害怕 受不住

角流下了一滴白色的口涎。吐高的舌頭伸出來舐舐嘴唇。他的口

單, 莎只不過是露出了上半身而已。 吐高很明顯地整個人跳了一跳,而莉 莉莎慢慢地拉開了蓋在身上的那張床

不准任何人闖進來的!」 **止高搖頭。「不會的,我已經下了命** 「有人會進來嗎?」莉莎問。

很害羞的! 令 也露了出來。 「那很好,」莉莎說:「因爲,我是 」她慢慢地把身上的其餘部份

路 ,幾乎仆倒下來 吐高上前一步,但是因爲沒有看清楚

「別太急,」莉莎微笑着安慰他:

地把身上的衣服脱下來,簡直是撕下來的 你得先脫下衣服! 吐高又停住了,粗暴地,十分之猴急

,衣服有好些地方都給他撕破了

在下面,他的身體上的皮膚却是柔嫩

得出人意外的。幾乎像是一個小孩子一樣 經衝動到了極點,雄勃得使人觸目驚心。 ,一點也不像是一個老人。可以看到他已

粗暴!」她重申她的請求。 莉莎用手遮着眼睛:「不……不要太

來 得是有點强他之所難了,他踏步上前,執 且事實上,現在來要求他溫柔一點, 住莉莎的腿子,就像要分屍似的把她分開 但是吐高已好像失去了聽覺似的,而 也算

吐高巳經直逼過來 莉莎說

一大截。 一大截。 麼吐高給她的快感只止於腹下, 司馬洛。如果一定要用尺度去量的話,那 來的快感,她的心裏是沒有感覺的。不如 最敏感的神經受到了磨擦,而免不了生出 這個男人,那快樂只是原始式的快樂,是 不過大致上她是沒有感覺的。她並不喜歡 莎感覺到一點點的快樂,感到較多痛苦, 他的撞擊,有如狂風暴雨,排山倒海,莉 但是奉迎不來,他是十分之粗暴的 莉莎是一個缺乏經驗的人,她想奉迎 ,而司馬洛

她奇怪他已經多久沒有過一個女人了?很 進入了銷魂的境界,這却是司馬洛所不能 可能已經一百幾十年了!他發抖,他噴射 **積鬱得太久了。他是這麼熱,這麼硬朗,** 十年的熱情。一百幾十年的熱情向她傾射 給她的。因爲司馬洛並沒有積鬱了一百幾 。他並沒有支持得很久,也許是因爲實在 灼熱的,狂流一般的噴射,使莉莎忽然 接着,吐高的熱情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她不會永遠對着這個男人。他會死掉的 然後,吐高就軟軟地伏在她的身上 莉莎微微感到噁心。但是不要緊的

着一

她所喜歡的男人了;像司馬洛那種男人 而她會永遠活下去,那麼她便可以隨便要 接着莉莎注意到,吐高的身子雖然軟

滿,而神經也沒有那麼敏感了。但他還是。第二次通常是長一些的,因爲沒有那麼起來了,這一次,他支持的時間却長得多 那麼粗暴,很可能**,**他雖然是積了兩百年 然是雄氣勃勃的。而且很快,他又開始動了下來,但是另一個地方並沒有軟。它仍 的高潮爆發了一次又一次,混身都是冷汗 的經驗,也不懂得女人是需要溫柔的。這 ,然後,他才達到頂點。 一次,時間長到使莉莎簡直無法容納。她

睡着了 這之後,他在她的身邊一倒,就馬上

仍然有着以前那從未有過的健康的感覺。 冷水浴的習慣,尤其是在冷天。 就和自來水沒有分別了。莉莎向來沒有洗那水大概是把高處的泉水引下來的,所以 洗一個淋浴。她仍然是充滿了活力的 莉莎跳下床,走進浴室裏,開了花洒

冷 冷水浴,而且愈洗愈精神了。她並不覺得 但是,在這個冷的地方,她却不怕洗

滿桌食物的,她就坐在那裏,享受着那豐 子前面坐下來。原來那桌子上是已經擺了 富的食物 她從浴室裏出來,覺得很餓,就在桌

後來,此高打了一個呵欠,醒過來了

眞相: 他的聲音壓低,回復了溫柔。他說:「現 在再告訴我一次吧,莉莎,這一次告訴我 已經喜歡得太深,連掌摑她都捨不得了 隻手掌,但是沒有擱下去。他對這個女人

莉莎告訴了吐高眞相

他說:

「你會成爲我的皇后!」

着頭髮。

吐高微笑着看着她。「你真美麗,」

,不再是裸體的。她正坐在粧枱鏡前整理 ,莉莎這時已經找到了一件睡袍披在身上

會活多久的!

莎說:「如果每天晚上都這樣瘋狂,

「你最好約束一下自己的熱情,」

你不莉

賊就是賊。做過一次賊,就永遠是賊!」 了長壽,總之,他的騷擾使我們受够了, 機來偵察,我不知道他是爲了考古還是爲 猜出了我們大概是住在這裏的,他就開飛 子是在一些野史上查到了有關我的事! 了老頭子那隻鍊牌,也不會有這件事的, 卜來。只不過他不够你們運氣好,他撞死 !但那個混帳的羅定,如果他不是看中 ,我們就用同樣的方法把他的飛機弄 「原來是那個老頭子起禍。那個老頭 吐高聽她說完了之後冷哼一 他

古板的。爲了長壽,他寧可犧牲一切!」

莉莎心裏在說:「我也是這樣一個人

人了。但羅定老是反對,羅定這個人是很

着我,我在這裏會已經有了很多美麗的女

哈笑着,「你知道嗎,如果不是羅定在阻

「有你在懷中,我才不管

吐高哈

我們的 把他殺死一 感到興趣,」莉莎說:「他是對你們——「但現在司馬洛已經不再是對老頭子 秘密感興趣! ·因此你必須截住他

出來!」

馬洛這個江湖客,爲了錢,他什麼都幹得

了,我已經派了司馬洛去肯定這一點,司

「不過,」吐高說:「羅定不會回來

!」不過,她的嘴巴則並沒有說出來。

吐高沉默着。

了,因此現在,她就毫不考慮地開口,她

莉莎在吐高睡着了的時候早已想清楚

,羅定是已經死了的,你用不着司馬洛去

「我就是想跟你談談這個問題, 吐高

的隱居之所了!」 會帶很多人回來!你這裏會變成不是清靜 「他是會回來的,」莉莎說:「但他

依你所說,他是個好人!」 「他們這個S組沒有理由來攪我的,旣然 「但長壽並不是犯法的,」 吐高說:

吐高動手披上衣服。「粥麼,我馬上來的。他一定要回來把我救出去!」 我禁在道裏!就是為了我,司馬洛也會回却是犯法的,」莉莎說:「而且,你還把 「但是你殺死了這個安娜的父親,這

就得動身了

多帶幾個人去 莉莎說

险的!你也許不能· 莉莎說: 莎說:「雖然他沒有槍,他還是很危「但這個司馬洛並不是一個普通人,「我一個人去就已經够了!」

**撞他不死!我比羅定更老,因此我是比羅** 之大是舉世無雙的。記得羅定嗎?汽車也 隻黑豹! 毫無機會。你知道嗎?我曾經親手殺死 定更强的,和我對手,這個司馬洛根本是 「胡說!」吐高不屑地,「我的氣力

莉莎沒有再提出異議了

在峽谷中了 熟路,因此拿着一盞風燈,他就可以行 峽谷簡直黑到幾乎伸手不見五指,但是他他已經騎着馬出了洞口,到了峽谷外,那 吐高馬上就出了房外。半小時之後

就可以起程,省了許多時間了。 他打算上了峽頂才睡覺,天一亮時他

把石上的冰刮下來煮溶就是了 些熱的食物不可。水是比較容易得到的 冷使他們不能單憑乾糧度日,非要吃下 在一個沒有風的崖洞裏生火煮食。寒 司馬洛和那個啞巴在中午的時候停下

這樣的一塊石板大約有幾磅幾斤重,但是兩呎長一呎厚的板形大石,司馬洛不知道 洞裏並沒有小的石,最小的石也是一呎寬 首先要把幾塊石砌在一堆才好生火的。這 ,叫出去抬起這樣的石板,他却 司馬洛看着那個啞巴生火。那堆火是 會感到很

> 戰慄起來。啞子的氣力,可能已經勝過外 面世界學重冠軍了 石板搬在一起,砌成一座灶似的,他不禁 他看着啞子輕而易擊地把四塊這樣的

其內生了 **朓個啞子把那幾塊石板砌成灶狀,在** 火,便動手煮食。

莎救出來的,但這個計劃,現在似乎要改這個人制服,然後就潛回那山洞裏,把莉 進入那山洞裏去大開拳脚呢? 變了。他連這啞巴都不能制服,又怎樣能 劃離開這裏的時候,他是打算在半路上把 大的一個人,他怎樣對付他呢?當初他計 **司馬洛靠在那裏,看着他,力氣這樣** 

?以他與S組頭子老莫的交情,也許他們 的,而那座峽谷,普通飛機也飛不進去的帮忙他什麼呢?那些路不是車子可以進去 他是不會辜負一個在困境中的美女的 可馬洛到底是一個富有騎士的精神的 她來參加,是她自己便要參加的,不過, 困境中,完全是她自己的錯誤,沒有人叫 這樣要求嗎?事實上,莉莎陷入了今日這 是肯派兩部直升機來的,但,他又好意思 他們毫無關係的鄭莉莎?他們肯這樣做嗎 落後國家根本沒有直升機,除非S組從別!要飛進去的話,就只有用直升機。這個 後,再勞動S組來帮忙了,但是S組又能 處把直升機運來。但是,只爲了救一個與 看來,他只好等到他們進入了城市之

走那一條路綫。 司馬洛打量着啞巴,仍然不能决定該

的不是什麼食物 啞巴原來是一個相當好的厨子,他煮

K108

「你這婊子!」吐高怒吼着就遞起一

我也已經投到了你這邊,就用不着怕什麼 怕你殺我,所以我也隱瞞着。但現在旣然

在也早已經知道羅定是已經死了

!不過我

「我們是在騙你!」莉莎說:「我實

着她:「你說什麼?」

在莉莎面前的地上,執着莉莎的兩臂,搖

吐高整個人一彈,跳離了那張床,落

地推動碗中食物,打量着啞巴,他們大家後自己也坐了下來吃着,司馬洛心不在焉他把一碗食物拿過來交給司馬洛,然 最佳的武器了。 上都沒有武器,但是, 那人的神力就是

只好服從命令了。 示意司馬洛動身,於是,司馬洛只好動身 在未想到一個對付啞巴的辦法之前,他 吃完了之後, 啞巴爬起身來,做手勢

的生命力一定是很强的了。 的 ,這些籐在積雪的高山也能够常綠,它 那座密林是由一種不知名的籐所組成

他們一起前進,接近了一座密林。

似乎無路可通的一 司馬洛皺着眉頭,因爲,這片密林是

啞巴又做了一番手勢,司馬洛還是不 「現在我們怎辦好?」 司馬洛問

也不會有什麼錯的了。 明白他是在說什麼,但是祇要跟隨着他

是一隻遍體白毛的猴子,一閃就進了那密 近那個洞。司馬洛遲疑着,他不大放心進 進去的。啞子現在就是下了馬,牽着馬接 時指一指一 入這個洞, 經過,但如果馬上沒有騎着人,則是可以 着一個相當大的洞。不够一個騎着馬的人 司馬洛忽然看到那裏的籐根的部份開 啞子領着他,繞向這一片密林的最左 憑啞巴所做的手勢,司馬洛知道 中的洞是那些猴子弄出來,用以作 隻一閃而過的猴子。那隻猴子 但是啞巴义做了一番手勢,同

於是他跟着進去

那裏面並沒有什麼危險,祇是九曲十

人了 啞巴要殺誰呢?除了他之外是沒有別

的

衣服及頭髮馬上都着了火

司馬洛一直半閉着的眼睛張開了

並不是一個很寬闊的地方,不能讓他滾得最後在地上一躺,滾動起來。但,這崖上一

巳差不多熄掉了!

,他却滾出了懸崖之外。他的手連忙伸出

第三滾,已經很有希望,但就在這時

多少滾的,他滾了一滾,兩滾,身上的

而司馬洛企圖把它撑開 快折斷的感覺。這就像一塊巨石飛過來, 而啞巴的體重及衝力,已使他的腿子有了 開的。司馬洛的脚只是把他撑開了幾呎, 這個力氣强大的人,並不是那麼容易撑得 兩脚,向啞巴撑過去。但他估計錯誤了, 就向司馬洛直撲過來。司馬洛本能地伸起 啞巴的喉嚨裏發出一聲嘶啞的叫聲,

> 和吐高都距離他太遠了。啞子一直掉下去 叫着,直墮下去,沒有人能救他,司馬洛 要抓住崖邊,但是已經太遲了,他一直尖

叫聲漸遠漸遠,接着忽然中斷。他一定

**已經死掉了!他不可能是活着** 

吐高猙獰地,恨恨地瞪着司馬洛。

,司馬洛,」他說,

「你要死了

司馬洛的兩隻手伸上去要把這隻手拉開,兩隻鐵鉗,挾着無比的勁力扼緊,扼緊。的喉嚨,那兩隻手就像是來自一座機器的了。啞巴撲到了他的身上,兩手就扼住他 沒有辦法 但是也像企圖拉開機器的鐵鉗一樣,完全 撲向司馬洛。這一次司馬洛是來不及閃避 喉嚨,那兩隻手就像是來自一座機器的。啞巴撲到了他的身上,兩手就扼住他 啞巴一落地,就敏捷地跳了起來,又

我們有什麼過不去?」

?我們不是合作的」 司馬洛錯愕地問

那啞巴戮過去。 隻手向旁邊找尋着,找到了一根棍子,好 頭部的血液停止了循環之故。他騰出了一 像是一根樹枝,他抓起了那根樹枝,就向 司馬洛的眼前變成了一片血紅,因為

這根柴是正好戮在啞巴的臉頰上 那根樹枝剛好是一根着了火的柴,而

把刀子,那是更加如虎添翼了。

司馬洛退後了兩步,已經退到很近岸

在這裏,退縮根本不是

同了。吐高的力氣已經够可怕,再加上這

把大約一呎長的利刀。在普通人的手中

吐高從腰間拔出了一把刀子。那是一

把利刀並不可怕。但在吐高的手中就不

會收手的。

等了。吐高老遠趕來,就是爲了要殺死他

吐高沒有回答他,司馬洛也知道不能

現在連啞巴都已失去了,吐高就更加不

不了他的,只有火能對付他 此,在啞巴的身上才會收效。力氣

一 開也並不就是能够逃避災難的, 啞巴痛得尖叫一聲,兩隻手 再也壓不住司馬洛了。不過,他滾 剛好正滾到了那堆火的上面 因爲他這 掩着臉沒 背上

> 出去,第一顆擊中了吐高的手腕,吐高痛 出了兩塊那種石頭,手一揚,石頭就直飛辦法,而他也並不準備退縮,他從袋裏掏

聲,手中的刀也幾乎掉下來了。

而他也並不準備退縮,

K110

的手勢 。他們步行着,拖着那三匹馬前進。由於三彎的,而且前路還有些猴子在閃來閃去 怒地做着手勢,質問司馬洛在打什麼主意 看見司馬洛正落在後面,蹲了下來。他憤 馬洛正在幹什麼。但是後來他偶一回頭, 啞巴是走在前面的,所以他不大看得見司 ,司馬洛回報以一連串連他自己也不明白

要多事,然後他又領先在前面走。 啞巴憤怒地用手勢表示 ,叫司馬洛不

是鷄蛋般大的橢圓形碎石,他覺得很好用 了那些滿佈的碎石,放進衣袋裏。那些都 蹲下來所做的事情,實在就是從地上拾起 可馬洛微笑,他的詭計又成功了。 信可以用來做武器的。 他

要在那裏紮營過夜! 林頂上的高崖。啞巴又做手勢表示,他們 昏時份已經開始來臨了。他們到達了那密 那座密林 ,當他們到了密林上面的崖頂時, ,要穿過它,是煞費一番工 黄

怨的 的 在不想殺死啞巴,他是不願意殺死任何 會回去的,而且,他可能是單獨一個人回 望。他其實,並不是要找尋什麼人的蹤跡 去。他可能把啞巴制服, 他祇是想認清楚回去的路,因爲終於他 。啞子的力氣那麼大,應該可以任勞任 。他拿着望遠鏡,向周圍的山野中張 司馬洛坐了下來,讓啞子去做一切工 縛起來嗎?他實

騎 點,把焦點集中在這個人的臉上。望遠鏡 看見了山脚下面,那座密林的開端處,一 人馬正在行近。他連忙扭動望遠鏡的焦 當他的望遠鏡再擺過來的時候,他就

把這個人的臉放大了。吐高一

表情 高的臉上果然有很不對的表情。這種表情 的臉上去。沒有錯,他剛剛看見吐高的臉 地閉上嘴巴,他祇是把望遠鏡再轉到吐高 向這邊。司馬洛想開口,但隨即又有所憶 是正在埋頭弄着他的烹飪,根本就沒有窒 啞巴的肉眼當然望不了那麼遠, 上有不對的表情,現在他就看清楚了,吐 ,司馬洛見得多了,那是一種充滿殺意的 司馬洛馬上轉向啞巴,望了 他一眼 而且,他

吐高想殺誰?

吐高看見他。 放下了望遠鏡,裝着若無其事的,他不想一隻望遠鏡,準備向上瞭望,於是他馬上 ,司馬洛又看見吐高從身上取出

就小如一隻螞蟻了,如果不是留心着下面 司馬洛也不會知道有人在下面的 沒有了望遠鏡,司馬洛望下去,吐高

「要我帮忙嗎?」司馬洛問啞子。

裏 螞蟻」定住了一會,顯然吐高是正在用望 的眼睛,仍然注意着山下,他看見那隻 實在司馬洛也並不在看他的手勢。司馬洛 遠鏡向上面望 然後,這隻「螞蟻」就進入了那座密林 啞子做着手勢表示他用不着帮忙了 也顯然已經看到了他們了

手電筒帮助照明,也要走大半天才能上 都不能等? 這上面來的,爲什麼吐高這樣急,連天亮 人密林中, ,現在吐高一定更加難走,即使吐高有密林中,剛才他們在白天已經那麼難走 吐高當然是要上來找他們了。 現在進 到

> 敏的頭腦,他已經明白,他還是不要跟啞 司馬洛是一個很聰明的人,有着很靈

過來的時候,天巳經黑下來了。 衣袋裏那些小石子。當啞子把食物弄好拿 於是他若無其事地坐在那裏,玩弄着

他們在黑暗中進食完畢,然後就在黑

暗中下榻

己入睡而不讓自己深睡,稍微有一點異聲 溫 在這件事情上却是一位專家,他可以讓自 難保持清醒而不墮入夢鄉,但是,司馬洛 就更加寒冷,他們帶來的被褥很能保持 暖,在火旁,在溫暖中,一個人實在很 山間已經是够寒冷的了 ,山間的夜晚

和啞巴也不過只是在做着手勢而已。也許 說話的聲音把司馬洛吵醒的,因爲,吐高 說些什麼。吐高也已經來了 來了。正站在火光之外,不知道和吐高在 見原來啞巴的眼睛比他更好,啞巴已經醒 。後來,他忽然醒了過來。果然是一些細因此,他仍然能入睡,而用不着捱累,就可以舊遠对了 ,他睡在地上,傳聲當然是比較容易了 ,是吐高的脚踏着地上的碎石把他吵醒的 當然不會是

來似乎是相當馴服的臉現在已經變了, 來。在火光中,司馬洛看見,啞巴那張本 啞巴便離開了吐高的身邊,向司馬洛走過 恍似急不及待,要捏到一些東西 吐高在啞巴那一輪手勢打完了之後, ,而他的手掌在一開一合着

前的表情 司馬洛的經驗告訴他,這又是殺人之

兩眼翻白 第二顆石頭擊中了吐高的額角,吐高整個 人跌回後面去,坐在地上,搖搖欲倒的

馬洛舉起了 第三颗

擊中了他的手腕。他的手腕受了這再一擊時,他一閃就避過了。但是,第四顆石頭吐高極力恢復眼神,第三顆石頭到達 擊中了他的咀巴。 身拾刀,又一塊石頭打到,「巴達」一聲 便握不牢刀子,而把它丢在地上。他彎

那匹馬負痛,便向司馬洛直衝過來。的,因爲他的力氣比普通人要大了許多 腦了 出手去,在馬屁股上一拍,那匹馬嘶一聲 了一塊石頭,準備擲出了,於是他霍的伸 就奔跑起來。吐高那一拍,是非同凡响 這塊石頭便吐高痛得整個人都昏頭昏 。在急怒之中,他看見司馬洛又舉起

,他只能希望那匹馬沒有撞中 司馬洛沒有迴避的空位,也不能退後 他。

胸便在司馬洛的胸膛一撞。 過來,到了崖邊的時候收住了衝勢,那馬 但是不行,空位太窄了。那匹馬直 衝

這裏的

果一件重物沒有外物之助,是不能停留在

是不行了,脚下一塊石頭鬆了,馬失前蹄 之外,那匹馬在崖邊極力要維持平衡, ,那匹馬便長嘶一聲,直跌下去了。 司馬洛大叫一聲,整個人飛出了懸崖 但

距離他大約五十呎吧,正緊伏在那以因為他的手電筒光照見司馬洛仍在那 度傾斜。吐高用手電筒向下面照一照,臉並不是垂直下去的,而是以七八十度的角 就沉下了, 洛跌下去的地方,望下面。那裏的山崖却 吐高哈哈大笑着,慢條斯理走到司馬 而且低聲而惡毒地咒罵起來

十度角傾斜的山坡上。

由於他伏得緊,所以他勉强能保持不 去,但是,他也不能爬上來。

馬洛是被困在那裏。 **吐高忽然哈哈笑,因爲他現在看出** 

不會生效的,吐高也只是在笑。 我一條繩子!」雖然他知道,這哀求是决

事 他說: ,可以支持多久!」 「司馬洛,你是一個很本事的人。 「現在我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

「吐高!」司馬洛警告: 「你這是謀

殺! 「謀殺?」 吐高哈哈笑道:「你在開

放鬆,他就會滑下去了。斜坡這樣斜,如地伏在那裏,才能够保持不墮的,如果他的興趣,把他救回上面去。他現在很用力 敢停口 玩笑嗎?這個地方,誰會講甚麼法律? 「但……爲甚麼?」司馬洛問。他不 繼續問吐高。他希望能引起吐高

,還有別的原因嗎? 吐高又哈哈笑·「當然是因爲女人了

的話,你可以要了她,何必要殺我!」 「莉莎,」司馬洛强笑着,「你要她

的卑鄙手段?你算是一個甚麼男人?」人,你也不敢和我面對決鬥,要來這暗算 種戰略了,那就是激將法的戰略。他說: 態度是打不動他的,於是,他就改用另一 「媽的,吐高,你這個懦夫,爲了一個女 吐高還是哈哈笑。顯然,司馬洛的軟

文

## 圖



惜別後,來到鍾山龍蟠、秦淮水碧的金陵

,夜遊秦淮河,並未挾美冶遊,偶爾出援

代開派大典,約定屆時相會。凌雲天分手

她奉骷髏帮主之命,派去嵩山參加少林三

、鄧素雲暗訪仇踪

前文提要:

#### 囑贈慧劍

**恭敬不如從命吧!**」 幸遇上高人,豈可失之交臂,余兄,你我 之則安之, 江湖之內,藏龍臥虎,我等有 鷹公孫炎哎了一聲道:「旣來

脆。」右掌一揮,九人疾閃而隱。 中年儒生含笑道:「還是公孫老師乾

兩位請! 只見中年儒生道:「兄弟前頭領路

只見宅內佈局不亞於王侯,雕樑畫棟,小 橋流水,氣派甚大,兩人不禁暗暗驚異。 余獨非兩人隨着中年儒生走入大宅,

廳外肅立着四個錦衣帶刀大漢。 隨着中年儒生七轉八彎,行至一間大廳, 兩人發現入宅以來,並未遇上一人,

## 扶危覓仇踪

正在觀看 上端坐一個衣錦華麗的少年人,手握一卷 中年儒生領着兩人走入大廳,只見廳

余獨非不禁一驚,道:「這不是八王 中年儒生疾趨在華服少年身前低聲說

了兩句。 華服少年抬頭向公孫炎余獨非兩人望

道: 了一眼,目光懾人心神,緩緩起立,含笑 余獨非躬身施禮道:「千歲在此,那 「兩位請坐!」

中已是恍然,連忙躬身施禮 公孫炎聞言一驚,見此少年氣度,心 有小民的坐位。

位請不必拘束。 兩位均是江湖高人,豈能以俗禮相待,兩 華服少年含笑道 此處並

兩人告罪謝坐

了公孫炎一眼。

無耳聞本朝宮闈爭儲之事麼? 華服少年道:「兩人久走江湖,諒不 余獨非道:「草民略有耳聞。

捨,其中定有緣故,不知可否見告?」 金陵督署探聽其他阿哥訊息,閣下追踪不 華服少年點點頭道: 我派遣三人去

尋獨龍叟及獨行靈官酈宗琪的下落,草民 震駭江湖大事詳細說出, 己係對方爪牙。」不禁惶悚離座。禀道: 身在江湖,怎能例外 干歲誤會了。」繼將最近武林發生幾宗 余獨非暗道: 糟糕,八王子竟認自 江湖中紛紛查

華服少年微笑點點頭道: 閣下說話

> 陳冠球,凌雲天和趙士雄、雲文耀協助她 獨生子,海棠因報父仇,委身爲妓,想殺 惡少陳錦州跟踪,他是多臂如來陳冠球的 氣,也喬裝暗裏偵查 淳于亮的抄錄中知道他們和落魂谷互通聲 們,因兒子傷重,不敢窮追,其手下南天 先將陳錦州弄至重傷,陳冠球本想追踪他 手拯救了趙士雄和秦淮艷妓海棠,被當地 一鷹公孫炎不服,仍躡踪追查,凌雲天從

笈,我急須一閱,意欲借重二位。 也誠實不欺,不過獨龍叟手中那本武功秘 攝魂手余獨非聞言大感爲難,不禁望

舉動,是以不願露出形跡,懼當今嗔怒, 互相傾軋,密遣甚多大內高手偵探各王子 本府尚有高手暗中相助。」 余老師請不必爲難,並非二位獨任其難, 當今爲了立儲之事亦極慎重, 那中年儒生道: 一余老師有所不知 暗知各王子

道獨龍叟的下落了。 **余獨非道:「這樣說來,千歲定然知** 

秘笈到手後,當與二位共享,獨龍叟的下 送上兩蓋香茗,分遞與余獨非、公孫炎手 落片刻即知。」說時,只見一個靑衣小童 華服少年含笑點點頭,說道:「武功

余獨非公孫炎接過,謝了一聲,却不

須在茶內置毒。」 小心了,我家王子真有相害二位之心,無 中年儒生哈哈大笑道: 「兩位似嫌太

厲害的眼力。」忙將盌中茶一飲而盡,只兩人聽了暗中心驚,忖道:「此人好

覺香冽可口,苦中帶甜。 華服少年微笑道:「獨龍叟曾於昨晚

甚重,不能持久,今晚必有確訊報知。」 在邸外現跡,無奈獨龍叟用聲東擊西之策 幾次均逃過我府中武士追踪,但他負傷

歲府中武士似勝過草民百倍,何致……」 刻却咳了一聲道:「恕草民愚昧不解,千 公孫炎自始至終,未說過一句話,此

逾越,即被言官所參,而且把柄亦握着其 身爲天潢貴胄,處處都得循規蹈矩,稍一 話聲未了,華服少年即擺手道: 一我

功秘笈,失了九五之尊?」 他敵對阿哥手上,試想我豈肯爲了一本武

靈神奇的身法掠入邸內。 着中年儒生進入大宅之際,凌雲天仗着輕 就在攝魂手余獨非南天一鷹公孫炎隨

之處。 長長廊房 一處庭園假山旁, 他知府中警衞森嚴,小心翼翼地繞至 燈火照耀,房內隱隱可見人影 「這必是綠林盜酋坐地分臟 約莫相距七八丈是一列

「什麼人?」身後忽起了暗器破空風聲。 ,正待縱身之際,但聞一聲陰沉冷笑道: 他忍不住好奇,意欲探明房主人是誰

K112

凌雲天大驚,忙貼地平窟,猿臂**攫**捉

飛鳥龐大身影疾落在自己原潛身假山石旁 間暗室之內,由窻櫺外望,只見一條捷似 廊欄,借力一帶,身如離弦之弩,射入一 現出一虬髮絡鬚,虎目烱烱的老叟。

的暗器。 驚疑,伸手在假山石上起出自己方才所發 老人懾人的眼神望了四外一瞥,不勝

中,來人身法神奇,疾似淡烟,一晃而逝 洪護衞,你是瞧着了什麼可疑之處麼? ,似落在這假山石旁。 老叟答道: 忽聞隣室響起一銀鈴般的聲音道: 「老朽似發現有人潛入邸

在此好立靜賞庭園夜景,不曾覺察有人來 那少女嬌笑道:「你大概眼花了,我

朽大概是眼花了 赧然笑道:「照青姑娘如此說來,老 老叟用蒲扇般大手撫摸了頭上虬髮一

被發覺。」 森嚴, 船有人能偷過十三道暗卡, 居然不 少女嬌笑道:「我說哩,府內外戒備

入暗沉沉的庭園花木中。 老叟目露迷惘之色,抱拳一拱,疾隱

氣,如釋重負,回面一望,只見一雙明亮 的眸子正在凝視着自己,不禁心神一震。 凌雲天見老叟離去,方始暗吁了一口

尴尬無地自容 ,似笑非笑注視着自己,不由面上一熱, 雖在暗室,却可察見一背劍貌美少女

不解姑娘之言,在下實是爲了追踪公孫炎 ,速實話實說,不然你無法生離府中 凌雲天聞言不禁一呆,道:「恕在下 只聽少女道:•「你是受誰家阿哥所遭

余獨非而來。」

豈是你能裝瘋賣呆之時。」 少女面色一變,冷笑道: 「此時此地

下字字眞實,用不着欺騙姑娘,此處縱然 龍潭虎穴,既然來了在下也要放胆闖一 凌雲天心中一急,不禁朗聲道:「在

我縱有心保全也無能爲力,來,隨我走。 你這人是怎麼的了,若驚動了府中護衛, 嬌軀一轉,蓮步姗姍向內室走去。 少女似爲凌雲天高聲所驚,嗔道・

步入內室。 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不由自主地隨着少女 保全我,其中定有蹊蹺。」但身入虎穴, 凌雲天聞言一怔,唱道:「她爲何要

敎 閨內,不由耳熱面紅,道:「姑娘有何賜 請速言明。 室中燈光陡然一亮,只見置身一問香

我也好安排送你出府之策。」 中暗躡公孫炎余獨非時,我就遙隨你身後 言嫣然一笑,嫵媚動人,道。「你在酒店 ,你既非仇家手下,總該說出姓名來歷 那少女長得杏臉桃靨,明眸皓齒,

話呀? 一個少女語聲道:「青妹妹,妳在和誰說 凌雲天尚未答話之際,驀聞室外響起

利劍,青霞電奔,流芒驚飆疾攻凌雲天而 道:「何物狂奴,胆敢侵入閨閣。」撤出 現出一個紅衣少女,一見凌雲天,即叱喝 只見一條身影疾若驚鴻般閃入室中

迅厲疾快無比,一招未竟,一招又至,劍 凌雲天不由倒退出三步,那少女劍式

> 感腕脈一麻,長劍噹啷墜地。 」、「銀漢飛渡」 芒所指,均是人身要穴,三招「織女穿梭 這三招宛如一式,玄詭神奇,少女忽 、「臥釣西山」猛出

青衣少女忙說道:「蓉姐,他不是壞

**愈稍霽,嗔道:「妳怎知他不是壞人?」** 只覺凌雲天豐神如玉,瀟洒不羣,不禁怒 紅衣少女粉面凝霜,怒視着凌雲天

眼來的?」 我又不知他來歷師承,安知他存着什麼心 鼻中輕哼一聲,道:。「人心隔肚皮,妳 紅衣少女翦水雙眸凝注在凌雲天臉上 「蓉姐不信小妹之言麼?」

道。 隱瞞必要。」 凌雲天知一時之間也不易解釋淸楚, 「兩位姑娘須知在下來歷,在下亦無

說着,取出神木令。

愚姐妹有個不情之求,不知可否見允?」 是木尊者傳人,難怪蓉姐恁地輕易落敗 靜,青衣少女嫣然一笑,道·· 「原來公子 二女頓現驚異之色,須叟面色轉爲平

諒無不可。」 凌雲天心中大感爲難,不知她們有何 「只要在下力之所及

之永絕後患。」 大內高手紛紛出京暗訪王子下落,陰謀殺 嫡,王子被譖失寵,佯裝瘋狂逃離燕京, 乃當今八王子別邸,因宮廷爭儲,陰謀奪 子一諾千金,諒日後必無反悔之理,此處 青衣少女道··「現在尚言之過早,公

欲沾惹宮闈是非,忙道: 「二位姑娘請速 凌雲天大吃一驚,離去之念更急,不

蹈火在所不辭。」 引在下出邸,他日如要用在下之處,赴湯 「公子不是追踪公孫炎余獨非兩人麼

衣少女說時,纖掌一揮,熄去室內燭火 ?現兩人在大廳與王子敍話,待婢子們探 兩女巳失影踪, 聽商議何事,再送公子出邸也不遲。」青 室內燈燭一滅,恢復了原有的黑暗

己進退維谷,如陷泥淖,不能自拔。 難言的請求,目前雖未說出,將後恐使自 未道出她們姓名來歷,只覺兩女有種奇異 驚喜虔敬之色,也不再追問自己姓名,亦 因兩女見了神木令,面現一種難言的 凌雲天暗感納罕。

中零物可辨別清晰,如同白晝。 他不禁暗嘆了一口氣,遊目四巡,室

巳了也未再置意。 着一柄形式蒼古長劍所吸引,暗道:「武 心,懸之於壁,莫非是飾物不成?」一念 ,定隨身以從,寸步不離,則有此略不經 材人物愛劍勝於借身, 突然,凌雲天目光爲錦榻靠首壁上懸 如是干將莫邪之屬

出一塊黑巾蒙住面目。 風之聲。不禁一怔,情不由主地從懷中抽 **窗外已是黑漆漆地一片,邸中燈光全熄,** 心感有異,忽聞室外起了極輕微的衣袂破 枯坐室中,只覺百無聊賴,猛地發現

一個與自己一模一樣豪面瘦長個子,肩帶 柄長劍,利双般眼神透射巾外,懾人心 條黑影疾閃入室,凌雲天瞧出那是

感駭異,沉聲問道 • 「 尊駕是何人?」 那瘦個子一瞥見凌雲天立在楊旁,大

凌雲天暗道··「此人是否爲骷髏幫主

門下?」兩手打出繁複的手式,此乃骷髏 人暗語,用來表明自己身份。

帶着凌厲如山的劍罡。 說着霍地拔劍出鞘,一道寒光電奔襲出 形疾飄出五尺,繼瞧出手式,不由冷笑道 「原來八阿哥竟與骷髏幫主勾上了。」 瘦長個子原以爲凌雲天猝然發難,身

換斗,滑了開去。 並不稍遜,一招出手,狠辣巳極,忙移星 人一身武學造詣極高,與落魂谷皇甫天彪 行家出手,便知有無,凌雲天只覺來

閃過老夫一劍,再接老夫一招試試。」 邇來威震大江南北,果然不凡,居然能 瘦長個子陰惻惻冷笑道:「骷髏一門

爲何定要置在下於死不可?」 凌雲天道:•「且慢,你我無怨無仇,

熟寒星,單向凌雲天諸大重穴,出手奇快說時一劍振腕揮出,罡嘯悸耳中幻出十數其主,身不由己,莫怪老夫心辣手黑。」 玄奥絕倫 瘦長個子沉聲道:「此非江湖,各為

債有主,尊駕此來未必是找尋在下。」 外,但險到毫髮,不禁怒道:「冤有頭, 凌雲天仗着神妙身法,滑閃出劍勢之

你以免後患!」 在二女臥室,可是與二女交情甚厚,殺了 此行是爲了取黛靑寒蓉二女項上首級,你 瘦長個子冷笑道:「老夫也不瞞你,

下手無寸鐵,尊駕勝之不武 凌雲天知動手難免,遂冷笑道:「在

老夫生平劍出必定傷人 瘦長個子獰笑道:•「你休想捱延時刻 凌雲天趁着他答話時,長身疾躍,迅

他不禁大感失望,此劍暗黑無光,劍掀啞叭簧,卡嗒聲響中,長劍已自出鞘。 劍摘取在手,只覺入手甚沉,右手三指一如電光火石將壁上懸掛的那柄形式蒼古寶

之望,想着豪氣頓生。 干將莫邪之屬,不啻雲泥之隔,猶有勝算 係緬鋼所鑄,但比起切石若腐,吹毫可斷 身銹蝕甚厚,繼覺有亦勝無,對方長劍雖

手,暗中心神微凜,但見凌雲天拔劍出鞘 瘦長個子目睹凌雲天身法迅速摘劍在

吸罡氣,將鐵劍滯注,不禁大駭。 住,只覺瘦長個子劍身逼出一股奇猛的磁 交擊,叮的一聲,火花猛迸,雙劍竟然膠

逼注劍身與痩長個子緬劍相持。 瘦長個子不勝駭異,暗道:「骷髏幫

「嗆」的一聲,凌雲天手中長劍鐵銹

手中緬劍被削斷隆地。

逝之前恐此劍落在凶邪手中,有意澆上鐵,爲一層銹蝕所封住,大概是前輩異人臨 日久銹結塵封如此。

**凌雲天大喜過望,他毫不思索一式** 

竟在此瞬息之間出手猝襲,芒尾捲體而過

不禁啞然失笑,一劍奔雷掣電攻出。 凌雲天一式「托樑換柱」封着,兩劍

「軒轅經」,邇來大有進境,暗運內力 但他乃武林異人之徒,又得獨龍叟傳

主門下委實不凡,此人不除,後患無窮。 右腕一沉,施出十二成眞力。

突然脫落,猛的青霜暴射,寒氣逼人 瘦長個子面色一驚,倐地面目大變,

原來凌雲天手中的正是一柄稀世寶双

瘦長個子心神駭異之際,不料凌雲天

亡身,不禁喜極,將劍緩緩回鞘,雖愛不 ,嘷音未出便自屍橫兩截,鮮血四溢。 凌雲天夢想不到瘦長個子竟會在劍下

在麼?」 怎可擾爲己有,正想將劍懸還於壁,驀聞 釋手,但物有其主,他乃耿介磊落之人, 室外再來靑衣少女輕微語聲道:「公子還

氣味? 「姑娘回來得正好,在下有事要面詢。」 却不見青衣少女入室,凌雲天答道: 青衣少女道:「怎的有一股血腥刺鼻

來歷? 「在下已殺了一人,請姑娘辨明是何 雙少女疾掠入室,

紅衣少女取出夜

麼? 手捧長劍詫道:「公子是用這柄銹劍殺的他!」雖發現地面一截緬劍,目注凌雲天 焰亮起,映着一具惨不忍睹的蒙面屍體。行火摺爆開,「擦」的一聲,一道熊熊火 ,現出本來面目,駭然變色道: 青衣少女伸手揭下 的一聲,一道熊熊火 ※變色道:「果然是下瘦長個子蒙面烏巾

是稀世寶匁,此人是誰? 凌雲天點點頭,道: 「並非銹劍,而

目共睹,怎還不信?」說時一閃而出。 「此人是大內高手黑煞神蕭乾,罡炁護體 金鐵不入,一柄銹劍怎能殺得了他?」 紅衣少女笑道:「蕭乾死在他手,有 青衣少女眸中射出惘惑之色,答道:

人眉宇, 映得一室明如白晝。 緩緩拔劍出鞘,只見靑霞濛濛,寒氣逼凌雲天微微一笑,道:「姑娘請看。

青衣少女忙道:「速將劍還鞘!

凌雲天聞言長劍落鞘,只見青衣少女

救命大恩,請受婢子一拜。」 淚光盈然,盈盈下拜道: 「公子於婢子有

上幾拜 忽聞室外生起明朗笑道:「必須多拜

抱拳略施一禮。 個華服少年走入,身後緊隨着紅衣少女凌雲天不禁一怔,抬目望去,只見 手中挑着一盞宮燈, ,抬目望去,只見一 心知此人是八王子

况閣下 向蕭乾頭顱踩下,叭的響聲中顱骨全碎, 血漿糢糊。 。」說着一望蕭乾,不由殺機逼泛,一脚 八王子微笑道:「你我身非統屬, 有恩於我,還是彼此不要拘束爲是

在此,更爲何知道黛靑寒蓉二位姑娘居室 內應之人,不然,蕭乾爲何知道殿下隱居 ,內奸不除,殿下日後必無安枕之日。」 凌雲天道: 「殿下不必如此,他必有

武功錮禁密室,但兄弟尚有不解之處,蕭 感激,兄弟巳查明內奸是誰,巳廢去一身 乾此來志在探聽虛實,爲何與閣下動手相 自取惨死之禍,其意難明 華服少年微笑道:「承蒙關注,不勝

華服少年微笑道:「蕭賊巳死,敝寓 但請殿下向內奸逼問就知實情。 凌雲天答道:「這個,在下亦愚昧難

諒可獲短暫無事。」 人前來,蕭乾雖死,難保他黨羽不接踵而 凌雲天詫道: 「在下不信蕭乾獨自一

方門中,是以蕭乾獲悉兄弟潛隱在此,一甚,相互監視,阿哥們均有耳目佈置在對 宮廷傾軋較江湖中勾心鬥角,雲詭波滿更 至。 華服少年搖首道:「閣下 有所不知

> 洩漏走口必爲兄弟得訊惹來非常之禍。」 來他不信是否真實再則彼此不敢信任,若 凌雲天暗道: 「原來如此!」

追踪公孫炎余獨非爲了何故?」 華服少年目注凌雲天一眼,道:「閣

明,出 聲 幸蒙恩師路經沼澤,偶聞在下襁褓中啼哭 ,循聲尋去,先母已傷重垂危,無法言 手指着在下付託恩師,故在下身世不 凌雲天答道:「在下父母同遭慘死 道以來,無日不訪覓仇踪及查明在

可 疑麼? 華服少年道:「公孫炎余獨非兩人有

巳是十八易,先母喪身雲夢沼澤,而時間 亦正相吻合,故二賊不無可疑。」 無意聞及他們二人對話,漢皐一別,暑寒 凌雲天答道:「在下在江濱酒店內

復仇大有阻碍。」 非誅戮,萬一因其死予主兇警惕 余獨非請命,而奉勸閣下 測不差,令尊令堂定係武林卓著盛名人物 奉兄弟之命前往九江口辦理一事,如我料 海大仇,豈可不報,現公孫炎余獨非兩人 謀,以閣下的武功,並不難將公孫炎余獨 說着微微一笑道: 公孫炎余獨非不過是脅從,並非主兇。 華服少年長嘆一聲道:「閣下身負血 「兄弟並非與公孫炎 ,小不忍則亂大 ,與閣下

意攀交,探出當年往事找出主兇。 無意將公孫炎余獨非殺死,而是與他們曲 凌雲天道: 「殿下說得正是,在下亦

閣下風儀武功,兄弟不勝欽仰,能否小作 雄所見相同,可惜閣下志切親仇,不然 華服少年哈哈大笑道:「你我正是英

> 凌雲天欠身答道: ,藉資獲益,得一快慰平生。 「在下身有要事

他日有暇,在下必當晋謁。」

拳一揖,轉身大步向室外走去。 兄弟送客,兄弟不恭送了。 此,兄弟也不勉强,今晚之情,容後圖報 。」說着回顧二女,道:「兩位姑娘請代 華服少年雙眉微皺,笑道:「旣然如 」向凌雲天抱

女連聲催促,只得隨着二女走出。 婢子出去,請仍蒙住面目,免人認出。 凌雲天聞言一怔,正待追問,紅衣少 青衣少女面色微變,道: 一公子請隨

護目露疑詫之色不敢擋阻。 遇邸中衞護,均被二女推稱奉命送客,衞 二女神態從容,但身法甚疾,沿途相

流星奔電,凌雲天暗暗納悶。 出得府外,二女益發身形加快,疾逾

千里終須別,在下就此別過,這柄寶劍應 該物歸原主了。」 雲天這時才想起寶劍還未交回青衣少女, 直捧在手中,忙道:「二位姑娘,没客 片刻時分,已然奔離十餘里遠近,凌

帶刀護衞,被婢子見其形式蒼古竊出,後一此劍久存大內庫藏,先父身爲大內典藏 劍謹以奉贈公子。 之於壁,諺語先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 見其銹蝕,雖知其珍異,但無實用 少女却未伸手來接過寶劍,凄然一笑道: 二女條然停住脚步,轉過身來,青衣 ,後

贈。 凌雲天搖首, 道:「在下不敢當此重

,婢子持有此劍適足以自找慘禍,公子身 青衣少女道: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 道:「公懷絕學, 麼? 「公子可知婢子催促 當之無愧。 」語聲略頓,繼而又 5 速速離去之故

凌雲天道:

「在下甚是懷疑,恐二位

聽。 甚是隱秘,青妹只管直言無忌,諒無人窺 有所碍難,故不敢啓齒。」 紅衣少女四巡一眼,才說道:「此處

朱寒蓉。 三人席地而坐,二女自吐姓名吳黛青

信任,猜嫉忌刻,喜怒無常,反覆無定,中是最正直,但自小染有宮廷惡習,互不 若非凌雲天誅戮黑煞神蕭乾,有恩於他 此刻一定與公孫炎余獨非同一命運。 吳黛青娓娓而言,八 阿哥在其他阿哥

非已遭毒手?」 凌雲天聞言詫道:「莫非公孫炎余獨

客,極力抑制一腔嫉忿,故婢子催促公子 速離,防他改變心意。」 心甚感不快,又不便發作,只有命婢子送 爛而亡,所以八阿哥聞公子不願稍留, 性慢慢發作,五臟熱於火焚,穿腸全身靡 每七日按時服下藥丸,別無生路,否則毒 無不及,他已服下藥茶,除了終身聽命, 朱寒蓉嬌笑道:「比慘死猶有過之而 内

子絕乘武功,無奈人家有恩於他,心靈內 一直陷於天人交戰中。 朱寒蓉笑道: 「其實八阿哥也懼怕公

是何來歷? 凌雲天暗自心驚,道 「那中年儒生

係少林俗家名宿,少林知葛厚麒與滿奴甘 作鷹犬,已視作叛逆,但葛厚麒功力已臻 吳黛靑答道:「姓葛名厚麒,風聞他

湖道上重逢之日再懇求公子相助。」上,該提防一二,至於婢子所求,容後江化境,心術陰險,笑裏藏刀,以後公子遇 嘯聲,響澈雲霄,播迴不絕。 語音未落,夜空遙處忽送來一聲清亮

來鷹犬知八阿哥居處,持强侵襲麼?青妹 ,我們走,公子珍重,後會有期!」 朱寒蓉面色一變,道:「莫非蕭乾率

於夜色沉沉中。 二女穿空掠去,去勢如電,轉瞬杳失

察視究竟,能不伸手更好。」一念頓萌,贈劍於我,何能見危袖手,不妨前往宅外 身形穿空掠去。 凌雲天忖道:「君子無德不報,二女

三四條魅影竄入一片棗林中。 ,落葉西風,更加深這秋風蕭瑟寒意。 相距那所大宅僅五里之遙,隱隱可見 四更將殘,蒼穹繁星明滅,夜色更沉

不實,方才那嘯聲充滿殺機,恐凶多吉少 憶起蕭老大說話時神情閃樂,其言似不盡 未見江湖舊友,四更定然返回,如今白某 老大離去之際,說是那宅中隱居着他多年 只聞響起一個沙啞低沉語聲道:「蕭

隻身涉險。 「蕭乾一身功力爐火純靑, 大內高手廿四友之一,何况他怎會 兼有正邪

, 好酒 食杯, 另一 人答 一人答道: 把時刻忘懷了。 「也許蕭乾與知友傾談

中似蘊藏着一片森森殺氣,白某見機而退 才潛往宅外,發現宅中一無燈火,周近林 果然奔出里許,嘯音猛傳,宅內越牆而 那沙啞低沉語聲又起,「哼,白某方

出十數人影,身法之高不遜於我等……」

歷過: 當年沙三爺與你在雲夢沼澤偌大風險都經 鼎鼎大名的飛花旗白雲谷今晚這麼胆小, 突聞一個尖銳冷笑道:「哼!想不到

相見。」 風送入耳,一聲令人毛骨聳然陰森冷

年儒生,少林俗家名宿葛厚麒,身後亂林 凌雲天藏身樹梢 瞧得逼真, 那是中

中尚隱伏着甚多高手 **茑厚麒望了四人一眼,冷冷一笑,道** 

物杆駕,眞是快慰平生。」 「兄弟有幸今晚寒舍外竟有四位成名人 這時,棗林中條地掠出四個黑衣勁裝

武林人物,三人年歲均五旬望外,尚有 人年僅三旬,面目深沉,嘴角噙着冷笑。 那年僅三旬,面目深沉漢子鼻中冷聳

泰都是成名多年江湖高人,兄弟雖未謀旗白雲谷,惡鬼掌沙鎭岳,金刀快手燕 享有如此盛名,極是難得,其餘三位飛花主子母流星追魂劍麻仲堯,年歲輕輕,能 一聲,道: 閣下就是近數年來威震西北道上麻家堡 却傾慕已久。」 葛厚麒捋鬚朗聲大笑道:「怎麼不知 「尊駕眞知道我等來歷麼?」 金刀快手燕三

平生,請問尊駕來意。」 是武林朋友抬愛,不足掛齒,但你我素昧 善者不來,來者不善,淡淡一笑道:「那麻仲堯嘴角笑容突然消失無踪,心知

「兄弟蟄隱此宅,久不問江湖是非,三 葛厚麒星目中逼射兩道寒芒,沉聲道

更時分突有江湖人物棄屍一具放在門外,

家名宿,投在骷髏幫主門下,此處係骷髏

幫分壇,及早懸崖勒馬,還來得及。」

何人,尊駕可知麼?」

恕兄弟難以按忍。」 禍江東之計已是昭然若揭,尚故作不知

手黑煞神蕭乾,他說與閣下是昔年舊友, 白雲谷道: 「我等同行尚有一大內高

何况兄弟更不喜與官府中人交往。」 大內有蕭乾這麼一個人,可惜素不相識, 葛厚麒竟冷冷答道:「兄弟也曾聽說

掌沙鎭岳三人一眼,冷笑說道: 我等雖不輕易樹敵,却亦不懼無事生非之 來,尊駕血口噴人顯然是有意尋釁, 的門前棄屍就是蕭乾不成?不禁望了惡鬼 起了一種警兆,可能蕭乾巳遇害,莫非他 白雲谷見他推得乾乾淨淨,心靈中頓 「這樣說 要知

冗駕臨寒舍門前一看棄屍。」

駕請帶路吧。」 麻仲堯道:「咱們恭敬不如從命,尊

> 手林致和,浸淫少林絕藝,兼習旁門武功 四人知之甚詳,閣下似爲昔年少林俗家名 欺欺人,說甚麼久未露面江湖,爲何對我麻仲堯哈哈大笑,道:「閣下未免自

,造詣之高,除少林掌門及幾位長輩者宿

麻仲堯忽聞蟻語傳聲道: 「麻少堡主

外就數他首屈一指。」 葛厚麒心中暗驚,他正是林致和,然

解少堡主話中之意,林致和與兄弟有什麼 麻仲堯目注了萬厚麒一眼,道:「邇 笑道: 附外,別無生路。 兄弟行藏,但己犯兄弟大忌,除了束手歸

淵源?

麻仲堯大笑道:「這未必見得!」

和巳投在骷髏幫主門下,换易形貌,更换羅門下的均是武林一時之俊彦,風聞林致來,骷髏幫主之名震八荒,威懾宇內,網

姓名,取名三陰絕戶掌葛厚麒。」

那蟻語傳聲之人是凌雲天,聞言心中

分散,合力衡出一條生路,出手更不得存逞意氣,這四周暗樁密佈,最好四位不要 忽聞極輕微語聲傳來道:「少堡主勿

色中,只見双光如電,不時响起數聲慘嘷 麻仲堯忙轉身並肩快步衝去,沉沉夜

天色泛出一絲魚肚白,落木飛葉,萎

有所思。 風力强勁,一個揹劍青衫少年屹立江邊苦 草凝霜,江邊升起一重薄霧,帆影隱現,

是他胡謅的

厚葛麒面色數變,暗暗心驚。

其父常提起林致和之名,這三陰絕戶掌却

高的後起之秀,一聞少林俗家名宿,猛憶

殊不知麻仲堯也是極饒心機,才智甚

浴血 遠處忽現出四條疾奔而來身影,渾身 ,衣履殘破,均帶有數處創傷。

麼?」

暗中有人相助,四人難以倖免。 幾次險些喪在葛厚麒三陰絕戶掌下, 下精英不下四十餘人,

情,感時愁緒,應解與人同。」 四人拚力竄逃,只覺身後並無追踪,

就是傳聲示警之人, 忙抱拳一揖道:

得安枕了 非。」隨即微嘆一聲道:「從此四位恐不 不迫近骷髏帮秘密分壇,可免這塲無謂是 義道人物,怎能見危袖手不顧,不過四位 傳聲示警,相救之恩,在下定當圖報。 凌雲天轉身微笑道:「不敢,我輩俠

路,供職大內?一異。凌雲天又問道:「四位是否是蕭乾同異。凌雲天又問道:「四位是否是蕭乾同 竟具有如此精湛的內功,不禁大感驚 麻仲堯等四人目睹凌雲天翩翩瀟洒氣

是舊交,正好他也有江南之行…… 經泰山遇上大內高手黑煞神蕭乾,彼此都 必尊駕必有耳聞,是以結件離京趕來,途 相遇,風聞江南盛傳幾椿震駭武林大事, 白雲谷道:「我等在燕京訪友, 凌雲天道:「四位未悉蕭乾此行任務 無意

影踪,葛厚麒又推得一乾二淨,此中必有 主人是他舊友,去去就來,迄至如今未見 人焉能過問,問了反動疑忌,蕭乾只說宅 麻仲堯道:「大內宮廷之事,江湖中

非葛厚麒,另有其人,在下窺察他們在宅奇,葛厚麒說的亦是眞情,蕭乾會晤的並 絕口不提此事,否則,將罹不測之禍!」 四位殺之滅口,最好四位日後守口如瓶, 四位有意刺探爲敵,故毒念頓萌, 外林中密語,之後蕭乾似神色緊張疾離他 縱即逝,不及與四位告別,萬厚麒則認爲 去,四位旣非他同道,急務在身,時刻稍 凌雲天笑道: 「說穿了 也沒有什麼離 意欲將

但在下與葛厚麒誓不兩立,此仇必報。」 麻仲堯道:「金玉之言,焉能不聽,

> 東山秦中九怪扮作骷髏門下侵擾乾坤金刀 幻無常,是非顛倒,正邪莫辨,就拿洞庭不相關,其實却大有牽連,勾心鬥角,變 如何想法。」 莫白,少堡主如與葛厚麒易地相處,將作 趕到揭破九怪本來面目,則骷髏幫主沉冤 梅祖望府中,設非骷髏幫主手下高手及時 複雜,最近發生幾樁大事,表面上看來互 **凌雲天微笑道:** 一目前武林情勢異常

麻仲堯聞言呆得一呆,抱拳大笑道:

「敬聞教誨,頓開茅塞。

九江口,刻不容緩,就此與四位告別 麻仲堯忙道:「且慢,我等與尊駕同 凌雲天道:「在下身有急事,要趕往

茫 茫 亡 傷 中 途,如尊駕不棄,可否聯袂而行。 凌雲天微笑頷首,五人身形瞬杳失於

×

臨江 人聲鼎沸如潮。 江邊一條大街行人熙來攘往,肩摩接踵 九江口檣桅連雲,舟楫往來不絕, 瀕

言笑甚歡 仙桌面上坐在凌雲天等五人,乾杯痛飲, 距碼頭甚近一家杏花酒樓臨窻一張八

**绺,伸手拍了白雲谷肩頭一下,低聲道:** 邊邁向杏花樓而來,兩道濃眉不禁微微 惡鬼掌沙鎭岳忽瞥見兩條身影沿着江

「白兄,你瞧是誰來了。」 飛花旗白雲谷探首一望,不由面色微

變,道:「怎麼他們也同來中原了!」 凌雲天目光銳厲,看出沙鎮岳所說的

中暗喜道:「只要他們聚在一起,不怕他 正是南天一鷹公孫炎,攝魂手余獨非, 「麻少堡主眼力果然不凡,竟識破

有仁心。

顯然展開了一場極惨烈拚搏。

本。」

麒來歷這般清楚,歷歷如數家珍,源有所 大奇,暗忖道:「麻仲堯爲何知道得葛厚

,他們展開了絕藝毒招,殺傷了八阿哥手白雲谷,惡鬼掌沙鎭岳,金刀快手燕三泰 來人正是流星追魂劍麻仲堯,飛花旗 四人也負了重傷, 如非

蹊蹺。」

青樓薄倖何時見,細說與這忡忡,念遠離 風,山重水遠,雲閒天淡,遊子斷腸中, 欲渡江避免葛厚麒手下搜覓,但聞隨風送 方始緩了一口氣,各自吞下秘製傷藥,意 「紅葉黃花秋又老,疏霧更西

麻仲堯只覺這語聲甚熟,恍然想起那

K116

是辣毒致命絕招

出,其餘三人各掄兵刄疾攻而去,無一不

麻仲堯更快,右手一揮,一道寒光飛

猛然撤出一柄鬼頭金刀。

蛟筋編織三角旗,上綴閃閃磷光,燕三泰

白雲谷撤出一柄短槍,槍身展開一面

豎,小指爲劍,掌心却是一隻活牙双輪,

人掌却形式構造特異,三指外伸,拇指內

沙鎮岳霍地撤出一對奇形兵双,

似仙

籠。」說着一示眼色。

林致和,我等雖愚,恕不能爲閣下誘入樊極爲真切,冷笑一聲道:「閣下莫非就是雖在深夜,麻仲堯目光銳利,却看得

難致勝,身形疾竄入林莽中,送來陰沉冷,葛厚麒雖是少林俗家名宿,以一敵四甚。這四人均是武林知名人物,武功甚高

分明是有意嫁禍·

「什麼?」麻仲堯詫道: 「那屍體是

葛厚麒面寒如冰,冷笑道: 「四位移

那萬厚麒却矇若無聞。

晰,連沙鎮岳白雲谷燕三泰亦字字入耳,

這低微語聲,不但麻仲堯聽得極爲清

飛花旗白雲谷右手一擺,道:「尊駕

可是宅主人麼?」

葛厚麒答道:「不錯,兄弟正是宅主

南」,掌風中挾着「金剛指力」,將麻仲警,面色一變,旋身疾轉,一式「倒打天警,面色一變,旋身疾轉,一式「倒打天

家精奇招式,朶朶掌影,潛力山湧。

掌到中途,幻化三招,暗含佛門正邪三

麻仲堯忽然呼的一掌劈向葛厚麒而去

白雲谷等四人齊齊變色。

二更時分前往拜莊求見尊駕,想此刻尚在 尊宅,不妨一問就知。」

**麻少堡主爲何暗算猝襲?**」

麻仲堯高聲道:「果然少林禪門絕藝

堯攻來三招悉數封逼了開去,大喝道:

人。」 方才想起一人,閣下似是一位極有來歷之 不同凡響,」繼又微微一笑,道:「在下

葛厚麒臉色不覺一變,忖道:

「我費

認得出兄弟。

**麻仲堯哈哈大笑**,

雲野鶴,久未露面江湖,不信麻少堡主就 他瞧出不成?」淡淡一笑,道:「兄弟閒 爲何會識出自己來歷,莫非有什麼破綻被 了三年功夫,換易形貌,並更換姓名,他

「旣然不懼,何妨撥

葛厚麒哈哈大笑道:「畢竟是麻少堡 清。

主乾脆。」用手一擺,道:

,謹防暗算,此人姓葛名厚麒,係少林俗

弟倒曾也聽說過少林有這麼一個人,却不他却鎭靜如恒,微微一笑道:「林致和兄

事。」他認定沙鎭岳等與雙親之死極有關 們如何守口,必會在酒後失慎說出當年往 忽見公孫炎余獨非正待步上杏花樓飛

白雲谷沙鎮岳互望了一眼,霍地立起 ,似受震駭,面色大變,急急轉身奔

沙鎭岳道:「我倆片刻即回。」疾掠下 凌雲天心中大急,却又不便藉故離開

探出公孫炎余獨非行跡。 佯裝無動於衷神態,希冀兩人速速返回

本未見公孫炎余獨非二人。 位發現了宿怨大仇,才匆匆找去。」他根 短數十年中,恐樹了無數强敵,諒他們兩 知經歷了多少風險,才掙來這點聲譽,短 大招風,名高身危,似沙白兩位老師,不 麻仲堯道:「江湖中人成名不易,樹

爲歡幾何。」 凌雲天又不便說破,只笑答道:「江 人,總無是處,蜉蝣歲月,人生若寄

麻仲堯詫道:「令師莫非是佛門高人

與麻少堡主。」 持一封書信,躬身道:「有人託小的送信 忽見店夥疾趨而來,走在麻仲堯之前,手 凌雲天似吃了一驚,沉吟未答之際

大發雷霆……」說此忽勉强一笑,接道:最近發生了一樁極不愉快之事,家父爲此 知交所寫,約在下於郊外相晤,說是敝堡 不禁目射怒光,迅速將書信摺叠收置懷中 立起咳了一聲,道:「這信是在下一位 麻仲堯神色一怔,忙接過書信拆閱

> 一晤,二位請寬坐一會,在下失陪。」 「眞相未明,未便啓齒,待兄弟趕往郊外

深,癖性孤傲,恥於向少俠求助,是以隻 堡主必是强敵尋仇,他與少俠交淺不可言 ,向凌雲天道:「倘燕某所料不差,麻少 金刀快手燕三泰目送麻仲堯下得樓去

不如趕去相助如何?」 凌雲天聞言條地離座,忙道:「你我

見麻仲堯影踪。 下杏花樓,只見麻仲堯身影還在數十丈外 燕三泰擲下一錠白銀,偕同燕三泰奔 兩人出得大街,奔往郊外,巳不

山道 燕三泰遊目四顧,手指向南一條崎嶇 ,說:「你我且朝這山路追踪。

瞻。 向,口中漫應道:「在下唯老英雄馬首是 凌雲天不知燕三泰看出什麼而確定方

塚纍纍,碑石林立。 道,奔出數十丈,只見是一亂葬墳崗,青 燕三泰施展八步趕蟬輕功掠上崎嶇山

碑石中冒出,手持一柄寒光雪亮鍋刀。 妄入一步,就是死地!」一個黑衣大漢由 燕三泰道: 忽聞一聲冷笑傳來道: 「朋友好大的口氣。」金 朋友速退,

刀一 着鮮血溢出腔外。 閃·手中鬼頭金刀巳揮了出去。 刀勢奔電,眞個快極,那黑衣大漢慘 ,活生生被劈成兩半,五腑六臟隨

虚。 凌雲天暗驚,道:「金刀快手果然不

黑衣人,身形如魅,飄風電閃將凌雲天燕 驀地傳出數聲大喝,墳崗上湧現五名

風一晃,振起漫空爪影當頭罩下,接道: 「恕老朽出手無情了 。」說着已撤出一柄外門兵刄鷄爪鐮,迎 ,冷笑道:「燕老師手辣心狠,血債血償 迎面是一紫疤臉老叟,目中兇光暴射

不絕,無一不是致命毒招 他那鷄爪鐮招法勢如長江大河,連綿

怨。」

身倒竄 失去先機,顯得捉襟見肘,逼得他急忙仰 燕三泰金刀未出,即被鷄爪鐮封回

身法,猛地喋喋一聲怪笑,鷄爪鐮一振 忽射出九隻黑釘。 那紫疤臉老者似料中燕三泰必使用這

腹重穴上。 九釘迅快沉勁,隻隻打實在燕三泰胸

老叟嘷聲半出,巳自屍裂兩半。

爪勢方起,一道金光迅如天河倒瀉

老叟急展出一式「指天劃日」燕三泰大喝道:「看招!」

燕三泰大喝道:

去,面色慘白如紙。

寒虹疾捲,四個黑衣漢子被削成兩段,鮮 燕三泰負傷倒地,凌雲天臉色一變,

物商談

燕三泰急伸右臂抓住凌雲天,低喝道

見麻仲堯在一片平坦草地中與十數江湖人

兩人疾如流星奔電掠出三里之遙,只

是什麼好路道,咱們走!」

燕三泰搖首笑道:「燕某不知,諒不

凌雲天道:「他們是何來歷?

速取出解藥救治燕老師,不然你也難免一 **日爲劍尖頂住,但聽凌雲天冷笑道** 

器。 解藥走到燕三泰身前餵服而下,並起出暗 生死關頭,老賊面如死灰,懷中取出

三泰圍在當中。

燕三泰慘嘷一聲,仰臥落地,昏死過

三泰面門,意欲將燕三泰置之於死地。 那紫疤老者心狠毒,鐮爪迅厲抓向燕

血濺飛

紫疤臉老者不禁大驚,只覺後胸一冷

凌雲天劍尖絲毫不放鬆,緊抵在命門

容滿面,厲聲說道:「少俠,請放開此人

燕三泰漸漸醒轉,猛的一躍而起,怒

再以本身眞實武功相搏,燕某當死而無

泛佈全身,血凝氣滯,齒抖寒顫。

穴上,老者只感一縷寒冽劍氣透穴而入,

起鷄爪鐮。

老叟只覺寒光倐忽間全部消失,迅抓

老英雄。

」長劍緩緩收回。

在今日,當即說道:「在下將此賊讓與燕

凌雲天知道燕三泰不願一世英名斷送

凌雲天只要稍用內力,老賊必洞胸貫

巨柏之後隱起, 詫道: 「咱們覓地藏起!」 燕三泰神色微變道:「咱們殺了麻家 凌雲天不禁一呆,爲燕三泰拉在一株 「這是爲何?」

恐誤會難免。 凌雲天略一沉吟道:「若他發現屍體 帮派隱秘尤犯江湖大忌。

殺害他的手下,定必反臉成仇,窺探別人 堡中人,麻仲堯性情冷暖無常,如知你我

他們神情似急欲離去…… 燕三泰凝望了麻仲堯須叟,道:「瞧

余獨非獰笑道: 白雲谷詫道:「却是爲何? 「二位臨終時自然明

如指掌,公孫炎如不先發制人,鹿死誰手 指發出一片凌厲的罡勁罩襲沙鎭岳而去。 公孫炎猛然一聲長笑,身形疾出,雙手十 毒暗器,防不勝防,是以先下手爲强。 鬼掌非但有獨特的造詣,而且內貯五種惡 尚未可知,公孫炎尤其對沙鎮岳一雙惡 他們四人乃昔年舊識,對彼此武功瞭 沙鎮岳巳將一雙奇形兵双撤在手中,

辣手,雙掌猛推而出,腕上繫有四隻金鈴他這一發難,那面攝魂手余獨非猝施 震起一串令人心悸響聲。 白雲谷沙鎮岳雖有戒備,却萬沒料到

正是飛花旗白雲谷,惡鬼掌沙鎭岳。

白鹿洞外,疾如玄鶴落下一雙身影

「明明見着公孫炎余獨非奔向白鹿洞

沙鎮岳驚疑地望了白雲谷一眼,詫道

嘆一聲,轉身離去。

燕三泰只覺凌雲天之言甚有道理,慨

楓影搖紅中

英雄似宜明哲保身,可全令名。

」言未落

人巳穿空飛起,去勢如電,眨眼杳入

願置身江湖是非中,意欲返回九江口,老

凌雲天心神一震,微笑道:「在下不

,究竟爲了何事?」

率衆向西南方奔去。

言猶未了,只見麻仲堯發出一道旗花

燕三泰詫道:「麻仲堯似向廬山奔去

白

地。 **叭叭兩聲,胸坎上各中了一掌,心脈巨震** 施展狠毒絕招,飛花旗惡鬼掌未及封出 余獨非公孫炎兩人變臉這麼快,一動手即 ,臟腑逆翻,張嘴吐出一口鮮血,仰面倒

臟隨之抓出。 抓下,沙鎭岳倒地之際胸前抓裂,心肺肝 爲按,擊實在沙鎭岳胸脯,左手迅如閃電 南天一鷹公孫炎更是狠辣,右手化抓

極軟罡力疾壓而下 流出絲絲黑血,巳是魂遊地府,長辭人世 余獨非虛空向白雲谷拂了一掌,一股 ,只見白雲谷眼鼻耳內

兄今非昔比,

害攸關分則兩敗,逼使兩人不得不爾。

沙鎭岳道:「那是多年往事,如今利

驀地,一聲陰惻惻冷笑送來道:「沙

料事如神,可惜沙兄知道得

聚在一起?」

孫炎彼此之間面和心違,互相歧視,怎能

們入洞去了,我看白鹿洞內似藏有什麼隱

白雲谷目注洞口,沉聲道:「也許他

值得他們兩人如此重視,但余獨非公

太多了點,自取不測之禍!

獨非公孫炎兩人。 站實,崖上突電瀉撲下四條黑影,阻住余 ,片刻,兩人又疾如電射穿出洞外,脚未 兩人相視了一眼,小心翼翼進得洞去

K118

泛出一種森厲殺機。

白雲谷心中微驚,道:「兩位似要將

南天一鷹公孫炎攝魂手余獨非,兩人目中

白鹿洞崖上一雙人影疾瀉落下,現出

我等制於死地麼?」

余獨非厲聲道:「正是!」

「想必兩位已得了手。」疾伸右臂,

接道:「殿下有命,令兄弟送回玉匣。 余獨非面色一變,冷笑道: 「尊駕不

有什麼玉匣。一 要取笑,白鹿洞中非獨沒有什麼人影, 那人是一貌相清奇,長鬚老叟,聞言 那

要花樣,事前已查探明白確實,獨龍叟已 了玉匣,兄弟不信二位空手而回。」 微微一笑道:「余朋友,請少在我等面前 在白鹿洞中,殿下借重兩位,目的就是爲

再說如何? 我等也無話說,不過奪駕該入洞查視眞假 余獨非公孫炎二人面色大變,公孫炎 「尊駕倘堅稱我倆已取得玉匣

然之間不遑尋思,雙雙身形斜穿而出 功,武林中只有寥寥數人有此功力,但猝 識廣,知這片罡勁係佛家降魔大乘金剛神 勁罩襲而下,令人窒息,不禁大驚失色。 余獨非公孫炎均是武林中高手,見多 話落,驀感頭頂起了一片凌厲如山罡

似山岳,逼得雙足沉地,疾感三處要穴爲 一縷如箭冷風點中,眼前一黑猝然定住。 他二人仍是站着,宛如泥雕木偶,目 然而不動還好,一動那佛門罡力竟重

正是少林俗家名宿林致和改換名姓的萬厚 崖上疾飄而下, 悄 無聲息一條身影 露悸怯之容,却已氣絕死去。

道: 屍體中有無玉匣。」 均不會發現是我等所爲,你等先搜覓兩人 葛厚麒望了公孫炎余獨非一眼,冷笑 「我施展的乃是佛家掌力,無論如何

余獨非遍體,搖首答:「無有玉匣!」 立時有兩黑衣老者竄出,搜索公孫炎

> 影先後疾騰上崖隱去。 獨龍叟不在洞中 忽地面色一變,右掌急揮,四五條人

葛厚麒面露困惑之色道:

「我定不信

堯率着堡衆奔抵白鹿洞前。 疾如流星飛矢掠來,來勢迅快,正是麻仲 只見山巒遙處現出十數點如豆身影

遲了一步。」 面色大變,跺足長嘆一聲道:「我等來 麻仲堯一見四具屍體,不禁驚噫了聲

即逝,逼不得已施展令人齒冷手段。」 非余獨非兩人到手玉匣,那人恐時機稍縱 捕蟬,黃雀在後,余獨非公孫炎在猝不及 防下又爲禪門罡力罩襲,無法抗拒而喪生 似爲余獨非公孫炎獨門武功殺害,而螳螂 細觀察了一眼,搖首道: 令人驚異的正派人决不會暗算偷襲,莫 一個矮小精悍的中年漢子,朝四屍仔 「白雲谷沙鎭岳

答。 帮及官府大內網羅不少黑白兩道高手,身 不出來,在下意欲入洞探視究竟,申老師 爲鷹犬,便不由自主,嚴令之下什麼事做 煩請嚴防洞外,如遇有襲擊,即傳訊報 脈仲堯冷笑道:「如今落魂谷、骷髏

心謹慎。 矮小精悍中年漢子道:「堡主務請小

麻仲堯身形竄入洞內而去

,彼此之間並無深仇大怨,驟下殺手,此非棲息白鹿洞,但四人之死委實令人難解 人,亦未有留下打鬥跡象,顯然獨龍叟並洞外,神色似困惑不解道:「洞中闃無一 中情由難明。」 約莫一盞熱茶時分過去,麻仲堯掠出

**窗,我等恐中了他移禍之計。**.」 不如速退,此爲是非之地,久留反引人疑 短小精悍中年漢子道:「旣然撲空,

「速退!」率衆電閃離去。 麻仲堯只覺得其言極其有理,忙喝道

也難怪,留此無益,我等趕回覆命再作計 眼,搖首嘆息道:「獨龍叟智謀出衆,狡並不多見……」話聲略頓,望了白鹿洞一 非倖致,其才慧之高,料事之能,武林中 人所難能,你等亦誤中了獨龍叟狡計,這 猾若狐,其能在骷髏帮主掌下安然逃出 崖上葛厚麒率衆躍下道:「麻仲堯年 便威震甘凉, 譽滿江湖, 看來實

下四具令人恐怖的屍體。 一霎那間,白鹿洞前寂靜無人,只剩

箭之遙,亦到達了白鹿洞前隱入樹林中 他雖初涉江湖,却深知江湖中詭詐萬 但凌雲天僅與麻仲堯前後相差不足一

往何處去了?」繼覺受人之託,當忠人之 不動, 看來獨龍叟並不在洞中,不由暗暗忖道: 獨龍叟下手,而獨龍叟留言隱跡白鹿洞 端,稍一不慎,足令身敗名裂,藏身隱秘 一一瞧入眼中,只覺四人死得可疑, 「他已知形跡敗露,此處非隱棲之所,但 或許獨龍叟留言在洞也未可知。 將麻仲堯及葛厚麒先後現身的情形 但非

法之高, 至白鹿洞前,雖各來自不同方向,但其身 只見是活喪門賈慶及落魂谷主皇甫天彪 正要掠出之際,忽見兩條身影如飛掠 武林罕睹,心中一驚,凝目望去

活喪門賈慶哈哈大笑道: 「皇甫谷主

> 不絕。 ,你我多年不見,今日在此不期而遇,好

老師居然凑起這份熱鬧來了?」 皇甫天彪眉頭皺,笑道:「想不到曹

,值得獨龍叟如此看重,不惜性命全力 賈慶兩目一瞪,道:「這東西人見人 東躱西藏,定是武林奇珍。

僅憑風聞傳言來此,其實不知是何珍異之皇甫天彪微笑,說道:「看來賈老師

若命,他那匣中定是一册武林秘笈… 寶古玩,雖價值連城,不屑一顧,却嗜武 賈慶聞言暗驚道:「皇甫老兒料事如 皇甫天彪道:「獨龍叟僻性怪異,珍 賈慶冷笑道: 「谷主未必也知道。」

老師有與在下爲敵之意麼?」 神。無怪其威名蒸蒸日上。」 「風聞賈老師與獨龍叟交情莫逆,莫非賈 只見皇甫天彪望了自己一眼,又道:

定不敢貿然入洞。 危之學,縱然質某應允不伸手攔阻,谷主 而巳,但賈某此來未想到谷主竟有乘人之 獨龍叟交厚,却未有攫奪之意,無非借觀 你說此話未免器量太小了點,賈某雖與 活喪門賈慶哈哈大笑道: 「皇甫谷主

非有輕視在下之意,久聞賈老師武功獨創 一格,詭奇辣毒,今日正好見識見識。」 賈慶輕笑一聲道:「慢來,谷主爲何 皇甫天彪神色微變,道:「賈老師莫

今日見事不明如此?」 賈慶用手一指四具屍體,道:「谷主 皇甫天彪怒道:「這話何意?」

瞧了這些死者沒有?」 皇甫天彪沉聲道:

「死者是誰?

擊斃命傷敵,其武功巳臻化境,他如未得 生在此,可見巳先有人在此處,來者能一 遜你我,但俱是江湖中知名人物,一旦喪

輩。\_\_ 人未必不是賈老兒所爲,留下屍體使人懼始無理,但他疑心太重,暗忖道:「這四 而却步,哼!我皇甫天彪豈是胆小如鼠之 玉匣,定藏在近處,谷主自問能敵否?」 皇甫天彪心中微震,只覺賈慶之言未

離去,怎能坐而待斃!」 生平行事乾淨俐落,似無畫蛇添足,不屑 湖鬼靈精,一瞧皇甫天彪神色不定,即道 一爲,倘賈某早來此處,必與獨龍叟相偕 「谷主莫非疑心賈某殺死這四人?賈某

及掩耳之下一擊斃命。 岳係被余獨非公孫炎獨門武功,在迅雷不 細望了四具屍體一眼,道:「白雲谷沙鎮 皇甫天彪暗道:「此言是極。」遂仔

非公孫炎呢?

降魔金剛掌力致死。」 炎在擊斃白、沙兩人心喜氣浮之際爲佛家

人又是誰? 「谷主料事不差!」賈慶道:「但那

皇甫天彪略一沉吟道:「降魔金剛掌

「余獨非公孫炎白雲谷沙鎭岳等。 「自然瞧了。

賈慶冷哼一聲道:「死者武功雖然稍

忖念之間,活喪門賈慶是出了名的江

「不錯!」賈慶冷冷說道:「那余獨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余獨非公孫

力武林僅寥寥數人習此,少林一派近來嚴

變。 玄門正邪之長,莫非……」 說此不禁面色 **耆宿所爲,風聞獨龍叟一身武功蘊有佛家** 禁下山,沾惹江湖是非,必不是少林掌門

匹,今日一見,果然誠不虛傳,其餘的話 老朽也無庸贅言了 皇甫天彪冷笑一聲道: 賈慶微笑道:「久聞皇甫谷主睿智無 「在下尚未說

完,獨龍叟罹受骷髏帮主紫煞指,目前殘

聞豈可當眞,谷主,你請前往白鹿洞內探你親口說的麼,有道是目睹猶恐是假,耳 喘中,未必有此功力。」 賈慶哈哈大笑道: 「這是骷髏帮主與

道:「賈老師,你道在下眞不敢進入洞內代梟雄,却也不敢貿然進入洞中,遂冷笑 說眞的,皇甫天彪雖是江湖巨擘,一視究竟吧,賈某在外與你護法就是。」 落魂谷手下趕至 彪並非隻身前來。」說着意欲發出嘯聲召 ?但不敢當賈老師爲在下護法,我皇甫天

叟, 陪, 真要步余獨非公孫炎後塵麼?恕賈某不奉 讓谷主不勞而獲麼? 試想骷髏帮主豈能如此輕易放過獨龍 活喪門賈慶喝道:「慢着,皇甫谷主

師是說這四人係骷髏帮主殺害麼? 皇甫天彪不禁心神巨震, 道: 「賈老

的是非中。」說着凌空騰起,穿空而去。 主茫然不知之理,賈某不能捲入這塲莫名 中必是緊要之物,你知我知,怎有骷髏帮 ,不惜傾巢而出,爲的是什麼?可見這匣能憑空隱斷,要知骷髏帮主首次明目張胆 活喪門賈慶微微一笑道:「恕賈某不

珍 珠

本文承自第34頁・

正在逐一檢視,龍甜兒巳將「魔鞭」放出 緊緊的纏住元通和尚。 其餘的人都死光了,羅四海不放心

仍自拚命前奔。 難,一張臉漲得通紅,雙手緊抱着蛇頭 元通和尚的斗笠早就掉了,由於呼吸

「那裏跑!」

「那裏跑!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夜空中袂聲突傳,决心要置元通於死地而後已。 石恨天、徐一劍同時縱出 ,去勢如風

硬將徐一劍、石恨天從半路截下來。 落三條人影,人尚未落地,便連發六掌, ,好像瀉電飛馬,天兵天將一般,陡地瀉

夫一定要和你結清楚。」 閃過一抹殺機,徐一劍更機警,身形三閃 ,咱們今天終於又碰面了,新賒舊欠,老 ,已繞到側面去,堵住退路,道:「老賊 石恨天見是二怪與蒙面人,眸中立刻

蛇信暴吐,噬喉而亡。 一聲殺豬似的慘叫聲出自元通之口

嚇一大跳,連退三步。 如血盆,毒信吐出來足有五六寸長,不禁 起蛇尾自動往上送,天殘老怪眼見蛇口大 天殘老怪想去搶「魔鞭」 ,龍甜兒抓

蒙面人沉聲說道··一你是什麼東西,我們 訊趕至,圍立在二怪的身後,嚴陣以待 此刻,巳有不少大悲寺的秃賊魔徒聞

K120

老夫是代友索仇 西湖劍俠徐一劍道。 0 一你不必管我是

誰

「代友索仇?誰?」

「徐一劍?老夫不認識這個人。

抵賴了 竹劍一振,劍花如雨,直往蒙面人的 「少裝糊塗,扯下你的遮羞布就無可

可立地成佛,石某保證不究既往,給大家個蒙面老賊一人,你們只要放下屠刀,便 一個自新的機會。 罪有輕重,事有主從,該殺該死的只有這 的道:「我是石恨天。冤有頭,債有主, 然挺身而出,高擧着七環寶刀,聲洪語亮 顏色,二人俱以天龍劍法對陣,十招一過 黑巾上招呼,蒙面人豈是弱手,立即還以 ,兩條人影便捲在密不透風的劍氣之中。 羣魔步步近逼,蠢蠢欲動,石恨天突

的星,沒見過也聽說過,場中立刻掀起一石恨天名頭太響,好似當空一顆明亮 釁,亮出來的傢伙有不少人又收回去。 番議論,大夥兒互相觀望,無人敢出頭尋

魔鞭噬喉的味道,與老秃賊結伴西遊?」 脆的鞭花,猛地掉轉蛇頭,遙對着獨眼怪 客道:「怎麼?你還不滾,是不是想嚐嚐 蛇女龍甜兒舞起「魔鞭」,打了個清

殺不了你,從此退出武林,絕迹江湖!」準備受死吧,我冷小鳳的十二支飛刀如果 在腰間的十二支飛刀,雙手搭在刀柄之上 對天殘老怪道:「矮子,生死福禍全在 龍甜兒的魔鞭,冷小鳳的飛刀 同一時間,冷小鳳敞開外衣,露出排 想活命就趁早開溜,不然就

> 起,自動退走 **尋死路,當下互換一個眼色,乍然拔身而** 通就是一個活見證,再加上一個石恨天, 毁了多少江湖巨擘 一個羅四海,二怪心裏雪亮,逞强無異自 ,武林梟雄,眼前的元

避開去。 二怪一退,衆爪牙羣起效尤,紛紛退

頭撞進佛殿去。 暴長,彷若蒼鷹掠空,更似清風過隙,當寡人一個,只見他盡全力揮出三劍,身形 石恨天、徐一劍等人警覺時,蒙面人巳 變生肘 腋,霎時間蒙面人已變成孤家

後的牆角破窻而出。 霉,就在這個生死關頭,徐利亞的明月刀 哈力巴的天龍劍,刀劍齊擧,從金像側 銀虹乍閃,火星四濺,合該蒙面人倒

從他後背刺到前胸。 退,猛聽「噗哧」一聲,徐一劍的竹劍已 !」脚下一滯,還沒有决定是前闖還是後 蒙面人見此情狀,暗喊一聲:「完了

撕下了 郡主的明月刀架上他的脖子,另一隻手 他的蒙面黑巾 巴動作也不慢,一脚踢飛他的劍

是你?王大叔?王 桐一

是鐵掌震西湖王桐。氣忿忿的道:「王桐 然而,一看、再看、沒有錯,的的確確郡主徐利亞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說,你說,你爲什麼要殺害我爹?」 王桐任由胸口血水噴洒,雙脚仍自直

想不到你人面獸心,恩將仇報,謀殺了你主前來中原時,還曾交代我要專程致候, 立不動,咬着牙道:「爲了安樂公主。 徐利亞奇道:「我娘對你不薄,本郡

的同門師兄不算,還想玷汚他的女兒。」

氣,當然要報復。」 娶公主的自然是我王桐,老夫嚥不下這口 叫的聲音說道:「我與徐一劍同時結識公王桐惡性重大,至死不悔,以近乎吼 ,也同時愛上了她,如果沒有姓徐的

錯將仇人當恩人,還將親生的女兒嫁給你 ,你的計謀也一定更精采,不然他怎麼會都是你一手包辦的。尤其是駱員外最可憐 夏大俠的也是你,前前後後,所有的壞事想起來,在杭州時你完全是在演戲,偷襲 ,你的心腸也未冤太卑鄙太惡毒了! 出火來,怒不可當的道··「王桐,如今回 郡主徐利亞氣得雙眼發呆,幾乎要冒

立即冒出鮮紅的血水來。 越說越氣,皓腕平推,王桐的脖子上

跟隨夏雨人、哈力克、穆里娜、穆里娃離清風師太早在明月刀下脫困,這時已 **取過一把劍來,刺進王桐的心窩。** 開地窖,老師太懷恨極深,從穆里娜手中

一劍與淸風的劍一抽出,身體也跟着倒下 郡主用力不輕,王桐巳人頭落地,徐

能藏有不少金銀,深盼老師太能周濟貧困 見的時候了,王桐行搶多年,在大悲寺可 老師太、郡主, 劍巳踏着晨曦,悄然離去,上前說道:「 ,善加運用,我們就此告辭了 一顆黑珍珠,交給徐利亞。石恨天見徐一 哈力克俯下身去,在王桐口袋裏找到 總算一切圓滿,是該說再

羅四海等人步出大悲寺,踏上歸途。 環施一禮,隨即與冷小鳳、龍甜兒、

(全文完)

## 君子傳奇故事

# 駝鈴 又被盗

東道,是小弟存心代大哥賭的!

雷嘯天一楞,道:「二弟,你……」

乍見過世妹時,小弟想到了大哥,這個

羽

天商議……雷嘯天本巳對清照有意,見如海貿然接下寶刀。希望成空之餘,也無良策可想… 囂張,咄咄迫人,有意殺老婦人的威風,在言語上互不相讓,最後還徒手相搏,老婦人輸了 爲「黑石船」的事,仇如海和過家淸照姑娘賭起東追來,結果淸照輸得逃席避醜,突見老婦前文書至仇如海,雷嘯天等人同往過府拜候,過家少爺過萬乘熱情招待客人,席上,因 ,仇如海推辭不下,只得收下來,却不知這是清照的嫁粧。仇如海知後措手無策,忙和雷嘯 ,逼得她拿出「日月神魂刀」要和仇如海交手,幸得清照趕來,將寶刀作爲東道送給仇如海 人鐵嬤前來,請雷嘯天到內堂拜見過夫人,接又請仇如海入內,在內堂,仇如海見鐵嬤氣焰

嫁粧。 雷嘯天接口道:「此刀是清照世妹的 仇如海驚道: 「不是刀?難道……」

話聲中,仇如海轉身就走,雷嘯天揚 仇如海霍地站起,道: 「大哥怎不早

和展世兄,退回此刀!」 仇如海道:「小弟必須去見古兄夫婦 「深更夜半,二弟要去何處?

雷嘯天苦笑一聲,道:「不可能了

除非你想逼過世妹一死!」 仇如海一頓足道:「這……這簡直是

何說起呢!」 雷嘯天道:「愚兄也正自問,這是從

> 刀是過世妹的嫁粧? 仇如海突有所悟,道:「大哥怎知此

就會想及過伯母心意,認爲詳述四妹事後 包括愚兄看出四妹對你的一切,當時愚兄 都是有關於你,愚兄曾將二弟之事詳述, ,當不致再有枝節,不想二弟難忍鐵嬷之 雷嘯天道:「過伯母召進愚兄,談的

和鐵嬤,一再問過世妹『决定』二字!」 可是無法提醒二弟。」 雷嘯天道:「愚兄當時已聽出不妥, 仇如海微吁出聲,道:「難怪過旧母

决辦法,我……」 仇如海劍眉緊鎖,道:「此事總有解

雷嘯天接口道:「偏偏這次四妹又沒

沒有看見小妹。 雷嘯天搖頭道: 仇如海突然道:「對了,怎地一整天 誰知道?

事情發生,愚兄眞不知道你如何善後!」 你與過世妹爲『黑石船』賭什麼東道時, 可知道小弟的本意?」 愚兄一再暗示不可, 今後鋒芒要多歛一些,否則那會有這種 雷嘯天道:「不是愚兄事後相罸,當仇如海道:「此事怎樣對她說呢?」 仇如海看了雷嘯天一眼,道:「大哥 ,可是你… 唉!二弟

雷嘯天搖頭道:「當時愚兄就在奇怪

,二弟向來不起……

仇如海跺脚道: 「小弟此心可表天日

親,大哥可能准許?」 你來帮忙了 作不知此刀是過世妹嫁粧的事,代大哥提 最後, 仇如海道:「大哥, 看來只有 兄弟二人唏嘘良久,仍無妥善辦法 仇如海道: 雷嘯天道: 「小弟明日去會古兄,假 「這忙愚兄怕帮不上

已知所望成空,二弟試想,愚兄可是個背 法放懷!不過自世妹贈刀二弟之後,愚兄 誼勝過同胞,不瞞二弟說,愚兄向不爲美 雷嘯天慘然一笑道:「你我兄弟,情 密霧濃,你這辦法,愚兄不能苟同。」 巳是散開了雲霧,但在二弟說來,却正雲 盟不義的匹夫?二弟,此事在愚兄來說, 色心動,但不知何故,見到過世妹後即無 仇如海低垂下頭,低沉的說道:「血

仇未報,却巳惹得滿身情孽……」 雷嘯天接口道:「看來,目下還是暫

早日返回蘇州,再謀良策! 不理會此事的好,等將『駝鈴』事辦安, 仇如海長歎出聲至此,難有上佳妙策

眠。 兄弟兩人在各懷心事之下, 熄燈悶悶而

仇如海,那是艾老人所留! 料佟主事却先一步來到,將一封函柬交給清晨,仇如海才待令人往鹴曉梅,不 **柬上說,另有極重大的事情,在天還** 

期難預定,要仇如海不必等候。 沒亮以前,老人和曉梅離開了金陵城,

仇如海將信柬交給雷嘯天過目,並揮

眉頭說道:「此事甚怪!」 走佟主事,雷嘯天看過信束之後,緊皺着

仇如海說道:「不但怪,並且怪的太

奇怪了-

拜會古世弟吧,反正閒着沒事。 仇如海一笑,他已知大哥的心意,道 雷嘯天突然起座道:「二弟,咱們去

「小弟正有此念。」

總店。 兄弟雙雙更換衣衫,步履安詳的出了

清靜地方坐吧。」 路上,仇如海道:「大哥,城外找個

雷嘯天頷首道:「很好,咱們要好好

的商量一下。」 城外僻靜處,他兄弟席地而坐,雷嘯

弟說十數年未離家門… 二弟久居蘇州,曾想問二弟一事,後因二天道:「愚兄自『子午嶺』歸來後,得知

雷嘯天一笑道:「深信不疑,才沒有 仇如海道:「大哥不信?」

疑念,二弟,小妹爲何不飮那茶?」 動問,接着發生在船上的事情,愚兄陡生

雷嘯天道:「小妹自己說,是喝了 仇如海道: 「小妹沒有喝嗎?」

喝得很少,但我有些不信。」 雷嘯天頷首道:「二弟這樣說,自不 仇如海道:「是喝了。

會錯,但在二弟推斷事情經過下,愚兄苦

無關!

K122

仇如海接口道:「大哥,那<sub>人</sub>思久久,覺得那殺盡舟子的兇手: 雷嘯天道: 「怎見得?」 那人和小妹

仇如海道: 「要是有關係的話,小妹

> 怎肯將『駝鈴』又交給我們? 雷嘯天嗯了一聲,道:「對,那可真

在店中所認為奇怪的,不是這件事。」恨,就要到了,到時不難水落石出,小弟仍如海一笑道:「反正『夫子廟』時 雷嘯天道:「那是什麼?」

留柬或句話給我心!」 不論小妹走得如何忽忙,她斷然不會不 仇如海道:「不論老人有多緊要的事

理! 雷嘯天道:「嗯!二弟所疑的頗有道

可能遇上了困危! 仇如海道:「我像是有個預感,小妹

什麼困危,別疑心而生暗鬼了 仇如海搖頭道:「誠然奇怪,小弟覺 雷嘯天道:「她和老人在一起,會有

的事! 雷嘯天道:「可能還是爲了昨天過府

「大哥,回城吧!我想拜望古兄去。」 談到過府事,仇如海長歎一聲,道:

女情事懸於心頭了。」 今天好好商量一下未來大計,別將這些兒 在古世弟處,過世弟現在恐怕也已到了 雷嘯天道:「也好,展世弟昨日也住

砰!砰!砰!

應聲一 雷嘯天雖將大門擂的震響,却就是無

如海十分焦急。 毫無顧忌的飛身進入,因此使雷嘯天和仇 時雖甚早,但已是大白天了,總不能

> 然是有人在。 如今不但外面未鎖,裏面還插着門,自 假如門外有鎖,這自是證明主人不在

雷嘯天道:「三弟今天是怎麼啦,好 門敲不開,使仇如海犯了疑,悄聲道 不會出了什麼事吧?」

端端地,會出什麼事?

突然覺得事情不大對勁! 眼下巷中無人,越牆進去看看如何,小弟 仇如海道:「大哥和展世兄熟些,趁

「就聽你的。 雷嘯天也叫仇如海說毛了,點頭道:

步向上房。 先開了門, 仇如海進入, 然後虛掩上門, 話聲中,飛身而起,已越牆而入,首

步,驚咦一聲道:「二弟快來看,門檻和 還沒到上房門來口,雷嘯天已條忽停

在! 室內雖暗,却難逃仇如海的雙目,並無人閃到了門前,輕輕一推,已將房門推開, 仇如海早已看到地上的血跡,身形一

也有血跡! 橱櫃等,却已被人翻動得亂七八糟,地 兩個暗間,竟也空空無人,但那衣箱 E

和古弟妹,巳遭了毒手!」 仇如海接口道: 雷嘯天道:「那這地上的血跡…… 仇如海搖頭道:「不致於。 雷嘯天恨聲道: 「此事極難斷定如何 「看來展、古二弟和

大哥,咱們快去過兄家中。」 說走就走,仍將大門由內閂好 ,悄悄

急急趕向過萬乘家中,那知過

家今日却也大門緊閉

了很久,大門才開。 裏面才有人詢問,雷嘯天報出名姓,仍等 雷嘯天心跳不已,上前叩門,半晌

晓? 怦然心動,道:「昨夜出了事? 開門的是過萬乘,神色不正,雷嘯天 過萬乘一楞,說道: 「雷兄怎麼會知

和展賢弟可在府上?」 雷嘯天道: 一先別問, 古賢弟夫婦

過萬乘道:「都在,展世弟他受了重

傷!

聲問道:「傷在何處,要緊不?」 下了心,但聽到展翼雲身受重傷,不由同 一聲「都在」,使雷嘯天和仇如海定

在小弟住的地方。 過萬乘道:「咱們裏面談吧,如今都

說着,他令僕下將大門關上,頭前帶

**靠東牆的軟榻上,躺着展翼雲,** 雷、仇頷首,這是過萬乘自己的書房 古存文

夫婦坐在一旁。 過清照姑娘正在座,見了仇如海,粉

面一紅,竟悄然起座相讓,雷嘯天看在眼 暗自歎息一聲!

問古存文道: 仇如海沒先探視展翼雲的傷勢,反而 「猛兄呢?」

「家兄在家呀?」 古存文一楞,文卿更是花容失色,道

又問道: 但她看出雷、仇神色有異,接着緊發 怎麼?你們去過我……

咱們換個地方談吧!」 ,低而無力的說道:「我醒啦……就在… 怎料展翼雲,已被文卿一句問話叫醒 仇如海劍眉一挑,道:「展兄剛睡,

在何處?」 話鋒一頓,轉問過萬乘道:「展兄傷 仇如海道:「展兄別勞神說話。」

重,已經服了藥物,大概至少要靜養幾天 是不會有危險了。」 過萬乘道: 「小腹中人一掌,內傷甚

仇如海目射寒光,劍眉揚飛,先安慰 展翼雲却恨聲道:「仇兄弟,那……

放在心上。」 展翼雲道:「展世兄安心靜養,別將駝鈴 然後話鋒一轉,問古存文道:「古兄

古存文頷首道:「與過兄飯後暢談,

處,不過文卿却叫猛兄……」 不覺已晚,遂沒有回去,展兄也就宿在此

不是也出了事?」 文卿接話道:「家兄昨夜回去的,是 仇如海說道: 「是否出事,目下還不

敢肯定,不過我與雷大哥曾經去過府上 人應門,門門由內扣,室內已經被人翻 文卿道:「家兄人呢?」

言。」 文卿霍地站起,急聲道:「我要回去 雷嘯天道: 仇如海相攔道:「嫂夫人講聽小弟一 「沒有看到。」

> 在去也晚了,不如聽仇兄安排。」 古存文也攔阻她道:「要是有事,現

他變化,猛兄福相,不似早夭之人,嫂夫 人萬安。 夜事,小弟未能目睹,尚不敢斷定有無其 已被此人取走,不會再橫生枝節!不過昨 事已過了,來者就爲『駝鈴』,駝鈴旣然 仇如海道:「安排不敢,但小弟敢說

文卿却悲聲道:「你不知道,我這傻

得。 不如聽聽仇家哥哥的推斷,也許能有所 現在是大白天,妳回去也作不了什麼事 清照姑娘安慰文卿道:「卿姊姊放心

昨夜事情經過告訴你: 過萬乘此時開口道:「仇老弟,我把

話聲和笑語。 乘的書房中,却仍舊燈明火亮,時時傳出 是二更天,過家皆已入夢,唯有過萬

和展翼雲。 書房中有三個人,是過萬乘、古存文

過萬乘道:

「那一句古語?」

時,早已熄燈安眠。 說說東,道道西,談些白天的事情,二更 文卿却在清照閨閣中,陪清照閒話,

的認識,故而祇聽不講。 和雷嘯天,展翼雲與雷、仇有過比較深刻 過萬乘和古存文,閒話談到了仇如海

這方面,轉到他清照胞妹的身上,似有感 作繞指之柔。 慨的說道:「想不到剛强的清照,也會變 過萬乘的話鋒,自自然然的由仇如海

古存文一笑道:「這却沒有出乎小弟

有種特殊的氣質!」 過萬乘道:「哦,這爲什麼?」

和開朗的性格,更有一種他人所無的氣質 ,這種氣質是……是……是無法形容。」

不出來,總之,與別人不同。 古存文臉上一紅道:「怪,這種氣質

以他馬首是瞻,這些日子,我方始發覺個 海弟接近,會倍感親切,不知不覺中,總

什麼道理?」

海。」 展翼雲道:「有句古話,恰可形容如

古存文接上一句,道:「是之爲大丈

古存文道:「你難道沒有注意,如海

以然,對嗎?」 過萬乘一笑,道:「你也是不知其所 古存文道:「如海有種望之令人親切

,一望心有所知,但是要說的話,却又說

三人哈哈大笑起來,笑聲過後,三人

同時有些惆悵的感覺,因之不由俱皆無言 半晌之後,過萬乘微吁一聲,道:

古存文道:「這個你就放心吧,慧眼

和文卿的意外。

過萬乘沉思着道:「特殊的氣質?」

沒開口的展翼雲,此時說道:「與如

過萬乘和古存文,不由同聲問道:

移,威武而不屈! 展翼雲道:「富貴而不淫,貧賤而不

我不能不替清照担心。」

識英雄,清照妹……

適得其反! 過萬乘道:「祇怕鐵嬤辦的那一手

,雷世兄會向如海說清這項事情。」 何况伯母另外的一個安排,却極爲得體 古存文一笑道: 「如海不是那樣的人

兄,已經向伯母大人透露過困難。」 什麼困難?」 過萬乘和古存文不由驚道:「困難, 展翼雲忍不住接口道:「我深信雷世

展翼雲道:「如海恐怕早已有了心目 過萬乘道: 「展世兄,你清楚這件事

展翼雲道: 「多少知道點兒。」

古存文道:「對了,我記起來了,好

像…… 兄是老大,如海老二,『天下武林店』的 少東艾天齊是老三,另外還有位四妹!」 展翼雲道:「如海有同盟兄妹,雷世

下武林店』主的掌上明珠,叫艾曉梅, 人,恐必是這四妹了?」 展翼雲道:「他這四妹,也正是『天恐必是這四好了。」 過萬乘恍有所悟,道:「如海心目中

如海相互知心已久… 展翼雲笑道:「過兄不嫌這一問有些 過萬乘接口道:「可會論及婚嫁?」

日了 過萬乘搖頭歎息道:「如海弟恐無寧

東道,你想錯了 展翼雲一笑道:「小弟敢和過兄賭個

過萬乘道:「展世兄,你不知道清照

招,掃向灰衣人前胸! ,身形後滑二尺,劍化 「神龍興雲」一

三分地方,展翼雲竟震得一隻右臂酸麻 二指勾成圓圈,倏忽彈出,正彈在劍尖下 用不得力,幾乎撤手扔掉寶劍-前胸的刹那,方始冷笑一聲,右手食、拇 灰衣人動也不動,直到劍鋒劍尖堪及

夫不想殺你,巳言之再三,你若持仗這點 變初衷了 微薄之技反抗,老夫的耐性有限,只好改 灰衣人彈開劍鋒,冷酷地說道:「老

展翼雲身爲「十君子」中,展俠的愛

灰衣人赤手之下,一招敗北! 子,功力自覺已是當代高手之列,未料在

羞、恨、惱、怒,使他頓忘厲害,沉

鈴』那是作夢! 喝一聲道:「展某三寸氣在,你想得『駝

話聲中,不敢大意,頓將寶劍展開

以老父所傳「光明十劍」進招,這次是奮 不顧身的勇往直前一

目中,已有了猙獰的殺氣! 制勝,被逼得連退三步,閃射着寒光的雙 灰衣人這次竟然未能抓到良機,突然

能聆悟所以,此次一輪猛攻,將灰衣人迫 展翼雲前兩度被灰衣人攻入近身,未

未曾反撲-綿不絕施出 只當你功力多高,不過是善以待機先發罷 於劍華之外,頓悟原由,冷笑說道:「我 說話歸說話,劍法就如大江流水,綿 灰衣人在十招奇劍妙式下

式,差你老子多多,竟敢狂妄如斯,老夫 十招後,灰衣人厲聲道: 「這十招劍

曉梅相處些日子,會自願退身!\_ 的作爲,小弟敢說,只要清照妹和如海及 展翼雲道: 「過世兄却更不瞭解如海

弟不能不又恨及鐵嬷!」 過萬乘道:「那就好了,說起來,小

展翼雲和古存文,同聲道:「這是何

舍妹推倒,獨自跑回家中,距料適有歹徒 童年,與舍妹在街前玩耍,因故相爭,將 在彼,竟乘機將舍妹拐走了,至今下落不 妹妹,那時寒家尚未遷居金陵,小兄也正 過萬乘道:「小兄下面,本來還有個

古存文插口道:「小弟從沒聽伯母說 後來呢?」

過萬乘道:「後來家慈又得清照妹妹

如今這種性格,否則…… ,鐵嬤就日夜不離左右,致使清照妹養成 話尚未完,相距客房不甚遠的清照閨 突然傳出一聲尖銳的呼叫…

深夜,呼聲尖細,似極顫懼之下所發

閨閣中,只有文卿和清照。

招呼的時間都沒有,已雙雙穿窻而出。 ,因之古存文和過萬乘,連給展翼雲打 這尖細的驚呼,分不出是文卿或是清

的寶劍,繼過、古之後縱出書房 却不能視若無聞,立即拔出業已掛於壁間 聲音起自閨閣,展翼雲不便前往,

會突然遁身,以便追截! 上,縱目四顧,注意着是否有可疑的人, 他並不前往呼聲地點,却縱於書房脊

**詎料他剛剛雙足立穩,耳畔已傳來低** 

古存文遠離書房,你下來,咱們談談! 驚動或傷及無辜之人,故而誘使過萬乘和 「老夫是找你來的,不願

袋!只露出眼、鼻和口! 一個灰衣人,此人頭上幪罩着一個灰長口 展翼雲聞聲注目,書房院中,肅立着 展翼雲心頭一動,飛身而下 ,就站在

叱道: 灰衣人面前,丈遠地方,劍眉一挑,沉聲 灰衣人冷冷說道:「你最好不知道是 「你是誰?」

舟子的那個人。」展翼雲心中一凜,道:「你就是殺盡 多耗時間,把『駝鈴』拿出來-誰,免得老夫不得不殺了你,老夫不願意

灰衣人又哼了一聲,道: 「拿『駝鈴

『駝鈴』巳失……」 展翼雲冷笑一聲,道: 「船上殺人,

老夫動手,拿出來。」 展翼雲道:「你怎知『駝鈴』在我身 灰衣人沉聲叱道:「展翼雲,別逼使

意,立刻取出『駝鈴』!」 心找死,無妨儘說閒話,倘有顧全性命之 灰衣人道:「老夫再說一遍,你若有

英雄,只要露露真正面目,展某……」駝鈴』在展某身上,又敢夜來索取,很夠 展翼雲哈哈一笑道:「好,你旣知 灰衣人道:「哼!這是你自己找的難

看 分奇怪的,憶及初遇雷嘯天,誤認灰衣人 展翼雲不知因了何故,腦海中竟然十 說着,灰衣人坦然大步逼了上來。

> 的往事,不由的說道: 停下了步,雙目陡射出寒人心胆的光芒 這四個字,說的灰衣人全身竟而一顫 可能是他一

『子午嶺』頭?」 ,沉聲道:「你說什麼?」 展翼雲道:「不久之前,你可曾到過

說閒話,你願否獻出『駝鈴』?」 灰衣人全身猛地又是一抖,道:一少

展翼雲寶劍一震,道:「再往前走上話聲中,灰衣人重又坦步逼上。可惜你還是『十君子』的後人呢!」 灰衣人冷哼一聲,道:「蠢不知死 展翼雲冷笑一聲,道:「辦不到。

了展翼雲一尺之內,但却並未出手,展翼 話尚未完,灰衣人不知怎地,竟已到

雲神色大變,飛退丈二。

知道!! 就可將你震死,但老夫無心殺你,你應當 不用怕,也休想逃,適才老夫只要一掌 灰衣人並未追逼,就冷冷地說道:

翼雲錯當是自己失神所致。 ,否則自己必難逃死,但因事太突然,展 展翼雲明知剛剛灰衣人旨在威脅自己

因此,他立即六合抱元,守一不解,

雲不足一尺之前,這次果如其言,仍然沒 ,不信,老夫再試一次! 灰衣人冷冷地一笑,道:「沒有用的 「次」字剛剛出口,人又站到距展翼

展翼雲驚駭至極,並未多想,右腕一

K124

算晩… 最後警告你,如今獻出『駝鈴』來,尚不

灰衣人决定了殺人的心意! 一連三式奇招猛攻,算是答覆,不由使 古存文和過萬乘,在接應閨閣而撲空 展翼雲一聲長嘯, 截斷灰衣人的話鋒

他們恍悟中計,飛縱而到。 突然拍出,展翼雲頓覺身前受阻,不能再 進,心頭一寒,撤劍暴退! 灰衣人一聲獰笑,右掌在無邊劍氣中 ,正覺奇怪,展翼雲的這聲長嘯,使

翼雲知難逃出毒手,提足真力,一劍刺下 ,左掌也出了拚命的一招! 豈料灰衣人身隨掌進,巳到面前,展

大掌巳抓在展翼雲肩頭,一抖一壓,展翼將展翼雲掌力化去,接着凌虛一抓,巨靈微彈,巳將展翼雲寶劍彈開,右掌一引, 雲頓覺一陣奇疼,昏死過去。 灰衣人功力的是高超,左手五指轉舒

時聽到古、過二人的怒喝聲! 人手入己囊,取去了「駝鈴」,耳邊也適 昏死前的刹那,神智未失,似覺灰衣

骨已斷,內傷甚重,幸而過家有現成靈藥 ,不幸中之大幸,還不至於傷殘…… 醒來,人巳睡臥書房之內,始知左肩

之事後, 雷嘯天和仇如海,聽過萬乘詳述昨夜 不由同時皺起了眉頭,尤其是雷

嘯天認定非因不獻「駝鈴」之故,而是爲 了展翼雲說出「子午嶺」頭數字。 灰衣人最後之對展翼雲怒下毒手 雷

嘯天,對展翼雲似有愧歉·

由此斷定,這索討「駝鈴」之人,就

是 「子午嶺」頭的灰衣客,但是這人到底

了這灰衣人行事的奇特,船上留情,昨夜仇如海所以劍眉深鎖的原因,却是爲是誰,却仍然成亂! 鈴」到手始罷,這種種跡象,在在顯示出 來,灰衣人不是陌生人物!

乎仇如海的意料! 人與以往所斷定的仇家,竟非一人,這出 尤其令仇如海深疑而不解的,是灰衣

又根據種種綫索及可能,方始判斷自己和 僅存世上的,只有最末一位的「卜老」, 如今橫生枝節,豈不怪哉! 展、古、過等人的殺父仇家是「卜老」, 仇如海因爲「十君子」的先後喪命,

在却沒有踪影,簡直不通!敵,設若被人殺於家中,乃情理中事, 最奇怪的是,林猛一個粗人, 昨夜遇 現

被這種種不通但却發生的事情,攪昏了頭 找不出道理來。 本來已是胸有城府的仇如海,如今已

在書房?」 **嬷的話聲,道:「聽說仇公子到了,在不** 正苦思難覺時,書房門外,傳來了鐵

鐵嬷今朝客氣了,道:「去替我言語 侍役的下人,道:「在裏面。」

裏面坐 來開了房門,道:「老人家何事見敎,請道理,因此仇如海不能不再答話,站起身 聲,說我老婆子來拜。」 答對聲調甚高,書房中沒有聽不到的

不像昨日,點點頭,緩步拾階跨過門檻 鐵嬷雖然依舊寒着臉,但神態上却已坐。」

卿姊的猛哥哥,昨天丢了 落座,對文卿道:「姑娘也在這兒。」 此老首先問過展翼雲傷勢,然後方始 文卿勉强笑了笑,清照接話道:「文

的? 鐵嬷雙眉一鎖,問道:「是被人架去

道:「那當年以『駝鈴』橫霸過武林的

9

仇如海臉上立即現出了欣然之色,說

鐵嬤簡單的回答道:「都見過。」

胆動問一事?」 仇如海一驚,道: 「老人家,小可斗

地,有話說吧。 鐵嬷道:

架 兄是迷失了路,而老人家却能想到是被人所說的那句話,任何人聽來,都會認爲猛

關係!

是在找慘殺過叔父的兇手呢?」

仇如海震聲道:「假如這原由之一

鐵嬷一楞,忙說道:

「和卜老十有關

可說出原由,再談願否如何?

仇如海雙眉一皺,道:「老人家聽小

鐵嬷道:

「天大的原由,與我也沒有

麼!

係?

仇如海道:「老人家,十君子後代或

小可還有件事情拜煩。」 仇如海並未氣惱,仍然含笑,道: 鐵嬷道:「這也用得着謝?哼!」

叔叔是同師之徒?」

麼大的本領吧。 鐵嬷仍是中途接話道:「怕我沒有那

清照看不過去了,白了鐵嬷一眼, 道

進入了書房。

談!

鐵嬤插口道:

「哼!這個人我不願意

丫頭自十幾年前就日夜不離,看着她長大話未說完,鐵嬷巳接口道:「我和清

老人家的指點,得獲內情……」 氣,小可要問的事情,關係極大,若能由

深知她的性格一切,自然懂得她要說甚

仇如海道:「小可聽說,老人家與過

老』!」

就是兇手,如今巳知這活着一位就是『卜

,已經有九人物化,僅存於世上的這位

發現兇手必是十君子之一,但十君子之中 傳人,巳多人結集相會,共研昔日之事,

爲和心性!

「您怎麼老不讓人把話說完呢?」

鐵嬤沒有答話,仇如海却毫未在意

過? 又道:「當年『十君子』,老人家可都見

「仇公子胆可包天,氣勢懾

仇如海一笑,道:「若以適才過世妹

鐵嬷道:「儘官說。」 仇如海恍然道:「多謝指點。」

鐵嬷道:「不可以嗎?

鐵嬷道:「此人在十君子中, 仇如海道: 鐵嬷眉頭一皺,道: 仇如海道:「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怎不可能?」 「不可能吧?」

差

昔日今朝不可比擬! 鐵嬷道:「公子都想問些甚麼? 仇如海道: 「哦,我是想問此人的作

人接物可還和氣?」 仇如海一笑道: 「此人貌相醜鄙,待

過萬乘,無不會心笑出聲來,受傷的展翼仇如海低頭一笑,雷嘯天、古存文和就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冷臉的東西!」 常和氣, 鐵嬤道:「和氣?哈哈……不錯,非 和氣得似閻羅殿上的判官,老身

的外貌?

仇如海道:

「此人是否有個看來慈祥

如海此問的來由。

雲,

雷嘯天心頭陡地一凜,只有他知道仇

那一點看中了他,使他擠身『十君子』行 是道地的小人,當年不知『蕭大先生』

鐵嬷說道:

「心腸毒辣,爲人奸詐

是

臉之人?」 寒的語調道:「你們是笑老身,也是個冷 不由先楞後悟,面色陡地一寒,以冷若冰 鐵嬷先是莫明其妙,目睹衆人皆笑, 却因笑牽動傷痛,哎喲出聲

了 仇如海趕緊接口說道:「老人家多疑

人,心不一定也冷! 鐵嬷哼了一聲,道:「笑吧,面冷的

您對清照世妹…… 仇如海道:「老人家放心,誰也知道

完了? 仇如海道: 鐵嬤不耐煩的接口道: 一是的 ,多謝老人家的 「公子的話問

何模樣?」

該急不急,鐵嬷反問一句,

却急壞了

色,正色道:「公子認爲姓卜的老鬼,是

鐵嬤似也聽出嚴重,自更看出衆人神

答覆,是象徵着甚麼!

答而注意,尤其是雷嘯天,深知這難測的

因此,在座之人,何不對鐵嬤如何回

如此深淵的城府,方是凜驚的重點!然仇如海所疑之人,說實話,他對仇如海

不過雷嘯天心頭之凜驚,並非只因瞭

不會這樣詢問

仇如海是心目中已有所疑的人物,否則

古存文、過萬乘及展翼雲,也皆聽出

點。

鐵嬤道:「聽說你有位四妹……」 仇如海道: 鐵嬷道:「該輪到我問你了吧?」 「小可恭候指示。」

志同道合。」 雷嘯天明白,仇如海要借此機會,聲 仇如海正色接話道:一不錯,與小可

終身之事。 鐵嬤道:「老身聽說她姓艾,是『天

仇如海道:「一點不錯。」下武林店』店主的掌珠?」 明 鐵嬷道:「可能代老身引介?」

K126

敬請老人家指教吧?」

的推斷,不一定比比中的呀!」

鐵嬤淡然一笑,道:「公子,想當然

仇如海心中却暗暗一喜,道:

「如今

毒萬端的人物一

十分忠厚,言談仁義道德,而骨子裏却惡此人果係一切惡行的元兇,應當是位外觀

仇如海却毫無焦急之意,道:「設若

樣,可說是集天下奇溾於一身有『端公』,卜老混蛋活像端公,那個模有『端公』,卜老混蛋活像端公,那個模

鐵嬷道:「自古,女有『無鹽』,男

法辦到。」 鐵嬷道: 仇如海道 「哦?莫非是嫌老身不夠資 「自然可以,只是現在無

格?」 雷嘯天此時却接口道: 「老人家又誤

歸期難定, 會了,曉梅四妹,昨日隨乃父他往,留言 鐵嬤道:「那算老身多心,今後請公 因此仇二弟才說現在……」

鐵嬤問道:「您老人家要見人家艾姑娘幹 清照姑娘始終沒有開過口,此時却向 仇如海道:「永記不忘-

子別忘記此事

嗎?」 其面,覺得遺憾。」 鐵嬷道:「沒甚麼,只知其名而不識

不好?」 清照道:「您老人家別再管我的事好

管,清兒甘願一走了之。」 清照毅然說道:「您老人家若一定要 鐵嬷道: 「這是最後的一件事了 0 \_

清照道:「這是誰的事位姑娘的為人,怎能放心? 儘管事已定局,但我若不親眼看見, 鐵嬷一楞道:「傻丫頭,我是爲妳好 這

過:: 鐵嬷道: 「這是誰的事嘛? 事雖然是丫 頭妳的 ,只不

媽說清楚了,我的事我自己解决,誰多伸 個指頭,我就抖手一走!」 鐵嬷虎地一聲站了起來,說道: 清照道:「沒有甚麼不過,我已經跟 「好

話聲中,鐵嬷氣哼哼地大步推門而去

好好,妳翅膀硬了,我的話當他放屁就是

懂的道理,但却皆難表示意見。 等於巳將某件事情公諸衆人,衆人自無不 這剛强的老太婆,與清照幾句答對

題,說道:「仇世兄,可能談談今夜之事 反而是清照姑娘,坦然大方的一變話

,世妹可有甚麼心得? 仇如海道:「小兄尚未想好上佳之策清照一笑道:「猛哥失蹤的事呀?」 仇如海一楞,道: 「今夜何事?」

看重我了。」 清照道:「小妹懂些甚麽,仇世兄太

小兄實在苦思無策,否則… 仇如海霎霎眼睛,道:「世妹客氣,

作態不得!」 清照一笑道:「事關猛哥生死,世兄

管? 海說道:「仇家兄弟,你眞是忍心看着不 文卿聽到 「生死」二字,立刻對仇如

管的道理。」的說道:「嫂夫人萬安,小弟焉有知而不 仇如海瞟了清照姑娘一眼,無可奈何

爲助,必能… 文卿道:「仇家兄弟智謀深淵 ,若肯

危厄,當然受驚是巳難免: 道:「小弟曾仔細的想過,設若擄去猛兄 傷及展兄的人,是一道的話,猛兄决無 仇如海不敢再讓文卿接說下去, 立即

文卿道:「要不是一道呢?」

過小弟敢說,也無危險!」 仇如海道:「那就要費些時間了

「仇家兄弟這樣說,必是獨

無擄人爲質的道理,所以……」 志在殺人尋仇,或另有原因而殺人者,斷 仇如海道:「小弟是從事實判斷,凡

兄被擄是作了人質?」 文卿道:「仇兄弟話中之意,是說家

文卿搖搖頭道:「箇中道理……」 仇如海道:「恐怕如此。」

,猛兄恐將要被困仇家手中數日之久!」只有展兄方面的仇人了,設小弟推斷不錯 業巳成了朋友,玉佛中物,早爲元兇取走 猛兄被擴事,似已與此無關!除此之外 雷嘯天道:「二弟是指夫子塵懸鈴之 仇如海道:「曾欲圖謀過兄的四醜,

怕不會發生了!」 如海道:「大哥,夫子廟懸鈴之事

展翼雲道: 仇如海道:「不會有錯!」 病榻上的展翼雲道:「當眞?」 「什麼原故?」

夜那灰衣朋友,自會去對付他的!」 駝鈴』之人,若非船上設謀之人的話,昨 仇如海道:「向展兄母戚方面討索『

不明白這一點。」 展翼雲苦笑一聲,道:「小兄仍然想

人,自然不會空空放過!」 ,必然已知有人向展兄母戚逼索此鈴之事 已無顧忌,對那問展兄母戚逼索此鈴的 其始終未採行動者,只因 仇如海道:「昨夜刦走『駝鈴』之人 昨夜之後,此人旣將 『駝鈴』 『駝鈴』到手 尚未

文卿又間道:「這與家兄被擄有何關

動! 不傷及,故將猛兄擄去,迫使我們不採行我們的交往甚詳,又似能不傷及我們,就 仇如海說道:「昨夜刼鈴之人,似對

們過問這些事情? 過萬乘道:「他又爲什麼對我們處處 古存文此時開口道: 「此人爲何怕我

留着情份?」

勢 的原因,不外有些恐懼我們聯手之下的威 節 ,小弟也想不明白,不願我們插手此事 仇如海搖頭道:「對我們留些人情一

待變化了?」 古存文道:「如此說來,我們只好靜

兄下落,小弟想,除展兄外,大家全要出 手威勢,我們怎能不自己想些辦法探索猛 仇如海搖搖頭道:「對方旣然懼我聯

,說不得你作提調了! 過萬乘道:「正合愚兄之意,仇兄弟

弟別推, 文卿心念胞兄安危,接口道:「仇兄 仇如海連搖頭道:「小弟怎敢?」 祇有你成!」

候驅使。 仇如海越法不敢担當,道:「小弟聽

清照道:「驅使你作什麼?」 仇如海臉一紅道: 清照一笑道: 「誰驅使他? 「諸兄皆可呀!」

人是誰,去找尋猛兄下落。」 仇如海道:「去探索昨夜重傷展兄之

城區劃分開來……哦!不!世妹用這種官 仇如海道:「此事甚易,首先將金陵 清照道:「怎樣去探索和找尋呢?」

這次你却輸了,認命吧!」

妹,這不公平吧?」 仇如海無可奈何的搖頭,道:「過世

你却推托,這難道公平?」

調之權,我輸了却輸…… 文卿接口道:「妳又輸了,是輸的什 清照道:「你輸了,得到的是號令提

麼?

條命! 是什麼,勝家還沒通知呢,也許會是我這 清照看了仇如海一眼,道:「誰知道

文卿道:「妳放心,仇兄弟不會要妳

我寧願輸上這條命!」 清照語成雙關,道: 一誰知道,也許

- 之意的道理,但却不敢接話,深知錯發 - 仇如海不是傻子,焉有聽不出清照話 言,將會引出奇禍

西兩半, 更至五鼓,搜西半城! 由東城根開始,三更正,將東面一半搜全 下因爲人手關係,只好把金陵城分作東、 注意僻靜地方,和城樓及廣大宅第,三 現在我們四個人,入夜之後,首

仇如海道: 「過世妹可別先拿小兄開

家套供的辦法,小兄要提抗議!」 衆人聞言大笑,古存文道:「仇兄弟

清照正色道:「只有你知道該怎麼辦

仇如海一笑道:「這次看來小兄是輸

因此, 仇如海把聲調提高, 道:

清照一笑,接口道:「總提督話說完

心。二

你。 清照道:

「小妹怎敢,我是真心在問

不解,小妹和文卿姊莫非… 聽仇兄說,我們是四個人,因此小妹十分 清照道:「吩咐更不敢了 仇如海道: 「過世妹有何吩咐? ,只是剛才

妹和…… 今夜外出,誠恐府上再來兇徒,所以留世妹要說些什麼,事情是這樣的,小兄等人 仇如海趕忙接口說道:「小兄知道世

清照一笑接口道:「家中有鐵麼足夠

今夜就請與小兄……」 清照立即接口道:「恭敬不如從命 仇如海無奈,道: 「若世妹認爲無碍

要好一些,搜索起來,也要快些?」 仇如海道:「自然可以。 清照道:「我們是六個人,就分成三

就這樣决定了,不過是不是把人分成兩撥

却巳說道:「好,一言爲定!」 姊夫與我哥哥,你看可好?」 人一撥,仇兄、雷兄和小妹,文卿姊和古

的機會有多大?」 肅穆的問道:「二弟,我看今夜與敵遭遇 望了一眼,雷嘯天始終一言不發,此時却 仇如海不便再說什麼,只和雷嘯天互

仇如海道:「難說,看來機會可能很

愚兄就不贊成分作兩隊! 雷嘯天道: 「若有十之一二的可能,

什麼……」 清照黛眉微蹙,問道:「雷世兄,爲

能與對方搏戰幾合?」 「展世弟,昨夜之戰,以你的功力來說雷嘯天不理會清照,反而問展翼雲道

「三合,這是最多的估計。」 展翼雲蒼白的臉上,現出紅雲,道:

諸賢弟除仇如海外,自認功力比展世弟如 雷嘯天點了點頭,突然問大家道:

對方未下殺手,據如海二弟推測,對方似 衆人沒有接話,雷嘯天又道:「昨夜

無過份仇對我們的心意,但是今夜搜索相 遇之時,則難說如何了,故此愚兄不讚成

故作未見,靜待衆人答覆。 然大哥之意,遂投以感激之一瞥,雷嘯天 清照至此自然無話可說,仇如海却瞭

兄說的對,人手不能分散!」 展翼雲在臥榻上開了口,道:「雷世

見,自是讚同雷嘯天之意,事遂决定! 過萬乘和古存文,至此不能不表示意

倒輪排搜,向北而西,然後西再至北 仇如海日間已經分劃妥當,自東城根 入夜,六條矯捷的人影,投入街心。

城門樓、廢園、古屋和巨宅,更是目 一條巷,俱不放過。

上。

話聲中,肅容而行,到了「維」字樓

夜。 但自初更而四鼓,毫無發現,徒勞終

武林店」,奔波一夜,衆人雖未感到疲乏 天巳現出曙光,恰好大家行近「天下

K128

但却已覺餓、渴。 雷嘯天微笑着說道: 「左旁巷中,就

衆人自不反對,遂一道進入了「天下,愚兄有意請諸弟、妹前往小坐。」到了愚兄和如海弟的寄居處,若不嫌骯髒

衣衫奇整,看到仇如海和雷嘯天率衆回來 神色竟然一般! 佟主事今天起得好早,正端坐廳中,

迎,恭敬的說道:「屬下迎駕。」 佟主事老奸巨滑,早已轉成笑臉,下位而 雷嘯天暗覺奇怪, 仇如海心頭一動,

作恭敬的又道:「這幾位……」 向佟主事引介過、古等人之意,佟主事却 雷嘯天很客氣的打着招呼,但並沒有

到我住處可好?」 着又道:「請主事勞神,吩咐送六份早點 佟主事剛想直問名姓,仇如海却已接仇如海一笑道:「我的朋友!」

「天方五鼓,主事今日好早。」 佟主事連連答應着,雷嘯天適時道:

「接報小爺要到,屬下早起相待。」 佟主事心中暗驚,却故作坦然的答道

了, 天齊來時, 說我有請。 仇如海信以爲眞,道:「哦?那好極

汗,奔向廳門! 佟主事提着心胆,目送雷嘯天,仇如 「維」樓之後,立即擦擦額頭冷

車輛轔轔的聲音。 ,神色焦急,刹那,左方寬馬道上,傳來 他立於廳門外, 一直向左方張目注視

,趕車的是個老者,竟對着佟主事似諭 一輛遮簾密掩的有幃馬車,停在廳門

> 令般道: 一好了嗎?」

佟主事急促的說道: 「好了,應爺你

道: 一步,不要,事可大啦!」 佟主事一吐舌頭道:「多虧屬下小心 被稱爲應爺的趕軍老者,眉頭一皺, 「爲什麼不把人先帶到廳內?」

出? 應爺哼了一聲,說道:「有多大內事

二男二女到了後面。 佟主事道:「早一步雷、仇二位帶着

應爺聞言,神色竟也不由一變,道:

很大的粗布口袋出來,打起車簾,將口袋 「眞是萬幸,快,快去帶

放置車內,又小心的緊掩簾門 自去抬木艦-佟主事却沒有答話,竟步向大門, 應爺一笑道:「八成出不了漏子!」 佟主事道:「成啦,應爺你順當!」 應爺道:「成啦?」 親

催馬,突然傳來了仇如海的話聲,話聲就 在背後,嚇得佟主事一抖一 他剛將門檻抬起,應爺駕車正欲揚鞭

門的中間,道:「佟主事,是不是厨房沒 仇如海不知何時,已站在了馬車和大

下巳經吩咐人去喚厨房· 佟主事滴着冷汗,强作笑臉道:

像話了。」 應爺假作不認識仇如海,仇如海是真 仇如海道: 「你要管管他們,這太不

不認識這位應爺,應爺乘佟主事和仇如海

答問間,抖韁催馬而行

有百斤的高厚門檻,却疑念兴生。 答話之時,瞥見佟主事,仍然抱抬着那重 仇如海先前並沒有多心,但當佟主事

車是那裏的?」 略以沉思,沉聲道:「佟主事,這輛

能立刻回上話來,而馬車已經快到了門口 仇如海厲聲道: 佟主事雖說風浪闖得不少, 「停車! 却仍然沒

叫你停車一 伸手抓住轅上橫木,道:「你沒聽見,我 催快,這却惱了仇如海,上步到了車旁 應爺非但不停,並且猛抖長鞭,將馬

,却怒對佟主事道:「佟主事,把門檻放爺眼珠一轉,計上心來,不答仇如海所問修主事依然抱着門檻,沒有放下,應 在一旁!」

誰? 旁,應爺又說道: 佟主事臉上一紅,趕緊把木檻放於 「阻我行事的這個人是

們店中的總監督! 身道:「屬下給應爺回,這位是仇爺, 佟主事神靈已復,機智重現,故意躬

驚, 忙說道:「哦?是主人說過的那位仇 應爺暗中欣慰佟主事的變應,故作

佟主事一笑道: 「不錯,屬下不知兩

位還沒見過。」 應爺旋身下了車, 拱手對仇如海道

的『維』級護法!」 哥我姓應,應不應該的應,應三規,總店 「仇老弟,老哥哥對你眞是久仰了 老哥

仇如海心頭一凜,表面不現形色,也

拱手道:「應護法好,怎麼自己駕駛車輛

答覆不當,怕不立生大變? ,這輕描淡寫的一問,却正是重點,設若 應三規暗自警惕,深感仇如海的厲害

老人家現在何處?」 非主人諭令,老朽怎會起這早五更!」 仇如海微然一笑, 應三規老奸而詐,立即含笑道: 道:「應護法可知

以老朽想來,主人不在金陵附近。」 老朽今晨送物某處,並未示知其他,不過 仇如海又是一笑道:「曉梅姑娘是和 應三規搖頭道:「主人行前,祇諭令

應三規道:「大概不錯,不過老朽沒

仇如海點點頭, 突然一指馬車道:

監督一定要問?須知主人所令,老朽是無 應三規聽得心中猛跳不止,道:

仇如海話鋒一變道:

應三規搖頭道:「這是主人行前親口有憑證,應護法可能容小可看看?」 ,老朽沒有那種胆量,向主人討個 再說也沒有想到,總監督會不相

未當面,不能深信而不疑,這樣吧,應護 法祇請說出是何物,小可他日親陳他老人 仇如海道:「這難怪應護法,小可因

販濟之用。」 應三規道:「銀両及部份藥物,似是

> 平安。」 仇如海頷首道:「護法請吧,祝一路

韁繩,駛車出了店門,向左方奔馳遠去。 今朝似是神不守舍,何也?」 對佟主事道:「主

胆怯。」 答道:「總監督好眼力,屬下剛才着實 佟主事見應三規業巳遠去,不慮他變

監督必然不耐,就許有場天大的是非。」 剛强,屬下怕他不服總監督盤問,那時總 仇如海道:「你竟有悲天憫人之心 佟主事搖着頭道:「應護法是出了名 仇如海皺皺眉道:

「屬下也許是多此一學。 佟主事故作不解這句諷誚之言,道

三規所駕駛的那輛馬車,却始終未能放懷 以吩咐厨房,没六份早點了吧? 仇如海轉身回到「維」樓,但他對應 佟主事頷首道:「是,屬下就去。」 仇如海冷哼一聲,道:「現在主事可

於過府,夜間重搜兩區。 ,起身告辭,行前,大家商同,午後相會 早點用過,過萬乘兄妹及古存文夫婦

暗自打定了追查的主意。

波,但心 和急欲回蘇州的心情,來爲他人的事情奔 規,雷嘯天這兩三天,强捺着滿腹心事 **送走衆人,仇如海和雷嘯天談到應三** 

這份心情,但又不能不表示一下自己的意 仇如海談到應三規,雷嘯天實在沒有

决定要找個時間,和雷嘯天好好的談談。 因昨夜一宿未眠,遂先安歇,不過仇如海

早晨來過的兩位。 客廳中會見了來客,那是過萬乘和古存文

「雷世兄、仇兄弟,我有個好消息 仇如海突然擺手,

過萬乘道: 仇如海道: 過萬乘道: 「可以,仇兄弟猜吧。」 「仇兄弟,你可眞厲害, 「猛兄有了消息!」

仇如海道:「猛兄是有了下落,還是

業巳平安回來了?」 雷嘯天不由接話道:「猛弟是怎樣回 古存文接口道:「人回來啦。」

古存文一楞,間道:「仇兄弟怎麼知

「這是江湖中最普通的手法,不過小

,因此談來不甚中肯

中午醒來,是被佟主事所喚醒,報告 仇如海早巳看出雷嘯天心事重重,但

仇如海和雷嘯天,忽忙穿衣洗嗽,在

正是這個消息。」

來,結果發現猛弟坐在轎中,追問轎夫由 是舍間主人,吃醉了酒,朋友僱轎抬送回 有人抬着一乘小轎,到了舍間 過萬乘道: ,轎夫說的地方 「這事透着奇怪

道?

來就是要請仇兄弟,按此奇特事情,推斷 巳都在對方監視之中了!」 一下對方的居心何在?」 過萬乘道:「愚兄一來報知消息,二 仇如海道:「猛兄可會說出經過?」

四兄弟見了面,過萬乘首先含笑說道

道

,不久前醒來,又被弄昏,再醒來竟到

糊里糊塗的被送到那兒也不知

了過世兄家

仇如海劍眉深鎖道:

「小弟只知道這

失去知覺,

中,他捉賊而將其中一人打傷,

後來突然 人偷進室

,會傳什麼話,他祇說那夜有·

古存文苦笑着搖搖頭道:「我那優舅

來的?」 仇如海接口道:「大概就是古兄住處 ,說轎中

仇如海個消息,說店中來了訪客,那是

猛兄又突然放回,却百思不解。」 一切,都因 『駝鈴』而起, 對方爲何搶去

次日爲過老夫人華誕,相約見面之時 衆人反覆研討,不得結果,只好作罷

安無事,這並沒有出於仇如海的預料,過老夫人的華誕,在熱鬧中過去,

赴敵人,展翼雲母戚處,竟也平安無事,心神,怎料却大出意外,非但當夜並無約 少俠深覺奇怪! 似是根本就未曾發生過這件事一般,令衆 醜巳去蘇州 夫子廟之約,事前着實令仇如海費過 ,問題自然解决

如今事已雲過,遂動歸思 只好等待到夫子廟之約後,再提議離去 雷嘯天歸心似箭,但因自己份屬大哥

離別數日却已食不知味。(未完・十六)人說出的感情,當曉梅在時並不覺得,但 仇如海十分掛懷着曉梅,這是無法對

母週新書多姿彩 馬雲 新作 事故俠奇門千 每本八元 千門奇俠故事 每本七元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普 每本九元 環球出版社出版





各大藥原有售